

老子道德經上篇

晉王弼注

一章

侯官嚴復評點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凡有皆始於無故
形無名之時則爲

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享之爲其母也言

嚴靈峰 著

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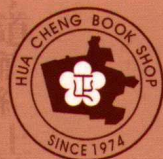
於無

老子達解

靜晁題



書



本書是依老子原文順序，

分成「句解」、「釋詞」、「校讀」

、「語譯」四部解說，

深入淺出，

使一般讀者易於通達老子原意。

侯官嚴復評點



嚴靈峯 著

老子達解

靜菴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老子達解 / 嚴靈峯著. --2 版. -- 臺北市：
華正，民 97.03
面； 公分

ISBN 978-957-580-118-2 (平裝)

1. 老子 2. 注釋

121.311

97002336

老子達解

著作者：嚴靈峯

發行人：郭昌偉

發行處：華正書局有限公司

公 司：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八十一號二樓

門 市：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七十五號一樓

電 話：(02) 23636972 • 23660853

傳 真：(02) 23914733

網 址：<http://www.book-huacheng.com.tw>

郵政劃撥帳號：13990471

局版臺業第三九二〇號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2 版 1 刷

定 價：新台幣 450 元整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局出版圖書如有缺頁可隨時更換)

再版序

本書出版，六迭寒暑，輒次翻閱，動見譌脫。當時或由定稿疏忽，或因排印錯漏，亦緣校對未精；其失一也。竊以解注之書，一字之差，謬以千里，貽害無窮，心所未安！爲贖前衍，乃刻意修訂，改正補苴，俾臻完善；使不背紹述之旨。未並增附：論老子書中的「天道」、「人道」和「聖人之道」、老子思想對孫子兵法的影響及道家哲學中的「有」、「無」問題三篇文字，並前所錄，對老子其人、其書，當能作全般之理解；於老學之研究，抑亦可得其門而入矣。再版之頃，聊敘所感，用表愧咎之忱云爾。

再版承鄭成海同學代爲校對，並在此致謝！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嚴靈峯於天母無求備齋

自序

一

多年來許多朋友勸告：希望作者能夠好好地注解一本老子，說很容易，做却困難。歷代中外老子著述千餘種，即現藏者亦有數百種；豈無當意之作？何必再來重注，枉費楮墨？其實不然，注釋老子雖多，但各有短長，可說沒有一家能夠從頭到尾完全符合老子的原意。至於誰是長的，那是短的；又因見智見仁，也無法確定。今日作者之從事於此項辛苦工作，還不是同前人一樣嗎？不過，多看一些書，多參考一些有關資料，畢竟是好的。

二

在民國三十三年，也就是說：在二十七年前，作者著了一部「老子章句新編」。如果從理論方面說，應該先注老子，然後再作「新編」，方是比較合理的；因為，對於老子學說及思想必須先有一個系統的了解，纔有把握。可是，翻開老子這部書，雖然僅僅五千餘言，但內中的錯簡、誤字、譌文，卻俯

拾即是；假使祇從原書順文解說，那就不免有所牽強傳會，必然會曲解老子的本意。作了「新篇」，先把老子原書的文字系統化起來，將老子的思想弄出頭緒，再作注解；似乎更便利得多。這是作者個人從經驗中所得的結論，正確與否，也未敢武斷自是。「新編」的編撰，當然難免「增字解經」；可是二十餘年來，公開以文字提出異議的，據作者所知，還沒有超過兩個人。在傳統的觀念看來，這是一種「大逆不道」的事；但，何以持反對意見的，竟如此寥若晨星？這也是不可解的一回事。

二

本書是依老子原文順序解說，固然可以免除上述的非議；可是，在許多詞語的解釋，又與傳統的解釋有很大的歧異；是否能夠在方家之前，通過這一關，恐怕也是大成問題的！

中國的學者，很多不太注意詞類的「同字異義」；並且往往用儒家的觀點來說明各家在學術上的概念。要改變兩千多年來對老子的術語的傳統解說，可說很難有「說服」的力量；同時，也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假使不能從這一方面鼓起勇氣，恐怕對老子學說的發揚光大，永遠是落空的。當然，這還不是說，在歷史上沒有一個人敢提出新的見解的。

在本書中作者對於許多概念之新的解說，必須在這裏特別提出，否則，讀者在看解說時，難免會發生疑惑。

(一)「有」、「無」的關係和「體」、「用」問題

從來解說老子的「道」這一概念，總是認為空虛無物；尤其以為：「道體虛無」。直到宋代的黃茂材纔具體地提出新的見解。黃氏論老子第十四章云：

此章論「真有」也。「真有」雖「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則近於「無」。老子慮夫人之溺於「無」，而不知其「有」；於是為之別白而言曰：是「道」也，分之則為三：夷、希、微是也；合之則為一：「混然」者是也。是皆「真有」，非「無」；人不能知之，乃謂老、莊為「虛無」，豈足與語「道」哉！

王雱曰：「有而不可見。」

明薛蕙解老子第二十一章曰：

予觀老子之言道如此，蓋極言道體之「實有」也。則其所謂「虛無」者，豈真所

謂斷滅而無物邪？

王弼注老子，世人譽爲「妙得虛無之旨」。其實王氏並不以「道」爲真空烏有。世說新語文學篇：

（王）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靈峯按：魏志鍾會傳裴松之注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也，故恆言『无』所不足。」）所以王弼注老子第十四章：「無狀之狀」句云：

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

又注第十四章：「有生於無」句云：「『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是王弼對老子之「道」，未視爲真空無物，明言「老、莊未免於『有』」。

晉書裴秀傳引裴頠「崇有論」云：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吳仕鑑晉書料注引周家祿校勘記曰：「『無』衍文，涉上『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文而誤。」）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

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按：斟注本改作「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有非有；（周家稼校勘記曰：「語不可解，必有脫誤。」靈峯按：此謂陰、陽交會，動、靜之間，忽有忽無；第二十一章：「惟恍惟惚」。王弼所謂：「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也。）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言，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於中節，收流通於既過，反澄正于芻懷；宜其以「無」為辭，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

裴氏所說：「以『無』為辭，旨在全『有』。」正和王弼所說：「老、莊未免於『有』。」完全吻合。可見魏、晉人也不完全把老子看作「虛無」之學。

要說明老子的「道」是「有」，而不是「無」；最好的方法應在老子本書中去找內證。第二十五章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

第二十一章：

道之為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

這裏，明言「道」為「混成」之「物」，「道之為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的「道」乃指宇宙的本體；從演化言，即是宇宙的起源。如果「道」體為「無」，何來

「物」、「象」、「精」、「信」？又何得「混成」？謂老子之「道」爲「無」，爲「無物」，爲「虛無」，爲「真空」；是說得通的嗎？

漢書揚雄傳引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同馬遷皆有是言。」

由此可知，漢人即以老子爲虛無主義。其實，老子之「道」爲「隱」而非「無」。

第四十一章：「道隱無名」。

第三十二章：「道常無名」。

第三十七章：「無名之樸」。

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所以說：「道常無名」。「道」雖「無名」，卻有物、有象、有精、有信。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然而「混而爲一」。所以說：「隱」於「無名」。「隱」，就是「有」而看不見的意思；如果爲「無」，那就不能說是「隱」了；「隱」則「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這就是「無名之樸」。故抱朴子暢玄篇說：「託潛寂而爲『無』。」

「道」既爲「有」，則是以「有」爲「體」，以「無」爲「用」。所以第十一章說：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這兒，很顯然地，「利」在於「有」，「用」見於「無」；「體」、「用」分明，是無可置疑的了。

又：第四十章云：「『弱』者，道之『用』。」第四章云：「道，『沖』而『用』之。」道之以虛弱爲用，在此又得到了證明。第二十一章云：「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王弼注：「孔，空也。」河上公注：「無所不容。」以空爲德，故無所不容。陸德明老子音義說：「德，道之用也。」所以第四十一章說：「上德若谷。」第二十八章說：「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因此，孔德也是以沖虛爲用。則「道」與「德」之相爲「體」、「用」，再明白不過了。

但是，老子的「無」並非真空、烏有，而是與「有」(Being)相對的「無」(Non-being)。因爲，老子說：「『有』、『無』相生。」第四十章：「『有』生於『無』。」這是指明「無」能生「有」；第十四章：「復歸於無物」。這是指明「有」能生「無」。換言之，「有」可以「否定」(Negative)或「轉化」(Transform)爲「無」；「無」也可以「否定」或「轉化」爲「有」。非如印度古代哲學奧義書(Upanishads)所說：「萬物起源於『空』，復歸於『空』。」而是像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 460-375B.C.)所說：「『空』或『無』、『實』或『有』是同樣實在的。」(The void or Non-being is as real as the plenum or being) 老子的「無」，相當於英文：Non-being，並不是把它看做沒有任何現實意味而一無所有的「烏有」(Nothingness)，或「空虛」(Emptiness)；更不是佛家所說的「四大皆空」的「空」(Empty)。因爲上述的「空」是從主觀出發，認爲世間一切終歸「幻滅」；爲假的，無意義的；是形容詞。而老子的「無」則不然，他是從客觀出發，認爲「無」或「空」，都是對象或客體，現實的存在，而非不存在；佔有空間一定的位置，是真的；是名詞。因此，從老子哲學的觀點上看來，縱使數學上的O (Zero)，或物理學上的

假定連空氣都不存在的「真空」(Vacuum)，也有它的存在意義和實在的內容。此即第五章：「虛而不屈。」莊子天下篇所謂：「空虛不毀。」所以，老子說：「當其『無』，有□之用。」又說「『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老子指出「無」之現實性。因此，這個「無」字，在正確的意義上說，應是「非有」、「无有」；「有」之另一種形式或「否定物」(Negation)。總括地說：「道」之「始」爲「無」，「道」之「成」爲「有」。同時，「有生於無」的「生」，也應當作：「天生」、「動出」或「生起」的意思，相當於英文：Coming-into-being 或 Becoming。因爲老子的基本思想是「自化」(Self-transform)。

(二)「道」與「自然」的關係

老子第二十五章云：

「道法自然」。河上公注：「道性自然，無所法也。」所以魏源說：「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這完全曲解老子的原意。老子明白地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說「道本自然」，那麼，上文三個「法」字，又作何解釋？難道可以改作：「人本地，地本天，天本道？」這不但文例上不能如此，即在語法上也說不通。墨子經上篇說：「『法』，所若而然也。」「所若」，就是有所仿效，此其必有被仿效者在。絕不能自身效法自身，則「無所法」之說爲不通！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明言「道」生於天地之先而有所生之者。王弼注「道法自然」句云：「道不違

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此謂「道」得「自然」之「性」；非謂道之本性即「自然」也。倘「自然」無「性」，而「道」何從得其「性」乎？「自然」之「性」為何？「無爲而無不爲」是也。「道法自然」，故第三十七章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弼注云：「順自然也。」此所謂「得」自然之「性」也。第四十章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生萬物，又云：「天下萬物生於有。」老子書中以「道」爲「有」，所以第一章說：「有」，名萬物之母。」（按：此句河上公注、王弼注並以「有名」爲讀，後人多仍之。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三十二章云：「道常無名。」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道」爲「萬物之母」。又豈可以「有名」加之？但此「名」字則當如第四十七章：「不見而名」之「名」。釋名：「名、明也；名實事使分明也。」此乃說明實況，與制名指實者異。）那麼，「有生於無」，正和「道法自然」，互相排比；所以，第一章云：「無」，名天地之始。」是「道」爲「母」，「自然」爲「始」：道爲「母」而不爲「始」。從來研究老子的人都以老子書中以「道」字爲最高範疇，其實，自宇宙本體言之，則爲「道」；自演化的程序言之，則以「自然」爲極致。所以王弼說：「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始」者，無有先之者也，即「窮極」之謂。「有生於無」，即「道」出於「自然」；在此，「法」字是作述語，是外動詞；「自然」二字作賓語，是實體詞；乃一名詞，非況狀之詞；爲一更高的範疇。

周敦頤太極圖說言：「無極而太極」一語，使朱熹與陸象山弄得糾葛不清。其實周氏揭出「無極」

二字，也是從老子書中而來。「太極」二字，則是取自莊子大宗師篇和易繫辭傳。第二十八章云：「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無極」就是「樸」，也就是「自然」；也就是第十四章所謂：「復歸於無物」。易繫辭傳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極言生生不停之義。此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理相似。周子之意，「太極」即「道」；列子天瑞篇張湛注引王弼曰：「與『太極』同體。」若是，則「無極」應比「自然」。這裏，卻表現了「動」、「靜」，「有」、「無」之相互關係。

我們知道，「自然」二字從字義說來，是：「莫使之然，莫使之不然。」無來歷，無原因；自己本來如此。這只有「始」字可以擔當。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所以，「自然」爲「無」。「始」者，無有在它之先之謂。「自然」就是「始」，就是「無」；如數學上的「0」，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根據裴阿諾（Peano Giuseppe 1858—1932）的意見說：1爲0之繼數（Next number 或 Successor of a number），2是1的繼數，3是2的繼數；如此類推。只有「0」非任何數之繼數。因此，只有「0」可以比擬老子的「無」，也就是「始」了。「無」則「無物」；無物不可言「動」；故當爲「靜」無疑。「靜」極而「動」，「動」則「有物」，「有物混成」，「混而爲一」。第四十章云：「反者道之動」，「動」則「周行而不殆」，化生萬物；「動」極而「靜」，則「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復歸於樸」；所以說：「道隱無名」。老子書中的用字和概念，井井有條，而人們卻把它弄得十分紊亂，殊不可解。老子書中曰「道」，曰大，曰自然，曰樸，原是一物而從各種角度予以表出。「道」與「自然」

本是一物之兩面，因為整個宇宙本來統攝無限時、空的；正如莊子天運篇所說：「其卒无尾，其始无首。」又如知北遊篇所說：「无古无今，无始无終。」但在概念演變的過程言之，不能不有所區分；否則，便無法說明老子宇宙論和本體論的結構了。所以，莊子說：「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老子自己說：「道可道，非常道。」可見要說明老子書中的「道」字這個範疇，是如何的困難了。總之，老子基本立論：出則為「動」，為「有」，為「道」；隱則為「靜」，為「無」，為「自然」。所以，「有生於無」，「道法自然」了。







(11) 玄、是么小不是玄虛 (Mystery)

在老子書中，「道」字本身就有了明確的定義和解說；但對於「玄」字卻沒有明白的交代。第一章：「玄之又玄」，王弼注云：「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又有第二十一章「窈兮冥兮」，注：「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這是說：玄，是遠而看不見了。第十章：「玄覽」，王弼注：「玄，物之極也。」這裏對「玄」的意義又作另一解說。依上文所注推論，可能「極」字下脫了一個「遠」字，此句應該是：「玄，物之極遠也。」纔能符合上面的意思。否則，當作：「玄，物之極微也。」認為：「玄」字是小而看不見的意思。這個字可說兩千年來沒有弄清，因此把老子的思想體系也無法整理出來了。




關於老子書中「玄」字的含義，作者於民國二十六年在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上，發表過的「老莊哲學的新檢討」一文內即已指出。當時作者說：

這個「玄」，在道家的宇宙論中，應是構成萬有的最後單位的微粒子；如果允許我們加它一個科學的名字，那末，我們就稱之為「玄子」罷。

陳柱在老子選註中說：

說文「玄」字作，从，象以覆之形；者，小也，而以覆之，此天地未開闢之原子，不可分別，不可名狀，不可言說也，故謂之玄。玄之又玄，則此原子之中，又有原子者焉。

作者草上文時，尚未見到陳說；這實在是先獲我心。

「玄」字，古殷金文玄婦壺作：；周金文頌鼎作：。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引師奎父鼎作：。汗簡作：。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引容庚云：「『玄』與『玄』古爲一字。」說文：「玄，小也。象子初生之形。」爾雅釋天：「理之微妙者爲玄。」司馬光曰：「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也。」是「玄」，實具「微妙」之義。第二十章：「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秋水篇：「夫精，小之微也。」這只有「玄」字，纔可比擬。所以老子書中，曰微、曰妙、曰細、曰小；皆與「精」字的意義相配。若從字的形象看來，這個「玄」字，極類似於現代自然科學中所指的「細胞」(Cell)、「精子」(Spermatozoon)、「電子」(Electron)、乃至「質子」(Proton)。用科學的術語，可稱爲「自然之基本質點」(Fundamental

Particle of Nature)。不問如何分割，即達到「無窮」的單位，仍作如此界說或稱謂。是構成宇宙萬有和一切變化的基本微粒子。亦即宇宙物質之原始，所以，在字書中，凡是具有：幺小、奧秘、延續、蕃衍、繁殖、分裂、眾多等意義的字，如：「茲」字，甲骨文作：𠄎；假作「滋」。金文大保纂作：𠄎；小篆作：𠄎。「微」字，說文原作「𡗗」云：「眇也。」易繫辭傳說：「幾者動之微。」莊子至樂篇：「種有幾。」又「幽」字，說文：「幽，隱也。」爾雅釋詁：「幽，微也。」邢昺疏：「幽者，深微也。」這也象徵細之分子深藏於山之中。所以老子接着說：「眾妙之門。」莊子寓言篇：「大妙。」咸玄英疏：「妙，精微也。」皆指幺小精微之義。這些都足以證明：過去把「玄」字訓釋爲：玄虛、深遠，對於原義的曲解，國人讚揚我古代科學，大抵舉指南車、渾天儀、雲梯、造紙、印刷、火藥等等的發明；祇是注意到技術和工程方面，而忽略了理論上的發展。所以大部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西方科學之不斷地進步，可說應歸功於「原子論」。中國科學之不發達，恐怕就由於這個「小而不見」的「玄」，被誤認爲「遠而看不見」，成爲「虛無漂渺」的了。難怪人們要譏笑漢儒的「章句」，鉅釘文字，不切實用了。

（四）氣與塵

第四十二章：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說文：「氣，音气。气，雲气也。」沖，說文：「涌搖也。」廣韻：「和也。」河上公注：「得以柔和。」沖字，如易繫辭傳說的「絪縕」。氣字，猶「精氣為物」之「氣」；所以老子說：「其中有精。」「精」、「氣」二字，在古代並具有物質之屬性。如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之「氣」(Air)，非「氣息」之「氣」(Breath)，亦非孟子的「浩然之氣」，與後世道教徒「修丹煉氣」之「氣」；更非宋儒所說「理氣」之「氣」。列子天瑞篇說：「輕清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又說：「天積氣耳，無處無氣；地積塊耳，無處無塊。」莊子知北遊篇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既有輕、重，又可積、散；這絕對不是空虛無物。所以「沖氣以為和」，即和調陰、陽二「氣」；此氣亦係微細之粒子，如現代科學之陰、陽二電子罷了。

第五十六章云：

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河上公注「同其塵」云：「不當自別殊」。塵，古文作尘。算經：「微十纖，纖十沙，沙十塵。」莊子逍遙遊篇：「塵埃。」成玄英疏：「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塵」字實具微小的意義。佛家以塵為「極微」(Anu)，具無量數。同其塵，則無有大小之別。淮南子原道訓：「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莊子胠篋篇：「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玄同」的意義，是「絕差別」的意思。即莊子天地篇：「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因此：「挫其

銳」，是除去形狀的差別；「解其分」，是使其可分者，剖割至於不可分，除去分量的差別；「和其光」，調和到使無顏色的差別；「同其塵」，是排除小大的差別，這就是極同，同之至了。若解作「同流合污」，那只是黑白混淆；則其間便不能沒有差別的了。

（五）名與樸

第一章：

名可名，非常名。

向來注解老子，都是把第一個「名」字與「常名」之名，當作「名字」、「名稱」之名。其實，在老子書中，這兩個「名」字，都是一種特殊概念，是名詞，是表「普遍的存在」罷了。「名可名」既與「道可道」為俳句，第一個「道」字如果是專用名詞；那末，第一個「名」字也應該是專用名詞，不當作「名字」、「名稱」解釋。釋名：「銘，名也；記名其功也。」禮記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也。」又周禮春官小祝注：「銘，今書或作『名』。」是「名」字與「銘」古時通用，具有永久存在的意義。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名之爲言真也。」又說：「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這裏極言「名」、「實」的一致。名，也就是「常名」之「名」；真，也就是「其精甚真」的「真」。老子說：「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去」則「常存」；能「常存」纔是「常名」。

，普遍的永久而真實的存在物。老子又說：「道常無名」，「道隱無名」。既曰「常名」，又謂「無名」，似不可解；其實如果懂得老子的「正言若反」(Paradox)的邏輯方法則此不可解也可解了。蓋此「名」字乃「先天的」(A Priori)：故王弼注云：「無名則是其名也。」此「不去」之「名」，即「不可名」之「名」；不可以「名」名之之謂；即老子所謂：「無名之樸」。所以說：「吾不知其名」。莊子知北遊篇：「道不當名。」又則陽篇：「道之爲名，所假而行。」雖不知其「名」，而卻是自古及今「不去」之「名」；即是「常名」。字之曰「道」，名之曰「大」；皆係後天的 (A Posteriori)「強字」、「強名」；所以說：「非常名」。是知「混成」(Chaos)爲「常道」，「不去」(Permanence)爲「常名」，乃道體一物之兩面；蓋「混成」之外更無他物，「無名」之外復無無名，此絕乎對待，統一時空之宇宙本體也；此本體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故云：「獨立不改」。此「混成」者，又乃名實一體，不可致詰，不可別有其名；又不能以「名」名「名」也。故云：「混而爲一。」蓋「有名」則「可去」，「無名」則「不可去」；若可名，則非「常名」了。是以這個「常名」之「名」，與命物、命事之名異；命物、命事之名，也就是第三十章所說：「始制有名」的「名」；因此，「名可名」句中，下一「名」字，即具此種意義。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篇：「名者，所以別物也。」說文：「名，自命也。」所以，命物、命事之名，不問其爲抽象或爲具體；必名實對待，以名指實，循名責實；此「不去」之「名」者，乃「混成」之「先天的」本質，爲老子哲學中之另一特有術語；也就是「常名」之「名」。雖也可以譯作英文：Name，但它的確切意義是「存在」，「普遍的存在」；相當於英文：Existence。這個「存在」，又是無所不在

的意思；無時不在，無地不在；如莊子知北遊篇：道無所不在，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

要了解老子書中「樸」字的意義，我們首先就必需對於「大」、「小」二字的觀念作個深切的解說。第二十五章說：「道大」，又說：「強爲之名曰大」。這個「大」字，就是莊子天下篇：「至大無外。」秋水篇：「大至於不可圍。」第二十一章說：「其中有精。」就是秋水篇：「夫精，小之微也。」第三十二章說：「樸雖小。」也就是天下篇：「至小無內。」秋水篇：「數之所不能分。」第三十四章說：「大道汜兮，其可左右。」又說：「可名於小」，「可名爲大」。可見「道」的本質既可左右，又可小大由之。莊子則陽篇：「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這就是說明：「道」的原始狀態——「樸」，是能「小」，能「大」的。「小」，就是「玄」，「大」就是「樸」。第一章說：「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此處的「兩者」，一是「無」名的「天地之始」，或「樸」，或「自然」；一是「有」名的「萬物之母」，或「道」，或「混成」。所謂「異名」，就是「無」與「有」，「始」與「母」；所謂「同出」，就是同自「玄」而來；所謂「同謂之玄」，就是說：宇宙萬有，不問什麼，分析到最後至「不可分」的時候，只不過是這種「玄」罷了。所以抱朴子暢玄篇說：「『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莊子達生篇說：「合則成體，散則成始。」知北遊篇也說：「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這是說無量數的「玄」，聚合起來，即成爲「樸」；分解開來，祇是各單個同一的「玄」。淮南子齊俗訓也說：「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換言之

「道」，從其體言，至大不可圍；所謂「大象無形。」從其始言，至小不可分；所謂「其中有精」是也。因此，「樸」，是從完全同一的最小單位的「玄」集合而成，所謂「大制」，這是「絕對對待的」；至於「玄」與「玄」之間，乃是同一不可分而無有任何差別的質點；所謂「玄同」，是「絕差別的」。所以莊子天道篇說：「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淮南子原道訓說：「神託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樸」與「玄」乃是「一而一，一而二」；沒有什麼性質上的差別。很像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的「雷同」（Homoeomerics）。又如佛華嚴經說：「一切攝一，一攝一切。」所謂「一微塵遍全宇宙，全宇宙攝一微塵。」合言之則為「樸」，分言之則為「玄」。「道」與「樸」則互為內外。同馬光曰：「樸，道之質也」。所以在廣義上說：「樸」是本質（Substance），「道」是現象（Phenomenon）；「樸」是內容（Content），「道」是形式（Form）。「動」而出「有」則為「道」，「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靜」而入「無」則為「樸」，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實，有、無，動、靜，大、小，陰、陽，體、用，都是互相統一和過渡之一物的兩面；但在文字的說明上，不得不從邏輯上予以區分；所以老子說：「不可道」，「不可名」了。呂惠卿說：「樸者，真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小、大由之」，這便是「樸」與「玄」的相互關係。

總之，我們從老子書中關於「道」、「自然」、「名」、「樸」這幾個重要範疇加以詳細的分析和研究

之後，大體上可以歸納如下的概括說明：

- (一) 道——有，有物混成；動，周行不殆；化生萬物。
- (二) 自然——無，無物之象；靜，自然自在；無始、無終、無極。
- (三) 名——獨立不改，自古以固存，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增、不減，不生、不滅（包含動、靜）。

(四) 樸——無名之樸，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大至於不可圍，小至於不可分（包含大、小）。

這樣看來，老子的哲學可說是一種古代的素樸唯物論，但從「玄」字的重新研究和分析看來，又包含了類似於德謨克里特的原子論。

五

談到「唯物論」的哲學，也許會發生不必要的誤解；許多學者提到「唯物論」而相驚伯有，以為「唯物論」就是「唯物史觀」，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好像在「唯物論」和「唯物史觀」之間可以加個等號。其實，唯物論的哲學在馬克思以前老早就存在的；如：泰列士（Thales）、亞那西曼德（Anaximander）、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德謨克里特（Democritus）乃至於為馬克思所批判的費爾巴赫（Ludwig Andreas Feurbach 1804—1873），都是馬克思以前的著名的唯物論者。因此，我們如果抽象

地去反對「唯物論」，似乎沒有這種必要的。

奇怪的，在大陸大談馬列主義的人，在研究老子哲學時，卻把老子派到「唯心論」陣營中去；如果有人提到老子哲學的唯物論的本質時，他們就好像「談虎色變」；馬上加以無情的攻擊。硬說：老子的哲學，「基本上是唯心主義的」。他們所以如此，因為一貫地認為「唯物論的哲學」必需和「階級鬥爭」的理論結合起來。老子第八十一章說：「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老子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沖氣以爲和」是主張「對立的統一」之「調和」，而列寧的主張：「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他們是主張「對立的統一」之「分裂」，所以老子的哲學便不合他們的胃口，而加上「唯心論」的帽子了。這是十分可笑的！

六

幾道先生有云：「譯事三難：信、達、雅。」作者以爲此理對於註解古籍亦可適用。不注意小學、訓詁、考證，難求其信；不研究思想體系，無法達旨；不講求文法、修辭，何能典雅？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所以本書就定名爲「達解」了。「達解」的內容，與作者另一著作「老子章句新編纂解」的內容是有別的；「達解」的目的在于使讀者能夠與原來的各種舊注作個比較的研究，因

爲本書是保持了現存老子原書的完整體制，「纂解」則是從老子思想的體系加以整理；所以，有許多地方的注解不盡相同，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解說。茲略舉重要的幾點於後：

原第五章：

多言數窮

達解：多言多敗，不言而善應。

纂解：（第七章）多方喪道，歧路亡羊。

原第十五章：

能敝不新成

達解：唯不求盈滿者，能隱匿其光芒，而求大器晚成也。

纂解（第二十一章）：以其不盈，故用不窮；以其能敝，乃得新成也。

原第二十六章：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達解：此喻聖人終日行事，不輕離其隨時靜重之道也。

纂解（第四十四章）：是以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

原第四十五章：

躁勝寒，靜勝熱。

達解：動屬陽，寒屬陰，陽盛則勝陰；靜屬陰，熱屬陽，陰盛則勝陽。

纂解（第四十四章）：言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寒則靜定無事，熱則躁動妄作。

兩者互相比較，孰短孰長？選擇在於讀者，非敢自謂必得老氏的真意了。

七

本書分：句解、釋詞、校議、語譯四部。「句解」、在每句之後，采老、莊及先秦、漢、魏諸子學說，與歷代各家注解，以爲簡注；其無適當之資料者，則以己意爲之。凡以老子原文爲互注者，並加引號「」。「釋詞」則解釋書中重要詞語。大抵仿依陸德明音義體例，每字字義必有來歷與根據，非不得已，不作例外引伸。必要時則取國語文法及外文術語，藉以肯定其意義。「校議」乃專事校勘譌文、錯簡、異字及章句等等，多取材於拙著「老子章句新編」，並略加修正補充而成。「語譯」係參照近世各家白話譯本，擇善而從，其不當意者則予以改正；俾通俗易解。

最後，本書承楊亮功、吳經熊、吳康、陳啓天、楊家駱、任卓宣、張鐵君、高思謙、王崇五、林斧荆、鄭天杰諸先生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和指教；並蒙臺靜農先生費了很多的時間，細心審閱；使內容得到確切的改正和補充。在「語譯」部分，又得何容先生作必要的修正和刪改，俾全書減少了錯誤和缺點；作者都十分感激的！校對方面，則由鄭成海、謝忠正二同學代爲偏勞，

此書乃能早日和讀者相見；在此一併謹表謝忱！

中華民國六十年元旦無求備齋主人福州嚴靈峰於臺北市

凡例

一、本書目的在能通達老子原意，不作各種分歧注釋；深入淺出，使一般讀者易於觀覽。

二、本書分：句解、釋詞、校議、語譯四部。「句解」，在每句之後，采老、莊及先秦、漢、魏諸子學說，與歷代各家注解，以爲簡注；其無適當之資料者，則以己意爲之。凡以老子原文爲互注者，並加引號「」。「釋詞」，則解釋書中重要詞語，大抵仿依陸德明音義體例，每字字義必有來歷與根據，非不得已，不作例外引伸。必要時則取國語文法及外文術語，藉以肯定其意義。「校議」，乃專事校勘謄文、錯簡、異字及章句等等，多取材於拙著「老子章句新編」並略加修正補充而成。「語譯」，係參照近世各家白話譯本，擇善而從，其不當意者則予改正。爲求意義明確，必要時在譯文內加用括弧（），附以夾註，俾通俗易解。

三、本書體例不類「章句新編」，然亦著者之新的嘗試；係就明正統道藏「得」字號王弼注本老子原書順序作解，正文除兩三字，明知其錯誤予以訂正外，不加任何改動；藉免「增字解經」之嫌。

四、本書注解全依老子原文，其有因誤字、錯簡，上下文不相連接之處，則順文各自解說；不作傳會曲解，隨意貫通。

五、「句解」、「釋詞」與「校議」之間略有重複，不無贅辭；然爲行文方便，於讀者無害，故仍予保

留。

六、末附「老聃新傳」與「老子哲學中若干重要問題」兩文，俾讀者對老子的年代及其思想的輪廓有概括的理解。

七、本書注解雖甚簡略，但對現存數百種老子著述均已涉獵殆遍；引用各書，在「釋詞」及「校議」中多已標明。爲省篇幅，不再錄目。

八、本書寫作期間雖經一再修改補正，斟酌損益；畢竟個人心力有限，疏漏仍屬難免。尙望海內外方家不吝教正，俟再版時加以修正，無限盼禱。

目次

再版序	一
自序	三
凡例	二七

本文——上篇

第一章	三	第二章	一二	第三章	一九	第四章	二四
第五章	二八	第六章	三三	第七章	三五	第八章	三八
第九章	四二	第十章	四五	第十一章	五二	第十二章	五五
第十三章	五九	第十四章	六三	第十五章	六九		
第十六章	七七	第十七章	八一	第十八章	八六		
第十九章	八九	第二十章	九二	第二十一章	一〇〇		
第二十二章	一〇六	第二十三章	一一	第二十四章	一二八		

第二十五章 一二

第二十六章 一三〇

第二十七章 一三五

第二十八章 一四一

第二十九章 一四八

第三十章 一五三

第三十一章 一五九

第三十二章 一七〇

第三十三章 一七六

第三十四章 一七九

第三十五章 一八四

第三十六章 一八八

第三十七章 一九二

本文—下篇

第三十八章 一九九

第三十九章 二〇六

第四十章 二一六

第四十一章 二一八

第四十二章 二三八

第四十三章 二三三

第四十四章 二三六

第四十五章 二四〇

第四十六章 二四四

第四十七章 二四八

第四十八章 二五〇

第四十九章 二五三

第五十章 二五七

第五十一章 二六二

第五十二章 二六七

第五十三章 二七三

第五十四章 二七八

第五十五章 二八二

第五十六章 二九〇

第五十七章 二九三

第五十八章 二九九

第五十九章 三〇四

第六十章 三〇九

第六十一章 三二三

第六十二章 三三八

第六十三章 三三五

第六十四章 三三〇

第六十五章	三三八	第六十六章	三四一	第六十七章	三四四
第六十八章	三五一	第六十九章	三五五	第七十章	三六〇
第七十一章	三六三	第七十二章	三六六	第七十三章	三六八
第七十四章	三七三	第七十五章	三七六	第七十六章	三七九
第七十七章	三八三	第七十八章	三八七	第七十九章	三九一
第八十章	三九五	第八十一章	三九九		

附 錄

老聃新傳	四〇五
老子哲學中若干重要問題	四七三
論老子書中的「天道」「人道」和「聖人之道」	四九八
老子思想對於孫子兵法的影響	五〇八
道家哲學中的「有」「無」問題	五一六
本書作者著述年表	五三〇

上

篇

第一章

【句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周行不殆」，「獨立不改」；絕對待而混成之宇宙本體。「混而為一」，非視、聽、觸、搏所得而知；「不可致詰」；故不可道。自古固存，無始無終，不變不易，故曰：「常道」。若有狀可道，有形可指；則非常道矣。「名」者，道之永久存在之本真，不生不滅，不增不減；「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故其名常存。「道隱無名」，無名則是其名；若有名矣，則非常名也。唯其不可名；故曰：「常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天地之始，無物無象；名之為「無」。自然而然，無有先之者，故曰：「始」也。「有物混成」，「混而為一」；名之為「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

生不已，故曰：母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常無，恆自無；因其所無也。常有，恆自有；因其所有也。妙者，有之始而微之極；言其小也。微者，無之始而際之終；明其大也。言常自無以觀其小，常自有以觀其大；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此常無、常有、觀妙、觀微之義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兩者，「始」與「母」也。異名者，「無」與「有」也；同出者，同自「玄」而出也。妙而小之謂玄，物之極微也。即「其中有精」之精；夫精，小之微，而數之所不能分也。謂至小無內也。玄者，物質之原始；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因兆類而為「有」，託潛寂而為「無」；故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也。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玄之又玄，謂小之又小，精之又精，微之又微也。門者，所以從而出入者也。因其又玄，故謂之眾妙；因其同出，故謂之門。言玄者，萬有之所從出，為一切造化之樞機者也。

【釋詞】

道 名詞。漢許慎說文：「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靈峯按：老子書中此首字之「道」，乃假道路之道為之。莊子漁父篇：「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則道為萬有之根源，乃道體之「道」；故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即指此也。此「道」字乃表示宇宙發展之無限過程，相當於英文：

The universe (all-one) in its infinite process of change.

可道 可，助動詞。說文：「肯也。」元黃公紹古今韻會：「可者，否之對。」謂可以也。此「道」字作動詞。魏張揖廣雅釋詁：「道，說也。」孟子滕文公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孝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荀子榮辱篇：「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楊倞注：「語也。」非動詞。與是相反。說文：「違也。」梁顧野王玉篇：「不是也。」

常道 常，形容詞。玉篇：「恒也。」易繫辭傳「動靜有常。」荀子天論篇：「天行有常。」韓非子解

老篇：「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惟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言恒久不變也。「道」字，名詞，指宇宙之本體；釋見前。

名 名詞。漢劉熙釋名：「銘，名也；記名其功也。」按：禮記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其先

祖之美，而名著後世者也。」周禮春官小祝：「銘，今或書作名。」是名、銘古相通用。春秋繁露

深察名號篇：「名之爲言真也。」又云：「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此「名」字乃指宇宙之

本真，具整一大全之存在之意義。相當於英文·Existence。

可名 「名」字動詞。說文：「自命也。」謂指稱也。尹文子大道篇：「大道無形，稱器有名。」荀子

正名篇：「制名以指實。」即此「名」也。按：第十四章：「名曰夷，……名曰希，……名曰微。」

第二十五章：「強爲之名。」皆具此義。

常名 名詞。指永久存在之本真。第二十五章：「獨立不改」即具此義。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不

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也。第二十一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去」之「名

」，則其名常存，即此「常名」也。

無名詞。說文：「亡也。」古亦作「无」。按：玉篇：「不有也。」與「有」相對。最抽象之概念。非

真空義，第十四章：「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有而不可得聞、見，是也。第四十一章：「道隱無名。」隱者，匿也。此即有物而不可得見之意。暫

假英文：Non-being 解。

名動詞。釋名：「名，明也；名實事使分明也。」如第四十七章：「不見而名」之「名」，謂明其實況也。與命定之「名」異。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詞。與「無」相對。此乃最普遍之存在。凡可見、可聞、可觸者皆屬之。惟此「有」爲道體，非一般之物，乃先天之實有；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是也。暫假英文：Being 解。

始名詞。玉篇：「始，初也。」言無有先之者也。

母名詞。說文：「象懷子形。」釋名：「母，冒也；含生已也。」謂能生生者也。

物名詞。說文：「萬物也。」第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達生篇：「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即指此「物」字言。

天地名詞。天，說文：「顛也。至高在上。」地，說文：「元氣初分，重濁陰爲地。」列子天瑞篇：「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又云：「天積氣耳，亡處亡氣；……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又云：「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既有輕、重，又能積、散，則非「真空」無疑。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能運轉，則必有物；惟無物則無可運轉。有所處必佔位置，惟無物乃可不需存在之所。故天地亦物也。此指自然性之天地言也。

萬物，數詞。漢書律歷志：「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莊子則陽篇：「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此謂物之眾多也。

常無、常有。常，副詞。恒也。常無，謂常自無也；常有，謂常自有也。莊子秋水篇：「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常無，猶今言常自「無」之觀點。常有，猶今言常自「有」之觀點。

欲副詞。期願也。禮記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按：亦猶將也。

以副詞。論語爲政篇：「視其所以。」何晏注：「以，用也。」按：第七十八章：「其無以易之。」王弼注：「以，用也。」

觀動詞。說文：「諦視也。」

其代名詞。猶彼也。韻會：「指物之辭。」論語公冶長篇：「聽其言而觀其行。」

妙形容詞。在此作名詞。宋陳彭年等廣韻：「神妙也。」按：王弼注：「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莊子秋水篇：「夫精，小之微也。」又：「无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謂其小也。莊子寓言篇：「大妙。」成玄英疏：「妙，精微也。」則妙不但指小言，尙具有變化不測之義。

微名詞。玉篇：「邊微也。」王弼注：「微，歸終也。」莊子秋水篇：「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列子天瑞篇：「其際不可終」，謂極大也。

此兩者 此，代名詞。是也。兩，數詞。王弼注：「始與母也。」

同出 出，動詞。說文：「進也。」宋毛晃增修五注禮部韻略（增韻）：「生也。」王弼注：「同出者，

同出於玄也。」

玄 名詞。說文：「玄。幽遠也。象幽，而人覆之也。黑而有赤色者爲玄。……𤣥古文。」又：「𤣥，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凡𤣥之屬皆从𤣥。」陳柱曰：「此天地未開闢之原子，不可分別，不可名狀，不可言說也。故謂之玄之又玄；則原子之中，又有之原子者焉。愈推愈小。」玄字，爻癸爵作𤣥，頤鼎作𤣥。皆象微小之粒子，兩兩相連。古文玄字作𤣥，像今生物學上所謂細胞分裂；或物理學上之陰、陽兩電子相屬。容庚金文編認：「𤣥與玄爲一字。」是玄與𤣥並具微小之義，則說文謂玄爲「幽遠」之訓未塙。其謂：「幽，隱也。」因其微小，故「隱」而不可見；非謂「遠」而不可見也。故「玄」之朔義，應爲微小，極微，即第二十一章：「其中有精。」莊子秋水篇：「夫精，小之微也，」此說一反二千餘年之傳統詁訓，但對老子書中：精、氣、微、妙、小、塵之字無不通矣。故玄之又玄，猶莊子達生篇：「精之又精。」可解「小之又小」。爾雅釋天：「理之微妙者爲玄。」微、妙皆具小義；理非物，不可言小大，王弼注第十章：「玄，物之極也。」疑「極」下脫一「微」字。此則當云：「物之微妙者，爲玄。」莊子則陽篇：「至精無倫。」天下篇：「至小無內。」抱朴子暢玄篇：「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可作「玄」字之正解。宋徽宗曰：「妙而小之謂玄。」司馬光曰：「玄者，言其妙也。」古之「玄」字，可視爲物質之原始；猶今自然科學上「自然之基本質點。」（Fundamental Particle of Nature）

門 名詞。玉篇：「人所出入也。」莊子庚桑楚篇：「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此指萬有出入變化之樞機也。

【校 議】

一、此章明「道」之形式，第二十五章明「道」之內容；疑當在第二十五章以後。

二、王應麟曰：「首章以『有』、『無』斷句，自王介甫始。」魏源曰：「『無名』、『無欲』四字，同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爲讀，河上公諸家皆以『名』字、『欲』字爲讀。」丁氏易東曰：「老子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則上二句以『有』、『無』爲讀者，非也。」靈峰按：第二章：「有無相生。」第十一章：「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第十四章：「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第四十章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依本書用字，則「有」、「無」兩名互相對待並用，至爲顯明，無可置疑。蓋「有」、「無」二者爲最高之抽象概念。「有」，爲萬物之「母」；即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之「母」，即「字之曰道」之「道」也。「無」爲天地之「始」；即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自然」。自然者，莫知其所以然。始者，以其無有先之者也。第四十二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無」，即「自然」，亦即「始」也；故王弼云：「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是則從同馬光、王安石以「有」、「無」爲讀者，是也。

三、「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二句河上公注：「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王弼注：「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是河、王二家並以「無欲」、「有欲」爲讀。按：應從「有」、「無」爲讀，已見前說。且老子書中，多言「無欲」，除此處外，無有以「有欲」連文者。況老子以致虛守靜以觀萬物反復，而「有欲」則不虛靜矣；又豈可「觀微」乎！此「常無」、「常有」二語，猶云：「以無觀之」、「以有觀之」；或「自無觀之」、「自有觀之」。莊子秋水篇：「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德充符篇：「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猶云：常自無，欲觀其妙；常以無而觀其妙也。「常有，欲以觀其微」者，猶云：常自有，欲觀其微；常以有而觀其微也。如英文：

“Point of view 或 In view of”——即今之所謂：「從某種觀點」，「從某種立場」之意義也。

四、玄字，武英殿聚珍叢書本、浙江書局覆刻明華亭張之象原本及其他清本，因避清聖祖康熙玄燁廟諱，全書俱改作「元」。

五、畢沅曰：「古無『妙』字，易：『妙萬慮而爲言。』王肅本作『眇』。陸機文賦：『眇眾慮而爲言。』即用易文；亦作『眇』。又屈原九歌：『美要眇兮宜修。』並是。」按：抱朴子暢玄篇：「眇昧乎其

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此處「眇」、「妙」並用。莊子齊物論篇：「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韓非子五蠹篇：「微『妙』之言也。」是先秦已有「妙」字，畢說似未可盡信。

【語譯】

「道」（宇宙的本體），（若果）說得出來的，就不算是永久不變的「道」；「名」（自然的本真），（若果）叫得出來的，就不算是永久存在的「名」。「無」，是表現天地的原始；「有」，是表現萬物的根源。所以，常自「無」的觀點去觀察「道」的微妙；常自「有」的觀點去觀察「道」的究竟。這兩者（「始」和「母」），是從同一來源，而有不同（「無」和「有」）的表現。它可以說是極微小的「玄」（物質的原始），微小之中又極微小，纔是宇宙間一切產生變化的樞紐。

第二章

【句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之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美、惡、善、不善皆屬相對。有美斯有惡，有善乃有不善。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毛嬙、麗姬，天下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通天下一氣耳，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天下之人，以其主觀定美、惡耳。故其所知爲美反不美；所善反不善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無以有見，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無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無；無難無以知易，無易無以知難；無長無以知短，無短無以知長；無山無以知谷，無谷無以知山；無音無以知聲，無聲無以知音；無前無以知後，無後無以知前。此言宇宙間相生相對之理，皆由相互依倚與比較而成。朝菌比之惠姑，則惠

蛄為壽，朝菌為夭；惠蛄比之殤子，則殤子為壽，惠蛄為夭；殤子比之彭祖，則彭祖為壽，殤子為夭；彭祖比之大椿，則大椿為壽，彭祖為夭。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稽諸萬有，莫不如是。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德無為而無不為」。「為者敗之」，「聖人無為故無敗」，所以處無為之事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言而善應」，「希言自然」，「多言數窮」；所以行不言之教也。

萬物作焉而不辭。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謂大道化育萬物而不言說也。

生而不有。

不有，謂不以為己有也。此言道生萬物，不據為己有也。

爲而不恃。

此言道畜養萬物，不恃其能；施而不待報也。

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萬物皆由道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此即功成不居也。不居其功，然其功終不可沒；故曰：不去；不去則長存也。

【釋詞】

天下 名詞。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鄭玄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孟子萬章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天下」，即「普天之下」；猶謂「人間世」，或「世界」也。

已 歎詞，表決定。

相較 相，副詞。交互，互相之義。較，動詞。廣韻：「與校通。比較也。」陸德明音義：「校，量深

淺也。」

相傾 傾，動詞。猶陵也，競也。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此具傾軋之義。

相和 和，去聲；動詞。書舜典：「律和聲。」

聖人 名詞。莊子天下篇：「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按：此指

有道之人言。

作焉 作，動詞。說文：「作，起也。」易繫辭傳：「神農氏作。」第十六章：「萬物並作。」王弼注

：「動作生長。」焉，語末助詞。

不辭 辭，動詞。說文：「訟也。」禮記大學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辭，猶言說也。「不辭」應

上文「不言之教」句。

不有 有，動詞。謂不自有也。禮記坊記：「父母在，不敢有其身。」謂私有之也。

爲 動詞。讀去聲。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爲脩君乎？」此指爲人之義，非自作爲。

不恃 恃，動詞。說文：「賴也。」第三十四章：「萬物恃之而生。」河上公注：「恃，待也。」

弗居 弗，副詞。廣雅釋詁：「弗，不也。」論語公冶長篇：「弗如也。」居，動詞。玉篇：「處也。」

不去 去，動詞，讀去聲。玉篇：「離也。」又：「棄也。」「不去」則「常存」也。

一、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按：此二十二字與下文不相屬，疑係第四十九章：「聖人無常心」句上之錯簡。

二、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按：此二十五字與上下文亦不相附，疑係第十一章：「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二句之後的錯簡。

三、長短相較。畢沅曰：「古無『較』字，本文以『形』與『傾』爲韻，不應作『較』。」劉師培曰：「文子云：『長短不相形。』淮南子齊俗訓曰：『短修相形。』疑老子本文亦作『形』，與生、成、傾協韻，『較』乃後人旁註之字，以『較』釋『形』；校者遂以『較』易『形』矣。」蔣錫昌曰：「按顧本咸玄英疏，『長短相形』，是咸『較』亦作『形』。」以上諸說並是也。按：傅奕本作「形」，當據改正。

四、前後相隨。蔣錫昌曰：「按顧本咸玄英疏，『何先何後？』是咸『前』作『先』。強本嚴君平注，『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是嚴亦作『先』。老子本書，『先』、『後』連言：不應於此獨異。如七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六十六章，『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六十七章，『舍後且先，』皆其證也。」蔣說是也。按：次解本、顧本「前」並作「先」，當據改正。

五、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馬敘倫曰：「二句，當在四十三章『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矣』下。」馬說近是也。按：此二句疑當在第三章：「虛其心，實其腹」句上。

六、萬物作焉而不辭，爲而不恃。按：此二句疑當在三十四章：「大道汜兮，其可左右」句下。易順鼎曰：

：「考十七章王注云：『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數語全引經文，是王本作『不爲始』之證。」陶邵學曰：「『不爲始』，義較優；且與下句協韻。」馬敘倫曰：「范謂楊孚、王弼同古本，則王塙作『不爲始』。」諸說並是也。按：傅奕本、次解本並作「不爲始」，當據改正。又：此下至「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皆他章錯簡；說詳後。

七、生而不有 蔣錫昌曰：「敦煌寫本殘卷、景龍碑並無此句。」馬敘倫曰：「案羅卷無此句。」又曰：「生而不有」以下皆五十一章之文，蓋因錯簡而校者有增刪，遂複出也。」馬說近是，按：次解本亦無此四字，當刪。

【語譯】

天下的人都知道怎樣纔算美，那反而是醜了；都知道怎樣纔算善，那反而是不善了。所以，有和無是相對而相生，難和易是相反而相成，高和下是相倚而相傾，長和短是相形而相較，音和聲是相調而相和，前和後是相次而相隨。所以，有道的人，用「無爲」來處事，用「不言」去施教；萬物的生長變化，卻默不作聲；生成了萬物，並不據作自己所有；為了造化，也不自以為盡了力量；功業成就了，也不自居其功；正由於他不自居功，所以他的功績是不會被埋沒的。

第二章

【句解】

不尚賢，使民不爭。

「甚愛必大費」，崇上賢能，則爭名者於朝；名也者，爭之器也；舉賢則民相軋。不尚賢能，則民無所爭競矣。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多藏必厚亡」，「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任知則民相盜，漫藏所以誨盜。苟不貴重難得之貨，黃金棄於山，珠玉沉於淵；則民不至為盜竊矣。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見可欲，則患於不得；貪名、利，則心惑亂；欲念不起，則心自斂；歸於清靜，而不致於迷亂矣。

是以聖人之治。

謂治身，治國也。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使民心虛則無憂，腹實則無欲，志弱貴無智，骨強貴無名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民無智，則不尚賢也；無欲，則不貴貨也。故使之守真反樸，無智、無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民既無智、無欲，則智巧者亦無所施其伎倆矣。

爲無爲，則無不治。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故無不治也。

【釋詞】

尚賢 尙，動詞。同上，猶尊也。墨子尚賢篇：「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尙賢。」

賢，名詞。說文：「多才也。」玉篇：「有善行也。」王弼注：「賢猶能也；尙者，嘉之名也。」

不貴 貴，動詞；猶重也。禮記中庸：「賤貨而貴德。」王弼注：「貴者，隆之稱也。」

無知 知，讀去聲、通智。七十章：「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是老子不主「無知。」下文知

者，名詞。陸德明音義：「知，音智。」王弼注：「知者，知爲也。」莊子胠篋篇：「世俗之所謂

智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此即第十九章：「絕聖棄智」之「智」，謂巧詐也。

不敢爲 敢，副詞。說文：「進取也。」魏張揖廣雅釋詁：「勇也。」爲，動詞。河上公注：「造作。」

【校議】

一、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按：此數句疑當接第二章：「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二句之上。

二、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馬敘倫曰：「羅卷無『爲』字。北堂書鈔二七引作『不貴貨使民不盜』。隋注曰：『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則書鈔所引，疑古本也。今王本作『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蓋後人以六十四章改之矣。咸疏曰：『率土賤珍，則盜竊不起；故言不盜。』則成亦無『爲』字。」馬說是也。按：抱朴子詰鮑篇：「尚賢，則民爭；貴貨，則盜賊起。」亦「尚賢」、「貴貨」對文。景龍本亦無「爲」字。疑當據北堂書鈔並次解本刪去「難得之」三字並「爲」字。

三、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按：此二句疑當接第二章：「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句上，並接本章：「虛其心實其腹」句上，武英殿聚珍本、浙江書局本「心」上並有「民」字。按：諸本並無。王弼注：「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易順鼎曰：「晉書吳隱之傳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文選陳原賦注、沈休文鍾山詩注兩引亦皆無「民」字。素問卷一王冰注引老子亦無「民」字。」易說是也。是王本原無「民」字，武英殿本館臣據永樂大典妄增，而浙局本因襲其誤耳。

四、弱其志強其骨 按：此二句各本皆同，以文義觀之，疑有譌誤。三十章：「強行者，有志。」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王弼注：「有志也。」是「強行」，即「勤行」也，莊子寓言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

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是上句疑當作「勤其志」。勤志，亦即三十章所謂：「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也。」韓非子喻老篇：「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而在自勝也。」又下句「強其骨」，則有背老子原意。七十六章：「兵強則滅，木強則折。」豈有骨強而不折者乎？五十五章：「骨弱筋柔而握固。」足證此句當作「弱其骨」，無疑。

五、無知無欲 易順鼎曰：「王本疑作『常使民無欲無惑』，按：原二十七章注云：『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無欲無惑。』皆引此章也。」按：疑「無知、無欲」下脫「無惑」二字。二十九章王注：「聖人達自然之至（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是原文當作：「常使民無知、無欲、無惑」也。此正承上文：不尚賢，使民無知，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無欲，使民不盜；不見欲，使民無惑，使心不亂。句法亦一律也。

六、爲無爲則無不治 按：此二句疑當接第四十三章「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諸句之上。

【語譯】

不推崇聰明才幹的人，使百姓不會爭競；不重視稀罕的貨物，使百姓不會竊盜。不顯露事物去引起欲望，使心理不至於受擾亂。所以，有道的人，治理天下，要使百姓的心思虛靜，使百姓的肚子吃飽，使百姓的志氣削弱，使百姓的筋骨勁健；經常使百姓

不用智巧，沒有欲望。使自負聰明的人不敢妄為，依照「無為」的原則辦事，世間的事便沒有辦不通的。

第四章

【句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之以為用」；此以沖虛為用也。器滿則傾，月盈則虧；惟不盈，故不虧。「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保此道者不欲盈」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沖而用之，「守靜篤」也；故曰：淵兮。道生萬物，為其母也；似萬物之宗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銳則挫；故挫其銳，則鋒芒不露。紛則紊亂，解其紛，則不至於擾亂。和其光，則不至於炫耀。同其塵，則混而若濁。

湛兮，似或存。

「道隱無名」，寂寞無形；故曰：湛兮。「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似或存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有生於無」，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曰：不知誰之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謂在天地之先；故曰：象帝之先也。

【釋詞】

道冲 冲，形容詞。淮南子原道訓：「冲而徐盈。」高誘注：「虛也。」

或 副詞。猶又也。詩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王弼注：「冲而用之，又復不盈。」是王

訓「或」作「又」。

不盈 盈，形容詞。玉篇：「滿也，充也。」

淵兮 淵，形容詞。管子度地篇：「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淵，猶靜也。莊子天地篇：「淵靜而

百姓定。」兮，語末助詞。無義。

宗 名詞。猶本也。國語晉語：「禮之宗也。」河上公注：「萬物之宗祖。」

挫 動詞。說文：「摧也。」

銳 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猶利也。說文：「芒也。」廣韻：「利也。」明張自烈正字通：「凡物纖利

，曰銳。」

解 動詞。玉篇：「分析也，散也。」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咸玄英疏：「解，宰割之

也。」

紛 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玉篇：「紊也。」

塵 名詞。古文作：「尘」。玉篇：「埃也。」算經：「纖十沙，沙十塵。」謂小也。此當作「微小」義。

湛兮 湛，形容詞。玉篇：「澄也，安也。」按：河上公注：「湛然安靜。」

吾 代名詞。說文：「我自稱也。」按：此著者自稱也。

誰之子 誰，疑問代名詞。何人也。

象 動詞。通「像」。易繫辭傳：「象也者，像此者也。」猶似也。

帝 名詞。禮記祭義：「唯聖人能饗帝。」鄭玄注：「帝，天也。」王弼注：「帝，天帝也。」河上公注：「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

【校 議】

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譚獻曰：「五十六章亦有『挫其銳』四句，疑屬誤。」馬敘倫曰：「『挫其銳』四句，乃五十六章錯簡；而校者有增無刪，遂複出也。」陳柱曰：「按馬說是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與『湛兮似或存』相接。若閒以『挫其銳』四句，文義頗爲牽強。」按：此四句與上下文俱不相應，似當刪去。

二、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按：此章至此，除刪去「挫其銳」四字外，疑當接第六章：「谷神不死」至章末諸句之上。

三、又：范應元本、焦竑本「知」下並有「其」字。二十五章王注：「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疑王本原有「其」字。蓋「其誰之子」與「象帝之先」相對成文，當據范本補正。

【語 譯】

「道」，要從沖虛方面去運用它，使不至盈滿。靜默的，好像是萬物的主宰；模糊的，似亡而實存。削去它自己的鋒芒，排除自己的紛擾，蘊藏自己的浮光，使自己和塵垢混同。我不知「道」從何處而來？好像是出現在天地之前。

第五章

【句解】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法自然，無為、無親；聖人法天地，無心、無事，故無仁恩也。東芻為狗，古人用以祭祀；用畢則棄之。言天道無親，至仁不仁，天地無心，「以待萬物之自然」；故曰：以萬物、百姓為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天地之間，一闔一關；豈若橐、籥之翕動而生風氣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虛則無體，動則無方；無體故不屈，無方故不盡；不盡則愈出也。空虛不毀，「周行不殆」；「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故曰：動而愈出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多敗，「不言而善應」；沖而徐盈；故「聖人行不言之教」，致虛靜之極也。

【釋詞】

不仁 仁，形容詞。說文：「仁，親也。」孟子盡心篇：「仁者，愛人。」又：「仁者無不愛也。」河上公注：「不以仁恩，任自然也。」

芻狗 名詞。莊子天運篇：「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陸德明釋文引李頤云：「結芻爲狗，巫祝用之。」成玄英

疏：「謂結草爲狗，以解除不祥也。」

其猶其，猶豈也；語詞。猶，副詞。尙也。書盤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猶張弓與？」「其猶」二字義並同此。

橐籥 皆名詞。說文：「橐，囊也。」王弼注：「橐，排橐也。」文選陸機文賦注：「橐，冶鑄者用以吹火使炎熾。」俗謂風箱之類也。籥，爾雅釋樂：「大籥謂之產。」郭璞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此指治具，所以通風鼓火之管也。

不屈 屈，形容詞。淮南子原道訓：「用不屈兮。」高誘注：「屈，竭也。」

愈出 愈，副詞。玉篇：「增也，益也。」出，動詞。說文：「出，進也。象草木益滋。」河上公注：「益出聲氣也。」

數窮 數，副詞。唐明皇注：「音朔。屢也。」李旼音解：「數，頻也。」玉篇：「事盡理屈爲窮。」孟子公孫丑篇：「遁辭知其所窮。」

守中 中，名詞。按：「中」當訓「沖」。第四章：「道沖」，河上公注：「沖，中也。」則「中」亦可互訓爲「沖」。上文云：「虛而不屈」，此當訓「沖」也。

【校 議】

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按：此數句與下文不相連續，疑係他處錯簡。

二、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按：此數句疑當在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諸句之下，並在四十三章「無有入無間」句上。

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按：疑此二句當在五十六章「挫其銳」諸句之上。

四、多言 「言」字次解本作「聞」，文子道原篇引亦作「多聞」。傅奕本作「多言」。按：四十一章：「大方無隅。」五十八章：「方而不割。」莊子知北遊篇：「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運篇：「動於无方。」易繫辭傳：「神无方。」以其「无方」，故能「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言」字似當作「方」；「方」、「言」形近；「方」、「聞」音近；遂致誤也。又：莊子天下篇：「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又：「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駢拇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咸玄英疏：「方，道術也。」墨子小取篇：「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羅勉道曰：「『多方』，多端也。」「多方」義賅「多言」，疑本文「言」原作「方」。

五、不如守中 按：「中」，次解本作「忠」，疑係「盅」字之形近而譌。「沖」，乃「盅」之段借，「中」，又是「沖」字之闕壞；失去「彳」旁，校者不察，遂改作「中」。「守中」乃儒家之言，非老子本旨。第四章：「道沖而用之。」四十二章：「沖氣以爲和。」四十五章：「大盈若沖。」俱係老子本文，即使原本作「中」，亦當作「沖」解也。第四章：「道沖而用之。」河上公注：「沖，中也。」文選張華鷁鷁賦注引字書曰：「沖，中也。」是古「中」通「沖」，並可互訓。

【語譯】

天地是不存仁恩的，把萬物當作草紮的狗（祭祀用的，用後就棄丟）。有道的人，也是不存仁恩的，把百姓當作草紮的狗（任它自然生息）。在天地中間，不正像風箱的函罩和鼓扇嗎？空虛卻不至於窮竭，愈轉動而風氣就愈充足。說話太多，是會碰壁的；不如保持著謙沖的態度。

第六章

【句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者中虛，神者不測；「谷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故曰：不死。玄，陽也；牝，陰也。神妙為陽，谷虛為陰；陰陽交合，故曰：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謂陰陽闔闢之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天地萬物之所從出，故曰：天地之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謂生生不絕，其用無窮；「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也。

【釋詞】

谷神 谷、神皆名詞。河上公注：「谷者空虛。」神，易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繫辭傳：「陰陽不測之謂神。」第三十九章：「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則谷、神非一，乃二物也。

玄牝 玄、牝皆名詞。按：河上公注：「玄，天也。」易坤卦文言：「夫玄、黃者，天地之雜，天玄而地黃。」雜卦傳：「乾爲天。」則玄爲陽。牝，說文：「畜母也。」大戴禮易本命篇：「谿谷爲牝

。「陽坤卦象：「牝馬地類。」離卦傳：「坤爲地。」則牝爲陰。「牝」與「谷」對，「玄」與「神」對，各指陰、陽、雌、雄二性言也。

根 名詞。玉篇：「根，柢也。」此謂根本也。

綿綿 形容詞。詩大雅：「縣縣瓜瓞。」按：猶言不絕也。

不動 勤，形容詞。盡也。淮南子原道訓：「纖微而不可勤。」高誘注：「勤，盡也。」

【校 議】

一、按：本章，列子天瑞篇引稱：「黃帝書曰。」全文疑均當在第四章「象帝之先」句下。

二、綿綿 玉篇：「同縣」，按：浙江書局刻本作「縣縣」。武英殿聚珍叢書本、宋刊河上公本與此本同。

三、用之不動 王弼注：「無物不成，用而不勞。」高亨曰：「按：勤，盡也。淮南子原道篇：『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可勤。』高注：『勤，盡也。』高說是也。按：原道訓又云：「布施而不可既，用之而不勤。」高誘注：「既，盡也；勤，勞也。」此「勤」又訓「勞」，與王注同。惟精神訓：「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上引各節，或以究、勤相對，或以既、勤相對；又以究、窮相對。既、究、窮三字皆俱盡、極之誼；「勤」字在此似不當作「勞」解也。又：三十五章：「用之不足既。」四十五章：「大盈若沖，其用不窮。」「用」、「窮」並用。「勤」、「窮」音近

，疑古相通段。上云：「綿綿若存。」蓋「綿綿」乃不絕之意，下當應以「不窮」也。孔叢子抗志篇：「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正陽帝君注：「勤，訓窮。此其所以用之無窮也。」正合此意。

【語譯】

谷（空虛）和神（精氣）是不會死亡的，這叫做「玄、牝」（陽性和陰性）。陰陽變化的交關，這叫做天地的本根。它連綿不斷的好像永存，它的作用正是不盡不窮。

第七章

【句解】

天長地久。

天之廣大也無垠，故長；地之運載也不盡，故久。

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不生者不死，天地不自生，而生萬物；故不死。不死則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欲先民，必以身後之」；「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已愈多」；此即以無私以成其私者也。

【釋詞】

長久 長、久皆形容詞。長，玉篇：「短之對也。」久，易恒卦象：「恒久不已也。」謂永久也。長，指空間言；久，指時間言。

耶 語詞。表疑問。河上公本、浙局本並作「邪」，通用字。李旼音解作「邪」，云：「語助」。

【校 議】

一、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按：此數句疑當在二十三章「飄風不終朝」諸句之上。

二、故能長生 蔣錫昌曰：「強本成疏：『故能長久。』是成作『久』。」按：次解本、李道純本、危大有本、景龍本並作「久」。依七十五章例：「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則「生」疑當作「久」。

三、馬敘倫曰：「自『是以聖人』以下文義不屬，疑係錯簡。」馬說是也。按：疑當在十三章「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諸句之下。

【語 譯】

天是綿長的，地是久遠的。天和地之所以能夠綿長和久遠，因為它不是為自己而生，所以能夠永遠長生。因此，有道的人，把自己放在後面，結果反而居先；把自己置之度外，結果反得保存。不正是由於他不為自己打算，所以，他反而成全了自己的嗎？

第八章

【句解】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至善者莫如水，水性就下，順應自然，滋長萬物，而不與物爭。

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水常下流，故曰：處眾人之所惡。「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以其善下之。」
水與道近故曰：幾於道。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為天下谿，為天下谷」，「處眾人之所惡」；居善地也。「致虛極，守靜篤」，「我無

欲而民自樸」；心善淵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與善仁也。「善言無瑕譴」，「不言而善應」；言善信也。「以正治國」，「清靜為天下正」，「我好靜而民自正」；正善治也。「事無事」，「我無事而民自富」；以無事取天下」，事善能也。「往而不害」，「動之徐生」，「不召而自來」，動善時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言以上七事，皆不爭之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所以無過失也。

【釋詞】

上善 上，形容詞。說文：「高也。」爾雅釋親，郭璞注：「高者，言最在上也。」善，名詞。玉篇：「良也，佳也。」易大有象辭：「君子以遏惡揚善。」論語顏淵篇：「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善與美同。善與惡對。第二十章：「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利 動詞。順利也。易乾卦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又繫辭傳：「耒耜之利。」第十一章：「有之以為利。」

所惡 惡，動詞。讀去聲。憎也，疾也。論語里仁篇：「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謂厭惡也。

幾 動詞。陸德明音義：「幾，近也。」

善淵 淵，形容詞。詩燕燕：「其心塞淵。」毛序傳：「淵，深也。」莊子天運篇：「雷聲而淵默。」咸

玄英疏：「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天地篇：「淵靜而百姓定。」是淵有靜義。

與 動詞，猶助也。孟子公孫丑篇：「是與人爲善者。」第七十九章：「常與善人。」是也。

尤 名詞。過失也。論語爲政篇：「言寡尤。」河上公注：「怨尤。」

【校 議】

一、按：本章自「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止，疑係六十六章「故能爲百谷王」句下之文。

二、按：「居善地」至末「夫唯不爭故無尤」止各句，當在七十九章「安可以爲善」句下，「有德司契」句上。

句上。

三、與善仁 馬敘倫曰：「『人』、『仁』古通。」陳柱曰：「『居善地』十字錯簡也。」按：景龍本、傅

奕本、河上公本、鄧錡本、李嘉謀本「仁」並作「人」。疑七十九章下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句脫失，存「與善人」三字，校者不察，又涉「言善信」句，臆改作「人」，並妄置於「心善淵」

句下。然老子書中凡三字句皆對偶，獨此章爲單數七句。如：第三章：「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

強其骨。」第四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二十二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

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五十三章：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五十六章：「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莫不如此。且老子思想不重「仁」。第五章：「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十九章：「絕仁棄義。」三十八章：「失德而後仁。」「與善仁」句，疑係錯簡複出，似當刪去。

【語譯】

最好的事物像水那樣，水最能隨順萬物，又不和萬物相爭。它流注在人們所討厭的地方，所以和道相配。居處要選擇最好的環境，存心要特別的沉靜，相與要選擇最好的人，為政要達到理想的政治，辦事要收到最大功效，行動要等待最好的時機。正因為與世無爭，所以不至於犯什麼過失。

第九章

【句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物極必反，器滿則傾。謙受益，滿招損；天道虧盈而益謙；既盈矣，而又力持之；勢必傾覆。「物或益之而損」，故莫若止之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堅則毀，銳則挫；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必易折傷；故曰：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謂金玉珍寶聚積之多。夫漫藏誨盜，懷璧亡身；「多藏必厚亡」，故曰：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既富且貴，應知止足；不自韜晦，反以驕人。驕則必敗，「自矜者不長」；言必自惹災禍也。

功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功成名就，須知隱退，明哲保身。「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也。

【釋詞】

已 動詞。河上公注：「已，止也。」

揣 動詞。河上公注：「揣，治也。」

遺 動詞。史記孝文本紀：「遺財足。」司馬貞索隱：「猶留也。」

咎 名詞。爾雅釋詁：「咎，病也。」河上公注：「禍患也。」

【校 議】

一、揣而銳之 武英殿本、浙局本，「銳」，並作「稅」。紀昀曰：「案：稅，各本俱作銳，惟釋文作稅；音銳。」易順鼎曰：「實則王本作『銳』，與古本作『稅』，不同。注云：『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劓，』是其證。文子微明篇、淮南子道應訓作『銳』，並同。」易說是也，按：當以此本爲正。

二、金玉滿堂 陸德明音義云：「本作『室』。」范應元曰：「『室』字嚴遵、王弼同古本。」按：依范說，王本原亦作「室」。論語先進篇：「由也升堂矣，而未入於室也。」「室」在內，「堂」在外；此言金玉之守，自以作「室」爲長。

三、功遂身退天之道 蔣錫昌曰：「劉惟永引王本經文，作：『功成，名遂，身退。』是劉見王本與諸本同。雖本咸疏，『功成名遂者，謂退身隱行；行自然也。』則咸亦作：『功成名遂身退。』」蔣說是也。按：三十二章：「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即「名遂，身退」之意也。牟子理惑論，亦作「功成名遂身退。」文子上德篇：「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淮南子道應訓正作：「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當據補正。

四、按：「天之道」下疑當接十五章「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諸句。

【語 譯】

要執持盈滿，倒不如適可而止。要削尖鋒芒，那就難得保持長久。金玉堆積了滿堂，誰也不能夠長期保守。富貴者要驕傲人，必定會自尋煩惱。功成了就要引退，這是自然的道理。

第十章

【句解】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謂人身運載魂魄而守道，能毋使其魂魄與形體分離否耶？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謂使志氣專一柔和，能含德之厚，如赤子否耶？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謂屏除精微之觀察，能不見瑕疵否耶？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謂愛民治國，能無用智巧否耶？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謂天地、陰陽闔闔之際，能守其雌靜否耶？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謂通達明察四方，能一無所知否？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道能生育萬物而不執爲己有，作成萬物不恃其能，而不待望其報；長養萬物而不自居主宰；此可謂至精至微之德也。

【釋詞】

載 動詞。說文：「載，乘也。」楚辭遠游：「載營魄而登霞兮。」王逸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是載猶抱也。

營魄 名詞。河上公注：「營魄，魂魄也。」

專氣 專，動詞。王弼注：「專，任也。」河上公注：「專守。」氣，名詞。王弼注：「自然之氣。」河上公注：「精氣。」按：列子天瑞篇：「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又云：「天積氣耳，無處無氣。」莊子知北遊篇：「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氣有輕、重，又能聚、散；則氣亦物耳。「精」者，如莊子秋水篇：「夫精，小之微也。」則古人亦以氣爲微小粒狀之物矣。但此作「氣息」之「氣」亦通。

致柔 致，動詞。通至。禮記樂記：「致右憲左。」鄭玄注：「謂膝至地也。」柔，形容詞。河上公注：「柔順。」

滌除 滌，動詞。玉篇：「洗也，除也，淨也。」除，並動詞，去也。書泰誓：「除惡務本。」

玄覽 玄，形容詞。王弼注：「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覽，動詞。說文：「觀也

。」按：玄乃極小之物，故引伸爲極致之義。則「玄覽」在此作複合名詞，有觀察精微之意。

無知 知，名詞。讀去聲，作「智」。王弼注：「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

治之也。」

疵 名詞。說文：「疵，病也。」

開闔 皆動詞。說文：「闔，門扉也。」謂閉也。易繫辭傳：「闔戶謂之坤。」

四達 達，動詞。莊子山木篇：「始用四達。」郭象注：「感應旁通爲四達。」知北遊篇：「四達之皇皇

也。」咸玄英疏：「能弘達四方。」河上公注：「言達明白如日月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

畜之 畜，動詞。河上公注：「畜養之。」

不恃 恃，動詞。說文：「恃，賴也。」河上公注三十四章「恃之而生」句：「恃，待也。」此注云：

「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

不宰 宰，動詞。玉篇：「爲事物主也。」宰，猶主也。莊子齊物論：「若有真宰。」咸玄英疏「似有

真性，竟無宰主。」即第三十四章「不爲主」之意。

玄德 玄，形容詞。王弼注上文：「玄，物之極也。」則「玄德」爲精微之德，猶言「至德」也。

【校 議】

一、按：本章自「載營魄抱一」至「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止，各句當在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句上。

二、「載營魄」河上公注：「營魄，魂魄也。」楚辭遠遊篇：「載營魄而登霞兮。」王逸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解殊迂曲。按：第四章王注：「地雖『形魄』，不法於天，不能全其寧。」二十五章王注：「『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是王本原作「形魄」之證。「營」、「形」音近，或因而致誤。魄屬形，又疑「營魄」二字，乃古之音注闕入正文；句當作：「載形抱一，能無離乎！」王注：「抱一，精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列子天瑞篇：「載若形。」又云：「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淮南子說山訓：「無爲而治者，載無也。」高誘注：「言無爲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爲。」又：「無言而神者，載無。」高誘注：「道貴無言，能致於神，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行」、「形」古通。道應訓：「騷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高誘注：「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莊子達生篇：「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又云：「神全精復，與天爲一。」馬蹄篇：「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天地篇：「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抱朴子應嘲篇：「載營抱一，豁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係於胸間。」疑虞洪所見本正無「魄」字。莊子大宗師篇：「夫大塊載我以形。」程大昌易老通言：「其於載形而抱一也。」疑程所見本

亦無「魄」字，而「營」正作「形」。則此句作「載形」，於義較勝。「載形抱一」，正與下句「專氣致柔」相對爲文。列子天瑞篇：「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亦「形」、「氣」對言。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引大有經曰：「載形魄於天地。」是「營」古當作「形」之證。疑此句原當作「載形抱一」。

三、能嬰兒乎 俞樾曰：「按『能如嬰兒』，河上公及王弼本均無『如』字，於文義未足；惟傅奕本有『如』字，與古本合。」俞說是也。按：景龍本、樓觀本、林希逸本及諸本多有「如」字，當據補正。

四、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俞樾曰：「按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並勝，當從之。『愛民治國能無爲』，即孔子無爲而治之旨。『明白四達能無知』，即知白守黑之義也。王弼本誤倒之，河上本兩句並作『無知』，則詞複矣。『天門開闔能無雌』，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諸句而誤。王弼注云：『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是王弼本正作『能爲雌』也。河上公注云：『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是亦不作『無雌』。故知『無』字乃傳寫之誤，當據景龍本改正。」俞說是也。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末句亦作：「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足證俞說之不誣。又：末句，武英殿本、浙局本並作「無爲」，此本作「知」，惟俞氏尙未見此本，其識之卓，殊不可及也。

五、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馬敘倫曰：「自『生之畜之』以下與上文義不相應

，譚先生獻曰：『五十一章亦有生而不有四字，必有一衍誤。』論謂自『生之』以下皆五十一章之文，辭謂一本無『生之畜之』一句，可證。即此文王注亦五十一章之注，觀五十一章『是謂玄德』注文與此文注辭同而不完，又五十一章『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注曰：『爲而不有』，與經文不應於『長而不宰』無注。皆足證此文爲五十一章錯簡。『馬說是也。當從之。』

六、按：「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句，疑當在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句上。

【語譯】

精神和形體合一，彼此能夠不相分離嗎？專一精氣，導致柔和，能夠同嬰孩一樣嗎？摒除了精微的觀察，能夠看不見一點瑕疵嗎？愛護百姓，管理國事，能夠不用智巧嗎？陰陽動靜之間，能夠守住雌靜嗎？明白通達四方，能夠沒有知識嗎？讓萬物生長蕃殖，生成了萬物，而不據為自己所有；施助了萬物，而不自以為盡了自己的力量；遂長了萬物，而不自居為主宰；這就叫做：至高至上（至精至微）的德。

第十一章

【句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湊三十輻，共成一轂；轂中空虛，貫之以軸，而車乃成；始可為用。故云：當其無，有車之用。

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和黏土以爲飲食之器皿，器中空虛，所以受物；器乃可用。故云：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古者穴居，穿鑿穴中之土，以為戶牖居室；取其室中空虛之處，以供居住出入之用。空處為無，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車輻、黏土、居室，皆有形體；故曰：「有」也。轂、器、戶、牖，俱有空處，故曰：「無」也。後者必資前者而顯其用，前者必因後者而見其功。利在於體，故曰：有之以為利。用見於虛，故曰：無之以為用也。

【釋詞】

輻 名詞。玉篇：「車輪旁所繫之直木，用以輔輪而行。」

轂 名詞。玉篇：「輪之正中為轂，空其中，軸所貫也；輻輳其外。」河上公注：「轂中有孔，故眾輻共湊之。」

埴埴 埴，動詞。河上公注：「和也。」埴，名詞。河上公注：「土也。」陸德明音義引杜預云：「黏土也。」

戶牖 皆名詞。玉篇：「室之口也。一扉曰戶。」又：「但穿明為窗；牖者，更以木為交櫺也。」

有之 有，名詞。之，代名詞。同「其」。「有之以爲利」，猶云：以「有」爲之「利」。
無之 無，名詞。之，代名詞。「無之以爲用」，猶云：以「無」爲之「用」。

【校 議】

- 一、按：本章自「三十幅共一轂」至章末「無之以爲用」止，疑當在第六章：「用之不勤」句下。
- 二、按：「無之以爲用」句，疑當在第二章「故有無相生」句上。

【語 譯】

三十根的輪軸，湊成了一個車轂，形成中間的空處，纔有車子的功用；拍泥土作成了器皿，形成中間的空處，纔有器皿的功用；開鑿門窗，建造了房屋；形成中間的空處，纔有居室的功用。所以，「有」（實體），作為憑藉，「無」（空虛），給人利用。

第十二章

【句解】

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青、黃、赤、白、黑也。盲，目失明也。五色亂目，使目不明；故曰：盲也。

五音令人耳聾。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聾，耳重聽也。五音亂耳，使耳不聰；故曰：聾也。

五味令人口爽。

五味：酸、辛、甘、苦、鹹也。爽，口亡失也。五味濁口，使口厲爽；故曰：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言奔走徵逐禽獸，使心躁妄，而發狂亂之病也。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故曰：發狂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利者行之穢，貴難得之貨，則民為盜；致傷其操行也。故曰：行妨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腹易厭足，目好無窮。「虛其心，實其腹」；則無憂、無欲。此舉目為例，以概其餘：耳、口、心、身四者；言但求果腹，無令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也。

故去彼取此。

言去彼為目，取此為腹；不為物役，而守淳樸自然之道者也。

【釋詞】

口爽，動詞。廣雅釋詁：「爽，傷也。」王弼注：「爽，差失也。」河上公注：「爽，亡也。」李昉音解：「口噤珍鮮，則真味差忒；故曰爽。」並具爽傷之義。

馳騁，皆動詞。馳，說文：「大驅也。」謂車馬疾驅也。騁，說文：「直馳也。」此謂車馬縱橫追逐也。田獵，皆名詞。田亦獵也。玉篇：「取禽獸也。」獵，四時之田，總名為獵。爾雅釋天：「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

發狂，名詞。病也。書微子：「我其發出狂。」河上公注：「精神散亡，故發狂也。」

行妨，名詞。讀去聲。猶事也。禮記坊記：「民猶貴祿而賤行。」此指品行，行為也。妨，動詞。說文：「害也。」河上公注：「妨，傷也。」

【校議】

一、令人口爽 王弼注：「爽，差失也。」河上公注：「爽，亡也。」易順鼎曰：「按楚詞招魂：『厲而不爽，』王逸章句：『爽，敗也。』眾經音義卷二、卷十皆云：『爽，敗也。』楚人羹敗名曰爽。』文選東京賦李注引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又引廣雅曰：『爽，傷也。』然則，爽者，敗傷之

名；古人有此語也。」奚侗曰：「古嘗以爽爲口病專名，如列子仲尼篇：『口將爽者，先辨淄澠。

』莊子天地篇：『五味濁口，使口厲爽。』淮南子精神訓：『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疑『爽』乃

『喪』之借字。由喪亡誼，引申爲敗，爲傷。」

二、田獵 田，武英殿本、浙局本並作「畋」。河上公及諸本多作「田」。按：說文段玉裁注：「『田』，即『畋』字。」

【語譯】

五種顏色（青、赤、黃、白、黑）能夠使人眼瞎，五種聲音（宮、商、角、徵、羽）能夠使人耳聾，五種味道（酸、苦、甘、辛、鹹）能夠使人嘴傷，跑馬打獵能夠使人心情發狂，不容易得到的財物能夠使人行為受到損害。所以，有道的人，只為肚子打算，不為眼睛著想。所以，需要前者，不需要後者。

第十三章

【句解】

寵辱若驚。

心是惡源，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得失之念起，而寵辱皆驚；故曰：寵辱若驚也。

貴大患若身。

言有身為人之大患，重大患及於其身；故曰：貴大患若身也。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

此著者自設問，自解答也。問曰：「何謂寵辱若驚？」答曰：「寵爲下。」辱之爲下，人莫不知；寵之爲下，人莫之知。夫為人上者寵人，爲人下者寵於人。聞夫之寵

妾矣，未聞妾之寵夫也；聞君之寵臣，未聞臣之寵君也。為人臣、妾，不亦下乎！故以寵為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既為下，故得之而驚；然失寵尤驚。未得之時，則患不得之；既得之後，又患失之，此謂寵辱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此又自設問，自解答之文也。形為罪藪，謂因有此形體血肉之軀，則有飢寒病苦死生之大患；倘無此身，尚有何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至人無己，公天下之身。貴重其身，以為天下，愛惜其身，以為天下。貴身、愛身皆為天下，是貴愛天下，猶貴愛其身也。若是者，寵辱不驚；乃可以寄託以天下者也。

【釋詞】

寵辱 寵，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說文：「寵，尊居也。」榮也。辱，玉篇：「羞辱也。」猶恥也。若驚 若，連接詞，猶而也。易卦九三爻辭：「遇雨若濡。」陸德明音義引顧云：「若，而也。」貴大患 貴，動詞。陸德明音義：「貴，重也。」河上公注：「貴，畏也。」

若身 若，動詞。猶及也。禮記檀弓：「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河上公：「若，至也。」

若可 若，副詞。猶乃也。國語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若可」，猶謂「乃可」也。

【校議】

一、貴大患若身 王弼注：「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之迷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依注當無「貴」字。高序曰：「此處云：『貴大患若身』，下文云：『何謂貴大患若身』；二『貴』字義不可通，殆皆衍文也。王注曰：『故曰大患若身』；

是王本原無「貴」字。河上公注曰：「貴，畏也。」是河上本原有「貴」字，今王本亦有「貴」字者，後人依河上本增之也。「寵辱若驚」，「大患若身」，皆四字爲句；應據王注刪二「貴」字。」張純一曰：「舊『大』上衍『貴』字，『有』譌『若』……義不可通。」按：釋僧肇《涅槃無名論》：「夫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是肇論所據本亦無「貴」字；下文正作「有身」。「大患有身」，即佛說八大人覺經所謂：「心是惡源，形爲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是也。故下文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正應上「有身」而言。莊子知北遊篇：「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似當從張說刪去「貴」，並改「若」字作「有」。

二、是謂寵辱若驚 奚侗曰：「吳澂本無『是謂寵辱若驚』六字，以下文例之，似是。」奚說是也。按：林希逸本、明太祖本並無此句，似當刪去。

三、何謂貴大患若身 張純一本刪去「貴」字，並改「若」作「有」。按：依前說，當從之。

四、若可託天下 按：此句疑當在第七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諸句之上。

【語譯】

寵愛和羞辱都會使人驚慌，重視大的患害，就像珍重自己的身軀一樣。為什麼會說：「寵愛和羞辱都會使人驚慌呢？」寵愛還不如羞辱，因為得到寵愛的會受到驚慌；失

卻寵愛的更要受到驚慌。這叫做：寵愛和羞辱都會使人驚慌。為什麼會說：「重視大的患害，就像珍重自己的身軀一樣」呢？我之所以會有大的患害，就是因為我有了這個身軀；假使我沒有這個身軀，我還有什麼患害呢？所以，能夠珍重身軀為著天下的人，纔可以把天下依靠了他：能夠愛惜身軀為著天下的人，纔可以把天下付託給他。

第十四章

【句解】

視之不見，名曰夷；

無色曰夷，言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得搏而觸之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此三者，夷、希、微也。言此無色、無聲、無形三者，混然一體，不可究詰也。所謂：氣、質形具而未相離之渾淪；故曰：混而為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在上不明，在下不晦；不明不晦，恍惚是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周行不殆」，運動不絕，而化生萬物；動極而靜，復歸於無物。無物，故不可名；言復歸於自然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混而為一」，即無狀之狀也；「大象無形」，即無物之象也。

是謂惚恍。

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至精無象；是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莫知其始，莫見其終；其卒無尾，其始無首。故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道者，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為萬物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執道「以閱眾甫」，故可以治今之萬有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執古之道」，知古始也；知子守母，即循道之綱紀也。

【釋詞】

夷 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河上公注：「無色曰夷。」陸德明音義引顧云：「平也。」王弼注：「無狀、無象。」

希 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河上公注：「無聲曰希。」陸德明音義：「希，疏也；靜也。」王弼注：「無聲、無響。」

搏 動詞。搏執也。周禮夏官環人：「搏謀賊。」注：「手擊也。」

微 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廣雅釋詁：「微，小也。」陸德明音義：「微，細也。」河上公注：「無形

曰微。」李旼音解：「微妙之微。」

致詰 詰，動詞。玉篇：「責也。」河上公注：「詰問。」

混 動詞。說文：「雜流，或作『渾』。」又：「元氣未分也。」玉篇：「水雜貌。」又：「混沌，陰陽未分也。」河上公注：「混，合也。」「混」通「渾」。列子天瑞篇：「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不皦 皦，形容詞。說文：「玉石之白也。」玉篇：「白也，皎也，明也。」河上公注：「光明。」

不昧 昧，形容詞。玉篇：「冥也。」河上公注：「昧，有所闇冥。」

繩繩 形容詞。詩周南螽斯：「宜爾子孫，繩繩兮。」陸德明音義引梁帝云：「無涯際之貌。」又引顧云：「無窮不可序。」河上公注：「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李旼音解：「運動不息貌。」繩繩，不絕貌也。

無物 物，名詞。河上公注：「物，質也。」

無狀 狀，名詞。河上公注：「形狀也。」

象 名詞。河上公注：「形象也。」韓非子解老篇：「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也。」易繫辭傳：「見乃謂之象。」

惚恍 本皆形容詞；在此二字合爲一名詞。惚，廣韻：「微妙不可測貌。」恍，說文：「狂也。」河上公注：「忽忽恍恍者，若存若亡，不可見之也。」

執古執，動詞。守也。書大禹謨：「允執厥中。」河上公注：「執守。」

御，動詞。治也。詩思齊：「以御於家邦。」鄭玄箋：「御，治也。」

之有，名詞。國語楚辭：「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昭注：「有，域也。」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

有也。毛序傳：「九有，九州也。」「有」即「域」。第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此猶謂治今之萬有也。

道紀，名詞。白虎通三綱五紀篇：「紀者，理也。」國語晉語：「禮以紀政。」韋昭注：「紀，理也。」

韓非子解老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

【校 議】

一、是謂無狀之狀 王弼注：「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疑王本原作「無形之狀」，與下「無物之象」相對爲文。馬敘倫曰：「孫盛老子疑問反訊引無『是謂無狀之狀』一句。疑此句當在「混而爲一」句下，下接：「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孫盛老子疑問反訊：「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正與本章文字相合也。」

二、按：本文如作「無狀之狀」，則下文「無物之象」，並當依陸德明音義：道藏本、蘇轍、林希逸、吳澄、李道純、董思靖各本作「無象之象」；則句法亦一律也。

【語譯】

看它不見的，叫做：「夷」（無色）；聽它不到的，叫做：「希」（無聲）；摸它不著的，叫做：「微」（無形）；這三種情況是沒有辦法弄得清楚的，所以它們就混作一團了。向上看，它不見得明晰；往下看，它不見得暗昧。綿綿密密的，很難給它起個名字。它又回復到沒有物象的狀態。這就叫做沒有形狀的形狀，沒有物象的物象。這就叫做：「惚恍」（迷迷糊糊）。迎著它，看不見它的頭部；跟著它，看不見它的尾巴。把握著古來的「道」，來制御現在的萬有；能夠知道原始的來歷，這就叫做：「道的綱紀」（道理）。

第十五章

【句解】

古之善爲士者，

善為士者，謂有道之士也。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微盡而妙，妙極而玄，至於精細、圓通；所謂深藏若虛，而莫測其行藏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謂唯不可識知其真相，故勉強舉事物以狀其容貌；求像其彷彿也。

豫兮，若冬涉川；

言如冬寒川冷，逡巡而不敢渡也。

猶兮，若畏四鄰；

言如知四鄰有備，畏怯而不敢前行也。

儼兮，其若容；

言其容貌端謹，而嚴肅也。

渙兮，其若冰之將釋；

言如堅冰，將行消散之時也。

敦兮，其若樸；

言淳厚純素，如材木之未雕琢；無文飾者也。

曠兮，其若谷；

言其虛懷若谷，寬大而能容物也。

混兮，其若濁；

言如水之混濁，合污而不自潔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濁者動之時也，言水動極而靜，靜則徐清；謂誰知動極而靜之理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安者靜之時，靜極而動，動久而物徐生矣。謂誰知靜極而動之理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天道虧盈而益謙，盈則必溢；故守此道者，不欲求其盈滿也。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唯不求盈滿者，能隱匿其光芒，而求「大器晚成」也。

【釋詞】

玄通 皆形容詞。王弼曰：「玄，物之極也。」宋徽宗曰：「妙而小之謂玄。」司馬光曰：「玄者，言其妙。」謂精微也。易繫辭傳：「往來不窮謂之通。」通，猶達也。謂精通，圓通也。

強爲 強，副詞，讀上聲。通彊，勉也。

之容 容，名詞。儀容也。禮記玉藻：「君子之容舒遲。」王弼注：「貌也。」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陸德明音義引簡文云：「狀也。」

豫兮 豫，形容詞。禮記曲禮：「決嫌疑，定猶與也。」釋文：「與，本亦作豫。」河上公注：「舉事輒加重慎。」王弼注：「若欲度，若不欲度。」

猶兮 猶，動詞，在此當作形容詞。爾雅釋獸：「猶，如堯，善登木。」說文：「隴西謂犬子爲猶。」按：義見上注。

儼兮 儼，形容詞。爾雅釋詁：「儼，敬也。」詩國風澤陂：「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毛序傳：「儼，矜莊貌也。」

渙兮 形容詞。河上公注：「渙者，解散。」

將釋 釋，動詞。河上公注：「釋者，消亡。」

敦兮 敦，形容詞。河上公注：「敦者，質厚。」

若樸 樸，名詞。通「朴」。說文：「樸，木素也。」河上公注：「朴者，形未分，外無文采也。」

曠兮 曠，形容詞。河上公注：「曠者，寬大。」

若谷 谷，名詞。河上公注：「谷者，空虛不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

能蔽蔽，動詞。王弼注：「蔽，覆蓋也。」河上公注：「蔽者，匿光榮也。」

【校 議】

一、豫兮 武英殿本、浙局本「兮」並作「焉」。按：此與下文「猶兮」、「儼兮」等句不一律；文子止仁篇、宋河上本、景龍本、樓觀本及唐、宋、元、明多本並作「兮」，當以此本爲正。

二、儼兮其若容 蔣錫昌曰：「按：強本成疏經文：『儼若客』，是成作『儼若客』。強本儼注，『常如儼客，不爲主人。』是儼作『客』。王本『容』字與『客』形近而誤。『客』與『釋』、樸、谷、濁

、爲韻。」蔣說是也。按：傅奕本、玄宗御注本、陸德明音義及倫敦英國圖書館藏十章至三十七

章唐人寫本並作「客」；當據改正。

三、混兮其若濁 馬敘倫曰：「澹兮其若海，麗兮若無止」二句，蓋二十五章錯簡。」馬說近是也。按：淮南子道應訓：「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文子道原篇：「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汎兮若浮雲。」文子「澹然若大海」句，正在「渾兮其若濁」句後；足證此二句乃此處脫簡，屬入二十章，疑當移此「混兮其若濁」句下，以復其舊。

四、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畢沅曰：「河上公作『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或說作『止』者，與下『久』字爲韻，當是也。」畢說是也，當據河上公本補「止」字。易順鼎曰：「王注云：『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據此，則經文當有『孰能晦以理之徐明』一句，在兩句之上。」勞健曰：「『孰能晦以理之徐明』，諸本皆佚此句。按王弼注：『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理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云云。可證原有此句，義與上文『敦兮其若樸』相承；又與『徐清』、『徐生』二句叶韻。夏竦古文韻引老子有『理』字，殆即出此句，當據王弼注補。」易、勞二說並是也。但「久」字當有。「晦以理物則得明」句，即所以應上文：「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二句也。惟王本末句作：「濁以靜物則得清」句，乃應上文：「混兮其若濁」句。「安以動物則得生」句，即應上文：「麗兮若無止」句也。惟王本末句作：「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第二句當如畢說依河上公本作：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又：四十一章：「明道若昧」，依文例，則所補一句當補一「昧」字；作：「孰能晦以理，昧之徐明。」則上下文句一律矣。

五、動之徐生 按：此下「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諸句，疑係第九章「天之道」句下之錯簡。四十一章：「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二句，應在此句之下也。

六、故能蔽不新成 易順鼎曰：「按：此文頗難解，疑當作：『能蔽而新成。』『蔽』者，『敝』之借字；『不』者，『而』之誤字也。『敝』與『新』對，『能蔽而新成』者，即二十二章所云：『敝則新』，與上文：『能濁而清，』『能安而生；』同意。」 易說是也。當據改正。惟「不新成」句，若作「晚成」解，說亦可通。

【語譯】

古時的有道之士，幽微，細緻，精到，圓通。深藏到使人不能認識。正因為人們不能認識，所以要勉強對他加以形容：謹慎的像冬天赤腳渡河，躊躇的像害怕驚動四鄰，恭敬的像有一副嚴肅的尊容，鬆散的像冰塊就要消溶，淳厚的像未削刻的木材，空曠的好像山谷，混沌的好像汗濁。誰能停留在汗濁裏，安靜下來而慢慢地澄清？誰能長久安定，再掀動起來而慢慢地發生？保持這種道理的人，並不求過分滿足；正因為不求過分滿足，所以能夠隱匿光芒，反而能夠達到最後的完成。

第十六章

【句解】

致虛極，守靜篤。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此謂致虛極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此謂守靜篤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萬物生起動作，出於虛靜，又復歸於虛靜；我以此觀察其反復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萬物並作，始則欣欣向榮，終必歸於凋落；百昌皆生於土，皆反於土；各反其所始。故曰：復歸其根也。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

歸根者，由動復歸於靜，而稱之為「復命」；謂回復其性命之本真也。

復命曰常。

「復命」，則得其性命之常，此乃永久不變之常理；故曰：常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復命之常者，可謂有內視之明；故曰：明也。不知此自然常行之道，而輕舉妄動者，則凶，災禍必及其身也。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知復命之常者，乃能容物；能容物者，則公而無私；無私者，則天下歸之；故可為

天下王。王法天，故同於天；天法道，故同於道。道者，自古以固存；「不失其所者久」；故終身無危殆也。

【釋詞】

靜篤 篤，副詞。河上公注：「守清靜，行篤厚。」

並作 作，動詞。河上公注：「作，生也。」王弼注：「動作生長。」

觀復 復，在此當作名詞。易離卦：「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按：「返」，又通「反」。王弼注：「觀其反復。」

芸芸 形容詞。河上公注：「芸芸者，華葉盛。」

復命 命，名詞。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王弼注：「復命，則得性命之常。」

妄作 妄，副詞。說文：「亂也。」

知常容 容，動詞。包容也。書君陳：「有容德乃大。」河上公注：「无所不包容也。」即知常，乃能有容也。

不殆 殆，動詞。河上公注：「不危殆也。」

【校議】

一、按：本章疑係五十二章：「復守其母」、「沒身不殆」二句間之脫簡；自「天下有始」至「復守其母」各句，疑當在「致虛極」句上。又末句：「沒身不殆」彭耜道德真經集註釋文云：「葉夢得本無此四字。」則分明係複出之文，似當刪去。

二、吾以觀復 蔣錫昌曰：「按：淮南子道應訓作：『吾以觀其復也。』文子道原篇作：『吾以觀其復，』均有『其』字，王本脫去，當據補正。王注：『以虛靜觀其反復，』可證也。」蔣說是也。按：傳奕本、景龍本、陸德明音義及眾本並有「其」字，當據補正。

三、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馬敘倫曰：「勞注曰：『蕩然公平，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無所不周普，則乃至於同乎天也。』蓋王本『王』字作『周』，『周』字壞脫成『王』；讀者以『王』字不可通，故龍興碑改『王』爲『生』耳。又疑『天』字乃『大』字之譌。下文：『吾強爲之名曰大』，『字之曰道』，『天下皆謂吾大』，皆可證。」馬說是也。按：五十四章：「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曰：「公乃周」也。三十四章：「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故曰：「周乃大」也。二十五章：「道大。」六十七章：「天下皆謂我道大。」故曰：「大乃道」也。當據馬說改。勞健說：「獨『公乃王，王乃天』二句韻相遠，……『王』字蓋即『全』字之譌，『公乃全，全乃天』，全、天二字爲韻。王注云：『周普』，是也。……今本『王』字，碑本『生』字，當並是『全』之壞字。『生』字乃形近於『全』可爲蛻變之驗也。」又：唐子長英文本老子重編即改「王」作「全」，亦通。

【語譯】

使心境儘量達到虛寂，保持著極端清靜，萬物本自會生長起來；我藉此去觀察它的循環往復。萬物是各色各樣的，個個都要回復到原來的本根（真面目）。回復到本根，就叫做「靜」，也就是叫做「復命」；「復命」也叫做「常」。知道「常」，就叫做「明」；不認識「常」，而輕舉妄動；就會遭凶。認識「常」，就會包容一切；能包容一切，就會公平；能公平，就配當個君王；能當了君王，就會順從天理；能順從天理，就會順從於道；能順從於道，就會長久；一輩子也不會有危險的事。

第十七章

【句解】

太上，下知有之；

言至治之世，無為、無事：下民祇知有君上而已。

其次，親而譽之；

言次焉者，人君以仁義為治，使百姓得親而贊譽之也。

其次，畏之；

又其次，下焉者。言人君以刑罰為治，使百姓恐懼而畏怕之也。

其次，侮之。

又其次，末世之治，言人君以智巧詐偽為治，使百姓不信而輕蔑侮慢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言人君忠信不足，乃使人民以不信應之也。

悠兮，其貴言。

言聖人貴重其言，而「行不言之教」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言百姓不知其所以然，帝力何有！皆曰：我自然自在也。

【釋詞】

太上 副詞。太上，猶言「至上者」，「最上者」也。戰國策魏策：「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呂氏春秋孟秋紀禁塞：「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有始覽謹聽：「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孝行覽遇合：「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

悠然 悠，副詞。詩周頌：「於乎悠哉。」毛序傳：「悠，遠。」鄭玄箋：「於乎遠哉。」此應作長遠解。

。兮，語末助詞，無義。

自然 形容詞。王弼注：「不知其所以然也。」猶云：「自由自在」也。

【校 議】

一、按：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諸句，疑當在此「太上下知有之」句上。

二、下知有之 馬敘倫曰：「張煦曰：『葛下作不。』潘作『太上不知有之。』各本及文選華林園集詩注。讓中書令表注引同此。……諡義，則作『不知』者爲長。」按：吳澄本、鄧錡本、明太祖本、焦竑本、周如砥本「下」並作「不」。淮南子原道訓：「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高誘注：「不以爲己有者也。」第十章：「生而不有。」是皆「不知有之」之誼也。疑當據吳澄本及各本改正。

三、親而譽之 按：范應元本作：「親之譽之」，「而」字作「之」。依下文例，似當作「之」。

四、畏之其次侮之 按：景龍本、唐明皇御注本、樓觀本、道藏本及其他各本多無「其次」二字，依上文「親之譽之」，「其次」二字當刪，使文法一律。

五、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河上公本無「有不信焉」四字。按：陸德明音義不出，疑係二十三章末句錯簡屬入於此；似當刪去。

六、悠兮其貴言 悠，陸德明音義：「一本，『猶』，用也。」按：說文：「悠，憂也。」二十章：「絕學無憂。」疑不當作「憂兮」解也。又十五章：「猶兮若畏四鄰」，河上公注：「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王弼注：「猶然不知所趣向者也。」此言猶豫之情，謂慎重其事也。「悠兮其貴言」，猶二十三章：「希言。」蓋慎重其言也。傅奕本、河上公本、道藏本及各本多作「猶」，當從之。

【語 譯】

最高明的君主，人民僅僅知道有他在位罷了；次一等的君主，人民都很親近他，稱讚他；再次一等的君主，人民都害怕他；最要不得的君主，人民都來侮慢他。因為信用不夠，人們纔不會信任他。好的君主，長遠慎重地不多說話；功業也成就了，事情也辦妥了。百姓都在說：「我是自由自得的啊！」

第十八章

【句解】

大道廢，有仁義；

言大道已廢，上德垂澆，仁義始著也。

智慧出，有大偽；

謂智慧者出，則詐偽因之萌生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親和順，何有於孝慈！謂六親不和，孝慈乃見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國家自治，何貴於忠臣！謂國家昏亂，乃貴忠臣也。

【釋詞】

廢 動詞。墮也。左傳定公三年：「廢於鑪炭。」

大僞 名詞。說文：「僞，詐也。」河上公注：「大僞，姦詐。」

六親 名詞。王弼注：「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

昏亂 昏，形容詞。說文：「日冥也。」河上公注：「猶日中盛時，眾星失光。」

【校議】

一、按：十八、十九兩章，疑當合爲一章。本章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至「國家昏亂有忠臣」止，當連接在十九章「絕聖棄智」之上。

二、智慧 武英殿本、浙局本並作「慧智」。按：傅奕本、道藏本、樓觀本、河上公本、陸德明音義及諸本，並同此本。

三、國家昏亂 按：「昏」字，傅奕本、范應元本、道藏本及各本多作「昏」。丁福保曰：「說文：『昏

，從日，氏省；昏者，下也；一曰民聲。』案此篆注並誤。六書故稱唐本是『昏』字。從日，民聲；是也。考漢碑，『昏』爲正字，『昏』爲別體。……又舊唐書高宗紀『昏』字改『昏』，在顯慶二年十二月。據此，知『昏』字因避諱，故改從『昏』之別體『昏』。試觀唐顯慶前之魏碑，凡『昏』字皆從『民』；顯慶後之唐碑，因避諱皆作『昏』。可知竄改說文，亦在中唐以後。』丁說甚是。按：莊子天地篇：「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史記始皇本紀：「燕王『昏亂』，亦作『昏』；可證也。」

【語譯】

大道廢棄以後，纔有所謂仁義。智巧出現以後，纔有大的詐偽。六親不睦以後，纔有所謂孝慈。國政昏亂以後，纔有所謂忠臣。

第十九章

【句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言智慧不用，則民生益加富足；「我無事而民自富」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大道已廢，乃有仁義；言捐棄仁義，則民復歸於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貴難得之貨，則民穿窬探篋，沒命而盜；巧則詐偽亂真，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技巧不用；塞貪欲之路，則民不為盜賊矣。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言聖智、仁義、巧利三者以爲文飾，不足以言治道；故使有所從屬，即屬於下文諸事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返樸，而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無欲，而言寡欲；蓋即「去甚，去奢，去泰」之義也。

【釋詞】

絕聖 聖，名詞。說文：「通也。」書洪範：「睿作聖。」孔安國傳：「於事無不通謂之聖。」莊子胠篋篇所謂「聖者」，「至聖者」。與本書所稱：「聖人」異。王弼注：「聖智，才之善也。」

棄智 智，名詞。智慧之智。按：即莊子胠篋篇世俗之所謂「知者」，「至知者」。河上公注：「棄知惠。」

爲文 文，名詞。文飾，文教也。

所屬 屬，動詞。按：說文：「連也。」徐鍇曰：「屬，相連續，若尾之在體。」因三者不足，故有所續之。謂從屬也。

【校 議】

一、本章全章自首句「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起，當接十八章「國家昏亂有忠臣」句後。

二、此三者以爲文不足 王弼注：「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按：「不足」二字疑當從王注作「而未足」。

三、按：二十章起句：「絕學無憂」，疑當在此章「少私寡欲」句下。

四、按：二十三章起句：「希言自然」，疑亦當接「絕學無憂」之後，本章意義始能完整也。

【語 譯】

拋棄了睿聖和智巧，人民自會有百倍的利益；拋棄了仁和義，人民自會回復到孝順和慈愛；拋棄了奸巧和私利，強盜和竊賊自會絕跡。用這三者（聖智、仁義、巧利）來粉飾太平，是不夠的。所以，要人民有所遵循：外表要單純，胸懷要質樸，減少私心，降低欲望。

第二十章

【句解】

絕學，無憂。

絕日益之學，則「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故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言唯、阿應對之間，有何差別？

善之與惡，相去若何？

言善、惡相對、相因，「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則善、惡有何不同？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言世人之所畏，我亦不得不畏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

謂茫然無主，而興嘆也。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言世人淫放奢侈，歡樂忘形；如享太牢之食，如春日登臺觀眺，貽口體之樂，極耳目之娛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言我獨淡漠恬靜，無動於中；如嬰兒之尚未及孩笑時也。

儻儻兮，若無所歸。

言我頽然茫然，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也。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言世人皆有餘，我獨似匱乏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乎！

言我終日如愚，混混沌沌，若泥塑木雕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言世人多自銜耀，我獨若闇昧無知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言世人皆以察察為明，我獨淳樸存真也。

澹兮，其若海。

言恬靜如海，而不揚波也。

颺兮，若無止。

言如長風颺忽，而莫知其止境也。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言世人皆有為、有用，而我獨似冥頑鄙陋，無為、無用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言我獨異於世人，而重在守道也。

【釋詞】

絕學 學，名詞。按：謂俗學也。莊子繕性篇：「俗學以求復其初。」郭象注：「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咸玄英疏：「行仁義禮智儒俗之學。」

唯 本動詞；在此當名詞。諾也。禮記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諾。」爲應聲順受之詞。

阿 本動詞；在此當名詞。高序曰：「『阿』，或作『呵』。」劉師培曰：「『阿』，當作『訶』。」說文：「訶，大言而怒也。」「訶」，俗作「呵」。爲逆而斥之之詞。

荒兮 荒，形容詞。說文：「無也。」又：「迷亂也。」書五子之歌：「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河上公注：「世俗人荒亂。」

未央 央，動詞。廣雅釋詁：「央，盡也。」河上公注：「未央止也。」

熙熙 形容詞。玉篇：「熙，興也。」河上公注：「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太牢 名詞。公羊傳桓公八年：「冬曰烝。」何休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

曰太牢。」

怕兮 怕，形容詞。武英殿本、浙局本並作「泊」。河上公注：「怕然安靜。」林東音釋：「音薄，靜也。」

未孩 孩，動詞。說文：「小兒笑也。」

僂僂兮 僂僂，形容詞。說文：「僂，垂兒；一曰癩懈。」按：亦作「纍纍」。禮記玉藻：「喪容纍纍」，鄭玄注：「纍纍，羸憊也。」史記孔子世家：「纍纍若喪家之狗。」並與此同。

若遺 遺，本動詞；在此當形容詞。王弼注：「若遺失之也。」河上公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也哉 語詞，表感歎。

沌沌兮 沌，形容詞。同「惛」，愚貌。河上公注：「无所分別。」王弼注：「無所別析。」

昭昭 形容詞。河上公注：「明且達也。」王弼注：「耀其光也。」

察察 形容詞。爾雅釋言：「察，清也。」王弼注：「分別，別析也。」

悶悶 形容詞。說文：「懣也。」又：「懣」，說文：「煩也。」

澹兮 澹，形容詞。說文：「澹，水搖也。」按：此當訓恬靜，水貌也。

颺兮 颺，本名詞；在此作形容詞。說文：「高風也。」第二十五章：「寥兮。」陸德明音義引鍾會作

「颺」，云：「空疏無質也。」

無止 止，動詞。玉篇：「停也。」王弼注：「無所繫繫。」

有以 以，此作動詞。王弼注：「以，用也。」

獨頑 頑，形容詞。廣雅釋詁：「愚也，鈍也。」王弼注：「若無所識。」
似鄙 鄙，形容詞。鄙野，固陋也。莊子胠篋篇：「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食母 食，動詞；母，名詞。河上公注：「食，用也。母，道也。」王弼注：「食母，生之本也。」又：
禮記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鄭玄注：「食母，乳母也。」按：此又一說。河上公注第二十
五章：「爲天下母」云：「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此謂道猶乳母之育養赤子也。

【校 議】

一、絕學無憂 易順鼎曰：「文子引此句在『絕聖棄智』之上，疑古本如是；蓋與三『絕』字意義相同。
。今在『唯之與阿』句上，則意似不屬矣。」馬敘倫曰：「晁氏讀書記引明皇本亦以『絕學無憂』
屬於此章（按：指十九章。）之末，孫盛老子疑問反訊引已同今本。倫謂易說是也。」魏源曰：
「唐張君相以『絕學無憂』句，附此章（按：指十九章）之末，而姚鼐從之。」蔣錫昌曰：「歸
有光、姚鼐以此句屬上章，是也。」諸說並是也，此句當移至十九章「少私寡欲」句下。

二、沌沌兮 王弼注：「無所別析，不可爲名。」按：又注下文「察察」句云：「分別，別析也。」陸
德明音義出：「所別，彼列反。」河上公注：「无所分別。」范應元曰：「沌然不分也。」疑下奪四
字，原文當作：「沌沌兮，若無所別。」與上文：「沌沌兮，若無所歸」；句法一律。程以寧引沈
賁曰：「終日如愚，不虧其神；故曰：『沌沌兮而無分別。』」疑程氏所見沈氏舊注本亦有「而無分

別」四字。是「沌沌兮」下當補「若無所別」四字，文意始足也。

三、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馬敘倫曰：「此二句蓋二十五章錯簡。」馬謂錯簡，是也。按：此二句疑係十五章錯簡，當在「混兮其若濁」句下，「孰能晦以理昧之徐明」句上也。

【語譯】

拋棄一切俗學，就不會有什麼憂慮。應諾和訶斥相差幾許？美麗和醜惡相差幾多？別人所害怕的，不可以不怕。茫茫的內心好像沒有主意，眾人都歡天喜地好像在享受著豬、牛、羊三牲的祭品；像在春天登上高臺眺望似的那樣快活，惟有我卻冷淡的無動於中；好像嬰兒還不會發出笑聲。懶洋洋的好像無家可歸。眾人都有多餘，只有我卻什麼都不足。我懷著愚昧的心情，混混沌沌的。世俗都是那麼清醒，我卻這樣迷迷糊糊；世俗都那麼仔細，我卻這樣朦朦懂懂。安靜的好像大海，漂泊的好像沒有個歸宿。眾人都有所作為，只有我顯得蠢笨無能。我偏要跟別人不同，把守道奉為根本。

第二十一章

【句解】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無所不容。「上德若谷」，有容德乃大，循道而行；故曰：唯道是從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有物混成」，「字之曰道」；故曰：爲物。「視之不見」，「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故曰：唯恍唯惚。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

方惚而恍，恍又不明；不明不晦，其中有象存焉；「大象無形」是也。

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方恍而惚，惚又不晦；不晦不明，其中有物存焉；「有物混成」是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者，幽之極，微不可見；言其小也。冥者，明之藏，深不可測；言其隱也。至精無象，故曰：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夫精，小之微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精而又精。故曰：其精甚真也。反覆終始，「周行不殆」；故曰：其中有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自古及今，謂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也。至真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故不去之名，乃常名也。

以閱眾甫。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萬物之所然也，萬物之所以成也，萬理之所稽也。言道生成萬物，而無所不在，而包容萬物；故曰：以閱眾甫也。

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言吾所以能知萬有演化之形狀，乃由此道而知之也。

孔德 孔，形容詞。河上公注：「孔，大也。」王弼注：「孔，空也。」

之容 容，動詞。寬容也，包函也。易師卦象辭：「君子以容民畜眾。」書君陳：「有容德乃大。」

唯道 唯，亦作「惟」；副詞。獨也，僅也。書益稷：「惟荒度土功。」

唯恍唯惚 唯，虛字，無義。

恍忽 皆形容詞。「恍」亦作「怳」，「忽」亦作「惚」。王弼注：「恍惚，無形不繫之歎（貌）。」淮南

子原道訓：「怳惚」，高誘注：「無形貌也。」

窈冥 皆形容詞。窈，說文：「深遠也。」冥，說文：「幽也。」漢書五行志顏師古注：「暗也。」王弼

注：「窈冥，深遠之歎（貌）。」

有精 精，名詞。廣韻：「細也。」莊子秋水篇：「夫精，小之微也。」此作「微粒子」解。

有信 信，名詞。宋丁度集韻：「不差失也。」王弼注：「信，信驗也。」此作「規律性」解。

眞 形容詞。玉篇：「不虛假也。」韻會：「實也，僞之反也。」

以閱 閱，動詞。按：淮南子俶真訓：「而閱一和。」高誘注：「閱，總也。」高亨曰：「按：閱，猶出

也。淮南子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言皆出於一之孔，皆出於一

之門也。」按：漢書文帝紀：「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注：「閱，猶更歷也。」詩谷風：「我躬

不閱。」毛傳：「閱，容也。」此謂道無所不在，而包容萬物者也。

眾甫 名詞。吳澄曰：「眾甫，萬有也。」程以寧曰：「眾甫，指天地萬物。」俞樾曰：「『甫』與『父』

通。「高序曰：『莊子天地篇曰：『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即作『父』可證。』」
 之狀 狀，名詞。說文：「犬形。」玉篇：「形也。」

【校 議】

一、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按：此二句與下文不甚相應，疑係三十二章錯簡，當在「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句上。

二、忽兮恍兮 按：武英殿本、浙局本，宋刊河上公本，「忽」並作「惚」。

三、恍兮忽兮 按：王弼注：「恍惚無形，不繫之歎（貌）。」又：「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武英殿本、浙局本，宋刊河上公本，「忽」並作「惚」。次解本無「其精甚真」四字，「窈兮冥兮」作「窈冥」，無兩「兮」字。四十一章：「大象無形。」文子道原篇引：「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淮南子精神訓：「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韓非子揚權篇：「夫道者，宏大而無形。」倘下文不脫，作：「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則此「恍兮惚兮」四字，似當作「其象無形。」則全文作：「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其象無形，其中有物。」否則，下文所脫「其精甚真」四字，似當作「冥兮窈兮」；則全文亦當作：「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冥兮窈兮，其中有信。」與上文：「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文義亦相應也。

四、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馬敘倫曰：「紀昀曰『狀，各本俱作然。』」韓非子解老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蘇轍老子解云：「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謂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說文：「然」作「𤇆」，「狀」作「𤇆」；形近且因缺壞致誤。後人亦有書「然」作「𤇆」者。五十四章：「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五十七章：「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文例並與此同。傅奕本及眾本亦多作「然」，當據改正。

【語譯】

大「德」能夠包容，祇是依「道」而行。「道」這個東西，是恍恍惚惚的。惚惚恍恍的，這裏面卻有形象；恍恍惚惚的，這裏面卻有物質。深遠暗昧的，這裏面卻有精子；這精子是十分真實的；這裏面又有可以證驗的。從古到今，它的本真（名），是不會泯滅的；世間萬有皆從此出來。我何以能夠觀察萬有的所以然呢？就靠這個「道」了。

第二十二章

【句解】

曲則全，枉則直；

「物或損之而益」，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窪則盈，弊則新；

江海處下，而百川歸之；無所不容。「谷得一以盈」，「窪則盈」也。裘、葛迭更，新陳代謝；能敝乃能新成也。

少則得，多則惑。

通於一，萬事畢；一者，天下之至少，亦天下之至多也。「萬物得一以生」，少則得

也。「多易必多難」，「多藏必厚亡」；多則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謂侯王懷道，以爲天下之法式也。

不自見，故明；

不自顯露者，有內視之明；此「明道若昧」也。

不自是，故彰；

不自偏執己是者，必有所成；闇然日彰也。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誇大者，謙必受益。「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其功終不可沒也。

不自矜

不自恃其能，則天下莫與爭能；故可久長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惟不爭者，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謂古語「曲則全」者，豈虛誕之言也！

誠全而歸之。

以其致曲，曲能有誠；苟免於咎，已獨曲全；故實至而歸其全也。

【釋詞】

曲 形容詞。玉篇：「不直也。」又：「委曲。」河上公注：「曲已從眾。」

枉 形容詞。河上公注：「枉，屈已而申人。」玉篇：「申，伸也。」

窪 形容詞。陸德明音義引顧云：「洿。」說文：「洿，濁水不流也。一曰窪下也。」河上公注：「地窪下，水流之。」

弊 形容詞。弊，玉篇：「壞也，敗也。」國語鄭語：「周其弊乎！」

抱一 抱，動詞。玉篇：「懷也，持也。」一，數詞，此作名詞；指道言也。河上公注：「守一乃知萬事。」莊子天地篇：「通於一而萬事畢。」

式 名詞。河上公注：「法式也。」王弼注：「式，猶則之也。」又第二十八章注：「式，模則也。」猶楷模也。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自見 見，動詞。讀去聲。廣韻：「露也。」漢書韓信傳：「情見力屈。」顏師古曰：「見，顯露也。」

自伐 伐，動詞。河上公注：「伐，取也。」又：「自取其美。」

自矜 矜，動詞。猶滿也。管子法法篇：「彼矜者，滿也。」河上公注：「矜，大也。」又：「貴大。」
誠 誠，形容詞。此作副詞。河上公注：「誠，實也。」

全而歸之 全，形容詞。河上公注：「能行曲從者，實其飢（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按：禮記祭義：「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爲河上公注所本。

【校 議】

一、弊則新 按：武英殿本、浙局本，「弊」並作「敝」。陸德明音義：「今本作『敝』。」論語子罕篇：「衣敝緼袍。」阮元校勘記曰：「『弊』者，『敝』之俗。」

二、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按：三十九章自「昔之得一者」至章末「珞珞如玉」止，全章當在此下。
三、「不自見故明」至「不自矜故長。」馬敘倫曰：「此四句當在二十四章『自矜者不長』下。」馬說近是。按：二十四章「自企者不立」至「有道者不處」全章，當在此上；並接三十九章「珞珞如玉」句下。

四、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陳柱曰：「此二句當在六十八章。」陳說未盡。按：此二句疑係六十六章錯簡，複出於此，似當刪去。

五、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按：七十八章：「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諸句當在此上，並在二十二章「自矜者不長」句下。

【語 譯】

委曲的反能保全，枉屈的反能伸直，窪下的反能盈滿，敝舊的反能更新，少取的反能多得，多事的反而迷惑。因此，有道的人，堅持這「守一」的原則，以供天下人的效法。不表現自己，所以內心纔得明亮；不以自己為是，所以纔得顯揚；不誇耀自己，所以纔有功勞；不自高自大，所以纔能長進。正因為他不和人爭競，所以天下沒有人能夠和他爭競。古時所說：「委曲的反能保全」的格言，那能是謊話呢！這確實能使人終於得到成全的了。

第二十三章

【句解】

希言，自然。

「不言而善應」，故無言而順乎自然也。

故飄風不終朝，

言疾風雖戾，未及終朝而止；不能久作也。

驟雨不終日。

言急雨雖暴，未及終日而盡；不能久降也。

孰爲此者？天地。

自設問曰：誰為此颶風、驟雨者？自解答曰：乃天地變化之所興起者也。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天地尚有崩壞之時，何況人之所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從事於道者，上德之人；故其道與有道者同也。

德者，同於德；

從事於德者，下德之人；故其德與有德者同也。

失者，同於失。

失者，失道、失德之人也；故其失與失道、失德者同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與道同者，有道者自亦樂得之也。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與德同者，有德者自亦樂得之也。

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與失同者，失道、失德者亦皆樂得之也。水流濕，火就燥；蓋物以類聚，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言忠信不足者，乃有不信者應之也。

【釋詞】

希言 希，副詞。爾雅釋詁：「罕也。」集韻：「寡也。」河上公注：「希言者，是愛言也。」謂慎重其言也。第十七章：「悠兮其貴言。」按：「希」猶「無」也。第十四章：「聽之不聞名曰希。」第四

十一章：「大音希聲。」同馬光曰：「知道者，不言而喻；故曰：『自然』。」是「希」當訓「無」。

颺風 名詞。爾雅釋天：「迴風爲颺。」河上公注：「颺風，疾風也。」

終朝 終，動詞。玉篇：「極也；窮也。」朝，名詞。詩小雅采芣：「終朝采芣。」毛序傳：「自旦及食時爲終朝。」

驟雨 名詞。驟，說文：「馬疾步也。」玉篇：「奔也。」河上公注：「驟雨，暴雨也。」

終日 按：終日，猶言竟日。吳澄曰：「自旦至暮時爲終日。」

從事 從，動詞。廣韻：「就也。」河上公注：「從，爲也；爲事。」王弼注：「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

【校 議】

一、希言自然 高亨曰：「『希言自然』一句，原在下章（按：即二十三章。）之首，姚鼐本移屬本章（按：即二十二章。）今從之。」姚本非也。按：此「自然」二字乃表態之詞，非「自然界」之「自然」，與下文不相屬，當在二十章「絕學無憂」句下。

二、「故飄風不終朝」至「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止，當在第七章「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諸句之下，並在三十章「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諸句之上。

三、天地尚不能久 蔣錫昌曰：「按理惑論引作『天地尚不能長久，而況人乎！』昭公二十八年正義引

作「天地尚不能常，況人乎？」按：上文：「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此云：「天地尚不能久。」前後意義矛盾。否則，「久」字亦當作「常」解也。上文：「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正如莊子天地篇：「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列子天瑞篇：「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至「天地尚不能常」，亦如莊子秋水篇：「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所謂「常」者，即天運篇：「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生一死，一償一起，所『常』無窮。」韓非子解老篇：「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天地尚有消散之時，何況颶風、驟雨，以及人之所爲者乎？當以作「常」意義爲長。故曰：「天地尚不能常，而況於人乎？」林希逸曰：「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疑林本原亦當作「常」；當據左傳正義改正。

四、自「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至章末「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止，疑係三十八章錯簡；並當在「失義而後禮」句下，「夫禮者忠信之薄」句上。

五、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俞樾曰：「按：下『道者』二字衍文也。本作『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其下『德者』、『失者』，蒙上從事之文而省……淮南子道應訓篇引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可證古本不疊『道者』二字。」俞說是也。當據刪「道者」二字。

六、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奚侗曰：「二句與上文不相應，已見第十七章；此重出。」馬敘倫曰：「此二句疑一本有十七章錯簡在此，校者不敢刪，因複記之，成今文矣。」奚、馬二說並非也。按：此實乃三十八章脫簡，大部屬入於二十三章，校者不知也。王弼注：「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焉。」觀此注，疑上「信」字上脫一「忠」字；「不信」下當無「焉」字，原作：「忠信不足，焉有不信。」景龍本傳奕本、李嘉謀本俱無下「焉」字可證。此二句當接三十八章：「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二句之上也。

【語 譯】

不說話是合乎自然的。狂風颳不到一早晨，陣雨下不了一整天；誰使它颳風、下雨的呢？是天地。天地還不能長久，何況人事呢？所以求道的人，順從「道」的，就和「有道的」相同；順從「德」的，就和「有德的」相同；順從「失」的，就和「有失的」相同。與有道相同的人，有道的人也願意得到他；與有德相同的人，有德的人也願意得到他；與有失相同的人，失道和失德的人也願意得到他。因為信用不夠，就沒有人會相信他。

第二十四章

【句解】

企者，不立；

言足根不著地者，則不能久立；好高而反跌也。

跨者，不行；

言闊步而跨越者，則不能久行；欲速則不達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言炫耀者，無內視自知之明；自以己為是者，不覺其愚闇；自誇大者，必無成功；自恃其能者，必不能長久也。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謂若自道觀之，猶如殘棄之食，多餘之舉；附贅懸疣，「物或益之而損」；「多則惑」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言世人尚且厭惡之，故有道之士在所不為；而不以此自居也。

【釋詞】

企者 名詞。說文：「企，舉踵也。」

跨者 名詞。說文：「跨，渡也。」段玉裁注：「跨，謂大其兩股間，以有所越也。」

餘食 名詞。王弼注：「盛饌之餘也。」

贅行 名詞。贅，王弼注：「贅贅。」莊子駢拇篇：「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又云：「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行」，通「形」。謂多餘無用之形，猶謂畫蛇添足也。

【校 議】

一、此章自「企者不立」至末「故有道者不處」止全文，當在三十九章：「珞珞如石」句下，並在二十章：「不自見故明」句上。

二、餘食贅行 劉師培曰：「按：『餘食』之『食』，亦當作『德』。『德』與『行』對文。『餘德』者，駢衍之德也；『贅行』者，附屬之行也。五十四章云：『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亦本書『餘』、『德』並言之證。蓋老子術尚簡易，故舍『餘德贅行』而不處。第二十章云：『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此其證也。」又曰：「佚周書武肅解，『王食無疆』。朱駿聲云：『王食，食字，疑當爲德。』孫詒讓補云：『朱說是，德正字作『惠』；『食』，隸書作『食』；二字形近而誤，此古籍『德』誤爲『食』之證。』劉說是也，『食』當改作『德』；於義爲長。又：『行』字，王道曰：『『行』當作『形』。』『贅行』，『形』之附贅者；駢拇之類。』易順鼎曰：『『行』，疑通作『形』。』『贅形』，即王注所云：『耽贅』。『耽贅』可言形，不可言行也。列子湯問篇：『太形、王屋二山，』張湛注：『形當作行。』是古書『行』、『形』固有通用者。』奚侗曰：『『行』，同馬光曰：『行、形古字通用：』是也。』李約曰：『如形之剩肉也。』林希逸曰：『形之贅疣，人必惡之。』陳景元曰：『附贅之形，適使人醜。』按：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拇枝指，侈於德；故曰：『餘德』。附贅縣疣，出乎形；故曰：『贅形』。二者皆『有餘於數』，莊子所謂：『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故曰：『物或惡』

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諸說並是也，當據改正。

【語譯】

高抬起腳跟，是站不穩的；邁大步向前，是走不遠的；好表現自己的，內心不會明亮；好誇耀自己的，不會有功勞；好自高自大的，是不會長進的。在這「道」的觀點看來，可叫做多餘的剩飯和累贅的舉動。誰都討厭它，所以有道的人，就不願如此。

第二十五章

【句解】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混而為一」。「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故曰：有物混成。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故曰：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靜而無聲，動而無形。言一動一靜，一闔一闢也。

獨立不改；

無匹偶，絕對待，是謂獨立。恆久不易，動靜有常，是為不改；疑獨，其道不可窮也。

周行而不殆。

周流六虛，終始循環，無所不在，無往不通；無始流轉，運行不息；往復，其際不可終也。

可以爲天下母。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謂其能化生天地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常無名」，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

強為之名曰大。

道不可道，名不可名；故勉強名之曰「大」也。

大曰逝，

逝，則往而無際；於大不終，於小不遺也。

逝曰遠，

往而無際，則無往弗屆；遠而無所至極也。

遠曰反；

極則必反，還返於樸；「復歸於無物」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所以，道、天、地、君王、皆可稱為「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言在區宇八極之中有四大，道及天地之外，君王亦居其一大耳。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

【釋詞】

混成 混，副詞。成，動詞。「混」通「渾」。列子天瑞篇：「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第十四章：「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是也。道者，乃宇宙之起源也。

寂兮 寂，形容詞。說文：「無人聲也。」廣韻：「靜也，安也。」河上公注：「寂者，無音聲。」葉夢得曰：「寂得曰：『寂，言靜也。』」

寥兮 寥，形容詞。說文：「空虛也。」玉篇：「廓也。」河上公注：「寥者，空無形。」葉夢得曰：「寥，言動也。」按：道者「周行而不殆」，不動則不能「周行」；葉說爲是。

獨立 獨，副詞；立，動詞。河上公注：「獨立者，無匹雙。」王弼注：「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

不改 改，動詞。河上公注：「不改者，化有常。」王弼注：「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鍾會曰：「古今常一，曰不改。」

周行 周，副詞。廣韻：「周，周也。从反之而周也。」徐鍇曰：「日一日行一度，一歲往反而周也。」行，動詞。說文：「人之步趨也。」鍾會曰：「無所不在曰周行。」按：陽繫辭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云：「往來不窮謂之通。」此謂宇宙本體之循環運動也。

不殆 殆，動詞。河上公注：「殆，危殆。」詩玄鳥：「受命不殆。」鄭玄箋：「不懈怠。」鍾會曰：「所在皆通，曰不殆。」按：殆，通怠；猶言不息也。

天下母 名詞。河上公注：「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第一章：「有，名萬物之母。」第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母，即「有」也；謂道也。

曰大 大，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莊子秋水篇：「大至於不可圍。」天下篇：「至大無外。」是也。曰逝 逝，本動詞；在此當名詞。說文：「往也。」王弼注：「逝，行也。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曰遠 遠，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河上公注：「言遠者，窮乎無窮。」王弼注：「遠，極也。周行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

曰反 反，本動詞；在此當名詞。說文：「覆也。」韻會：「返，通作反。」說文：「返，還也。」玉篇：「復也。」按：「反」有二義，一爲「反對」之「反」；一爲「反覆」之「反」。周行，則往來不窮，終則復始，故逝而遠，則與原物相反；反極則「復歸」，是「返」也。

域中 域，名詞。國語楚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昭注：「有，域也。」漢書律曆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河上公注：「八極之內。」域中，謂九域之中，指天地間言也。

法 本名詞；此作動詞。爾雅釋詁：「法，常也。」王弼注：「法，謂法則也。」亦可謂「以自然爲法」。墨子經上篇：「法，所若而然也。」按：此具仿效之義。易繫辭傳：「崇效天，卑法地。」謂效法與相因之義也。此不僅具規律性而且具依存性者也。王弼曰：「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

自然 名詞。王弼注：「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按：所謂「無稱」，惟「無」之概念可以當之；所謂「窮極」，惟「天地之始」可以當之。始者，以其無有先之者也。故書中一方以「無」之概念爲極致；如第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一方以「自然」爲極致，如本章：「道法自然。」自然者，莫使之然，莫使之不然；本來如是，無所由而然。無對待，無來歷。其義如英文：Nature。

【校 議】

一、按本章明道之內容，即本體。疑當作全書首章。

二、字之曰道 易順鼎曰：「按周易集解卷十七引干寶曰：『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字上有『強』字。」劉師培曰：「按韓非子解老篇：『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則『字』上當有『強』字。與下『強爲之名曰大』一律；今本脫。又案：『牟子理惑論引，亦有『強

『字』；是東漢本尙未脫。」蔣錫昌曰：「按范（應元）謂：『王弼同古本。』則范見王本，『字』上有『強』字。莊子則陽郭注：『而強字之曰道』，是郭本亦有『強』字。以理而推，大既『強』名，則道亦『強』字；『字』上有『強』字者，是也。」按：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十四章：「繩繩不可名。」莊子則陽篇：「道之爲名，所假而行。」知北遊篇：「道不當名。」道既不可道，不當名，所假而行；則當「強」爲之「字」，「強」爲之「名」。依上各家說，「字」上當補一「強」字。

三、遠曰反 按：四十章自「反者道之動」至末句，全章疑俱當在此句之下。

四、王亦大 吳承志曰：「據大鄒，『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許所據古本，『王』作『人』。證以下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作『人』是矣。『人』古作『𠂔』，是讀者或誤爲『王』。」按：下文：「而王居其一焉，」莊子秋水篇：「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則此「王」字，疑亦當作「人」。尚書泰誓篇：「惟人萬物之靈。」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抱朴子云：「有生最靈，莫過乎人。」人爲萬物之靈，當以「人」爲萬物之代表，不當以「王」爲代表也。范應元本、傅奕本「王」並作「人」，當據改。

五、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按：陳象古本無此二句。說文大鄒段玉裁注：「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疑段所據本亦無此文。似係古注屬入正文，當刪去。

六、道法自然 河上公注：「道性自然，無所法也。」故魏源對「道法自然」一語，解爲「道本自然」。
。彼蓋不明：「無」與「有」，「始」與「母」，「自然」與「道」間邏輯之相互關係。宋儒謂：「無極生太極」，頗爲近之。書中明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從文字結構言，豈可謂人本地，地本天，天本道乎？倘謂道者，「本於自然」，亦尙可通；但謂「道即自然」，則謬矣。
。王弼曰：「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道順自然」，明指其依存之意；「乃得其性」，謂「道」得「自然」之「性」。「自然之性」爲何？曰：「無爲而無不爲」是也。故第三十七章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弼注：「順自然也。」此即「得其性」也。亦即「法自然」者也。否則，此「道法自然」一語，爲贅文矣。自然乃宇宙之原始狀態，靜而寂然不動；無聲無臭，不增不減，不生不滅。故曰：「無，名天地之始。」「道」是宇宙發生情況，有物混成，周行不殆，生滅變化，終始循環；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老子之本體論與宇宙論雖屬一致，「道」與「自然」固可謂一物之兩面；但在邏輯之發展與概念之劃分上則不能不加以區別也。

【語譯】

有一個混然一體漆黑一團的東西，生成在沒有天地以前；一靜、一動啊！屹然獨自存在，而永不改變；不停的循環運轉，可以作爲天下萬物的根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把它叫做：「道」（宇宙的起源），勉強給它起個名字叫做：「大」。大，就運行不止；運

行不止，就無往弗屆；無往弗屆，就返本還原。所以，「道」是大的，天是大的，地是大的，君王也是大的。宇宙間有四個大的東西，而君王就是其中的一個。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道」以「自然」為法則。

第二十六章

【句解】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言輕以重爲本，動以靜為主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此喻聖人終日行事，不輕離其靜重之道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雖有繁華之宮觀，能退居靜處，超然物外；不以經心而為所動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言大國萬乘之君，為何輕失其身；以有事爭取天下也。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言輕則不能靜定，躁則易於妄動；皆失道之根本也。

【釋詞】

躁君 躁，形容詞，在此當名詞。禮記月令：「必掩身毋躁。」鄭玄注：「躁，猶動也。」

終日行 行，動詞。河上公注：「終日行道。」行，謂行事也。

輜重 名詞。文選東原賦：「終日不離其輜重。」李善注引張揖曰：「輜重，有衣之車也。」河上公注

：「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今依河上注。

榮觀 觀，名詞。爾雅釋宮：「觀，謂之闕。」河上公注：「榮觀，謂宮闕。」此謂富麗輝煌之宮闕也。

燕處 處，動詞。「燕」，通「宴」。形容詞，此作副詞。安也。河上公注：「燕處，后妃所居也。」陸

德明音義引簡文云：「謂靜思之所宴居也。」按：禮記經解：「燕處，則聽雅、頌之音。」又：「仲

尼燕居」，鄭玄注：「退朝而處曰燕居。」

超然 形容詞。河上公注：「超然，遠避而不處也。」王弼注：「不以經心也。」

奈何 副詞。奈，如也，若也。按：奈何，猶如何，若何也。

萬乘之主 名詞。按：孟子梁惠王篇：「萬乘之國。」趙岐注：「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焦循

正義：「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河上公注：「萬乘之主謂王。」

身輕 輕，本形容詞；在此當副詞。王弼注：「輕，不慎重也。」河上公注：「而以其身行輕躁乎？」

韓非子喻老篇曰：「無勢之謂『輕』。」

【校 議】

一、不離輜重 河上公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劉驥曰：「君子之處己，

貴乎重、靜，戒乎輕、躁。」蔣錫昌曰：「顧本成疏：『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

重靜。』」嚴復曰：「執道御時，則常爲靜重者矣。」又曰：「以靜重自處者，自有此驗。」李榮本

經、注並作「輕」。日本有木元吉本亦作「輕」。源東庵曰：「輕」作「輜」者誤。此言有道者，千變萬行，終日順應，而在輕重之中而不偏也。有輕重者，常也；乃如天地之守位，而萬物方生；去離輕重，則不能周行而之死地也。」又：說文：「輜，輜車前，衣車後也。」焦贛曰：「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然「終日行」之「行」，乃「修行」、「行道」之「行」；非「行旅」之「行」。豈聖人每日行事，必携「輜重」乎？此說不可通。惟韓非子喻老篇云：「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韓文明作「輜重」。但有度篇卻云：「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疑喻老之文原亦當作「輕重」；則譌誤之由來蓋久矣。六反篇：「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鹽鐵論力耕篇：「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淮南子本經訓：「審乎『輕重』，足以御其境內矣。」言權衡輕重，有履霜之戒，亦通。惟本章上下文俱以「重」、「靜」，「輕」、「躁」對文，疑古本原作「靜重」，因「靜」、「輕」音近，又以上文「重爲輕根」句，遂誤爲「輕」。喻老篇明言：「制在己者曰『重』，不離位曰『靜』。」此故云：「不離靜重。」似當依喻老文並河上公注改「輜」作「靜」。

二、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韓非子喻老篇：「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

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按：韓文自「制在己重曰」至「靜則能使躁」止，係喻「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二句。自「邦者人君之輜重也」至「已無趙」止，分明喻「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二句；但此二句喻老文錯在「邦者人君之輜重也」句上耳。日本武內義雄曰：『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諸句，乃韓非子喻老說明之文，應刪去。」按：「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二句，仍係老子正文；但「聖人」誤作「君子」，而「靜」誤爲「輜」耳。又：自「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至「是以生幽而死」止。係喻「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二句；故下足句云：「主父之謂也。」疑此數句，係古注羈入正文；或後人據韓非子喻老「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諸句，妄加刪改而臆補之耳。似當刪去。

三、躁則失君 按：四十五章：「靜勝躁，寒勝熱，清靜爲天下正」諸句，疑當在此下。

【語譯】

穩重是輕浮的根基，鎮靜是急躁的主體。因此，有道的人，整天行動，不離開穩重和鎮靜的道理。縱有繁華壯麗的宮殿，卻要退居靜處，不以為意。為什麼身爲萬乘大國的君主，受天下付託之重，而輕用自己的身軀去打天下的呢？輕浮就會失卻根基，急

躁就會失卻主權。

第二十七章

【句解】

善行無轍迹。

言善於行車、駕馬者，不留軌、迹；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也。

善言無瑕謫。

「不言而善應」，「信言不美」；謂善於言說者，無疵玷、過失也。

善數不用籌策。

「繹然而善謀」，謂善於紀數者，不需竹策也。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外戶不閉，盜竊亂賊而不作；此所謂無關鍵，而不可開也。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不約而善合，「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此所謂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言聖人不求備於人，因材施教；無不可化之人。「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常善救人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無棄人也。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言聖人順物之性，「以輔萬物之自然」；常善救物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牛溲馬勃皆可為用；故無棄物也。

是謂：襲明。

此謂滑疑之耀，「自知不自見」；「明道若昧」也。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師者，人所尊事以為法者；「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也。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資者，人賴之有所成也；「貴以賤為本」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言不貴其師，不善救人也；不愛其資，使人有棄也。雖善用智，實迷惑於大道者也。

是謂：要妙。

言此乃簡要精微之理也。

【釋詞】

轍迹 皆名詞。轍，說文：「迹也。」增韻：「車輪所輾迹也。」迹，說文：「步處也。」廣韻：「足跡也。」淮南子說山訓：「足輾地而爲迹。」

瑕譴 皆名詞。瑕，說文：「玉小赤也。」廣雅：「瑕，裂也。」譴，小爾雅：「責也。」漢楊雄方言：「過也。」國語周語：「秦師必有譴。」韋昭注：「猶咎也。」

籌策 皆名詞。籌，正韻：「籌，算也。」儀禮鄉射禮：「箭籌八十。」鄭玄注：「籌，算也。」策，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關鍵 皆名詞。關，說文：「以木橫持門戶也。」鍵，說文：「限門也。」范應元曰：「鍵，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鍵。」李旼音解：「門距也。橫曰關。豎曰鍵。」

繩約 皆名詞。繩，說文：「索也。」約，說文：「纏束也。」玉篇：「約束也，謂圍繞束縛也。」

救人救，動詞。廣雅：「助也。」廣韻：「護也。」

棄人棄，動詞。說文：「捐也。」

襲明名詞。襲，玉篇：「重衣也。」廣雅釋詁：「重也。」猶藏也，此謂藏其明也。即第七十章：「被褐懷玉」，「自知不自見」之意。莊子齊物論所謂：「滑疑之耀」也。

資本動詞；在此當名詞。王弼注：「資，取也。」河上公注：「資，用也。」

大迷迷，形容詞。河上公注：「迷惑。」

要妙名詞。河上公注：「微妙要道也。」

【校議】

一、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陳柱曰：「六十二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二句，當在此章『是以聖人常善救人』句上。」馬敘倫曰：「按陸於此下至章末無音義，而出：『所好，呼報反；裕，羊注反；長，丁丈反。』三音均不見經、注；是此章有脫錯之證。晁說之疑王本無此四句，然隔注文甚明。論謂六十二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兩句，乃此章之文；當在『故善人者』上。而此文並『是謂襲明』一句，蓋別章錯簡或有脫譌。淮南子道應訓明引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則不得謂經無此文也。』馬說是也。六十二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當依馬說，移此『故無棄物』句下，『故善人者』句上。

二、是謂襲明 馬敘倫曰：「『是謂襲明』，一句，蓋別章錯簡，或有脫譌。」馬說是也。按：「是謂襲明」一句，依老子文例，似作章末結句之文；不當雜在中間。疑此當在七十七章「其不欲見賢」句下。

【語譯】

善於行路的，就不會留下車馬的軌跡；善於說話的，就不會有什麼舛錯；善於計算的，就用不著籌碼；善於關閉的，用不著門閂，卻打不開；善於結縛的，用不著繩索，卻解不掉。因此，有道的人，經常善於救助人，所以沒有不可用的人；經常善於處理事物，所以沒有不可用的事物；這叫做內蘊的高明。所以，好人可作壞人的導師，壞人可供好人的借鏡。不尊重導師，不珍惜借鏡，雖然自以為明智，其實是大糊塗。這叫做：重要的訣竅。

第二十八章

【句解】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言知雄之躁動，寧守雌之虛靜；執後容物，居天下之下流；故能爲天下谿也。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常德，猶上德也；不自分散，故曰：不離也。大樸未散，猶如嬰兒之無智、無欲；言執後者，德全；復返於嬰兒之真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言知白之光耀，寧守黑之混濁；「大白若辱」，「受國之垢」；故可以爲天下法也。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言常德，無有差失；復歸於自然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言知尊榮，而寧守污辱；居百川之下流；故能爲天下谷也。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上德若谷」，谷能容物；故曰：足也。「早服謂之重積德」，積而不散；故曰：復歸於樸也。

樸散則爲器。

形而下者，謂之器。真散爲物，則殊類生，若器也；故曰：樸散則爲器也。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聖人器使百姓，故曰：用之；因以爲百官之首長也。

故大制不割。

大道不形，大樸不散；「大方無隅」，「方而不割」。「以道蒞天下」，無所割傷；故曰：大制不割也。

【釋詞】

其雄 雄，名詞。按：表陽性。河上公注：「雄以喻尊。」王弼注：「雄，先之屬。」

其雌 雌，名詞。按：表陰性。河上公注：「雌以喻卑。」王弼注：「雌，後之屬也。」

天下谿 谿，名詞。爾雅釋水：「水注川曰谿。」河上公注：「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王弼注：「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

常德 名詞。常，恆也；久也。常德，謂恆久之德也。猶「常道」、「常名」類也。

不忒 忒，形容詞。河上公：「差忒。」王弼注：「忒，差也。」

無極 名詞。河上公注：「無窮極也。」王弼曰：「『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

樸 名詞；同朴。河上公注：「質朴。」王弼注：「樸，真也。」樸，道之真也，王弼所謂：「與太極同

體。」爲道之原始狀態，未動、未散之謂也。章末之「大制無割」，第三十七章：「無名之樸，」皆是也。樸者，言真而全；與「玄」相合相成。樸，謂極大也，至大無外；玄，謂極小也，至小無內；「樸雖小」是也。第三十四章：可名爲大，……可名爲小。」莊子天道篇：「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淮南子原道訓：「神託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莊子達生篇：「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合言之則爲「樸」，分言之則爲「玄」。「道」與「樸」則互爲內、外。出則爲「道」，「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入則爲「樸」，「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大小由之，故曰：「道隱無名」。又：「無名之樸」，即「天地之始」，疑當從「無」字讀，作：「無，名之樸。」與「無，名天地之始」同意也。「樸」相當於英文：Underlying substance 或 Fundamental substance。

器 名詞。易繫辭傳：「形而下者謂之器。」又：「形乃謂之器。」韓康伯注：「成形曰器。」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一以往皆器也。莊子馬蹄篇：「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第三十八章：「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自道失以後皆器也。

官長 名詞。河上公注：「百官之元長也。」

大制制，本動詞；在此當名詞。說文：「裁也。」左傳隱公元年：「今京不度，非制也。」謂成法、制度也。大制，猶「大樸」也。

不割割，動詞。說文，「剝也。」爾雅釋詁：「割，裂也。」廣韻：「害也。」河上公注：「无所傷割。」

【校議】

一、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 易順鼎曰：「按此章有後人竄入之語，非盡老子原文。莊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此老子原文也。蓋本以『雌』對『雄』，以『辱』對『白』。辱有黑義，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此古義之可證者。後人不知『辱』與『白』對，以爲必『黑』始可對『白』；必『榮』始可對『辱』；如是加『守其黑』一句於『知其白』之下；加『知其榮』一句於『守其辱』之上；又加『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四句，以叶黑韻；而竄改之迹顯然矣。」馬敘倫曰：「陽說是也。古書『榮』、『辱』字皆『寵』、『辱』之借，本書上文『寵辱若驚』，不作『榮辱』。此作『榮』、『辱』，亦妄增之證。然淮南子道應訓已引『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則自漢初已然矣。」高序曰，「二十三字，後人所加也。請更列五證以明之：老子本以『雌』對『雄』，以『辱』對『白』；『辱』即後起『黷』字。玉篇：『黷，垢黑也。』四十一章：『大白若辱。』

亦『白』、『辱』相對，即其明證；則此以『白』對『黑』，決非老子舊文，其證一也。『榮』、『辱』老子作『寵』、『辱』；十三章曰：『寵辱若驚』，即其明證。則此以『榮』對『辱』，亦決非老子舊文，其證二也。『爲天下谿，爲天下谷』，谿、谷同義，皆水所歸，間以『爲天下式』句，則與谿、谷不類，其證三也。『復歸於嬰兒，復歸於樸』，意指相同。人性未漓爲嬰兒，木質未散爲樸；間以『復歸於無極』句，則與嬰兒及樸不類；其證四也。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又引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而未引『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句，蓋淮南所見本無此句也。且其所引『知其榮，守其辱』，原作『知其白，守其辱』。今作『榮』者，妄人依誤本老子改之耳。……其證五也。莊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其文雖有裁省，而莊子所見本無『守其黑』三字，尤爲確的；其證六也。『蔣錫昌曰：「四十一章：『大白若辱。』王注：『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王以『黑』釋『辱』，是也。』諸說並是也，此二十三字似當刪去。』

二、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俞樾曰：「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是其本作『聖人用之。』至王弼注曰：『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則當作『聖人因之』，方與注合。今作『用』者，後人據河上本改之耳。」俞說是也。按二十九章王注：「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又云：「聖人達自然之至（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蘇轍曰：「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疑蘇本原亦作「因」

。揚子法言寡見篇李軌注引老子亦作「因」。嚴遵道德指歸論五十一章：「而常自然」句云：「自然之物，聖人因之。」「用」字疑當據俞說並王注改作「因」。

三、故大制不割 按：此句與上文誼不相應，疑係他章錯簡，非本章之文。當在四十一章「大方無隅」句下。

【語譯】

明知自己是雄壯的，卻寧願以雌弱自處，作天下的溪壑；作天下的溪壑，永恆的「德」就不會離失；要回復到嬰孩的狀態。明知自己是清白的，卻寧願以污黑自居，作天下的典則；作天下的典則，永恆的「德」就不會差錯；要回復到窮極的境界。明知自己是光榮的，卻寧願以卑辱自居，作天下的川谷；作天下的川谷，永恆的「德」就會充足；要回復到素樸。素樸散失了，就變成了器物；有道的人，就順著這個趨勢，做了百姓的首長，所以完整的體制是不會破壞的。

第二十九章

【句解】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言欲得天下而治之，出於不得已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言神器大寶，不可以有為多事而致之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道常無爲」，有為必敗；「不知常妄作，凶」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執持不放，則必失之也。

故物或行或隨。

言物有行而前者，有隨而後者。

或歔或吹。

有歔之則煖，有吹之則寒。

或強或羸。

有勢盛者，有勢弱者。

或挫或隳。

有質強而受挫折者，有氣盛而致衰亡者。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有道之人，知強則必折，盛則必衰；堅則必毀，銳則必挫；故去其已甚者、奢泰者、太過者。此亦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理也。

【釋詞】

取天下 取，動詞。說文：「捕取也。」韻會：「凡克敵不用師徒，曰取。」河上公注：「欲爲天下主也。」

爲之 爲，動詞。河上公注：「欲以有爲治民。」謂動作從事也。

不得已 不，副詞。已，動詞。玉篇：「止也。」按：墨子大取篇：「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不得已』欲之，非欲之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

神器 名詞。河上公注：「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文選張衡東京賦：「竊弄神器。」薛綜注：「神器，帝位也。」

或行 行，動詞。說文：「人之步趨也。」釋名：「行，伉也；伉足而前也。」此謂步人前也。
或隨 隨，動詞。廣韻：「從也。」易乾卦文言：「雲從龍，風從虎。」此謂從人後也。

或歔 歔，動詞，說文：「歔，欬也。」宋戴侗六書故：「鼻出氣爲歔，口出氣爲吹。」易順鼎曰：「『歔』，本字當作『噓』。」又云：「玉篇引聲類云：『出氣急曰吹，緩曰噓』。」

或羸 羸，形容詞。河上公注：「羸，弱也。」

或挫 挫，動詞。說文：「挫也。」陸德明音義：「挫，搦也。」范應元曰：「挫，折傷也。」

或隳 隳，動詞。河上公注：「隳，危也。」陸德明音義：「隳，毀也。」

去甚 甚，在此當名詞。說文：「尤安樂也。」廣韻：「劇過也。」河上公注：「甚，謂貪淫聲色。」

去奢 奢，在此當名詞。說文：「張也。」按：猶侈也。河上公注：「奢，謂服飾飲食。」

去泰 泰，在此當名詞。通「太」。說文：「大也。」按：猶甚也。河上公注：「泰，謂宮室臺榭。」

【校 議】

一、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按：本章自此至「執者失之」，當在三十章：「果而不得已」句下。

二、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劉師培曰：「王注：『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按：據王注觀之，則本文『不可爲也』下，當有『不可執也』一語。文子引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易順鼎曰：『按：『不可爲也』下當有『不可執也』一句，請

舉三證以明之：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注引文子稱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其證一。王注云：『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王注有，則本文可知。其證二。下篇六十四章云：『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無爲』即『不可爲』，『無執』即『不可執』；彼文有，則此文亦有。其證三。蓋有『執者失之』一句，必先有『不可執也』一句，明矣。『馬敘倫曰：『劉說是也。彭耜引黃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執也；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是廣見本有此一句。』以上諸說並是也。當據王注及文子，在「不可爲也」下增「不可執也」一句。

三、按：六十四章：「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諸句疑係本章錯簡，當在「執者失之」句下。

四、按：下文自「故物或行或隨」至「去甚去奢去泰」，與上文不相應，疑係他章錯簡，當在七十六章：「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句下。

【語譯】

要想打天下而有所舉動，我看他是沒有辦法的。打天下是了不起的事體，不能隨意瞎搞的。瞎搞的人是會失敗的，把持的人會遭受損害的。所以，一切的事物，有的前行，有的隨後；有的輕噓，有的急吹；有的強壯，有的羸弱；有的受挫折，有的被毀壞。

。因此，有道的人，要去掉那些極端的，奢侈的，過分的做法。

第三十章

【句解】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器強天下。

言以道輔佐人主之人，不以用兵之事圖強於天下也。

其事好還。

言用兵之事，勝敗更迭；因果報應，如循環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言軍旅所處之地，兵戈所至，廬舍為墟；故穢木叢生也。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言久戰之後，農事廢弛，禾稼不長；必致荒年也。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強取。

言善用兵者，克敵致果，濟事而已；不以強力勝人，「勇於不敢」也。

果而勿矜。

雖致果，而不自恃其能也。

果而勿伐。

雖致果，而不自誇其功也。

果而勿驕。

雖致果，而不輕視其敵也。

果而不得已。

雖致果，乃迫而後起者也。

果而勿強。

雖致果，而不逞強於天下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言萬物莫不由強壯而趨於衰老，此道之動而為「反」；故云：「否道」也。

「不道」早已。

言「否道」已成，其命不行，必速於死亡；故云：早已也。

【釋詞】

佐 動詞。河上公注：「輔佐也。」正韻：「輔也。」

好好，副詞；讀去聲。說文：「愛而不釋也。」猶甚也。還，動詞，說文：「復也。」玉篇：「反也。」陸德明音義：「音旋。」謂用兵之事，勝敗互相交替；殺人者，人亦殺之；攻人之國，人亦攻其國。報應如循環也。

荊棘 皆名詞。荊，說文：「楚木也。」棘，說文：「小棗叢生者。」

果而已 果，形容詞。爾雅釋詁：「果，勝也。」王弼注：「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左傳宣公二年，「殺敵爲果。」此謂克敵制勝而已也。

勿驕 勿，副詞；不也。驕，動詞。集韻：「驕，縱恣也。」

不道 名詞。按：「不」字，傅奕本、景龍本並作「非」。夫物壯而老，正道之常；而曰：「不道」、「非

道」，殊乖老氏之旨。河上公注：「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其說甚塢。考墨子經上篇：「均之絕不。」孫詒讓曰：「吳鈔本作『否』，古通用。」易否卦：「大往小來。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說文：「否，不也。」疑此「不」字，古亦當讀爲「否」；蓋第五十三章有「非道也哉」句，又因聲近而誤讀爲「非」；故亦作「非道」。此「不道」者，即「否道」也。乃云：由壯而老，老而至死；即「歸根復命」之常，猶否卦「大往小來」之義。列子天瑞篇亦曰：「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老子自言：「反者，道之動。」謂道之自行「否定」，向相反方向發展；非謂失道也。故王弼注易否卦上六云：「『否道』已成，命不行也。」因依王注，改讀去聲作「否」音也。

早已 早，副詞。猶先也。已，動詞；止也。河上公注：「不行道者，早死。」

【校 議】

一、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按：自此至「果而勿強」止各句，疑當在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句下。

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馬敘倫曰：「諡闕注曰：『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荆棘生焉。』是王亦無此兩句。咸於此兩句無疏，則咸亦無；蓋古注文所以釋上兩句者也。」馬說是也。按：景龍本、次解本、羅振玉貞松堂藏敦煌唐人寫本殘卷，均無此兩句；

當據刪。又強思齊本無「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八字。

三、善有果而已。俞樾曰：「按河上公本作『善者果而已』，當從之。王注曰：『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是其所據本亦作『善者』，故以『善用師者』釋之。今作『善有』，以形近而誤。」俞說是也。按：『河上公本、傅奕本、蘇轍本、林希逸本、王道本、焦竑本俱作『者』』，當據改正。

四、果而不得已。按：『景龍本、次解本、羅振玉貞松堂藏敦煌唐人寫本殘卷，「果而勿驕」句，在「果而勿矜」句上；同馬光本又在「果而勿伐」句上。疑此數句，文有顛倒。竊謂「果而不得已」句，當在「果而勿強」句下。上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下文乃總結諸句，故云：「果而不得已」；而成承接上下之文，句法亦趨一律。且二十九章：「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三十一章：「不得已而用之。」並同此意。是此句當移「果而勿強」句下，則文意較順也。

五、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按：此三句並見於五十五章，在此與上文實不相應；陸德明音義亦不出經、注；疑係他章錯簡；並當在二十三章：「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句下。

【語譯】

用道理去輔助國君的人，不依靠兵力在天下逞強。這種事（用兵）是會很快得到報應

的。軍隊駐紮過的地方，會長滿荆棘；大戰之後，必定發生荒年。善用兵的人，能克敵也就夠了，不敢藉此來逞強。得勝了就不必自高自大，得勝了就不必誇張，得勝了是出於無可奈何之事，得勝了就不必逞強。一切事物壯大了就要走向衰老，這就叫做：「不道」（讀作「否道」。謂「道」的自行「否定」）；成了「否道」，那就快到死亡的時候了。

第三十一章

【句解】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言兵器之佳善者，非祥瑞之器物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言兵者凶害之物，有所動必有所傷，世人無不憎惡之者；所以有道之人，不忍為之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君子之人，居處則以左方為貴；用兵則以右方為大。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兵，凶器也，非君子之人所宜用，迫而後應；故曰：不得已而用之。

恬澹爲上。

言用兵以安靜爲上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言雖戰而得勝，實非美事；而以戰勝為美事者，乃愛好殺人者也。

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夫天下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愛好殺人者，其不得志於天下可知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因「居則貴左」，故喜事，以左方為主；不吉之事，以右方為主。

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因「用兵貴右」，所以副將居於左方，卑而居陽；以其不主殺也。主將居於右方，尊而居陰，以其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言處理兵事，以處理喪祭之禮行之。

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謂殺人眾多，用悲哀之情而哭泣之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雖戰勝，仍用喪祭之禮行之。

【釋詞】

佳兵 佳，形容詞。陸德明音義：「佳，善也。」河上公注：「飾也。」兵，名詞。兵器，即五兵之器。

。禮記月令：「習五戎。」鄭玄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不祥 祥，形容詞。說文：「福也，一云：善也。」

君子 名詞。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鄭玄注：「君子，謂卿、大夫、士也。」莊子天下篇：「以

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愛）：謂之『君子』。」

貴左 左，名詞。崔述曰：「余考之春秋傳，皆上右者，惟楚人上左耳。……故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言必楚人上左者，明諸侯之國皆上右也。老子楚人也，以從楚俗，故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也。」河上公注：「貴柔弱也。」

貴右 右，名詞。河上公注：「貴剛強也。」

恬澹 皆形容詞，恬，說文：「安也。」澹，廣韻：「澹，淡水貌。」蔣錫昌曰：「『澹』爲『愴』字之假。說文：『愴，安也。』」

樂 動詞。河上公注：「喜樂。」

得志 志，名詞。說文：「志者心之所之也。」儀禮大射儀：「不以樂志。」鄭玄注：「志者，意所擬度也。」墨子天志篇：「天志」，亦作：「天之意。」咸玄英疏：「不可得意也。」

偏將軍 名詞。古官名。

上將軍 名詞。古官名。

【校 議】

一、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王道曰：「按：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義疏語而傳習之久，混入於經者：詳其文義可見。」易順鼎曰：「王弼本獨此章無注，晁景迂遂疑王弼以此章爲非老子之言。今按：此章乃老子精言，與下篇『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同意。不解晁氏何以爲此謬論也。」

惟此章語頗冗複，疑有古注誤入正文；『言以喪禮處之，』觀一『言』字，即似注家之語。『奚侗曰：「本章文誼多複疊而不聯貫，疑古注屬入正文。」』紀昀曰：「自『兵者不祥之器』至『言以喪禮處之』，似有注語雜入；但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經文。」劉師培曰：「按此節王本無注，而古注及王注恆混入正文。『如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二語，必係注文；蓋以『非君子之器』，釋上『不祥之器』也。本文當作『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兵者』以下九字，均係衍文。」馬敘倫曰：「文子微明篇引作『非君子之寶。』又紀、劉之說是也。文子上仁篇引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釋慧皎高僧傳八義解論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蓋老子本文作『夫唯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物或』兩句，係二十四章錯簡；『君子』兩句，乃下文而錯在上者。『非君子之器』，則正釋『不祥之器』也。』蔣錫昌曰：「按：『道德真經集註（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引弼曰：『疑此非老子之作也。』據此，可以推知四事：一、今王本脫此八字；當增於本章之末。二、本章弼注，除此八字外，當不再有注。三、晁說之謂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即據此句弼注而來。四、本章經文極無雜，或全部非老子之作，或一部與古注屬混。』高亨曰：「按：本章文有竄誤，一見即知；先儒校訂，以意刪移，羌無依據；茲不臆舉。余謂：『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四十八字應在章首。厥證有二：此四十八字移在章首，則其文爲：『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

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文理清晰，辭意貫達；而『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適與『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相聯，尤爲天衣無縫；其證一也。』夫佳』當作『夫佳』，即『夫唯』，塙無可疑。老子全書『夫唯』二字皆用作承上之詞，無用作起語之詞者。二章曰：『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八章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曰：『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五十九章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謂早服。』六十七章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七十一章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皆其例也。然則本章『兵者不祥之器』云云，應在前；『夫唯兵者不祥之器』云云應在後，亦塙無疑。其證二也。』按：敦煌寫本顏師古玄言新記明老部第卅一佳兵章云：『嫌此非老子所作。』而不見引證明所出，尋文子篇內，頗有其旨；是老子所說，亦當非虛。又以八十一章爲數，則『佳兵』理不可闕；今既用王注，且而不論。』王本除此章無注文，六十六章亦無注文。惟以上諸說，雖互有短長；然均不得要領；茲分別詳述於後：

日本釋敬雄引邵弁曰：『佳』當作『甲』，聲近而誤也。』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

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處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九十四字，蓋舊注渾入本文。」中井積德曰：「『佳』字疑衍。」王念孫曰：「釋文：『佳，善也。』河上公注：『飾也。』念孫按：『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按：『佳』當作『佳』，字之誤也。『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又作『維』。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古鍾鼎文：『唯』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佳』。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佳』字若不誤爲『佳』，則後人必改爲『唯』矣。」王說非也。按：依老子文例，凡用『夫唯』二字者，皆係承上接下之文。第八章上文有：『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句；十五章上有：『深不可識』句；又有：『保此道者不欲盈』句；即二十二章上有：『不自矜故長』句。且全書八十一章中，亦無一章用『夫唯』作起句之文者。疑『佳』字乃古文『用』字之闕壞，形近而訛也。古文『佳』作『𠄎』；『用』作『𠄎』；形極近似易誤也。蓋下文云：『用兵則貴右，』『不得已而用之；』此兩『用』字，俱係應上文『夫用兵者』而言也。說文：『佳』字

段注云：「老子，『佳兵者不祥』，是所據本亦無『之器』二字，倘下有『之器』二字。則上『者』字當衍；正如王氏所云：『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反之，若指『五兵』而言，則當云：『兵者不祥之器』；』乃有『之器』二字矣。吳澄本、明太祖本、永樂大典本『不祥』下均無『之器』二字，依義似當刪去。又：『用兵者不祥』，既『不祥』，而又從而『用』之；故曰：『不得已』也。觀下文，足證此首句當作：『夫用兵者不祥。』又：『禮記大戴記：『用兵』：『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疑此亦據古本老子文也。是『佳』字似當作『用』爲是。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三十章：『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此皆『用兵者不祥』之證也。

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馬敘倫曰：「此十字乃因二十四章錯簡而複出者，咸於此二句無疏；是咸無此文。」陳柱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十字，乃二十四章錯簡，今刪。」馬、陳二說並是也。按：陳象古本正無此二句：疑當刪去。

三、不得已而用之 馬敘倫在上文云：「此句當移上『夫用兵者不祥』句下；並在『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二句之上。」蔣錫昌曰：「按：穀梁僖公二十六年注：『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所引與文子上仁篇同，惟少一『者』字耳。」似當從馬說改正。

四、君子居則貴左 按：傅奕本、道藏本、林希逸本、范應元本在「君子」上均有「是以」二字，觀上下文語氣，疑當有此二字：應據補。

五、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劉師培曰：「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二句，必係注文。」劉說是也。按：此二句乃上文「兵者不祥」一語之注文，屬入正文；當依劉說刪去。

六、恬澹爲上 按：此句與上下文誼俱不相應，疑係六十章錯簡；並在「治大國若烹小鮮」句下。李慈銘校，刪去此一句，是也。當從之，並移補六十章本文。又：「澹」字，武英殿本、浙局本並作「淡」。廣韻：「淡，水貌也。」咸作「澹」。陸德明音義：「澹，又音淡」，字同。

七、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 譚獻曰：「偏將軍」

至「喪禮處之」三句，注文誤入。陽州石刻及御覽引皆無。」劉師培曰：「吉事尙左」以下，至

「言以喪禮處之」，此五句者，亦係「貴左」、「貴右」及語末注文。」馬敘倫曰：「按：『故吉事尙

左』至『言以喪禮處之』五句，皆『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注文誤入者也。」陳柱

曰：「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四十

字淺陋，當刪。」奚侗曰：「殺人之眾」四語，必非老子本文；即係古注屬入；亦極鄙淺，當刪

去。古以喪禮處兵事，不必戰勝也。」諸說並是，但有不盡然者。按：「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

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諸句，乃「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二句之注文。「言以喪禮處之，

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諸句，乃「戰勝以喪禮處之」一句之注文也。易順鼎曰：「言以喪禮處

之」，觀一「言」字，即似注家之語。」易說是也。景龍本、李榮本、強思齊本、明太祖本、永樂

大典本俱無「言以喪禮處之」一句，其爲注文屬入正文明甚。劉辰翁本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

處之；殺人眾多，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主之。」其文更贅矣。

八、戰勝以喪禮處之 按：莊子大宗師篇：「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此即「不得已而用之」之意。孫子謀攻篇：「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惟「不得已」，故「戰勝以喪禮處之」也。依上下文誼，疑此句當在「用兵則貴右」句下，並在「勝而不美」諸句之上也。

九、按：本章原本經文與注文相間，似當如下文：

經文：

夫用兵者，不祥；不得已而用之。

注文：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經文：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戰勝，以喪禮處之。

注文：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

經文：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語譯】

好的兵器，是不吉利的東西，誰都討厭它；所以，有道的人，不派用場。正派的人平時居處是重左邊，打仗時就重右邊。兵器是不吉利的東西，不是正派的人所用的器具；沒有辦法的時候纔用得著它。最好是淡然處之。打了勝仗，不要得意；如果認為得意，就是喜歡殺人；若是喜歡殺人，那就不可能在世間得意了。吉慶的事以左邊為上，凶喪的事以右邊為上，偏將軍站在左邊，上將軍站在右邊；就是說：打仗要依照喪葬的儀式去處理。殺人太多了，用悲哀的心情去悼念他們；打了勝仗，還要依照喪葬的儀式加以處理。

第三十二章

【句解】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道隱無名」，「吾不知其名」；故曰：道常無名。大樸無形，「視之不見」「搏之不得」；故曰：小也。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故曰：天下莫能臣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言侯王若能遵守自然無為之道，則天下之人皆自賓服之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言天地交合，陰陽和調，而甘露下降也。

民莫之令而自均。

言甘露和調，普濟群生；民莫不受其惠。天地雖大，其化均也；故無須號令，而自會均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道常無名」，「強為之名」；故曰：始制也。名者，實之賓；既有名矣，則爭名於朝；當知止足，而名遂身退也。

知止所以不殆。

言能知止足，「知足之足常足」；故不至於危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言譬諸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處下流而天下之水皆歸之；故天下之人皆服膺於道也。

【釋詞】

無名 名，名詞。說文：「名，自命也。」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又「強為之名。」莊子則陽

篇：「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又：「道不當名。」故「無名」也。

樸雖小 樸，名詞。同馬光曰：「樸者，道之質。」小，形容詞。河上公注：「雖小，微妙無形。」

莫能臣 臣，名詞。此作動詞。河上公注：「不敢臣使。」

侯王 名詞。侯，諸侯；王，國君。

自賓 賓，動詞。河上公注：「賓服。」

相合 合，動詞。河上公注：「應合。」猶和也。第四十二章，「沖氣以爲和。」

甘露 名詞。梁孫柔之瑞應圖：「甘露，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河上

公注：「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

莫之令 令，動詞。河上公注：「教令。」

自均 均，本形容詞；在此當動詞。說文：「平也。」河上公注：「皆自均調若一也。」

始制 始，副詞。制，動詞。增韻：「造也」。謂制作也。王弼注：「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

有名 名，名詞。樸散爲器。尹文子大道篇：「大道無形，稱器有名。」有官長，則立名分；既制名矣

，故有名也。

譬 動詞。說文：「諭也。」徐鍇曰：「猶匹也，匹而諭之也。」

猶 動詞。若也。史記老子列傳：「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校 議】

一、道常無名 陳柱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三十五字，今移後。」按：「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二句，與上下文不相應，疑係三十七章錯簡，當在「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句上。惟以下「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至「民莫之令而自均」各句，仍係本章之文。

二、樸雖小 按：此三字原闕。武英殿本、浙局本並有。王弼注：「樸之爲物，以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依注文，當有此三字；今據補。

三、始制有名 魏源引丁易東注第一章曰：「下章有『道無常名，始制有名』之說。」疑丁所見本有如此者，則此四字當接「道常無名」句下，並在「侯王若能守之」句上也。

四、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按：「始制有名」四字如移入上文，則此二句便逕接其上：「民莫之令而自均」句下也。

五、知止所以不殆 陳柱本刪去「所以」二字，作「知止不殆。」按：景龍本、次解本「不殆」上均無「所以」二字。疑四十四章：「知足不辱」句下之「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二句即係此處之脫簡。因脫「長久」二字，成爲「知止不殆所以」六字。後人以「所以」二字在「不殆」下，誼不可通；又不知下奪「長久」二字，遂不之察，妄移置於「不殆」之上；乃成「知止所以不殆」句也。似當據四十四章文改正。

六、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陳柱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十三字，今移下。」按：此十三字疑當在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句上。

七、按：「猶譬」二字，似當連文：「猶」疑當在「譬」之下，此處「譬」、「猶」二字分開；當係倒詁。古書此二字多連用也。莊子則陽篇：「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庚桑楚篇：「譬猶」飲藥以加病也。」淮南子精神訓：「譬猶」陶人之埴埴也。」主術訓：「譬猶」方圓之不相蓋。」又云：「譬猶」雀之見鷗。」又云：「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齊俗訓：「譬猶」逃雨也。」又云：「譬猶」冰炭鉤繩也。」汜論訓：「譬猶」：知者（按：疑當作「音」。）之歌也。」說山訓：「譬猶」陶人爲器也。」又云：「譬猶」揚堞而弭塵。」又云：「譬猶」以涅拭素。」又云：「譬猶」保走而追狂人。」說林訓：「譬猶」客之乘舟。」人間訓：「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不一而足，以文例觀之，「譬猶」二字似應連讀。文子上仁篇：「故道之在天下也，『譬猶』江海也。」足證本文之譌誤，當據改正。

八、與江海 武英殿本、浙局本「與」並作「於」。易順鼎曰：「王注云：『猶川谷之與江海也。』」是本文。於江海」當作「與江海」。牟子引此云：「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字正作「與」。「易說是也。按：傅奕本及眾本多作「與」，當以此本爲正。

【語譯】

「道」（宇宙的本體）是永久沒有名字的，本質雖然微小，天下沒有誰能夠支配它的。王侯們如果能夠保守著「道」的原理，萬物就會自然而然地歸順的。天地陰陽之氣的交合，就會下降甘美的露水；人們並沒有命令它，而它卻自然而然地作均平的散佈。有人開始制作，然後纔有了名義，名義既然有了，要知道適可而止；知道適可而止，就可以避免危險。比方「道」之在天地間，好像河流和江海一樣。

第二十二章

【句解】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用智而已；未若「自知不自見」，有內視之明者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用力而已；未若自制而勝己者之自強不息，無物以損其身；故曰：強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足之足，常足」，其足無窮；故富也。士志於道，「勤而行之」；故曰：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與天地並生，不失其性命之常；故久也。萬物一府，
死生同狀。死生無變於己，身沒而道存；故壽也。此「長生久視」之謂也。

【釋詞】

強行 強，副詞。讀去聲。行，動詞。王弼注：「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第四
十一章：「勤而行之。」此謂健德之行也。

其所 所，名詞。處所也。詩鄭風：「獻于公所。」此當謂其所稟受之天賦，猶言「生地」；與「死地」
相對也。

不亡 亡，動詞。滅也。書五子之歌：「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王弼注：「身沒而道猶存」。猶云：死而不朽也。

【校 議】

一、按：本章自「知人者智」至章末「死而不亡者壽」止，全章疑應在七十一章：「是以不病」句下。
二、強行者有志 陳景元曰：「『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按：王弼注：「勤能行之，其志必獲。」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王弼注：「有志也。」莊子大宗師篇：「而真人以爲『勤行』也。」疑「強行」，原當作「勤行」；又疑「勤」、「強」二字，古相通段也。

【語 譯】

認識別人的祇是智者，認識自己的纔算高明。戰勝別人的祇是有力，克制自己的乃是健者。知道滿足的纔算富有，堅持力行的是有志氣，不失卻本分的就會長久，身死而精神不朽的纔算長壽。

第三十四章

【句解】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謂大道「周行不殆」，無往弗屆；故可左，可右也。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

言萬物賴道而生，而不自言說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功成不名有，

言功成而不自居其名，「功成而弗居」也。

衣養萬物而不爲主。

言道被育萬物而不爲其主宰，「長而不宰」也。

常無欲，可名於小；

言常無嗜欲，可以稱為小也。

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

道猶江海，百川歸之；然而不爲其主宰，有容德乃大；可稱為大也。

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道大，似不肖」。因其不自居於大，而萬物歸之；故反能成其大也。

【釋詞】

汎兮 汎，形容詞。集韻：「音汜。」說文：「浮貌。」韻會：「水延漫也。」玉篇：「普博也。」王弼注：「言道汜濫，無所不適。」

可左右 左右皆名詞。王弼注：「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河上公注：「道可左右，无所不宜。」

恃之 恃，動詞。說文：「賴也。」玉篇：「仗也。」河上公注：「恃，待也。萬物皆恃道而生。」王弼注：「萬物皆由道而生。」

不名有 有，名詞。河上公注：「不名其有功也。」

衣養 皆動詞。衣，讀去聲。猶覆被也。易繫辭傳：「古之葬者，厚衣以薪。」

爲主 主，名詞。謂主宰也。

於小 小，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河上公注：「微小也。」

爲大 大，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王弼注：「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爲小；故復可名於大矣。」

【校議】

一、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按：第二章「萬物作焉而不辭（爲始）」句，當在此下。又：同章：「爲而不

「恃」句，並當在「萬物作焉而不辭（爲始）」句下。又：「汎」字，武英殿本、浙局本並作「汜」。宋刊河上公本亦作「汜」。注：「音泛。」並云：「言道汜汜，若浮若沉。若有若無。」馬敘倫曰：「汜」、「汎」二字古通假。禮記王制：「汜與衆共之。」釋文：「汜，本亦作汎」，其例證也。按：陸德明音義出「汜」字，云：「本又作汎。」

二、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易順鼎曰：「文選辨命論注引作『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又引王注云：『萬物皆得道而生。』則今本『恃』乃『得』之誤。」馬敘倫曰：「易說是也。莊子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賈子道德說曰：『所以得生謂之德。』並可爲此文當作『得』之證。」易、馬二說並是也。按：三十九章：「萬物得一以生。」則「恃」當作「得」，蓋形近致誤也。當據辨命論及王注改正。

三、功成不名有。傅奕本、吳澄本均作「功成而不居」。陸希聲本「居」下多一「有」字。李約本無此一句。按：此句不詞。「名」當作「居」，因形近並涉下文「可名於小」、「可名於大」兩句「名」字而訛。「有」字疑係下文之壞字而誤衍也。此章奪誤甚多，疑第二章：「功成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三句，即係此處之錯簡；並當在「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句下。此出：「功成不名」四字，「名」蓋「居」之形近致誤，下又奪「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二句；而第二章文則未誤也。

四、衣養萬物而不爲主。景龍本及各本「衣」字多作「愛」，傅奕本及各本「養」字多作「被」；疑均有誤。按：「化」、「育」二字與「衣」、「有」形近，又因倒誤，遂成「有」、「衣」；「有衣萬物」，

義不可通；後人不察，將「有」字連上文讀，作「功成不名有」；或「不居有」；「衣」字又屬下文，作：「衣萬物而不爲主。」「衣萬物」三字意義又甚晦昧，乃復妄加「養」字或「被」字於「衣」字之下，以足其義；遂成「衣養」或「衣被」矣。又：「而不爲主」句，顯與下文「而不知主」句文複。考文子道原篇：「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呂氏春秋審分覽：「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莊子天道篇：「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刻意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皆與此節意義相近，疑此句當作：「化育萬物而不爲象。」莊子刻意篇蓋襲此文也。

五、常無欲可名於小 奚侗曰：「各本『可名於小』句上，贅『常無欲』三字，誼不可通；茲從顧歡本刪。」蔣錫昌曰：「『常無欲』三字蓋涉王注『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而衍。敦煌丁本無此三字，是也。」奚、蔣二說並是也。按：顧歡本、李榮本、次解本、羅振玉貞松堂藏唐人寫本殘卷，均無此三字。疑係第一章「常無欲以觀其妙」句之錯簡，複出於此；當從奚說刪去。

六、萬物歸焉而不爲主 范應元曰：「『萬物歸之而不知主』。王弼、同馬溫公同古本。」馬敘倫曰：「論衡注曰：『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則王作『萬物歸之而不知主』。」蔣錫昌曰：「十章弼注：『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四十二章弼注：『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一則曰：『不知其主，』一則曰：『知其主』；皆可爲此文『爲主』作『知主』之證。」以上二說均是。按：傅奕本、范應元本及眾本「焉」多作「之」，「爲」多作「知」；當據改正。

七、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按：六十七章「天下皆謂我道大」至「其細也夫」諸句，疑當在此下。

【語譯】

大道廣汎的流行，可以左也可以右；萬物依靠它生長，卻不言說。功成了並不覺得有功勞，護養了萬物，也不自居為它們的主宰。經常沒有什麼欲望，可以叫做「小」；萬物都歸附了它，而不自居為它們的主宰，可以叫做「大」。由於它始終不自以為偉大，所以纔成為偉大。

第二十五章

【句解】

執大象，天下往。

言執守大道之人，天下皆歸往之也。

往而不害，安平大。

「處前而民不害」，萬物歸往而不害妨；故天下安樂太平也。

樂與餌，過客止。

言五音、五味皆可誘人，使過客因而止步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道者，「恬澹為上」，非如五味濁口；故其出口，淡而無味也。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道者，「混而為一」，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大盈若沖，其用無窮」也。

【釋詞】

執 動詞。河上公注：「執，守也。」

大象 名詞。河上公注：「象，道也。」大象，猶大道也。第四十一章：「大象無形。」尹文子大道篇：「大道無形。」

天下往 往，動詞。讀去聲。歸嚮也。史記孔子世家贊：「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河上公注：「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

安平大 皆形容詞。「大」亦作「太」，通「泰」。河上公注：「國安家寧而致太平矣。」

樂 名詞。說文：「五聲八音之總名。」謂音樂也。

餌 名詞。說文：「粉餅也。」玉篇：「餅也。」謂香餌也。

止 動詞。廣韻：「停也。」易艮卦彖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謂止步也。

不足既 既，動詞。「盡也。」河上公注：「無有既盡時也。」王弼注：「不可窮極也。」

【校議】

一、執大象天下往 按：傅奕本、范應元本「象」下均有「者」字。王弼注：「大象，天象之母也。」

四十一章：「大象無形，道隱無名。」道爲萬物之母，故「大象」即「大道」也。又：「往」字似當作「後」，疑形近並涉下文「往而不害」句而訛。「執大象者，天下後。」猶謂執大道者，居天下之後也。

二、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 此數語殊費解，各家注釋亦極牽強傳會。按：「過客止」三字，疑係「道之容」三字之形誤。並因「之容」二字倒置，變成「容之」。遂成「道容之」。「道」與「過」形近，「之」字古文作「𠂔」，與「止」字相似；又「客」、「容」形本近似，因而轉作「過客止」矣。「道之出口」句，不詞。范應元本及各本「口」多作「言」，句作「道之出言」。「出言」二字，疑係「體」之壞字，僅留偏旁殘字；又分成兩段。校者不知，誤爲「出言」。此句疑當作「道之體」爲是。淮南子詮言訓：「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韓非子揚權篇：「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以上所引可爲本文改正之參考。六十六章：「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即「執大象，天下後」也。又：「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即「往而不害」也。

【語譯】

掌握了大法象（道的原理），天下的人都歸附於他。歸附於他而不受其害，天下就太平了。音樂和香餌，能使過路的人爲之止步。可是「道」若從嘴裏說出來，卻平淡得沒有

滋味；看它又看不見，聽它又聽不到，用它卻用不盡。

第二十六章

【句解】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言欲使敵方歛斂，必先姑且任其擴張；欲長其驕心也。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言欲使敵方衰弱，必先姑且任其強大；欲使其遭禍患也。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言欲使敵方廢墮，必先姑且任其振興，欲使其趨於危殆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言欲對敵方加以奪取，必先姑且予以施與；欲極其貪心也。

是謂：微明。

言其道微，其效著。此所謂知幾、知微之明；「光而不耀」，「明道若昧」也。

柔弱勝剛強，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故柔勝剛也。

魚不可脫於淵；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困之。魚失水則死，故不可脫於淵也。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舉凶器以示人，即以兵強示天下也；蓋「兵強則不勝」，故不可示人也。

【釋詞】

歛之 歛，動詞。說文：「縮鼻也，一曰歛氣也。」陸德明音義引顧云：「閉塞也。」

固 副詞。馬敘倫曰：「『固』讀姑且之『姑』，韓非說林上：『周書曰：『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是其證。下同。」

張之 張，動詞。說文：「施弓弦也。」廣韻：「開也。」

廢之 廢，動詞。說文：「屋傾也。」爾雅釋詁：「廢，舍也。」郭璞注：「舍，放置。」謂廢棄也。

興之 興，動詞。說文：「興，起也。」

奪之 奪，動詞。韻會：「彊取也。」

與之 與，動詞。賜予也，給予也。孟子離婁篇：「可以與，可以無與。」

微明 名詞。范應元曰：「幾雖幽微。而事已顯明。」此當謂微妙之明。第四十一章：「明道若昧。」

第五十八章：「光而不耀；」是也。

脫 動詞。廣雅：「脫，離也。」

淵 淵，名詞。說文：「回水也。」管子度地篇：「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

利器 名詞。說文：「銛也。」王弼注：「利器，利國之器也。」河上公注：「利器，權道也。」韓非子

喻老篇：「賞罰者，邦之利器也。」按：此「利」字作「銳利」、「利害」之「利」解並通。

示人 示，動詞。玉篇：「示者，語也；以事告人，曰示也。」

【校 議】

一、按：本章自「將欲歛之必固張之」至「是謂微明」止，諸句疑當在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句下。

又：此乃闡明前人「物極必反」與「消息盈虛」之理，陰謀是道家所禁；非老氏以之爲權謀也。

二、必固張之 馬敘倫曰：「『固』讀爲『姑且』之『姑』。韓非說林上：周書曰：『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是其證，下同。」馬說是也，當從之。

三、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按：此數句與上文誼不相屬，疑係他章錯簡；當在六十八章：「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句下。

【語 譯】

將要收歛它，必須暫且擴張它；將要削弱它，必須暫且增強它；將要廢棄它，必須暫且振興它；將要奪取它，必須暫且給與它；這叫做：微妙的精明。柔弱能夠勝過剛強，魚是不能離開深淵；國家的銳利（有利）的武器，不可以出示給別人。

第二十七章

【句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法自然」，自然者，莫使之然，莫使之不然；故常無爲。道能化生天下萬物，故曰：無不爲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言侯王若能守自然無為之道，則萬物將自化生；「以輔萬物之自然」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萬物生化，情欲遂作；我將以無名純樸之道以鎮定之也。

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

無名之樸，本極真純；亦自將清靜無欲競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不欲則靜，靜則六情不起；「我好靜而民自正」；而天下將自安定矣。

【釋詞】

無爲 爲，動詞。爾雅釋言：「作，造，爲也。」王弼注：「順自然也。」

自化，動詞。說文：「化，教行也。」此謂改易、變化也。易繫辭傳：「擬議以成其變化。」又坤

卦文：「天地變化草木蕃。」墨子經上篇：「化，徵易也。」

欲作，動詞。說文：「作，起也。」王弼注：「作，欲成也。」

鎮之，動詞。說文：「博壓也。」玉篇：「壓也。」又：「安也。」河上公注：「鎮撫。」

無名之樸，名詞。河上公注：「無名之朴，道也。」按：「樸」字已見第三十二章釋詞。

自定，動詞。說文：「安也。」河上公注：「自正定也。」按：或作「正」，並通。第五十七章：

「我好靜而民自正。」第四十五章：「清靜爲天下正。」

【校 議】

一、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按：三十二章：「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二句，疑當在此下。

二、以無名之樸 譚禪生曰：「案：陸德明曰：『河上本作「吾將鎮之。」河上者，非老子所作也。』

其意似无『无名之樸』句。其在『欲』下注之，又疑河上作『吾將鎮之以无欲。』總之，陸所見

河上本必有脫落也。」馬敘倫曰：「『無名之』三字衍文。」馬說是也。按：陸德明音義：「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疊「無名之樸」四字。易順鼎曰：「釋文大書『吾將鎮之以無名之

樸，夫亦將無欲』十四字。則今本重『無名之樸』四字，乃涉上文而衍。」疑釋文在「以」下奪

一「樸」字。句當作：「吾將鎮之以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名之」三字似當刪去。

三、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不」字次解作「無」。按：上文：「夫亦將無欲，」疑此亦當作「無」；上下相應也。又「定」，傳奕本及眾本多作「正」。按：四十五章：「清靜爲天下正。」五十七章：「我好靜而民自正。」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亦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易繫辭傳：「以言乎邇，則靜而正。」皆「靜」與「正」連文，則「定」字疑當作「正」。

【語譯】

「道」（宇宙的起源）是經常沒有什麼作為，卻沒有什麼事作不成的。王侯如果能夠把握著「道」的原理，萬物將會自然而地進化。進化了，欲望就會產生；我將用無名的「樸」（道的本質或素樸的修養）來鎮定它。無名的「樸」，是不會有欲望的；沒有欲望，就會清靜下來；天下自然就會安定了。

下

篇

第三十八章

【句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德有德而不為，其德自化；此不德而有德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德也，「失道而後德」；執德而不失其德。德有未化，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上德，同於道；「道常無為」。「為無為，事無事」，無事可為；故曰：無以為。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下德不失德」，有所作為；其德可見，其功可稱；故曰：有以爲。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煦煦爲仁；故曰：爲之。上仁同於德，亦無可爲；故曰：無以爲。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失仁而後義」，子子爲義；義可虧也。有所爲而爲，故曰：有以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失義而後禮」，禮相偽也，禮尚往來，施而不報，上下忿爭；則出臂以相摧引，

強民行之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不可得，故「失道而後德」；道衰而德化生也。德不可致，故「失德而後仁」；德衰而仁愛見也。仁不可至，故「失仁而後義」；仁衰而義分明也。義不可期，故「失義而後禮」；義衰而禮制興也。詐偽萌生；而每下愈況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言禮者，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故曰：忠信之薄。禮者，偽飾之文也，邪亂之所自起；故曰：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前識，言人自以為先知而妄臆度也。前識之人，得道之華，失道之實；愚闇之倡

始，「博者不知」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謂其智之大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處其厚，處其實者也。不失道德而為禮敬，不用智慧以為前識；不居其薄，不居其華也。言去彼禮智之浮華，取此道德之厚實也。

【釋詞】

上德 名詞。說文：「德者，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韓非子解老篇：「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又云：「德盛之謂上德。」王弼注：「德者，得也。」河上公注：「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陸德明音義：「德，道之用也。」

不德 德，名詞；在此當動詞。同得。河上公注：「不德者，……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

下德 名詞。河上公注：「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王弼注：「凡不能無為而為之者，皆下德也。」不失德 德，名詞。河上公注：「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無以爲 爲，動詞。河上公注：「無以名號爲。」王弼注：「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林希逸曰：「無以爲，是無心而爲之也。」

上仁 名詞。河上公注：「其仁爲上，故言上仁也。」王弼注：「下德之量，上仁是也。」

上義 名詞。韓非子解老篇：「義者，謂其宜也。」上義，言其義爲上，故言上義也。

以爲 爲，動詞。韓非子解老篇：「宜而爲之。」河上公注：「動作以爲己。」有以爲，乃有心而爲之也。

上禮 名詞。河上公注：「其禮無（爲）上，故言上禮。」

莫之應 應，動詞。和也。易乾卦文言：「同聲相應。」韓非子解老篇：「不能相應。」禮尚往來，故言相應也。

攘臂 攘，動詞。說文：「推也。」廣韻：「揜袂出臂，曰攘。」

扔之 扔，動詞。廣雅釋詁：「扔，引也。」

前識者 名詞。韓非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按：通「妄」）意度也。」河上公注：「不知而言知，爲前識。」王弼注：「前識者，前人而識也。」自謂先知先見，猶俗謂「自作聰明」也。

大丈夫 名詞。河上公注：「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韓非子解老篇：「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孟子滕文公篇：「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

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按：老子所云，則非此意。

【校議】

一、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俞樾曰：「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老子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上仁』句而誤耳。傅奕本正作『不』。」陶邵學曰：「文選魏都賦注引亦作『無不爲』。」俞、陶二說並是也。按：嚴遵本、傅奕本、范應元本「以」字均作「不」，當據改正。

二、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陶慶鴻曰：「『以』字亦當作『不』，與上句反正互明。他書雖無可印證，然可以注義推之。注云：『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亦有以（以）亦當作『不』爲也。』此正釋經文『有不爲』之義。」馬敘倫曰：「諡義上句當作『無不爲』，下句當作『有不爲』。如此本下句作『無以爲』，則與『上仁』句無別；如世本作『有以爲』，則與『上義』句無別。故決知當如此。」蔣錫昌曰：「當從陶說作『有不爲』。二十九章『爲者敗之。』『有不爲』，即『敗之』之誼也。」諸說並是，當據改正。

三、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范應元曰：「『之應』一作『知應』。」按：疑「之」字乃古文「不」之倒誤作

ㄨ，與古文ㄣ字形近而訛；「應」亦係「爲」字之形譌。原文當作「不爲」兩字。王弼注：「直不能篤，則游飾修文。」莊子知北遊篇：「禮相僞也。」咸玄英疏：「夫禮尚往來，更相浮僞；華藻亂德，非真實也。」又：郭象注「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句云：「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咸疏：「棄本逐末，散樸爲澆；道喪淳漓，逮於行禮。」淮南子汜論訓：「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韓非子解老篇：「禮繁者，實心（必）衰。」言繁文縟節，無所不爲；去無爲遠矣。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不爲』也。」疑原文當如此。

四、則攘臂而扔之 此句韓非子解老篇，王弼注皆盡穿鑿，無有是處。按：莊子馬蹄篇：「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陸德明釋文引李頤注：「糾摘邪辟而爲禮也。」又引崔譔注：「摘辟多節。」郭嵩燾曰：「『摘僻』當作『摘癖』。」楚辭王注：「癖，折也。」摘者，取之；癖者，分析之；謂煩碎也。「疑「上禮」句原有古注作「摘僻爲禮」。因闕壞，致「摘」、「僻」二字分開，作：「才」、「商」、「辟」、「才」；後人不察，遂妄據六十九章「攘無臂扔無敵」句加以修改補足；乃成「攘臂而扔之」句矣。此句，當係衍文；似應刪去。

五、失義而後禮 按：此句有脫文。二十三章自「從事於道者」至「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止，當係此處錯簡，應在此下；並在「夫禮者忠信之薄」句上。惟當刪「道者」二字，並在「信」字上補一「忠」字，刪去下「焉」字。說見前。

【語譯】

上德的人不自以為德，所以纔是有德；下德的人自以為於德無失，所以就沒有德。上德的人沒有作為，所以也不想什麼作為。下德的人有所作為，所以就想要作些什麼。上仁的人有所作為，但卻不想作些什麼。上義的人有所作為，而且是想作些什麼。上禮的人有所作為，而得不到反應時，就伸出手臂來指責人家。「道」失去了，纔用得著「德」；「德」失去了，纔用得著「仁」；「仁」失去了，纔用得著「義」；「義」失去了，纔用得著「禮」；不過「禮」這個東西，卻是忠信的衰薄；也是大亂的禍端。所謂先知先見，不外就是「道」的浮華，愚昧的開始。因此，真正大智慧的人，要立身淳厚，不流於澆薄；處世篤實，不落於輕浮。所以要捨棄後者，擇取前者。

第三十九章

【句解】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

道通為一，故謂得道為得一也。言古始之得道者，天得一之道，所以清明也。

地得一以寧；

言地得一之道，所以安定也。

神得一以靈；

言神得一之道，所以靈妙也。

谷得一以盈；

言谷得一之道，所以盈滿也。

萬物得一以生；

「道生一」，一立而萬物生矣。言萬物得一之道，所以化生也。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言侯王得一之道，而為天下正也。

其致之。

言此六者，皆能得一而至於道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言天不清明，勢必至於崩裂；地不安定，勢必至於傾圮；神不靈妙，勢必至於消失；谷不盈滿，勢必至於涸竭；萬物不化生，勢必至於死滅；侯王不居其正位，勢必至於顛仆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言苟無賤者，貴亦不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苟無下者，高亦不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言侯王至尊至貴，反以賤號自稱；此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也。

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

言「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不以尊貴自居；豈非以賤爲本乎？

故致數譽無譽。

「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言侯王至尊至貴，不以尊號自名；而自稱：孤、

寡、不穀，故曰：致數譽無譽也。

不欲琖琖如玉，珞珞如石。

言不願如玉之少而高貴，寧可如石之多而下賤；「貴以賤為本」也。

【釋詞】

昔之 昔，時間副詞。河上公注：「昔，往也。」「昔之」，猶云：「昔者」。

得一 一，數詞，此作名詞。王弼注：「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一者，道之數。二十五章：「有物混成。」混成為道之體。十四章：「混而為一。」四十二章：「道生一。」皆道之數也。得一，猶言得道也。

以清 以，介詞；因也。清，形容詞。河上公注：「清明。」猶云：「因而清明。」

以寧 寧，形容詞。河上公注：「安靜不動搖。」

神 名詞。易繫辭傳：「陰陽不測謂之神。」說卦：「神也者，妙萬物以爲言者也。」謂變化不測也。

以靈 靈，形容詞。玉篇：「靈，神靈也。」河上公注：「能變化無形。」

天下貞 貞，形容詞。范應元曰：「貞，正也。」河上公注：「爲天下平正。」

其致之 致，動詞。猶招致也。易繫辭傳：「備物致用。」王弼注：「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

將恐 將，副詞。幾然尙未然之辭。易繫辭傳：「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恐，動詞，說文：「懼也。」猶疑也。

裂 動詞。河上公注：「分裂。」猶破也。禮記內則篇：「衣裳綻裂。」

發 動詞。劉師培曰：「『發』讀爲『廢』。說文：『廢，屋頓也。』淮南子覽冥訓：『四極廢。』高注

：『廢，頓也。』左傳定公三年：『廢於爐炭。』杜注：『廢，墮也。』頓墮之義，與傾圯同。『恐

發者』，猶言將崩圯也。即地傾之義。『發』爲『廢』之省形。」

蹶 動詞，河上公注：「顛蹶失其位也。」淮南子精神訓：「形勞而不休則蹶。」高誘注：「顛也。」

孤 名詞。禮記玉藻：「凡自稱小國之君曰『孤』。」

寡 名詞。禮記曲禮：「諸侯，其與民言曰『寡人』。」

不穀 名詞。左傳僖公四年：「豈『不穀』是爲。」又成公十年：「『不穀』惡其無成德。」爾雅釋詁

：「穀，善也。」「不穀」，猶言不善也。

故致數譽無譽 上「譽」字動詞，讀平聲。陸德明音義：「毀譽也。」下「譽」字，如字；名詞，「名

譽」之「譽」。王弼注：「貴乃以賤爲本，高乃以下爲基；故致數譽乃無譽也。」侯王至尊至貴，

此至譽也。而反以賤名自號，稱爲孤、寡、不穀；此無譽也。

瑤瑤 形容詞。河上公注：「瑤瑤，喻少……玉少故見貴。」李榮曰：「玉瑤瑤少，故貴。」

珞珞 形容詞。畢沅曰：「古無『珞』字，應作『落』」。河上公本作「落落」。注云：「落落，喻多；

……故見賤。」李榮曰：「石落落多，故賤。」

【校 議】

一、按：本章全文疑當在二十二章：「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句下，並在二十四章，「企者不立」句上。

二、其致之 陶邵學曰：「王注：『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蓋王本有『一也』二

字。」馬敘倫曰：「咸疏曰：『通結前六字，咸得一道也。』是咸亦有『一也』二字。諛義當有。

然此句是古注文」蔣錫昌曰：「諛義當有『一也』二字。此謂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各以

其道致此清、寧、靈、盈、生、貞也。」陶、蔣二說是也。按：當據補「一也」二字。

三、地無以寧將恐發 劉師培曰：「『發』讀爲『廢』。說文：『廢，屋頓也。』淮南子覽冥訓：『四極廢

。』高注：『廢，頓也。』左傳定三年：『廢於爐炭。』杜注：『廢，墮也。』頓墮之義與傾圯同。

恐發者，猶言將崩圯也；即地傾之義。『發』爲『廢』之省形。『廢』、『發』同義。」蔣錫昌：「劉

說是也。莊子列禦寇：『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發，同馬本作廢。』列子黃帝篇引作

「廢」。按：老子作「廢」不作「發」。如十八章：「大道『廢』。」三十六章：「將欲『廢』之

。」作「發」者，字之闕壞，失去「广」旁耳；疑當改正。

四、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易順鼎曰：「當作『侯王無以貞將恐蹶』。『貞』誤爲『貴』，後人見下文『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二句，以爲承上文而言，妄於『貴』下又加『高』字；遂致踵訛襲謬，而義理不可通矣。」易說是也。按：趙至堅本「貴高」二字正作「貞」，當據改正。

五、貴以賤爲本。陳柱曰：「四十二章『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十二字；當在『致數與無與』句下。」陳說未塙。按：此十二字當在此句之上，並在「將恐蹶」句下。

六、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姚鼐曰：「四十二章：『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諸句，當在四十二章『人之所惡』句上。」姚校非也。按：「人之所惡」及下諸句，當在此「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句下，並在「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句上也。

七、按：列子楊朱篇引「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莊子逍遙遊篇：「名者實之賓，吾將爲賓乎？」疑此五字乃老子佚文。郭象注：「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按：此節上文：「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下逕接：「故至譽無譽。」其語氣顯有中斷。隋伯秀注莊子「至譽無譽」句云：「則烈士之所爭，非其名也。」孔叢子抗志篇：「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名」、「譽」連文，疑此四字，即係「非乎」句下與「至譽無譽」句上之脫文。夫「名者實之賓。」爲侯王者，而自稱孤、寡、不穀；既有爲君之實，而不居至譽之名；「處其實，不居其華也。」此五字疑當補在「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句上。

八、故致數譽無譽。河上公本作「故致數車無車」並注云：「言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衡，爲

譽，無有名爲車者。」陶邵學曰：「吳澄本作『至譽無譽』，義似可通。」高延第曰：「『至譽無譽』，河上本作『致數車無車』。」王陽本、淮南子道應篇作『致數輿無輿』。各爲曲說。與本文誼不相附。陸氏文出『譽』字，注：『毀譽也。』是原作『譽』。由『譽』譌爲『輿』；由『輿』譌爲『車』；後人反謂釋文爲誤，非也。莊子至樂篇：『至譽無譽』，下又云：『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云云，正引此章語；尤可證。」易順鼎曰：「據釋文，王本作『譽』。（按：『譽』乃美稱，又：兩『譽』字武英殿本、浙局本並作『輿』。浙本注云：『故致數輿乃無輿也。』河上公本同。）『致數譽無譽』，即『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之義。稱孤、寡、不穀；是致毀也。然致數毀而終無毀，將反『無譽』矣。作『輿』義不可通，當以作『譽』爲是。」馬敘倫曰：「論謂莊子至樂篇曰：『至譽無譽』，蓋即吳所本，然此文當作『致譽無譽』。『致』有誤作『數』者，校者彼此旁注，後人傳寫誤入正文耳。或讀者依誤本淮南子改也。」高序曰：『致，讀如『致知格物』之『致』。』高說是也。按：『禮記大學』：『致』、『至』同義，上云：『致』知在格物。』下云：『物格而後知『至』。』可證。然此文不當作：『致』；應作『至』。一如莊子齊物論篇：『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庚桑楚篇：『至知不謀，至仁無親。』知北遊篇：『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山木篇：『無譽無訾。』文例一律也。考道藏張氏道德真經集註本注：「陽本作『數譽無譽』。」是當以此本爲正。

九、珞珞如石 陳景元曰：「有道之君，不欲顯耀，『珞珞如玉』，『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河上公

本作：「琅琅如玉，落落如石。」注云：「琅琅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按：古無「琅」字。依義作「落」爲長。傅奕本、河上公本、及各本多作「落落」，當據改正。

【語譯】

古來得到「一」的原理的：天具有「一」的原理，因而清明；地具有「一」的原理，因而穩定；神具有「一」的原理，因而靈妙；谷具有「一」的原理，因而充滿；萬物具有「一」的原理，因而化生；侯王把握了「一」的原理，因而作天下的示範（得天下的正位）。它們都是從具有這個「一」的原理而達到的。天如不能保持它的清明，恐怕就會破裂；地如不能保持它的穩定，恐怕就會墮毀；神如不能保持它的靈妙，恐怕就會消失；谷如不能保持它的充滿，恐怕就會涸竭；萬物如不能保持它們的化生，恐怕就會絕滅；侯王如不能保持作人的表率，恐怕就會倒臺。貴者是以賤者作根本，高的是以下的作基礎。因此，王侯們自己稱呼：「孤」、「寡」、「和」、「不穀」；這不就是「貴者以賤者爲根本」嗎？不是嗎？所以屢屢受著過分的標榜和捧場，就得不到榮譽。不願像少而又有光彩的美玉，寧可像多而又質樸的石頭。

第四十章

【句解】

反者，道之動；

動者，靜之對。「道」之動極而靜，是為「反」（反對與返復）也。以其「動」，所以能「反」；非「動」，無「反」也。

弱者，道之用。

「天下莫柔弱於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柔弱勝剛強」，「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故「道」以「弱」為「用」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名萬物之母」；「有物混成」，「可以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天下萬物生於有也。「無，名天地之始」，「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道法自然」；故曰：有生於無也。

【釋詞】

反者 反，本動詞；在此當名詞。說文：「覆也。」具「反」、「覆」二義：一為反對之反；一為返復之反。河上公注：「反本也。」王弼注：「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以其「動」，所以為「反」；非「動」無反也。

用 名詞。說文：「可施行也。」功用也。易繫辭傳：「藏諸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名詞。第一章：「有，名萬物之母。」第二章：「有、無相生。」又：「有之以為利。」

有生於無 無，名詞。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第二章：「有、無相生。」又：「無之以為用。」

【校議】

一、本章自「反者道之動」至「有生於無」止，全章疑均當在二十五章「遠曰反」句下；並在「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句上。

二、天下萬物生於有 按：「有」，即第一章：「『有』，名萬物之母」之「有」。即「道」也。故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三、有生於無 按：「無」，即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之「無」。即「自然」也。故二十五章云：「『道』法『自然』。」

【語 譯】

反復（否定）是「道」的運動，虛弱是「道」的作用。天下的萬物都是從「有」中生出來，「有」又是從「無」中生出來。

第四十一章

【句 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言嚮道之士，聞道之後，勤志服知；終日修行，「勤行者有志」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言中庸之士，其於道也，一出一入，信道不篤，疑信參半；故若有若無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下流之人，不足以語道。以其不信道，一旦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大笑之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者，萬物之奧，」非下士之所能知；其不為下士所笑者，則不足以稱為道。「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

故建言有之：

建言，猶云古之立言者，此謂古有是言也。

明道若昧。

明道之人，似若闇昧；闇然而日彰，謂「光而不耀」也。

進道若退。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進於道者，反若退縮不前。謂「後其身而身先」也。

夷道若纈。

言平坦之道，反若不平；「大道甚夷」，反似邪徑也。

上德若谷。

谷空虛而無所不容，故百川歸之；「為天下谷，常德乃足也。」

大白若辱。

「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故曰：大白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有積為不足。「儉，故能廣。」言有盛德者，反似不足也。

建德若偷。

言健全之德，似若偷惰而苟且也。

質真若渝。

道之真，以治身。言真純之質，反若淪失。「為道日損」也。

大方無隅。

「方而不割」，「大制無割」；故曰：大方無隅也。

大器晚成。

「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故曰：大器晚成也。

大音希聲。

「聽之不聞名曰希」，「聽之不足聞」；故曰：希聲也。

大象無形。

「無物之象，是謂惚恍」；「無狀之狀」，「視之不見」；故曰：無形也。

道隱無名。

「道常無名」，「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故曰：隱於無名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故曰：善貸且成也。

【釋詞】

上士 名詞。按：謂有道之士也。

勤 動詞。說文：「勞也。」河上公注：「勤苦竭力。」王弼注：「有志也。」

中士 名詞。謂上士之次，下士之上也。

若存 若，副詞。或也。

下士 名詞。謂中士之次也。

建言 名詞。河上公注：「建，設也。」王弼注：「建，猶立也。」奚侗曰：「『建言』，當是古載藉名。」

夷道 夷，形容詞。河上公注：「夷，平也。」言平坦之道也。

類 形容詞。王弼注：「類，垠也。」釋名：「垠，深也，靜也。」易順鼎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刑之頗類。』服（虔）注：『類，不平也。』」

若辱 辱，形容詞。河上公注：「若污辱，不自彰顯。」

廣德 名詞。河上公注：「德行廣大。」

建德 名詞。俞樾曰：「『建』，當讀爲『健』。」釋名釋言語：「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謂健全之德也。

若偷 偷，形容詞。說文：「苟且也。」禮記表記：「安肆曰偷。」

質真 質，形容詞。河上公注：「質朴。」

若淪 淪，形容詞。說文：「淪，變污也。」

道隱無名 隱，動詞。猶潛藏也。易坤卦：「天地閉，賢人隱。」河上公注：「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王弼注：「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

善貸 貸，動詞。說文：「貸，施也。」廣雅釋詁：「貸，予也。」謂善於施予也。

【校 議】

一、故建言有之。傅奕本、范應元本「之」下並有「曰」字。按：莊子書中有：「寓言」、「重言」、「卮言」之稱；韓非子書中亦有「參言」、「倒言」；獨無「建言」。疑「建言」兩字乃「書」字之闕壞，又分成兩段而誤衍。句當作：「故書有之曰。」如莊子屢云：「故書曰」，列子云：「黃帝書曰」，韓非子云：「周書曰。」且解老篇言：「書之所謂。」作「建言」者，又疑涉下文「建德」而誤也。又：淮南子汜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韓非子說林下篇：「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以千里馬時一有，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或）也。』」此皆言、禍、福倚伏，及利、害相對之理。疑「上言者下用也。」即「正言若反」之義。此節引「周書有言曰」，又「建」字乃「書」字之闕壞，「言」字係「周」字之譌誤；並因互相倒置。是此句又當作：「故周書有之曰」矣。文子道德篇引「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惟聖人爲能知權。」是文子引「周書」而直稱「老子曰。」列子引老

「子」谷神不死」章稱：「黃帝書曰」；則此句固當作「周書曰」爲是。又：七十八章「正言若反」四字，李嘉謀本無此句，以爲周書所言，疑當在此句之下。

二、大白若辱 「大」原作「太」。下文皆作「大」，依例改正。又：羅振玉藏敦煌唐人寫本老子義殘卷「大白若辱」在「上德若谷」句上。按：此句疑當在「廣德若不足」句下，並在四十五章「大辯若訥」句上。

三、建德若偷 按：唐人寫本老子義殘卷無此句，疑當在「上德若谷」句下，並在「廣德若不足」句上。俞樾曰：「『建』，當讀爲『健』。……言剛健之德，反若偷惰也；正與上文『廣德若不足』一律。」俞說是也。莊子山木篇：「南城有邑焉，其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正合此意。「猖狂妄行」即謂「健」也。

四、質真若渝 按：此句疑當在上文：「夷道若類」句下。又：「真」字同馬光本、寇才質本、明太祖本俱作「直」，劉師培曰：「疑『真』亦作德，蓋『德』，正文作『惠』，與『真』相似也。」按：「真」，疑係「道」字之形誤，「道」字古亦作「道」，「道」字闕壞，因成爲「首」，「首」再誤爲「直」。莊子天運篇：「是以道不渝。」刻意篇：「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是此文原當作「質道若渝」，並與上文「明道」、「進道」、「夷道」三句相屬也。

五、大方無隅 按：此句疑當在四十五章「大直若屈」句下，並在二十八章「大制不割」句上。

六、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按：「大器晚成」句，疑當在「大音希聲」句上，並在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句上。

七、大象無形 按：疑此句當在「大音希聲」句上，並在二十八章「大制不割」句下。

八、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按：此二句與上文不甚連屬，疑當在十五章：「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句下。

【語譯】

高度修養的人；聽過了「道」，就勉力去實行；普通修養的人，聽過了「道」，將信將疑；缺乏修養的人，聽過了「道」，便大笑起來；如果他們不笑，那就不成為「道」了。所以，從前有這樣的說法：明白的「道」，好像暗昧；前進的「道」，好像後退；平坦的「道」，好像坎坷不平；高尚的「德」，好像川谷；廣大的「德」，好像不大充足；健全的「德」，好像柔懦；質樸的「德」，好像污濁；最潔白的，好像黝黑；最方正的，反沒有稜角；重大的器物，反而最後完成；最大的發音，反而沒有聲響；最大的法象，反而沒有形跡；「道」是隱匿起來而沒有名字。只有「道」善於幫助一切，並使它完成。

第四十二章

【句解】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本混成，為宇宙演化之起源；獨立無匹；絕於對待，「混而為一」；故曰：道生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含陰、陽二氣；故曰：一生二也。陰、陽交合，而成和氣。「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曰：二生三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發乎天（地），赫赫發乎地（天）；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曰：三生萬物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孤陰不生，獨陽不長；道含陰、陽，萬物皆由道生；故萬物皆負陰而抱陽也。

沖氣以爲和。

氣者，微妙之體。沖則動靜歛闢，以成和氣；所以調節陰、陽者也；故曰：爲和。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孤、寡、不穀皆不美自謙之辭，而為世人所憎惡者；王公至尊至貴，竟以此自稱；此「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欲先民，必以言下之」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天道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少則得，多則惑」，「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言人之所以立教者，我亦將以此教人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堅強者死之徒。」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焉。言恃強者不得善終也。

吾將以爲教父。

言古人以不逞強與謙下為教，我亦奉此為施教之張本也。

【釋詞】

道生一 一，數詞；此當名詞。說文：「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第十四章：「混而爲一。」道爲「絕對」之體，於數爲「一」，乃宇宙之起源：故曰：「道生一」也。

一生二 二，數詞；此當名詞。易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下文：「萬物負陰而抱陽。」所謂分陰分陽；故曰：「一生二」也。

二生三 三，數詞；此當名詞。「沖氣以爲和」荀子天論篇：「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所謂陰陽交合。

故曰：「一生三」也。

三生萬物 萬物，名詞。易繫辭傳：「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曰：「三生萬物」也。

強梁者 名詞。河上公注：「尙勢任力也。」莊子山木篇：「從其強梁。」釋文：「強梁，多力也。」不得其死 死，動詞。河上公注：「不得以壽命死也。」論語憲問篇：「羿善射，圉邊舟，俱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注：「皆不得以壽終。」莊子人間世篇：「未終其天年。」是也。

教父 名詞。河上公注：「父，始也。」羅運賢曰：「說文：『父，巨也。』『巨，規巨也。』教父，即教巨；猶言『教條』也。」

【校議】

一、按：本章自「道生一」至「沖氣以爲和」各句，與下文不相應；疑當在第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句上。

二、「人之所惡」至「王公以爲稱」各句，陳柱本移三十九章。按：疑當在三十九章：「高以下爲基」句下，並在「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句上。又「王公」二字，傅奕本、范應元本並作「王侯」。然老子文多作「侯王」，三十二章：「侯王若能守之。」三十七章：「侯王若能守之。」上文：「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侯王」無以貴高。」下文：「侯王自稱孤寡不穀。」並作「侯王」，依例當作「侯王」；作「王侯」者，蓋倒誤耳。似當據上下文改正。

三、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此二句陳柱本移三十九章。按：此二句疑當在三十九章「將恐蹙」句下，並在「故貴以賤爲本」句上。

四、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按：此二句與上下文均不相應，疑係四十三章「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句下之錯簡；當在此下。

五、強梁者不得其死 按：此句與上下文不相屬，疑係七十六章「木強則兵」句下之錯簡；當在此下。

六、吾將以爲教父 按：此段移去「強梁者不得其死」一句，正接「我亦教之」句下，並係四十三章之文，亦當是「天下希及之」以下之文。

【語 譯】

「道」（宇宙的起源）始生一，一衍生二，二交生三，三化生萬物。萬物都包含著陰性和陽性，陰、陽二氣的醞釀，便得到互相和合。眾人所厭惡的，就是「孤」、「寡」和「不穀」；可是王公們卻用這些不好的名目來稱呼自己。所以，一切事物，有時減損它，反而增長了它；有時增長它，反而減損了它。別人怎樣的說教，我也怎樣教人。強暴的人是得不到好死的。我要拿這句話作為施教的標準。

第四十二章

【句解】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水能貫穿金石，無孔不入，無所不通；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也。

無有入無間。

無有，則空虛無物；無間，則無隙不可入。惟其無有，乃可以入於無隙。謂道「視之不見」而無所不在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以「無有入無間」之理推之，我乃知「無」之為用，而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故曰：天下希及之也。

【釋詞】

無有 名詞。河上公注：「無有，道也。」道無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故云：「無有」也。

入無間 無間，名詞。說文：「間，隙也。」無間則不可入。莊子知北遊篇：「道，無所不在，……在稊稗，在瓦甓，在螻蟻，在屎溺。」無所不在，則無所不入，是入於無間矣。李敞音解：「間，去聲。言道體混然，曾無間隙。」嚴復曰：「無有入無間，惟『以太』（Ether）耳。」

【校議】

一、無有入無間 按：此五字與上下文俱不相應，疑係第五章錯簡；當在「動而愈出」句下，並在「多

言數窮」句上。又：此句上，傅奕本、范應元本、白玉蟾本並有「出於」二字，「入」字下，傅奕本、范應元本、白玉蟾本及各本多有「於」字。劉師培曰：「按淮南子原道訓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此老子古本也。王本亦有『出於』二字，王弼上文注云：『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注文『無所不出於經』，當作『無所不經』。與上『無所不入』對文。『出於』二字，必係『無有』上之正文。蓋王本亦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而『出於』二字誤入注文也。傅奕本與淮南子同。」劉說是也，當據傅奕本及王注改正。

二、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按：四十三章自「不出戶知天下」至「不爲而成」止，全章皆當在此下。三、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按：此三句疑當在第三章：「爲無爲則無不治」句下。

【語 譯】

世間最軟弱的東西，能夠和世間最堅硬的東西相周旋。沒有形體的東西，能夠滲透到沒有空隙的東西，我因此知道沒有作為的好處。不用說話的教化，沒有作為的好處，世間很少人能夠做得到的。

第四十四章

【句解】

名與身孰親？

伯夷死於首陽之下，以身徇名。故設問曰：名聲與身體，孰為可愛者乎？

身與貨孰多？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以身徇利。故設問曰：身體與財貨，孰為貴重者乎？

得與亡孰病？

言因名、利而亡身，其所得者與所失者，孰為苦惱乎？

是故甚愛必大費，

言過於愛名、利者，必大耗其精氣也。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曰：大費也。

多藏必厚亡。

生多藏於府庫，死多埋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塚之患。言多積藏財貨者，必誨盜；而速其遭殺身探柩之禍也。

知足不辱，

知足常足，無求於外；不事王侯，高尚其德，故不辱也。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功遂身退」，明哲保身；故不殆也。「功成不居，以其不居，是以不去」；故長久

也。

【釋詞】

孰親 親，形容詞。近也。易乾卦文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孰多 多，形容詞。說文：「多，重也。」漢書黥布傳：「又多其材。」顏師古注：「多，猶重也。」

與亡 與，連詞。猶及也。亡，名詞。韻會：「失也。」

孰病 病，形容詞。說文：「疾加也。」玉篇：「疾甚也。」廣雅釋詁：「病，苦也。」

【校議】

一、多藏必厚亡 按：此句下並「知足不辱」句上，似有脫文；疑當補：「有積爲不足，徐行而不費，無藏故有餘」三句佚文。此章「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兩句，皆言「物或損之而益」。「知足不辱」一句，是言「物或益之而損」。莊子天下篇：「以有積爲不足，……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疑「以有積爲不足」句，係古之有道術者之言，而爲老、莊所徵引者；今不見於經文，獨八十一章有：「聖人無積」之句，是今本老子所脫佚者。天下篇又云：「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諸句乃雜引老子之言，而今亦脫去。似此處原文當作：「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有積爲不足；徐行而不費，無藏故有餘，知足不辱

。「反正相承，各爲三句；似當據莊子文補足，意義始明。

二、知足不辱 此句下疑尚有脫文。按：牟子理惑論引「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是東漢末老子尚未脫此二句也。王弼注上文云：「尚名好高，其身必疏。」此謂「名者身之害」也；又注云：「貪貨無厭，其身必少。」此謂「利者行之穢」也。嚴遵指歸論第九章云：「名勢者，身之穢；財利者，身之害。」雖「穢」、「害」二字互調，其意則同。陳景元藏室纂微引嚴遵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並同此意。疑在此句下當補：「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二句。

三、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按：此二句疑當在三十二章「夫亦將知止」句下。

【語譯】

名聲和身體，那個可貴？身體和財物，那個重要？獲得和喪失，那個苦惱？因此，過分的喜好，必定要花很大的耗費；大量的收藏，必定會遭受重大的喪失。知道滿足，就不會遭到羞辱，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碰到厄運；這樣就可以保持至於久遠。

第四十五章

【句解】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曲則全」，大成若缺也；「敝則新」，其用不弊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窪則盈」，大盈若沖也。「道沖而用之」，「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其用不窮也。

大直若屈。

「枉則直」，「直而不肆」；大直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大巧若拙也。

大辯若訥。

「知者不言」，「善者不辯」；大辯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

動屬陽，寒屬陰；陽盛則勝陰。靜屬陰，熱屬陽；陰盛則勝陽也。

清靜爲天下正。

「我好靜而民自正」，「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故曰：清靜爲天下正也。

【釋詞】

若缺 缺，形容詞。說文：「缺，器破也。」河上公注：「如毀缺不備也。」

不弊 弊，動詞。玉篇：「壞也，敗也。」

若拙 拙，形容詞。說文：「拙，不巧也。」釋名：「拙，屈也，使物否屈不爲用也。」

若訥 訥，形容詞。說文：「言難也。」玉篇：「遲鈍也。」論語里仁篇：「君子欲訥於言。」

【校議】

一、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按：此二句疑係四十一章錯簡，當在「大器晚成」句下。又「弊」字疑當作

「敝」。林希逸本、王道本、焦竑本並作「敝」。韓詩外傳卷九引亦作「敝」。二十二章「敝則新」

，當據改正。

二、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按：此二句疑當在「大巧若拙」句後，但並疑上有脫文。

三、大直若屈 按：此句疑當在下文：「大辯若訥」句下，並在四十一章「大方無隅」句上。又：「屈」

字，傅奕本、范應元並作「詘」。范應元曰：「詘，音屈；枉曲也。」孫詒讓曰：「韓詩外傳卷九引

老子「屈」亦作「詘」。與傅本正同。」孫說是也。原文似當作「詘」。

四、大巧若拙 按：此句疑當在上文「其用不弊」句下。又此下疑有脫文。韓詩外傳卷九引：「老子曰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依韓嬰文，是「大巧若拙」句下，脫去「其用不屈」一句。當據外傳在此下補「其用不屈」一句。

五、大辯若訥 按：此句疑當在四十一章「大白若辱」句下，並在本章「大直若屈」句上也。

六、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按：韓詩外傳引「大直若拙，大巧若拙」句下，無此三句。疑係二十六章錯簡，當在「輕則失根，躁則失君」句下。蔣錫昌曰：「按：此文疑作『靜勝躁，寒勝熱。』二十六章，『靜爲躁君，』『靜』、『躁』對言，其證一也。六十章王注：『躁則多害，靜則全真。』六十一章王注：『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七十二章王注：『離其清靜，行其躁欲：』皆『靜』、『躁』對言；其證二也。……是『躁』乃擾動之義，正與『靜』字相反。『靜勝躁，寒勝熱：』言『靜』可勝『動』，『寒』可勝『熱』也。』蔣說是也。按：韓非子解老篇：「衆人用之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謂之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亦「靜」、「躁」對言。孫子軍爭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淮南子原道訓：「夫精神氣志者，『靜』以日充者以壯；『躁』以日耗者以老。」兵略訓：「『靜』以合『躁』，彼『躁』我『靜』。」又云：「『靜』爲『躁』奇。」詮言訓：「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此不僅「靜」、「躁」對文，且直云：「『靜』之勝『躁』」也。當依蔣說並淮南子文改正。

【語譯】

最完美的東西，好像有缺陷，它的作用卻不會毀壞；最充滿的器物，好像是空虛，它的作用卻不會窮盡；最正直的東西，好像是彎曲的；最機巧的東西，好像是笨拙的；最雄辯的人，好像不會說話。急躁能夠勝過寒冷，安靜能夠勝過酷熱；清虛靜定，就可以做天下的表率。

第四十六章

【句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言有道之世，兵革不興，故屏棄乘載之馬而不用，以之治田疇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言無道之世，諸侯交侵，兵戎相見；兵車之馬進出於郊野之上，久而不還也。

禍莫大於知足，

言富貴不知止足，貪欲無厭，必招大禍；「多藏必厚亡」也。

咎莫大於欲得；

言爭名於朝，逐利於市；必遭災殃。「甚愛必大費」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功成身退」，全性保真；「長生久視」，不居不去；則可以常足矣。

【釋詞】

却 動詞。廣韻：「退也。」增韻：「止也。」陸德明音義：「卻，除也。」

走馬 名詞。韓非子解老篇：「不以馬遠通淫物。」走馬，爲供運載行走之馬也。

以糞 糞，動詞。韓非子解老篇：「糞灌。」河上公注：「糞者，糞田也。……治農田也。」

戎馬 名詞。韓非子解老篇：「馬者，軍之大用。」按：是戎馬即軍用之馬也。

生 動詞。說文：「進也。」玉篇：「起也。」易觀卦象辭：「觀其生。」王弼注：「生，猶動出也。」

此猶言進出也。

於郊 郊，名詞。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河上公注：「戰伐不止，戎馬生於交境之上。」此謂近

郊、郊野也。

咎 名詞。說文：「咎，災也。」

【校 議】

一、按：自「天下有道」至「戎馬生於郊」諸句，與下文義不相應；疑當在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句上。

二、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按：諸句與上文不相應，疑當在四十四章「知足不辱」句後。

三、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陸德明音義：「河上本『禍莫大於不知足』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俞樾曰：「河上公本此句之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據韓非子解老篇，則此句當

有。惟韓非子作『禍莫大於可欲』，誤也。其上文曰：『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則本是『罪』字明矣。」劉師培曰：「喻說是。韓非子解老篇『禍』字涉上文『君禍』而訛。又喻老篇亦引此三語，正作『罪莫大於可欲』。且承上文『以名號爲罪』……以城與地爲罪』言；則老子本作『罪』明矣。」按：景龍本及眾本上各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朱得之本與韓非子同。似當從俞、劉二氏說補正，並以「禍莫大於不知足」句殿末。

【語譯】

天下平定的時候，把運載的馬用來種田；天下動亂的時候，戰馬要奔馳在郊野之上，災禍沒有比不知道滿足再大的，罪過沒有比貪得無厭更甚的；所以，知道滿足為止的人，就會永遠得到滿足的。

第四十七章

【句解】

不出戶，知天下；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以天下觀天下」，故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也。

不闕牖，見天道。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通於一，萬事畢。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不闕牖，可以見天道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歧路亡羊，多方喪道；「為學日益」，「博者不知」；故行愈遠者，知愈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不行而知也。」不闚牖，見天道」；「不見而明也。」無爲而無不爲」，不爲而成也。

【釋詞】

闚 動詞。說文：「閃也，謂傾頭門中視也。」

彌 副詞。廣韻：「益也。」猶愈也。

而名 名，本動詞；在此當作形容詞。按：名，通「明」。釋名釋言語：「名，明也。」第二十二章：「不自見，故明。」又：禮記中庸：「不見而彰。」

【校議】

一、按：本章自「不出戶知天下」至章末「不爲而成」止，全章文疑並當在四十三章：「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句下。

二、不見而名 「名」，張嗣成本作「明」。程以寧曰：「不見而明，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也。」羅運賢曰：「釋名釋言語：『名，明也。』」蔣錫昌曰：「『名』、『明』古雖通用，然老子作『明』不作『名』」

。二十一章：『不自見，故明。』五十二章：『見小曰明；』皆『見』、『明』連言，均其證也。此當據張本改。』蔣說是也。按：禮記中庸：「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略同此意。且「彰」、「明」義近，是作「明」爲長。韓非子喻老篇：「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是韓非子亦作「明」，當據改正。

【語譯】

不出門戶，就能夠知道天下的事物；不探望窗外，就能夠認識天地間的真理。走得越遠的人，所知道的就越少；因此，有道的人，不必遠行，卻什麼都會知道；不必見識，卻什麼都會明瞭；不必舉動，卻什麼都會完成。

第四十八章

【句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為學所以求知，為道所以去妄。為學者，日益其智能；此用智者也。為道者，日損其情欲，而返於清靜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此「損之又損」也。「為無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此無為而無不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事無事」「處無為之事」，「我無事而民自富」；此取天下常以無事也。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朝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

【釋詞】

日益 益，動詞。集韻：「加也。」廣韻：「增也。」河上公注：「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

日損 損，動詞。說文：「減也。」河上公注：「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

取天下 取，動詞。河上公注：「取，治也。」

【校議】

一、本章自「爲學日益」至「無爲而無不爲」諸句，疑當在六十三章：「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句上。

二、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陳柱曰：「十七字，當是五十七章錯簡。」陳說近是也。

按：此十七字，當在六十四章：「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句下，並在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句上。

【語譯】

做流俗的學問，使知識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想得道（真理）的，使知識一天比一天地減少。減少再減少，直到沒有什麼作為。沒有什麼作為，卻沒有什麼事做不成的。處理世間的事，經常不用什麼舉動（輕舉妄動）；如果有所舉動，那就不配去處理世間的事了。

第四十九章

【句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聖人「虛其心」，「渾其心」，常無成心；故以百姓之心爲心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善與不善，皆得其善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非兩忘；信與不信，皆得其信也。

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

聖人無心，故歛歛焉爲天下渾其心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言百姓各用其耳目之聰明，而聖人皆視之如赤子也。

【釋詞】

無常心 常心，名詞。騞華帝君曰：「無成心也。」按：河上公注：「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似當作「無心。」爲長。林希逸曰：「心無所主也。」

德善 德，通得。動詞。德者，得也。善，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猶言得善也。

德信 信，形容詞，在此當名詞；按：猶言得信也。

歛歛 歛，動詞。在此作副詞。說文：「歛，縮鼻也。」莊子山木篇：「則呼張歛之。」陸德明釋文：「歛，歛也。」按：即歛氣也。

渾其心 渾，動詞。王弼注：「意無所適莫也。」河上公注：「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也。」謂常無心

也。

注其耳目 注，動詞。意所嚮曰注。管子君臣下篇：「君人者上注。」河上公注：「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也。」王弼注：「各用聰明。」

皆孩之 孩，本名詞；在此當動詞。即以嬰孩視之。河上公注：「愛念百姓，如孩嬰赤子。」

【校 議】

一、聖人無常心 按：此章自此句以下至章末均當在第二章「斯不善已」句上。張純曰：「當作『常無心』。」張說是也。按：河上公注：「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嚴遵曰：「『無心』之心，心之主也。」劉進喜曰：「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李榮注曰：「聖人『無心』，與天合德。」成玄英疏：「體道洞忘，虛懷絕慮，與死灰同其寂泊；故『無心』也。」王安石曰：「聖人『無心』，故無思無爲。」王雱注第二章云：「夫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正引此章經文。是臨川王氏父子俱作「無心」矣。按：莊子齊物論篇：「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郭象注：「其於『無心』而自得。」又莊子序云：「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抱朴子暢玄篇：「常『無心』於眾煩，而未始與物雜也。」張湛注列子力命篇：「言迎天意」句注：「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以其「常無心」，故下文云：「爲天下渾其心。」若作「無常心」，是謂其心「無常」，則大謬不然者矣。顧歡本、景龍本、羅振玉

貞松堂藏敦煌唐人寫本殘卷並作「無心」，當據改正。

二、聖人在天下歛歛 王弼注：「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歛歛焉，心無所主也。」依注，王本「歛歛」下當有「焉」字。按：傅奕本、范應元本並有「焉」字，當據補正。

三、百姓皆注其耳目 蔣錫昌曰：「按：浙局王本老子後附校勘記云：『閩本、畢本、黎本並有「百姓皆注其耳目。」一句。據注「各用聰明。」釋文「注，之樹反。」知王弼本實有此句。以文繁難補，附記於此。』道藏王本及諸本均有此句，當據補入。」蔣說是也。按：王弼注云：「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是張之象本在「爲天下渾其心」句下脫此七字。

【語譯】

有道的人，沒有固執的存心，是以百姓的心理作為自己的居心。善良的，我就認他們是善良的；不善良的，我也把他們當作善良的；結果都看成了善良的。信實的，我認為他們是信實的；不信實的，我也把他們當作信實的；結果都看成了信實的。有道的人的處世，是兢兢業業地為天下的人，而抱了渾厚的心情。百姓們都在利用自己視聽的聰明，有道的人，卻把他們當作嬰孩一樣看待。

第五十章

【句解】

出生入死。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故出則為生，入則為死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十有三者，謂十分中得其三分也。言生者，居十分之三；死者，亦居十分之三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不知常，妄作；凶」。本為生之徒，動而為死之徒；此自蹈死地之人，亦居十分之三也。即十之全數三分之一也。言十有三者，蓋以成數約計之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設問曰：「本為生之徒，何故而之死地乎？」答曰：「以其求生太厚也。」

蓋聞善攝生者，

嘗聞善於養生之人。

陸行不遇兕虎，

言善攝生者，離形去知，物莫之傷；行於大陸之上，不遭兕、虎之兇也。

入軍不被甲兵；

言入於軍中，而不為甲兵所加害也。

兕無所投其角，

言兕無從投擲其觸角也。

虎無所措其爪，

言猛虎無從施展其足爪也。

兵無所容其刃。

言兵器無從容受其鋒刃也。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又設問曰：何故能如此者乎？答曰：以其不求生生之厚，故無可死之機也。

【釋詞】

出生 生，名詞。韓非子解老篇：「人始於生，……始謂之出。」王弼注：「出生地。」

入死 死，名詞。韓非子解老篇：「而卒於死，……卒謂之入。」王弼注：「入死地。」列子天瑞篇：

「死之與生，一往一反。」

生之徒 徒，名詞。蔣錫昌曰：「徒，黨也。見孟子滕文公下：『聖人之徒也，』注。黨者，猶云類也

。」王弼注：「取其生道。」

十有三 數詞。王弼注：「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

死之徒 徒，名詞。王弼注：「取死之道。」

動之死地 死地，名詞。王弼注：「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

生生之厚 厚，形容詞。玉篇：「不薄也，重也。」河上公注：「求生活之事太厚。」

蓋聞 蓋，副詞。孝經天子章：「蓋天子之孝也。」唐玄宗注：「蓋，猶略也。」

攝生 攝，動詞。說文：「引持也。」河上公注：「攝，養也。」

兕 名詞。說文：「狀似野牛而青。」

被 動詞。廣雅釋詁：「被，加也。」

投 動詞。說文：「投，擲也。」

措 動詞。說文：「措，置也。」

刃 名詞。河上公注：「兵刃。」王弼注：「鋒刃。」
何故 故，名詞。墨子經上篇：「故，所得而後成也。」按：猶今言「原由」也。

【校 議】

一、動之死地十有三 武英殿本、浙局本，「十」字上並有「亦」字。按：王弼注：「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依注文觀之，則王本當有「亦」字。

二、陸行不遇兕虎 「遇」，吳澄本、明太祖本並作「避」；是也。按：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猛獸不據。」即此意也。蓋指善攝生者，雖兕、虎在前，亦不爲動容也。莊子達生篇：「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當從吳本改正。

三、虎無所措其爪 鹽鐵論世務篇引「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按：說文「螫，蟲行毒也。」玉篇：「凡蟲之毒害人者爲螫。」疑「螫」字乃注文而衍。五十五章：「毒蟲不螫，」正同此意。句當作：「蟲無所輸其毒。」似係此處脫簡。蓋上文「虎」、「兕」連文，此句應在此下，並在「兵無所容其刃」句上。鹽鐵論蓋約引也。

四、按：七十五章：「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二句，疑當在此「以其無死地」句下。

【語 譯】

人總歸出於生，入於死。生存的機會佔十分之三，死亡的機會佔十分之三；人本來要生存而卻走向死亡的境地的也佔十分之三。這是什麼緣故？因為他們求生過於迫切的緣故。人們大概都聽說過：善於保養生命的人，在陸地上走，不會遇到兇牛和老虎；進入軍營中，不會遭到兵器的殺傷；兇牛沒有地方可以投放它的牴角，老虎沒有地方可以施展它的爪牙，兵器沒有地方可以容納它的鋒刃；這是什麼緣故？因為他沒有可以致死的機會。

第五十一章

【句解】

道生之，德畜之；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道生之。「孔德之容」，「早服謂之重積德」；故曰：德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

物生而後有形，萬物以形相生；故曰：「物形之。」「長短相較，高下相傾。」「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曰：「勢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莫不法道，故必尊道；德畜萬物，故必貴德。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道法自然，德唯從道；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其生其畜，皆順自然；「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故曰：「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

言道生萬物，德畜萬物；長之使盛，育之使裕；亭之使充，毒之使厚；養之使固，覆之使周也。

生而不有，

言道生萬物，而不據為己有也。

爲而不恃，

言作成萬物，而不矜恃其能也。

長而不宰；

言長養萬物，而不自居其主宰也。

是謂：玄德。

此之謂至精至微至上之德也。

【釋詞】

道生之 生，動詞。河上公注：「道生萬物。」王弼注：「道者，物之所由也。」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按：此「生」字非指生育之生，猶言演化也。相當於英文：

Becoming。

德畜之 畜，動詞。河上公注：「主布氣而畜養。」王弼注：「物生而後畜。」又：「德者，物之所得也。」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第四十一章：「上德若谷。」是也。

物形之 形，動詞。王弼注：「畜而後形。」又：「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易繫辭傳：「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物也。

勢成之 成，動詞。河上公注：「作寒暑之勢以成之。」王弼注：「形而後成。」又：「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易繫辭傳：「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往，而歲成焉。」按：第二十六章：「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皆勢也。

莫之命 命，動詞。說文：「使也。」爾雅釋詁：「命，告也。」玉篇：「教令也。」河上公注：「不命召萬物。」

亭之 亭，動詞。說文：「民所安定也。」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老子曰：『亭之。』」王弼曰：「亭謂品

其形。』。」

毒之毒，動詞。說文：「毒，厚也。」廣雅：「安也。」莊子人間世篇：「無門無毒。」郭象注：「治也。」文選辨命論注引王弼曰：「毒，謂成其質。」

【校議】

一、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王弼注：「『命』並作『爵』。」是王所見本有作「爵」者。傅奕本、范應元本、寇才質本及眾本亦多作「爵」。列子說符篇范致虛注：「莫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厭。」呂惠卿注莊子亦曰：「莫之『爵』而常自然。」是：范、呂所見本亦並作「爵」。按：作「爵」無義，疑「爵」乃「爲」字之訛，形近致誤也。孟子萬章篇：「莫之爲而爲之，天也。」莊子田子方篇：「無爲而才自然矣。」繕性篇：「莫之『爲』而常自然。」疑即引用此文。王清曰：「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爲而爲之，莫之致而致之者，自然而然，理之常也。」下云：「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上云：「生之，……長之。」獨無「爲之」字句；似不相應。此句若作「夫莫之爲而常自然。」則上下文義一貫矣。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莫能使之」，即「莫之爲」也；當據莊子文改正。

二、道生之德畜之 范應元本及眾本多無「德」字。按：第十章作：「生之畜之，」亦無「德」字；當據范本刪去。

【語譯】

「道」始生萬物，「德」畜養萬物；事「物」表現了各種形態，形「勢」造成了一切局面。因此，萬物沒有不尊崇「道」而貴重「德」的。「道」所以受尊崇，「德」所以被貴重，由於它不需要發號施令；而常是自然而然而。所以，「道」始生萬物，「德」畜養萬物；成長它們，作育它們，安定它們，培植它們，保養它們，調護它們。生成萬物，並不據為自己所有；扶助萬物，並不誇耀自己的功能；遂長萬物，亦不自居為其主宰。這就叫做：至高至上（至精至微）的德。

第五十一章

【句解】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始者自然；故曰：天下有始也。「道法自然」，化生萬物，「有

，名萬物之母」，故曰：可以為天下母也。

既知其母，復知其子；

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執古之道」，知其母也；「御今之有」，知其子也。此舉一反三之術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以閱眾甫」，既知其子也。守自然無為之道，復守其母也。此以簡御繁之理也。

沒身不殆。

言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周行而不殆」；故曰沒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言堵塞耳、目，不妄視、聽；關閉口、鼻，不多言語、噴嚏。無視、無聽，則安閒自得；無事永逸，故終身毋用勤勞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言五官、九竅一開，則外物侵擾，嗜欲日增，事故紛陳；應接不暇。終身役役，勞神耗氣，傷性殘生；則終生不可救藥矣。

見小曰明。

微不易見，洞燭幾微；故為明也。

守柔曰強。

「柔弱勝剛強」，故守柔為強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明道若昧」，「光而不耀」，言韜其光而晦其明；故能闇然而日彰也。

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言毋妄作遭凶，使殃加其身；此乃習知常道也。

【釋詞】

有始 始，名詞。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按：始者，以其無有先之者也。

天下母 母，名詞。第一章：「有，名萬物之母。」河上公注：「道爲天下萬物之母。」按：王弼注下文「其母」曰：「母，本也。」以其能生生之謂也。

其子 子，名詞。王弼注：「子，末也。得本以知末。」

塞 動詞。韻會：「填也。」

其兌 兌，名詞。河上公注：「兌，目也。」奚侗曰：「易說卦：『兌爲口，』引申凡有孔竅者，皆可云

『兌』。淮南子道應訓：『王者欲久持，則塞民於兌。』高誘注：『兌，耳目鼻口也。』

閉動詞。說文：「闔門也。」

不勤，勤，動詞。勤，盡也。淮南子原道訓：「纖微而不可勤。」高誘注：「勤，盡。」又作「勞」解。

河上公注：「不勤苦。」王弼注：「無事永逸。」

濟，動詞。爾雅釋言：「濟，益也。」河上公注：「濟，益也。」

不救，救，動詞。奚侗：「救，當訓『治』。」呂覽勸學篇：「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高誘注：「救，治也。」

河上公注「不救」曰：「禍亂成也。」

身殃，殃，名詞。說文：「咎也。一曰禍也，罰也，敗也。」

習常，習，動詞。馬敘倫曰：「襲，習古通。周禮胥師注曰：『故書襲爲習。』是其例證。」小爾雅廣

詁：「襲，因也。」顧歡本引成玄英疏：「可謂承襲常道。」河上公注：「習修常道。」此謂因襲常道也。

【校 議】

一、按：自「天下有始」至「復守其母」四句，疑當在十六章「致虛極」句上。

二、既知其母 武英殿本、浙局本，「知」並作「得」。王弼注：「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

。」依注，王本當作「得」。按：河上公本亦作「知」，注：「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

三、沒身不殆 按：彭耜道德真經集註釋文：「葉夢得本無此四字。」疑係十六章錯簡複出於此，當據

陳本刪此一句。

四、按：自「塞其兌」至章末「是謂習常」諸句，疑當在五十五章「心使氣曰強」句下。俞樾曰：「按：『兌』當讀爲『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閱來風。』『閱』從『兌』聲，可段作『穴』；『兌』亦可段作『穴』也。『塞其穴』正與『閉其門』，文義一律。」俞說是也。按：孔穎達周易正義序云：「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亦以「門」、「穴」對舉。當從俞說改「兌」作「穴」。

五、是謂習常 羅振玉曰：「『謂』今本作『爲』；以全書例之，當作『謂』。」馬敘倫曰：「『襲』、『習』古通。周禮胥師注曰：『故書襲爲習。』是其證。」蔣錫昌曰：「按：道藏王本『爲』作『謂』，當據改正。二十七章『是謂襲明』，詞例與此一律；可證『習』亦當改『襲』。」蔣說是也。當據改。

【語譯】

世界有個原始，可以作為它的根本；既然知道它的根本，就可以知道它的產物；既然知道它的產物，還要遵守它的根本；一輩子就不會有危險。堵住它的竅穴，關上它的門戶，一輩子不會疲勞；開了它的孔隙，增加它的雜務；一輩子就不可救藥。能體察細微的，叫做明智；能保持柔弱的，叫做堅強；利用它的內蘊的光芒，回復他的清明；不給自己帶來災害，這就是永續的常理。

第五十三章

【句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言若使我微有所知，則行於大道。

唯施是畏。

言惟恐入於邪道之可畏懼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言大道蕩然正平，而世人卻好行斜徑；舍正路而不由也。

朝甚除，田甚蕪，食甚虛。

言朝政不舉而廢弛，田疇甚為荒蕪，倉廩甚為空虛也。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

言著錦繡之衣，佩鋒利之劍，飲食飽飫，積聚多餘之財貨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言此乃大盜，非有道之君也。

【釋詞】

介然 介，形容詞。易繫辭傳：「憂悔吝者，存乎介。」韓康伯注：「介，纖介也。」列子楊朱篇：「無介然之慮者。」釋文：「介，微也。」顧本成玄英疏：「介然，微小也。」又引王及羅什云：「介，小也。我小有所知，則便行於大道也。」

唯施 唯，副詞。河上公注：「唯，獨也。」施，形容詞；在此當名詞。錢大昕曰：「施，古音斜字。」

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曰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按：韓非子解老篇：「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淮南子齊俗訓：「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誘注：「施，微曲也。」要略訓：「接徑直施。」高誘注：「施，邪也。」

大道 道，名詞。說文：「一達謂之道。」猶路也。論語陽貨篇：「道聽而塗說。」此謂道路之道，指通衢大道，對下文「徑」字而言。但亦兼明「道理」之道也。

徑 名詞。說文：「步道也。」徐鍇曰：「小道不容車，故曰步道。」玉篇：「小路。」禮記曲禮：「送喪不由徑。」陸德明釋文云：「徑，邪路也。」論語雍也篇：「行不由徑。」朱熹曰：「徑，路之小而捷者。」河上公注：「徑，邪不中正也。」

朝甚除 除，形容詞。馬敘倫曰：「除，借爲汚；猶朽之作塗也。」淮南子天文訓：「是故春夏則群獸除。」高誘注：「毛微墮也。」墮，亦作墮；毀壞也。呂氏春秋順說篇：「墮人之城郭。」高誘注：「壞也。」韓非子解老篇：「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范應元曰：「朝甚除者，謂朝廷尙施爲，要賄賂，去君子，取小人；甚開私小之路也。」此謂朝政不修而廢弛也。

田甚蕪 蕪，形容詞。說文：「蕪也。」河上公注：「農事廢，不耕治。」陸希聲曰：「田野甚荒蕪。」倉甚虛 倉，名詞。說文：「穀藏也。」河上公注：「五穀傷害，國無儲也。」

服文綵 服，動詞。說文：「服，用也。」文綵，名詞。「綵」通「采」。漢書貨殖傳：「文采千匹。」

顏師古注：「文，文繪也；帛之有色者曰采。」陸希聲曰：「觀衣服，多文采。」

帶利劍 帶，動詞。說文：「紳也。」按：猶佩也。禮記月令：「帶以弓鞬。」陸希聲曰：「觀佩帶，皆利劍。」

厭飲食 厭，動詞。蔣錫昌曰：「『厭』，假爲『猷』。」說文：「厭，飽也，足也。」陸希聲曰：「觀飲食，常厭飫。」

盜夸 名詞。夸，廣韻：「大也。」按：盜夸，盜之大者。莊子胠篋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大盜：即盜夸，猶今言「盜魁」也。

【校議】

一、唯施是畏 按：第二十八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二句，與上下文俱不相附，疑係本章脫簡，當在此下；並在「大道甚夷」句上。

二、朝甚除 河上公注：「高臺榭，宮室修。」王弼注：「朝，宮室；除，潔好也。」陸希聲曰：「觀朝闕，甚修除。」馬敘倫曰：「諸家以除治解之，非也。」馬說是也。按：除，猶墮；毀也。此上三句：「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連言朝政不修。下四句：「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言人君窮奢極欲，厲民而以自養也。是不應獨以此句作修治解；當以馬說爲正。

三、是謂道夸 俞樾曰：「按：『夸』字無義，韓非子解老篇作『盜竽』。」按：王弼注：「凡物不以其

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依王注，則原作「盜夸」。說文：「夸，奢也；從大，亏聲。」是「夸」有「大」義。疑「盜夸」即「大盜」之意，猶今之所謂「盜魁」；蓋古楚方言或成語也。莊子胠篋篇：「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已死，『大盜』不起。……聖人死，『大盜』不止。……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屢稱「大盜」。又疑「盜夸」二字，乃「大盜夸」三字之譌誤者；因「大」、「夸」二字合訛爲「夸」，又倒置之；遂成「盜夸」矣。似句當作：「是謂大盜夸，非道也哉！」或「夸」字即「夸」字之形誤；句作：「是謂盜夸，非道也哉！」亦通。蓋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者，爲「大盜」，而「非道」；如莊子駢拇篇：「竊國者爲諸侯」也。嚴遵道德指歸論曰：「亂世高之，稱爲『大人』。」「大人」，亦「盜魁」之流亞歟？

【語譯】

設若我稍微有些認識，走到大路（通衢大道）之上，惟恐誤入斜徑；大道十分平坦，可是人們喜歡走入小路。朝政很廢弛，農田很荒蕪，倉庫很空虛；卻穿著漂亮的衣服，佩著鋒利的寶劍，吃著滋補的飲食，佔有多餘的財富，這就叫做：「強盜頭子」，那裏像有道的君主呢！

第五十四章

【句解】

善建不拔，

言善於建立者，「深根固柢」；故不拔也。

善抱者不脫。

言善於抱持者，「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故不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言子孫傳此道，是以世世祭祀不絕；「死而不亡」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畚以治身，「是以早服」，乃「重積德」；道之真以治身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子孫繩繩，瓜瓞縣縣也。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修道於鄉，澤及鄰里；鄉黨稱之，故德長也。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其緒餘以治國家，「無事而民自富」，故德豐也。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其土苴以治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汎愛無私，旁施萬方；無有好惡，遵王之路；故德普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言以修道之身，觀察不修道之身；以修道之家，觀察不修道之家；以修道之鄉，觀察不修道之鄉；以修道之國，觀察不修道之國；以修道之主，觀察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言我何以知天下之所以然？從上數事推其所為而致之也。

【釋詞】

不拔，動詞。說文：「拔，擢也。」

不脫，動詞。增韻：「物自解也。」廣雅：「脫，離也。」
不輟，動詞。廣韻：「已也。」集韻：「止也。」增韻：「歇也。」按：猶絕也。
修之，動詞。集韻：「飭也，責理爲修。」

【校 議】

一、以天下觀天下 按：此句疑係衍文。古者以「天下」爲最大領域；「天下」之外，不能再有「天下」。孟子萬章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證。疑後人以上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諸句，更以下文有：「吾何以知『天下』然哉？」遂臆補此句，以爲可以與上下文相應也。依義似當刪去。又：禮記大學：「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此又類儒家言也。

二、吾何以知天下然哉 按：河上公本、傅奕本、蘇轍本、林希逸本、王道本、焦竑本「然」字上並有「之」字。二十一章：「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五十七章：「吾何以知其然哉？」次解本、杜道堅本、焦竑本，「其」字並作「天下之」三字，依例當有「之」字，應據河上、傅奕諸本補。

【語 譯】

善於建樹的，拔不起來；善於持守的，解脫不開；子孫們由於按照這個專一的原則，

因此世代祭祀不絕。這道理施行在個人，他的德就會真實；施行在家庭，他的德就會有餘；施行在鄉里，他的德就會長久；施行在國家，他的德就會豐盛；施行在天下，他的德就會普遍。所以，要從個人去觀察個人，從家庭去觀察家庭，從鄉里去觀察鄉里，從國家去觀察國家，從天下去觀察天下；我憑什麼會知道天下是這樣的呢？就是用以上的方法。

第五十五章

【句解】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言畜德之厚者，類於嬰兒；無求無欲，不犯眾物；故無以損其全也。

蜂虿虺蛇不螫，

言蜂、蠆、虺、蛇之類無所輸其毒也。

猛獸不據，

言猛獸不能以足攫取之也。

攫鳥不搏。

言鷹、鷂之類，不能觸擊之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言嬰兒之筋骨羸弱，故握拳則極牢固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

言赤子無心，不識男女媾精之道，而陰莖自舉，此乃真精之氣，運行所至；生理之自然也。

終日號而不嗶，和之至也。

言赤子柔弱，雖終日啼號，心不使氣；出於沖和，全而不散；故其聲純而不啞也。

知和曰常。

能知沖和之理，是為常道。

知常曰明。

能知常道，則有內視之明。

益生曰祥。

「以其生生之厚」，「故動而之死地」；災殃至矣。故曰：祥也。

心使氣曰強。

以心使氣，非和氣也；必鼓其血氣之勇，「勇於敢則殺」；故曰：強也。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言萬物莫不由強壯而趨於衰老，此道之動而為「反」；故云：「否道」也。「否道」已成，其命不行，必速其死亡也。

【釋詞】

含德 含，動詞。正韻：「包也，容也。」河上公注：「謂含懷。」

比於 比，動詞。猶類也，方也。禮記學記：「比物醜類。」賈公彥疏：「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於，介詞。王引之經傳釋詞：「於，猶之也。」

蜂蠆 皆名詞。蜂，唐孫愐唐韻：「與蠆同。」秦李斯蒼頡篇：「蟲名。」按：列子天瑞篇：「穉蜂」。

殷敬順釋文引同馬彪云：「釋蜂，細腰者。」莊子天運篇：「細腰者化。」陸德明音義：「細腰。蜂之屬也。」蜂之種類甚多，此總名耳。蠶，玉篇：「螫蟲。」漢服虔通俗文：「蠶，長尾謂之蝎。」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蠱蠆有毒。」即此類也。

虺蛇 皆名詞。廣韻：「蛇虺。」顏氏家訓：「韓非子曰：『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後見古今字譜，是「虺」字。按：楚辭大招：「王虺鸞只。」王逸注：「王虺，大虺。」又：天問：「雄虺。」王逸注：「虺，蛇之別名。」爾雅釋魚：「蝮虺博三寸。大如擘。」郭璞注：「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蓋虺，亦蛇之屬也。

不螫 螫，動詞。說文：「蟲行毒也。」

不據 據，動詞。陳景元曰：「以爪按拏曰據。」

攫鳥 名詞。顧歡本引成玄英疏：「攫鳥，鷹鸇類也。」禮記儒行篇：「鷙鳥攫搏。」孔穎達疏：「以脚取之謂之攫。」

不搏 搏，動詞。集韻：「擊也。」顧歡本引成玄英疏：「搏，擊觸也。」禮記儒行篇，孔穎達疏：「以翼擊之謂之搏。」

牡牝之合 合，動詞。配也。詩大雅：「天作之合。」河上公注：「男女之合會。」易繫辭傳：「男女構精。」謂交合也。

全作 全，名詞。陸德明音義：「全，如字，河上作『峻』，赤子陰也。」按：河上公注：「而陰作怒

。」王弼注：「作，長也。」

不嘍 嘍，動詞，陸德明音義：「氣逆也。」莊子庚桑楚篇：「兒子終日嘍而噉不嘍。」成玄英疏：「嘍，聲破。」釋文引司馬彪云：「楚人謂嘍極無聲爲『嘍』。」

益生 益，動詞。廣韻：「增也，進也。」莊子德充符篇：「常因自然而益生也。」王弼曰：「生不可益，益之則天也。」

曰祥 祥，名詞。易順鼎曰：「按：祥，即不祥。書序云：『有祥，桑穀共生于朝。』與此『祥』字同義。」蔣錫昌曰：「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水迺見祥。』注：『祥，妖祥。』左氏傳十六年傳，疏：『惡事亦稱爲祥。』道德真經取善集引孫登曰：『生之厚，動之妖祥。』又引舒王（王安石）曰：『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

曰強 強，名詞。李霖道道德真經取善集引舒王曰：「此強者，非守柔之強，乃強梁之強。」

【校 議】

一、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按：此章自此至「心使氣曰強」止，疑當在第十章「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句下。又：「含德」二字疑當作「全德」，「含」、「全」形近致譌。梁元帝金樓子著書篇引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全德』創其名也。」莊子德充符篇：「而況『全德』之人乎？」天地篇：「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

，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又：「天下之非譽無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田子方篇：「遠矣，『全德』之君子。」依全德志序及莊子文，「含」字似當作「全」。

二、蜂蠆蛇虺不螫。俞樾曰：「按：河上本作『毒蟲不螫』。注云：『蜂蠆蛇虺不螫。』」是此六字乃河上公注也。王弼本亦當作『毒蟲不螫』。後人誤以此注屬入之。」蔣錫昌曰：「按：王注：『赤子無求無欲，不犯眾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是王作『毒蟲』。顧本成疏，『毒蟲，蛇虺類也。』強本榮注：『是以毒蟲不得流其毒。』是成、榮並作『毒蟲』。『蜂蠆蛇虺』當作『毒蟲』，以復古本之真。」俞、蔣說並是也。按：眾本多同河上公本，當據改正。

三、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馬敘倫曰：「此文當作『猛獸不攫，鷙鳥不搏。』淮南子齊俗訓曰：『鳥窮則搏，獸窮則攫。』禮記儒行篇曰：『鷙蟲搏攫，』並『搏』、『攫』連文可證。『據』、『攫』形近而誤，又奪『鷙』字耳。成疏曰：『攫鳥，鷹鷂類也；』鷂鷹，正鷙鳥也。說苑修文篇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疑本文亦『猛獸』、『鷙鳥』相對，『攫』、『搏』相對；尤可爲例證也。潘正作『猛獸不攫，鷙鳥不搏』。馬說是也，當據潘正觀本改正。

四、全作。陸德明音義：「『全』如字，河上作『峻』，子和反；本一作『腴』。說文：『子和反，又子壘反；』云：『赤子陰也。』」易順鼎曰：「『腴』、『全』音近，或假，『全』爲之。」俞樾曰：「『腴』，王弼作『全』，乃『含』之譌；『含』字闕壞，與『全』相似，因誤爲『全』矣。」按：「全」古文作：「𠂔」，形似赤子之陰，或古有是義；抑如易說：「假『全』爲之」歟？姑識之，以俟高明。

五、知和曰常。高序曰：「『知』疑當作『致』，聲近而誤。」高說是也。按：禮記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和」即四十二章：「沖氣以爲和」也。邵若愚曰：「能知無心，至精至和，曰常。」江澂疏五十二章曰：「惟其和之至，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致」、「至」古通，似以作「致」爲長；作「知」者，蓋涉下文「知常曰明」句而誤也。當依高說改。

六、知常曰明

次解本無此四字。按：疑係十六章錯簡複出於此，當據次解本刪。

七、益生曰祥

陳柱曰：「『祥』，當作『殍』，『殍』即『殃』之異文。」按：陳說亦可通。

八、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馬敘倫曰：「此文已見三十章，乃因錯簡而複出者也。刪於三十章

有注，此無注，其明證也。」蔣錫昌曰：「此文亦見三十章，『謂之』作『是謂』。強本成疏引經文云：『物壯則老是謂非道，』是成作『是謂』。」馬說是也，此三句當刪。

【語譯】

具有深厚全「德」的人，比得上無智無欲的嬰孩。毒蟲刺不到他，猛獸撲不到他，鷹鳥抓不到他。他（嬰孩）的筋骨很柔弱，可是握住拳頭卻十分的牢固。他還不懂男女的交合的道理，他的小生殖器官會自動地勃起；由於他的本能極度精純。整天啼哭，喉嚨並不嘶啞；由於他的元氣極端淳和。知道純和，叫做常理；知道常理，叫做高明；貪圖生活享受的，叫做災殃；用心力出氣的，叫做逞強。一切事物壯大了就要走向

衰老，這就叫做：「否道」。成了「否道」，就快到死亡的時候了。

第五十六章

【句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聖人行不言之教」，故知者不言也。「多言數窮」，則言者不知也。

塞其兌，閉其門。

言堵塞耳、目，不妄視聽；關閉口、鼻，不多言語、噴嚏也。

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此言去其鋒芒，除其分別，和其光輝，與塵垢混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萬物與我為一；故曰：玄同，同之至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萬物玄同，所以無親、無疎；無利，無害；無貴，無賤；此所以為天下之至貴也。

【釋詞】

解其分 解，動詞。脫也，免除也。禮記曲禮：「解屨不敢當階。」孔穎達疏：「脫也。」漢書孔光傳：「於法無所解。」顏師古注：「免也。」分，名詞。說文：「分別也。从八刀，刀以分別物也。」按：此言免除其分別也。

玄同 名詞。莊子天地篇：「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德充符篇：「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天
下篇：「萬物畢同。」陸德明音義：「眾異同於一物，同之至也。」王弼注第十章：「玄，物之極也。」玄同，猶言極同，至同也。同之至也。

【校 議】

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馬敘倫曰：「此二句蓋八十一章錯簡。」馬說是也。按：此二句當在八十一章：「美言不信」句下，並在「善者不辯」句上。陸德明音義：「知」者，或並音智。」按：此二「知」字疑並當作「智」。白居易讀老子詩云：「言者不智智者默，此語吾聞諸老君；若謂老君是智者，如何自著五千言。」是白所見本作「智」。高麗版李朝道家論辨牟子理惑論引作「智者不言。」大日本大藏經牟子理惑論引亦作：「智者不言，言者不智。」程以寧本兩「知」字並作「智」，當據改。

二、塞其兌閉其門 馬敘倫曰：「『塞其兌』二句乃五十二章文，讀者因門字與紛、塵音協，因而誤記於此。校者不敢刪，遂複出矣。」馬說是也。此二句當係五十二章錯簡複出，宜刪去。

三、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易順鼎曰：「『挫其銳』四句與上篇第四章同，乃上篇無注而此皆有注；疑此注亦上篇第四章之注也。文選魏都賦、運命論兩注皆引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並無此六句，可證其爲衍文矣。」蔣錫昌曰：「按：第四章王注：『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是明係『挫其銳』四句之注，何得謂無注。」陽、蒔二說各有短長。按：第四章與本章文疑並係錯簡，而第四章並脫「是謂玄同」四句。疑此數句當在第五章：「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句下。

四、「故不可得而親」至「故爲天下貴」諸句，疑當在七十三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句下。

五、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李約本無「不可得而貴」一句。按：此文疑有奪誤。「不可得而貴」句似當在「不可得而賤」句下，乃可與下文：「故爲天下貴」句相承也。

【語 譯】

知道的人，就用不著說；會說的人，就是不知道。堵住自己的孔竅，關緊自己的門戶，削去自己的鋒芒，排除自己的紛擾，蘊藏自己的輝光，使自己和塵垢混同；這就叫做：極端的雷同。這樣就沒有什麼可以親近，沒有什麼可以疎遠；沒有什麼可以取利，沒有什麼可以損害；沒有什麼可以尊貴，沒有什麼可以卑賤；因此，爲天下的人所尊貴。

第五十七章

【句 解】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言以正道治國，以詭道用兵也。

以無事取天下。

「事無事」，「我無事而民自富」。「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以無事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言我何以知其致此之由？蓋以無為無敗之理而推知之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言防範周密，百姓畏避莫及；窮於應付也。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言百姓多藏凶器，則國家愈益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言人民擅長伎巧，多具機心，偽詐百出，則邪事日增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言法網嚴密，政出多門，則民無所措手足，鋌而走險；盜賊益多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故聖人有言：我無爲，而百姓會自行教化；「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言我如好靜，而百姓自能正理平治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言我不多事，而百姓自能富足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言我無嗜欲，則百姓自能簡樸；「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也。

【釋詞】

以正治國 正，名詞。劉師培曰：「奇」、「正」對言。」按：正，謂清靜之道。第五十七章：「我好靜，而民自正。」第四十五章：「清靜為天下正。」

以奇用兵 奇，名詞。劉師培曰：「奇義同袞。」河上公注：「奇，詐也。」史記田單列傳：「兵以正合，以奇勝。」同馬貞索隱：「按：奇，謂權詐也。」

忌諱 本皆作動詞，在此當作複合名詞。楚辭諺諫：「恐犯忌而干諱。」王逸注：「所畏爲忌，所隱爲諱。」

彌貧 彌，副詞。廣韻：「益也。」

滋昏 滋，副詞。益也，長也。書泰誓：「樹德務滋。」又：「昏」原作「昏」，全書皆作「昏」。依例改正。

伎巧 皆名詞。伎通技，技藝也。巧，王弼注：「民多智慧，則巧僞生。」

奇物 名詞。王弼注：「邪事。」

自化 化，動詞。河上公注：「自化成也。」

【校議】

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俞樾曰：「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一章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爲章末結語，是其例矣。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爲一章，今誤合之。」俞說是也。按：此與十二章、三十八章、七十二章皆以「故去彼取此」作爲結句之例一律也。王注：「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是王所見本「以正治國」諸句，文當在「不足以取天下」章之後也。是此數句，當在四十八章「及其有事不足

以取天下」句後。又：[王弼注]：「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未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兵用也。」[王注謂「以正治國」爲「攻末」，恐非也。宋徽宗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國以正定，兵以奇勝。」葉夢得曰：「治國者，必以正；用兵者，必以奇。」[呂惠卿曰：「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可以奇。」][王清曰：「以正治國，順理而已；以奇用兵，從權變也」。按：正，謂清靜之道。以正治國，猶言以正道、常道治國也。下文：「我好靜而民自正。」第四十五章：「清靜爲天下正。」皆其證也。二、「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至「我無欲而民自樸」止諸句，[俞樾曰：「乃別爲一章。」]俞說是也。按：此諸句疑當在五十八章：「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句下。

【語譯】

以正道來治國，以出奇方式去用兵；不勞師動眾，去取得天下。我憑什麼知道是這樣的呢？原因就在此：天下的禁忌越多，人民就愈益窮於應付；民間的武器越多，國家就愈益昏亂；人民的技術越巧，反常的事情就愈見增加；法令太過分明，盜賊就越多。所以，有道的人說：「我沒有什麼作為，人民自然而然地會受感化；我喜歡清靜，人民自然而然地會趨端正；我安然無事，人民自然而然地會達到富足；我沒有私慾

，人民自然而然地會趨於淳樸。」

第五十八章

【句解】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言政治寬簡，則民俗淳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言政治苛細，則民風澆薄。「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福因禍而生；人遭禍則有戒心，修善得道，則禍去而福來；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則忘形驕恣；則福去而禍來。禍、福之轉相生也，如塞翁之失馬。言禍反為福，福反為禍也。

孰知其極，其無正？

言禍福倚伏，如循環之無端；互轉相生，誰能知其窮極？豈無正理邪？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以正治國」，復轉而「以奇用兵」；言正復返為邪，善復轉為惡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言世人之迷惑於禍、福之門，而不知倚、伏之理者，其為時日必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言聖人「挫其銳，解其分；」「大方無隅。」故不割也。

廉而不劌，

「大制無割」，「同其塵」；故不劌也。

直而不肆，

「枉則直」，「大直若屈。」故不肆也。

光而不耀。

「知其白，守其黑，」「和其光」，「明道若昧」；故不耀也。

【釋詞】

悶悶 形容詞。河上公注：「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又第二十章注：「悶悶，无所割截。」

淳淳 形容詞。集韻：「樸也。」王弼注：「寬大淳淳。」

缺缺 形容詞。說文：「器破也。」玉篇：「虧也，破也。」河上公注：「日以踈薄。」王弼注：「民懷

爭競。」謂不完滿也。

倚 動詞。集韻：「因也。」河上公注：「因也。」

伏 動詞。廣韻：「匿藏也。」河上公注：「伏匿。」

其無正 其，語詞。猶豈也。

妖 形容詞。正韻：「一曰異也，孽也。」國語晉語：「辨妖祥于謠。」韋昭注：「妖，惡也。」

方 形容詞。河上公注：「方正。」周禮冬官考工記：「方者中矩」。

不割 割，動詞。說文：「剝也。」爾雅釋詁：「裂也。」玉篇：「截也。」河上公注：「割截。」王弼

注：「割物。」

廉 形容詞。釋名：「斂也，自檢斂也。」玉篇：「清也。」王弼注：「廉，清廉也。」

不劇 劇，動詞。說文：「利傷也。」廣韻：「割也。」王弼注：「劇，傷也。」

不肆 肆，動詞。河上公注：「肆，申也。」爾雅釋言：「肆，力也。」玉篇：「放也，恣也。」廣雅釋

詁：「肆，伸也。」王弼注：「所謂『大直若屈』也。」

燿動詞。說文：「燿，照也。」王弼注：「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

【校議】

一、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按：「其政悶悶」不類起句之文，此數句疑當在三十一章：「恬淡爲上」句下，並在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諱」句上。

二、其無正 諸本「正」下多有「邪」字。按：傅奕本作：「其無正衰」正用「邪」之本字。作「邪」、「正」之「邪」。蘇轍本「邪」作「耶」，誤爲語末反詰助詞。危大有道德真經集義引李道純曰：「禍福相倚，正奇相待，善惡相反，理之然也；不可戒諸！修福不如避禍、用正不如閑邪。」是本本作「邪」、「正」解。日本源東庵曰：「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之至極；則何爲『正』？何爲『邪』？何爲奇？何爲善、妖乎？『正』者『邪』之根，『邪』者『正』之葉；『正』變爲『奇』，『奇』變爲『正』，『善』復爲『妖』，『妖』復爲『善』；知其極者是也。」王「清曰：「戒慎恐懼，『邪』自化爲『正』；妖必化爲祥。……縱欲不反，『正』必化爲『邪』，善自化爲惡。」考上、下文：禍、福、邪、正、奇、善、妖，均係對文。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更可作正、奇對文之證。孫子勢篇：「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疑本文原作：「其無邪正」？而校者誤以「邪」作「耶」，遂倒置之作「正邪」；王本又奪一「邪」字。依傅奕本當補一「邪」字，並當在「正」字之上。

三、光而不耀 按：七十七章「其不欲見賢」一句，當在此下。又：二十七章：「是謂襲明」一句，又當在此「其不欲見賢」句下。

【語 譯】

國家的政治沉寂，它的人民就會敦厚；國家的政治苛細，他的人民就狡猾。災禍是幸福的靠山，幸福是災禍的伏綫。誰知道它的究竟呢？難道沒有準則可循嗎？正當的可以變為奇邪，善良的可以變為妖孽。人們的迷惑，日子已經太久了。因此，有道的人，方正而不傷害，廉隅而不露稜角，率直而不放肆，光明而不顯耀。

第五十九章

【句 解】

治人事天，莫若嗇。

言治理人民，保養天賦，莫過於愛惜精氣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言唯能愛惜精氣者，可以早日服膺於道理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言早服膺於道理者，能厚於積德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言能厚於積德者，則戰易勝敵，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制無不勝，則「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而無往弗屈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其德普而無往弗屈，「貴以身為天下，乃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天下。」此之謂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言有此治國之道者，乃可以長治久安也。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柢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故可以長久也。

事天 事，動詞。天，名詞。韓非子解老篇：「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河上公注：「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按：呂氏春秋本身篇：「以全其天也。」高誘注：「天，身也。」是事天，猶謂養身也。

莫若 副詞。王弼注：「莫若，猶莫過也。」

嗇 形容詞。韓非子解老篇：「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范應元曰：「嗇，愛惜之義。……自愛精氣也。」

早服 名詞。服，亦作復。河上公注：「早，先也；服，得也。」王弼注：「早服常也。」韓非子解老篇：「是從事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王安石曰：「早復者，復於命也。」

重積德 重，副詞；積，動詞；德，名詞。韓非子解老篇：「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河上公注：「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吳澄曰：「重，多也。積，畜聚於內也。」

無不克 克，動詞。玉篇：「勝也。」河上公注：「剋，勝也。重積德，於己則無不勝。」揚子法言：「勝己之私謂之克。」

其極 極，形容詞。王弼注：「道無窮也。」極，盡也。易繫辭傳：「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有國之母 母，名詞。韓非子解老篇：「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河上公注：「母，道也。」王弼注：「國之所以安，謂之母。」按：猶本也。

固柢 柢，名詞。說文：「根也。」韓非子解老篇：「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

也。」

長生 生，動詞。韓非子解老篇：「柢固則生長。」宋徽宗曰：「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
久視 視，動詞。韓非子解老篇：「根深則視久。」宋徽宗曰：「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

【校 議】

一、按：此章自「治人事天」至末「長生久視之道」止，全章當接六十章「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句上。

二、按：五十九、六十兩章，疑原屬一章，因中屢入「治大國若烹小鮮」七字錯簡，隔斷上下語氣；校者不察，遂分成二章矣。

【語 譯】

管理眾人，培養自己的天賦（順事天理），沒有比愛惜精力更重要的。由於愛惜精力，纔能夠早日服膺於「道」；早日服膺於「道」，就由於多多積德。多多積德，就沒有克服不了的事情。沒有克服不了的事情，就沒有人能夠窺測他的高深；沒有人能夠窺測他的高深，就可以享有國家；有了建立國家的根本之道，就可以保持到長久；這就叫作植根深厚鞏固，生命永存的道理。

第六十章

【句解】

治大國，若烹小鮮。

言治大國者，「其政悶悶」；無欲、無為，靜定無事；如烹小魚，不煩，不擾也。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言以道臨蒞天下者，陰氣不能伸張為害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言非謂陰氣不能伸而為神，乃因其神不傷有道之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言非惟其神不傷於人，而聖人亦不至傷害於人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聖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道並行而不相悖，兩者互不傷害；故交相全其德也。

【釋詞】

烹小鮮 烹，動詞。煮也。左傳昭公二十年：「以烹魚肉。」鮮，名詞。河上公注：「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王弼注：「不擾也。」韓非子解老篇：「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蒞天下 蒞，動詞。集韻：「同莅。」韻會：「莅，臨也。」河上公注：「居位治天下。」

其鬼 鬼，名詞。說文：「人所歸爲鬼。」禮記禮運：「列於鬼神。」鄭玄注：「鬼者，精魂所歸。」按

：列子天瑞篇：「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禮記祭法：「人死曰鬼。」

不神 神，名詞；此作動詞。說文：「天神引出萬物者也。」易繫辭傳：「陰陽不測之謂神。」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韓康伯注：「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形詰者也。」則神者，具變化不測之義。韓非子解老篇：「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吳澄曰：「神，靈怪也。」按：此又以神爲鬼崇也。

德交歸 交，副詞。廣韻：「共也，合也。」歸，動詞。集韻：「還也。」猶歸附也。穀梁傳莊公三年：「王者：民之所歸往也。」河上公注：「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王弼注：「神聖合道，（德）交歸之也。」

【校 議】

一、治大國若烹小鮮 按：此句與下文不甚相應，疑當在三十一章「恬淡爲上」句上。

二、「以道蒞天下」至章末「德交歸焉」諸句，疑當在五十九章「長生久視之道」句下。又：「蒞」，武英殿本、浙局本、宋刊河上公本並作「莅」。陸德明音義亦作「莅」，云：「無此字。」說文作「𡗗」。按：說文：「𡗗，臨也。」集韻：「蒞同莅。」韻會：「莅，臨也。」莊子在宥篇：「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陸氏音義自云：「音利，又音類。」則陸說：「無此字」者，非也。

三、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 道藏河上公道德真經註：無「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二句。張煦曰：「趙孟頫本無『非其神不傷人』一句。」陶鴻慶曰：「『非其』二字，蓋涉上文『非其

鬼不神』而誤衍也。[王注云：「道治，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則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

是其所見經文，本作『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下文注所謂『神聖合道』是也。下文注云：『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尤『神』、『聖』對舉之證。』按：陶謂衍「非其」二字，未得。蓋「非」字衍文，「其」字則未衍也。『其神不傷人』與上文疊句，正與前段：「早服」、「重積德」、「無不克」、「莫知其極」、「有國」諸疊句之詞例一律也。[王注正無「非」字，疑當刪去；句作「其神不傷人。』又：上句之上，疑當有一「以」字，句作：「以其神不傷人。』「以」字古文作「𠄎」，因有闕壞，遂成「𠄎」字；校者不知，並涉上文「非其鬼不神」句，以爲乃「非」之壞字，便改爲「非其神不傷人」；連上文作：「非其鬼不神，非其神不傷人」。嗣又以疊兩「非」字，義不可通；乃復將「非」字移入下一句，於是作：「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三句相連矣。呂惠卿曰：「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廣雅曰：「由」，「以」也；用也。』「由」、「以」同義。依義及老子文例，「非」當作「以」；並在「其神不傷人」句上；作「非其鬼不神，以其神不傷人。」如：五十章：「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又：「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六十五章：「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七十一章：「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七十五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民之輕死，以其求生

之厚。……」疑當依老子文例改正。

【語譯】

治理龐大的國家，如同煎煮小魚一樣。用道理來處理天下的事，就可以使鬼（邪氣）不能作怪；並不是鬼不能作怪，而是鬼的作用不能傷害人；並不是鬼的作用不能傷害人，而是由於有道的人根本就不傷害人。這樣，人和鬼互不傷害，所以，彼此之德都互相得到保全。

第六十一章

【句解】

大國者，下流。

言大國者，常居下流，不逆巨細；猶江海雖大而處下，而容納百川者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言天下之相交會，當自居於雌下之地。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柔弱勝剛強」，言雌牝常以柔靜而勝雄牡之剛強也；因其虛靜，故常居下流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所以大國下於小國，則得小國附之。以大事小，樂天也。樂天者，保天下；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小國下於大國，則得大國容之。以小事大，畏天也。畏天者，保其國；如大王事獯

鬻，勾踐事吳；是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言大國能自謙下，以大事小，則小國附之也；小國能自謙下，以小事大，則大國容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言大國之能下小國者，無非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之能下大國者，無非欲入事大國而已。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言兩者各遂所願也。然小之爲下易，大之爲下難：「強大處下」，「善用人爲之下」；故大者當爲下也。

【釋詞】

下流 名詞。說文：「流，水行也。」王弼注：「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此謂自居於低下之地也。

之交 交，本動詞，在此當名詞。河上公注：「交會。」王弼注：「天下所歸會也。」

之牝 牝，名詞。王弼注：「牝，雌也。」

靜勝牡 牡，名詞。王弼注：「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

以下 下，動詞。讀去聲。王弼注：「猶云：以大國下小國。」按：第六十八章：「善用者，爲之下

。」陳柱曰：「『下』，當作『謙下』解。」

取小國 取，動詞。玉篇：「收也。」廣韻：「受也。」王弼注：「小國則附之。」

取大國 取，動詞。王弼注：「大國納之也。」

事人事，動詞。奉也。禮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河上公注：「使爲臣僕。」

【校議】

一、大國者下流 按：傅奕本、范應元本「者」字下並有「天下之」三字；當從之。下文：「天下之牝」句中「天下之」三字，疑即「者」字下之脫文；當據傅本、范本補。

二、天下之交 按：范應元本「交」字下有「也」字，當從之。吳澄本此四字在「大國者下流」句下

，並注云：「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爲天下眾水之交會也。」焦竑曰：「一作『天下之交牝』。」吳澄曰：「或曰，『牝』字其一疑衍。」疑係「也」字之形近而誤；則此句當作：「天下之交也。」並當從吳本在「大國者下流」句上。

三、以靜爲下 焦竑曰：「古本作『以其靜，故爲之下也。』同馬作『以其靜，爲之下。』」馬敘倫曰：「諡弼注曰：『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蓋『以其靜，故能爲下也』八字，本經文；『牝，雌也』以下，乃注也。自經文誤入注，後人以他本作『以靜爲下』者補之；故今王本亦作『以靜爲下。』」馬說是也，當據王注補正。惟「也」字疑係注疏者所加，以足語氣者。刪去「也」字，則此句當作：「以其靜故能爲下」也。

【語譯】

大國好比水的下游，是天下之水交匯的地方；居於天下的凹處。雌性常常由於沉靜勝過雄性，由於沉靜常常處於凹下的地位；所以，大國肯居在小國之下，就能夠取得小國的依附；小國肯居在大國之下，就能夠取得大國的包容。所以，或者是大的居小的之下，因而取得小的依附；或者是小的居於大的之下，因而取得大的包容。大國不過希望容納小國，小國不過願意奉承大國；這兩者，雙方都得到他們的願望，大國還是

要特別注意謙下。

第六十二章

【句解】

道者，萬物之奧。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萬物之所然也，萬物之所以成也。無所不包容，故為萬物之所蘊藏也。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言道者，為善人之所珍貴，寶以為用；不善人亦當保以全之也。

美言可以市，

言甘言媚辭，可賈人之信任也。

尊行可以加人。

言尊貴之行，可以凌駕於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言「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有何可棄乎？

故立天子，置三公。

言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欲使教化不善之人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言天子、三公雖貴，擁有拱抱大壁，先施駟馬而獻之；不如跪坐而進此道之為貴重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言古人之所以貴此道者，其故何歟？蓋此道可不求而得之，修道，則有罪亦可得而解免之也。所以為天下之所貴重者也。

【釋詞】

之奧 奧，名詞。河上公注：「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王弼注：「奧，猶曖也。可得底陰之辭。」

之寶 寶，名詞。說文：「珍也。」王弼注：「寶，以為用也。」

所保 保，動詞。說文：「養也。」王弼注：「保，以全也。」

可以市 市，動詞。說文：「買賣之所也。」按：易繫辭傳：「日中為市。」河上公注：「夫市，交易而

退。」李政音解：「美言者，人悅之；如市賣售物。」王弼注：「美言之則可以奪眾貨之賣。」按：此謂美言可售，足以欺世盜名也。

加人加，動詞。廣韻：「陵也。」王弼注：「可以加於人也。」按：此謂可以凌人也。

三公名詞。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拱壁名詞。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叔仲帶竊其拱壁。」杜預注：「拱壁，公大壁。」王弼注：「拱抱寶壁。」

駟馬名詞。玉篇：「駟，四馬一乘也。」謂一車四馬也。

坐進坐，副詞。進，動詞。王弼注：「不如坐而進。」

以免免，動詞。玉篇：「脫也。」王弼注：「以免，則得免。」河上公注：「修道則可以解死，免於眾（按：疑「罪」字形誤）耶也？」

耶語詞。范應元曰：「託疑辭以問人也。」

【校議】

一、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嚴遵本、景龍本、次解本「保」字上均有「不」字。王弼注：「保以全也。」非是。按：有「不」字是也。六十七章：「我有三寶，持而保之。」猶謂善人之寶，善人保之，第九章：「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猶謂不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不保。六十九章：「輕敵幾喪

吾寶。」亦不保之意。當從嚴本在「保」上增一「不」字，又：韓非子解老篇：「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日本鶴土寧謂：「故」下脫一「曰」字；蓋老子文；今佚。」王先慎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鶴、王二說並是，惟一、三兩句上兩「得」字，疑俱當作「失」；於義爲長。上文云：「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溺者多飲，失之以死也；渴者適飲，得之以生也。愚人以行忿，如三十一章所謂：「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七十三章：「勇於敢則殺」；此失之以敗也。聖人以誅暴，如莊子大宗師篇所謂：「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此得之以成也。三十九章：「萬物得一以生」；「此得之以生也。又云：「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此失之以死也。莊子漁父篇：「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萬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徐無鬼篇：「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此「得之」、「失之」四句，即「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不保」之意，當補在此句之下。

二、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陳柱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他章錯簡也。」陳說是也。按：此二句疑當在六十三章：「夫輕諾必寡信」句上。俞樾曰：「按：淮南子道應篇、人間篇引此文，並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美』字。」按：六十三章：「夫輕諾必寡信，」論語學而篇：「巧言令色，鮮矣仁，」里仁篇：「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疑「市」下脫

一「信」字。謂巧言令色，亦可以取信於人；蓋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即八十一章所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也。孫登注：「美言可以奪眾貨之價，尊行可以加眾人之上。」是孫本以「美言」與「尊行」對文。河上公本亦以「美言」與「尊行」對言。戰國策齊策：「馮諼曰：『竊以爲君市義』。」又韓策：「蘇秦曰：『此所謂市怨而買禍也』。」此「市義」，「市怨」，俱可爲「市信」之旁證。奚侗曰：「『市』當訓『取』。國語齊語：『市賤賈貴。』高注：『市，取也。』夫「美言」足以「奪眾貨之價」，即取信於人；亦即「市信」也。是「市」下當補一「信」字。又：論語公治長篇：「無『加』諸人也。」馬融注：「加，凌也。」謂尊行可以凌人也。是此兩句：「美言」與「尊行」對文；「市信」與「加人」對文；文義始足。

三、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馬敘倫曰：「此二句當在二十七章：『故善人者』上。」馬說是也，當從之。按：並當在同章「故無棄物」句下。

四、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按：次解本無「先」字，傅奕本無「坐」字，疑此二字上下倒謬。論語先進篇：「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王弼注上文云：「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依注，疑王本當作「先進此道」。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四馬曰『乘』。」是古人以璧與駟馬爲寶，而聖人則以道爲寶。故曰：「不如先進此道。」則原文疑當作：「雖有拱壁以坐駟馬，不如先進此道」

也。

五、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 陳景元曰：「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俞樾曰：「唐景龍碑及傅奕本並作『求以得』，正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當從之。」俞說是，惟「不」、「曰」兩字亦疑倒誤；似當作「曰」、「不」，「不」字連下讀。又陳象古本作「求而得」，「以」字亦當作「而」。荀子天論篇：「不求而得。」淮南子原道訓：「不慮而得。」墨子經上篇云：「慮，求也。」亦係「不求而得」之意；正與下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曰」字乃上文「何」字之答語，上文問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邪？」下文答云：「曰：『不求而得，有罪以免；故爲天下貴』也。」嚴遵本、景龍本、次解本並無「耶」字，當據刪。

【語譯】

「道」是萬物蘊藏的處所（萬物由之而生），是好人的珍寶；也是壞人所要保持的，漂亮的言詞，可以贏得自己的信用，闊綽的行為，可以損壞他人的體面。人們雖然不好，那能把他們拋棄的呢？所以，擁立天子（帝王），設置三公（太師、太傅、太保），縱有兩手抱著巨大的璧玉，擺在駟馬的前面，作為奉獻的禮物；還不如跪坐著把這個「道」進貢上去。古時所以貴重這個「道」，究竟為什麼呢？還不是說，有所要求就可以得到，犯了罪過可以得到赦免嗎？所以這個「道」，就被天下人所貴重。

第六十三章

【句解】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無爲，言其靜；無事，言其虛；無味，言其淡。以無爲爲居，以無事爲治，以無味爲養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言大必生於小，多必起於少。「不善者，吾亦善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所以能以德報怨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此言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夫惟大，故似不肖。」故曰：終不爲大。以其「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故曰：能成其大也。

夫輕諾必寡信，

「美言不信。」謂不重信者，輕於許諾；必以利口亂信也。

多易必多難。

言不慎患者，輒以事之為輕易；其所遭遇之艱難必多。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言聖人，臨深履薄，防微杜漸，早於從事；「圖難於其易」，故終無難事也。

【釋詞】

味無味 上「味」字，動詞。後漢書郎顗傳：「含味經籍。」按：猶嘗也。下「味」字，名詞。說文：

「滋味也。」王弼注：「以恬淡爲味。」

大小 皆形容詞。河上公注：「欲大反小。」韓非子喻老篇：「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

多小 皆形容詞。河上公注：「欲多反少。」韓非子喻老篇：「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

報怨 報，動詞。猶酬也，答也。怨，名詞。說文：「恚也。」猶讎也。論語憲問篇：「以直報怨。」

其細 細，形容詞。玉篇：「小也。」

輕諾 輕，形容詞，此作副詞。諾，動詞。說文：「謦也。」韻會：「以言許人曰諾。」按：輕諾，謂

輕言應人之請也。

【校議】

一、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按：此三句與下文義不相應，疑係他章錯簡；並當在四十八章「無爲而無

不爲」句下。

二、大小多少 按：此二句疑當在六十四章：「爲之於未有治之未亂」句下。姚鼐曰：「『大小多少』下有脫字，不可強解。」馬敘倫曰：「『大小』句，姚說是；吳本無『大小』以下八字。論謂疑係古注文。」奚侗曰：「『大小多少』句，誼不可解；疑上下或有脫簡。」陳柱曰：「『大小多少』四字，不成句。疑『大小』二字即下文『爲大於細』句之諛脫。準此例之，則『多少』二字亦疑爲『爲多於少』之諛脫。二十二章云：『少則得，多則惑。』是『爲多於少』之證也。」以上諸說並是也。按：韓非子喻老篇：「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疑韓文上脫：「大生於小，多起於少」二句，此乃老子原文；今有闕誤，當據喻老文補正。

三、報怨以德 馬敘倫曰：「『報怨以德』一句，當在七十九章：『和大怨』上；錯入此章。」馬說近是。惟此一句應在「必有餘怨」句下，並在「安可以爲善」句上。

四、「圖難於其易」至「必作於細」諸句，陳柱本移在六十四章「合抱之木」至「始於足下」諸句之上。陳校是也。當從之。

五、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奚侗曰：「二句乃四十三章文，複出於此。」馬敘倫曰：「卷子本疏無『是以』以下十三字。」蔣錫昌曰：「強本咸疏及榮注，於此均無注語：是咸、榮無此二句。」

按：趙至堅本、次解本均無此二句，疑係他章錯簡複出於此；當依次解本刪。

六、夫輕諾必寡信 按：此六字與上下文俱不相附，疑係他章錯簡；當在六十二章：「尊行可以加人」句下，並在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句上。

七、多易必多難 按：六十四章：「民之從事」至「則無敗事」止諸句，疑當在此上；並在六十四章：「始於足下」句下。

八、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按：疑此係七十三章錯簡，複出於此；並於「難」字下奪一「知」字。後人不察，以此節上有「多易必多難」一句，下復有「故終無難矣」一句；遂妄移於此。韓非子喻老篇：「夫事之禍福，亦有腴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王先慎注：「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考各本均無此句，韓非子亦無「是以聖人猶難之」句；是韓所見本，當作「是以聖人蚤從事焉」。「猶難之」三字乃「蚤從事焉」四字之誤。

【語譯】

把沒有作為當是作為，把沒有事做當作事做，把沒有滋味當作滋味。大的，是從小而生；多的，是由少而起。用德行來報答讎怨。想完成艱難的事，要從容易地方入手；想作大事，要從小事入手。因為世間困難的事，必定由容易的事做起；世間重大的事，必定從細小事著手。所以，有道的人，始終不覺得自己偉大，所以纔能夠成全他的

偉大。輕易許諾的人，必定很少信用；把事情看得太容易的人，必定會遭遇到困難。因此，有道的人，凡事總以為有困難；所以，最終不會發生什麼困難。

第六十四章

【句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言安而不忘危，則易於持守；禍患未形，則易於謀慮。此「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言脆弱者易於折傷，微細者易於分散也。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言防患於事變之未然，杜漸於禍亂未作之先。此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能慎始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合抱，木之大者；毫末，萌芽之小者；言大木必由萌蘖而生，此大生於小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九層，臺之高者；累土，地之低者；言欲築九層之臺，必由低地累積土壤而成。此「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千里，行之遠也；足下，由之近也。言行千里者，必從足下踴步不休而至；行遠必自邇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此有爲而敗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有執而失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我無爲而民自化」；故無敗也。「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功成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故無失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言世人爲事，每功敗垂成；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不慎終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言雖一簣之差，亦不可忽；故踵步不休，跋鼃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罪莫大於可欲」，故聖人所欲者，無欲而已。「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故聖人不貴也。

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絕學無憂」，故聖人學其所不學。「為學日益」，此眾人之所過也，「去甚，去奢，去泰」；此復眾人之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莫之為而常自然，「為無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故不敢為也。

【釋詞】

未兆 兆，本名詞，在此當作動詞。說文：「灼龜坼也。」河上公注：「形兆。」謂朕兆也。

其脆 脆，形容詞。廣韻：「俗脆字。」說文：「小栗易斷也。」河上公注：「脆弱。」王弼注：「微脆。」

易泮 泮，動詞。猶散也。詩邶風：「迨冰未泮。」畢沅曰：「泮、判字通。」說文：「判，分也。」玉

篇：「分散也。」

毫末 名詞。毫，亦作「豪」。孟子梁惠王篇：「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朱熹注：「毛至秋而未銳，小而

難見也。」莊子秋水篇：「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成玄英疏：「故毫末雖小，性足可

以稱大。」

累土 累，動詞。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又修身篇：「累土不輟，丘山崇成。」河上公注：「從卑

至高。」

始於足下 足下，名詞。荀子修身篇：「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河上公注：「從近至遠。」

幾成 幾，副詞。第二十章：「相去幾何。」陸德明音義：「幾，近也。」

學不學 上「學」字動詞。謂以不學為學。下「學」字亦動詞。莊子繕性篇所謂：「俗學」。劉驥曰：「不

以博溺心也。」陳景元曰：「世俗以不學為過，聖人以不學為真學。」

所過過，動詞。過失也。書大禹謨：「宥過無大。」王弼注：「以復衆人之過。」黃茂材曰：「智者過之。」不學所以復人之過也。

輔，動詞。廣韻：「相助也。」河上公注：「輔助。」

【校 議】

一、「其安易持」至「治之於未亂」諸句，陳柱本移在本章「民之從事」句上。陳校非也。按：疑當在四十五章「清靜爲天下正」句下；並在六十三章「大小多少」句上。

二、「合抱之木」至「始於足下」諸句，陳柱本移在六十三章「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句下，「是以聖人終不爲大」句上。並云：「此二十四字，各本錯在六十四章，審校文義，與此文上下句相接，故移此；爲『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之證。」陳校是也，惟當在六十四章「民之從事」句上；「是以聖人」諸句當刪。

三、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奚侗曰：「四句與上下文誼不相屬，此第二十九章中文；彼章挽下二句，誤屬于此。」馬敘倫曰：「論謂『爲者』兩句爲二十九章文，此重出；『是以』兩句，乃二十九章錯簡。」奚、馬二說並是也。按：「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二句複出，當刪；「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諸句，疑當在二十九章「執者失之」句下；並在四十八章「取天下常以無事」句上。

四、「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諸句，陳柱曰：「當在『治之於未亂』句下。」陳說未塙，按：此數句上文，即係被「爲者敗之」至「故無失」諸句錯簡所隔斷者；今錯簡既移，此數句正可逕接於「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句下，並在六十三章「多易必多難」句上。

五、「是以聖人欲不欲」至「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諸句，陳柱曰：「三十三字，蓋六十三章錯簡。」陳說是也。按：當在「味無味」句下。又陳本「輔」字改作「順」。王弼注：「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王本作「輔」無疑，而諸本皆作「輔」。焦竑曰：「侍，一作『輔』；非。既曰『自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今從韓本。」按：韓非子喻老篇：「侍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是韓本作「侍」。上並云：「隨自然，則藏、獲有餘。」疑「輔」當作「侍」，「侍」訛爲「侍」；「侍」又譌爲「輔」，形近致誤也。又顯學篇：「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矣；必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王先慎注：「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侍』作『待』。」是「侍」誤爲「待」之證。荀子性惡篇：「直木不待櫟栝而直者，其性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又云：「故枸木必將待櫟栝烝矯然後直，純金必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是「待」有「因」義。二十九章，王弼注：「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又云：「聖人達自然之至（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以『待』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即淮南子原道訓：「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莊子應帝王篇：「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田子方篇：「無爲，才自然矣。」秋水篇：「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山木篇：「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大宗師篇：「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文子道德篇：「夫道者，德之宅，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陸樹芝曰：「一切聽其自然。」陸說是也。此即「順乎自然」之意，似以作「待」，於義爲長。

【語譯】

局面在安定的時候，容易維持；事情還沒有跡象的時候，容易應付；事物在脆弱的時候，容易化除；事變在微小的時候容易消失。處理事情，要在還沒有發生的時候；料理事件，要在還沒有紊亂的時候。一樓抱的大樹，是從細微的幼芽長起來；九層的高臺，是由累積的泥土築成的。千里的遠行，是從腳下舉步開始。好作為的人，就會把事情搞壞；想把持的人，就會遭到損失。所以，有道的人，沒有什麼作為，所以不會把事情搞壞；不想把持，所以不會遭到損失。人們的作事，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時候而失敗；慎重到最後，還同開始時候一樣；就不會壞事。因此，有道的人，要使自己沒有嗜欲，不重視難得的財物；所學的不是俗學，改正眾人的過錯；藉以輔助萬物的自然發展，不敢有所作為。

第六十五章

【句解】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言古之長於治道者，不使其民有昭昭之明，寧使其有昏昏之事；「常使民無智、無欲」；使歸於純樸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智慧出，有大偽」，「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故云：賊之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故云：福之也。

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言能知此「以智治國」與「不以智治國」兩者之為禍為福者，亦可以為治國之法則也。常知此法則者，可謂至高至上之德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言至德深遠無極，同於道而反於物；「復歸於樸」，而順於自然也。

【釋詞】

明民 明，動詞。說文：「照也。」韓非子難三篇：「知微之謂明。」王弼注：「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

愚之 愚，動詞。正韻：「闇也，蒙也，昧也。」荀子修身篇：「非是是非謂之愚。」王弼注：「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之賊 賊，名詞。書舜典：「寇賊姦宄。」孔安國傳：「殺人曰賊。」賊，猶謂禍害也。

稽式 名詞。正韻：「稽，合也。」王弼注：「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而不可廢。」河上公作「楷」

，注：「是治身、治國之法式。」吳澄曰：「以爲楷模，效法之也。」蔣錫昌曰：「廣雅釋詁：『楷，法也。』是『楷式』即『法式』。三十八章王注所謂『模則』也。」「楷式」即「楷式」也。

與物反 反，形容詞。河上公注：「與萬物反異。」此謂與萬物相反也。

大順 本形容詞，在此當作名詞。說文：「順，理也。」釋名：「順，循也。循其理也。」河上公注：

「順天理也。」莊子天地篇：「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郭象注：「德玄而所順者大矣。」咸玄英疏：「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是大順即鎮之以無名之樸，反於無爲；而復歸於自然也。

【校 議】

一、以其智多 易順鼎曰：「王注：『多智巧詐，故難治也。』下文又注云：『以其多智也。』」易說是也。按：老子文例，「多」字常在上文；如四十四章：「多藏必厚亡。」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諱，……民多利器，……人多伎巧，……盜賊多有。」六十三章：「多易必多難。」均可作證。景龍本，羅振玉貞松堂藏唐人寫本咸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殘卷並作「多智」，當據改正。

二、知此兩者 日本市川匡曰：「『知』字爲衍。」市川說是也。按：依老子文例，第一章：「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五十六章：「此兩者，或利或害。」六十三章：「夫兩者，各得其所欲。」諸句上俱無「知」字。李道純本正無「知」字，當據刪。

【語譯】

古時善於行道的人，不是教人聰明，而是使人愚樸。人民的難於治理，是因為他們的智巧太多。所以，用智巧來治理國家，是國家的禍害；不用智巧來治理國家，是國家的幸福。知道這兩種方式，也還是一種原則；經常認識這個原則，這就叫做：至高至上（至精至微）的德。至高至上的德，是深奧的！久遠的！與一般事物不同，然後就會達到非常順應自然的境界。

第六十六章

【句解】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言江海善處卑下，而爲川谷之水所歸往；以其卑下，故能爲百谷之王也。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以言下人也。「後其身而身先」；此以身後人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言聖人善下、執後，雖為社稷主，位居萬民之上；而民戴之不以為重。雖為天下王，身在萬民之先；而民不以為害。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故天下之民樂於推戴，奉之以為天下之王；猶不以為厭足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善下也，執後也；皆「不爭之德」。「不爭而善勝」，「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天下之人無敢與之競爭矣。

百谷王 王，名詞。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書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謂百谷之長也。

不重 重，動詞。詩小雅無將大車：「祇自重兮。」鄭玄箋：「重，猶累也。」謂不以爲累也。河上公

注：「民戴而不爲重。」

樂推 樂，動詞。猶喜也。此作副詞。推，動詞。薦舉也，尊奉也。漢書韓安國傳：「然所推舉，皆廉

士賢於己者。」

不厭 厭，形容詞。漢書王莽傳：「克厭上帝之心。」顏師古注：「厭，滿也。」按：通「厭」，飽也，

足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經傳多以厭爲之。」河上公注：「無有厭也。」

【校 議】

一、「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諸句，陳柱本移三十二章：「譬道之在天下猶

川谷之於江海」句下。並云：「各本此句錯在三十二章。」陳說是也。此數句當在此下，並在第

八章「上善若水」句上。

二、「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至章末「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止諸句，疑當在第八章「故幾於道」

句下。按：傅奕本及眾本「是以」下並有「聖人」二字，與此本同。

三、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次解本及各本多無「聖人」二字，疑係上文「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

之」句中之「聖人」二字誤入於此；依文例求之，當據次解本刪。

【語譯】

江海所以能夠成為一切川谷的水流所歸往的總匯，因為它善於處在低下的地方；所以能夠成為一切川谷水流的歸往的總匯。因此，有道的人，要想位居人民之上（出人頭地並居領導地位），就必須用言辭對他們表示謙下；要想站在人民的前頭（為人表率），就必須把自己個人的利益放在他們的後面。因此，有道的人，居在人民上頭，而人民並不感到沉重；站在人民前面，而人民並不感到有害。所以，天下的人都喜歡推戴他；並不以為過分。由於他不跟人競爭，所以，世間沒有人能夠同他競爭。

第六十七章

【句解】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言天下皆謂我之道大，似不見其大。

夫唯大，故似不肖。

言唯因其大，故似不見其大也。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言若見其大，則其為小也久矣。「以其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言我有三種珍寶，持守而保之使不失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慈者，柔弱哀憫而不剛強；儉者，寡小節約而不侈肆；不敢先者，謙抑退讓而不銳進也。

慈，故能勇；

慈，則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濡弱謙下；「勇於不敢」，「柔弱勝剛強」；故能勇也。

儉，故能廣；

儉，則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為紀。「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故能廣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後其身而身先」。「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大器晚成」，故不先而反成為器長也。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言今者既去其慈厚，而又取其勇武；既去其節約，而又取其奢泰；既去其執後，而又急於爭先；「勇於敢則殺」，此皆「動而之死地」也。故曰：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慈厚者，「不以兵強天下」，「不樂殺人」；不戰而屈人之兵，戰已勝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效死弗去；守已固矣。

大將救之，以慈衛之。

言以慈厚自持者，天將救助之，以慈護衛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

【釋詞】

不肖 肖，動詞。說文：「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玉篇：「似也。」

久矣其細久，時間副詞。王弼注：「猶曰：『其細久矣。』」

三寶 寶，名詞。說文：「珍也。」禮記大學：「惟善以爲寶。」

曰慈 慈，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說文：「愛也。」河上公注：「愛百姓若赤子。」

曰儉 儉，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說文：「約也。」

成器長 器長，名詞。河上公注：「成器長，謂得道人也。」王弼注：「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

。」奚侗曰：「『不敢爲天下先』者，以身後民，退然無所爭而物自賓服；故成器長。『器』，即『樸散則爲器』之『器』，謂百官也。『器長』，百官之長；謂人君也。」

舍慈 舍，動詞。讀上聲。陸德明音義：「音捨。」說文：「釋也。」正韻：「弃也。」

且先 且，動詞。王弼注：「且，猶取也。」按：河上公作連接詞。注：「但爲人先。」

死矣 死，本動詞；在此當形容詞。河上公注：「動入死地。」

救之 救，動詞。廣雅釋詁：「救，助也。」河上公注：「救助善人。」第七十九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校 議】

一、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久矣其細也夫 陳柱曰：「馬敘倫以此與下分章，是也。」

按：此數句與下文不相屬，疑當在三十四章「故能成其大」句下。又：「久」字疑當作「大」，「久」

、「大」形近，因而致誤。蓋老子文例，或以「大」、「小」對言；或以「大」、「細」對言。如六十

三章：「爲『大』於其『細』。」又云：「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言「若肖『大』矣，

其『細』也夫。」猶謂：若自爲大矣，則不能成其大也。與三十四章：「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意義相應。

二、「我有三寶」至章末「以慈衛之。」按：諸句疑當在六十二章「故爲天下貴」句下，並在七十三章「勇於敢則殺」句上。

三、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馬敘倫曰：「論語注上文『一曰慈』曰：『夫慈，以陳則勝。』是王作『以陳則勝。』當從之。」蔣錫昌曰：「按，馬說是，八十章『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陳』字文誼，並與此同；亦其例也。『戰』當改『陳』。」馬、蔣二說並是也。按：下「勝」字亦係誤字。彭耜曰：「邵若愚本作『以戰則正』。」焦竑曰：「一本作『以陳則正』。」傅奕本正作「以陳則正」，是「勝」字當作「正」。吳子圖國篇：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依吳子文，是在此兩句上，當有「以陳則定」一句；且「以守則固」句並當在「以戰則勝」句上也。作「正」者，因「正」、「定」古通；或因「定」字闕壞爲「疋」，遂訛爲「正」。十四章：「天下將自正。」王本作「定」，而傅奕本及象本多作「正」。此又「正」誤爲「定」之證。又疑「定」誤爲「勝」，當如傅本作「以陳則勝」；連下文則三句作：「以陳則勝，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因出兩「勝」字，後人不解，以爲下衍「以戰則勝」一句；因改上句「陳」字作「戰」，並刪去最末一句；遂成王本今文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兩句矣。考陸德明音義出「以陳」二字，是王本正作：「以陳則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因中脫去「則定，以戰」四字；而經文中「戰」字尙未脫也。是此又當依吳子補「以陳則定」一句，在「以守則固」句上；並將「以戰則勝」句移「以守則固」句下也。

【語譯】

天下人都說我的「道」是廣大，又不似廣大；正因為它的廣大，所以不像廣大；若果它很像廣大，恐怕它早就渺小得很了。我有三種法寶：掌握並保持著它：第一是慈厚，第二是儉嗇，第三是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頭。慈厚，所以能夠勇敢；儉嗇，所以能夠充裕；不敢走天下人的前頭，所以能夠作為人們的首長。現在捨棄慈厚，只求勇敢；捨棄儉嗇，只求充裕；捨棄退讓，只求搶先；結果只有死亡（只有死路一條）。正因為慈厚，用於戰爭，就會勝利；用於守衛，就能鞏固；天要救助誰，就用這慈厚來保衛他。

第六十八章

【句解】

善爲士者，不武；

言有道之士「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故不武也。

善戰者，不怒；

言善於應戰者，「攘無臂」；主不可以怒興師，將不可以愠致敵；故不怒也。

善勝敵者，不與；

言善於取勝者，上兵伐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不爭而善勝」；故不與敵爭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言善用人者，必謙虛處下，則四方歸之。「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故能爲之下也。

是謂不爭之德。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武，不怒，不與，為下；皆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天下皆歸之，此用人之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其德與天匹，此古之道德之極致也。

【釋詞】

善爲士 士，名詞。王弼注：「士，卒之帥也。」顧本成玄英疏：「言古者善修道之士。」此又一說。
不武 武，形容詞。河上公注：「不好武力。」廣雅釋詁：「勇也。」詩鄭風羔裘：「孔武有力。」孔穎達疏：「其人甚勇且有力。」

不怒 怒，動詞。說文：「恚也。」孫子火攻篇：「主不可以怒興師。」

不與 與，動詞。河上公注：「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王弼注：「不與爭也。」孫子謀攻篇：「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文子下德篇：「善戰者，無與鬥。」

爲之下 下，名詞。即「甘居人下」之義；讀上聲。河上公注：「常爲人執謙下也。」王弼注：「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按：第六十一章：「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配天 配，動詞。玉篇：「匹也；嬖也；當也；合也。」按：易繫辭傳：「廣大配天地。」河上公注：「德配天地。」禮記中庸：「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又：「故曰配天。」鄭玄注：「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

古之極 極，本形容詞；在此當名詞。詩周頌：「莫非爾極。」河上公注：「是乃古之極要道也。」

【校 議】

一、按：本章從文義觀之，疑當係老子全書之末章。明鍾惺所輯「諸子鄉嬛」中節本老子，亦以此章殿全書之末。

二、是謂配天古之極 俞樾曰：「此章每句有韻，前四句以『武』、『怒』、『與』、『下』爲韻；後三句以『德』、『力』、『極』爲韻。若以『是謂配天』爲句，則不韻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謂配天之極』六字爲句；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律。」奚侗曰：「體道者與天合德，故曰『配』。『極』，至也。各本『天』下有『古』字，誼不可通；殆下章『用兵有言』句上，有『古之』二字；『古』字錯入于此，而又挽一『之』字；茲刪去。」馬其昶曰：「『極』字疑在『古之』二字上。易鄭注：『三極，三才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人相天，故曰，是謂配天極』。『古之用兵者有言』，與『古之善士者』，『古之善爲道者』，文句正同。」馬敘倫曰：「『馬其昶說』『古之』二字屬下讀，是也；然『天』下當有『之』字。此傳寫『古』字謬入此文，又復脫一『之』字矣。」日本源陳菴曰：「『古』字疑衍文，極，中也。……言不爭之德，配天之中道；故曰：『配天之極』也。」河上公注：「能行此者，德配天也。」但「古」字連下文作「古之極」。「配天」，是矣，但全文當作：「是謂配天之極」；「古」字應刪去。

【語 譯】

善於統率的人，不逞他的威武；善於作戰的人，不肯發出忿怒；善於制敵的人，不願跟人格鬥；善於用人的人，反而甘居人下；這叫做不爭的「德」，這叫做運用別人的能力；這叫做符合自然的道理；這是古來的極則。

第六十九章

【句 解】

用兵有言：

謂兵家有此言也。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吾，兵家自稱也。「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迫而後動，應而後起；故為客不為主也。「不樂殺人」，「勇於不敢」；故不敢進寸而退尺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

形人而我無形，行無行也。大勇不鬥，大兵不寇；攘無臂也。「善勝敵者，不與；」扔無敵也。「不以兵強天下，」不戰而屈人之兵；執無兵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言輕視其敵者，必勇於敢而爭先；將喪失我之慈、儉，不敢先三寶也，其為禍莫大於此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言兩軍相當，哀者，置之死地而後生；不樂殺人，而不敢輕敵者必勝也。

【釋詞】

用兵 兵，名詞。指兵士、兵力。此猶謂用兵者。

爲主 主，名詞。河上公注：「主，先也。不敢先舉兵。」按：猶今言「主動」。第三十一章：「不得已而用之。」即「不敢爲主」也。

爲客 客，名詞。河上公注：「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按：猶今言「被動」。孫子形篇：「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

進寸 進，動詞。猶今言「前進」。河上公注：「侵入境界，利人財寶；爲進。」

退尺 退，動詞。猶今言「後退」。河上公注：「閉門守城，爲退。」

行無行 上「行」字，動詞。王弼注：「行，謂行陳也。」焦竑曰：「下行字，言行列也。」按：下「行」字，名詞；同「形」。孫子虛實篇：「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又：「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淮南子兵略訓：「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又：「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運於無形。」猶言「行無陳」也。

攘無臂 攘，動詞。說文：「攘，推也。」河上公注：「無臂可攘。」謂無臂可持也。

扔無敵 扔，動詞，摧也。後漢馬融廣成頌：「竄伏扔輪。」李賢注引聲類曰：「扔，摧也。」王弼曰：「抗也。」

幾喪 喪，名詞。此讀去聲，作動詞。玉篇：「亡也。」王弼注：「幾亡。」

吾寶 寶，名詞。王弼注：「寶，三寶也。」謂慈、儉與不敢先也。

抗兵 抗，動詞。說文：「扞也。」廣韻：「舉也。」增韻：「敵也。」王弼注：「抗，舉也。」
相加 加，動詞。廣韻：「陵也。」王弼注：「加，當也。」河上公注：「兩敵戰也。」

【校 議】

一、用兵有言 按：六十八章末句作「是謂配天古之極。」奚侗曰：「各本『天』下有『古』字，誼不可通；殆下章『用兵有言』句上，有『古之』二字；『古』字錯入於此，而又挽一『之』字。」馬其昶、馬敘倫二氏說亦相同；陳柱在此上補「古之」二字。奚說是也。淮南子兵略訓：「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傅奕本、范應元本「兵」下俱有「者」字，釋德清注亦云：「且古之用兵者有言曰。」是此句上當加「古之」二字，作：「古之用兵者有言。」

二、按：三十六章「將欲歙之」至「是謂微明」止各句，疑係本章錯簡；當在「用兵有言」句下；並在「吾不敢為主而爲客」句上。

三、是謂行無行 按：下「行」字當作「形」。蓋「行」、「形」古通。孫子虛實篇：「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又云：「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淮南子兵略訓：「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又云：「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

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運於無形。」即「行無形」也。是下「行」字當據淮南子改作「形」。

四、扔無敵執無兵 易順鼎曰：「按：『執無兵』本在『攘無臂』之下，王注可證。」陶邵學曰：「『執無兵』句，應在『扔無敵』句上。陶注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是王同此。」馬敘倫曰：「陶說是。行、兵、臂、敵，相間爲韻。」諸說並是也。傅奕本、嚴遵本、吳澄本「執無兵」句並在「扔無敵」句上；當據改正。

【語譯】

用兵的人說過：「我不敢採取主動，寧願採取被動；不敢前進一寸，寧可後退一尺。」這叫作行軍沒有陣形，伸臂沒有胳膊，迎拒沒有敵人，執持沒有兵器，禍患是沒有比輕視敵人再大的，低估敵人的力量，將會喪失我的三寶（慈、儉、不敢先）。所以，兩軍對抗的時候，哀矜警惕的一方會獲得勝利。

第七十章

【句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行不言之教，處無為之事；」本甚容易知之，容易行之。言世之人既不能知之，又不能實行之也。

言有宗，事有君。

「行不言之教」，此立言之本也。「處無為之事」，此治事之主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唯其不知我之所謂，是以亦不知我之所以為道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言世人不知我之為道，此我之所以可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言聖人薄外厚內，不欲自銜其玉，襲而藏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喻懷道不言，抱樸守真；「光而不耀」者也。

【釋詞】

有宗 宗，名詞。白虎通：「宗，人之所尊也。」邢昺曰：「宗者，本也。」王弼注：「宗，萬物之宗也。」

有君 君，名詞。說文：「尊也。」王弼注：「君，萬物之主也。」

被褐 被，動詞。釋名：「被，被也；被覆人也。」左傳襄公三年：「被練三千。」孔穎達疏：「被，是

被覆衣著之名。」褐，名詞：詩豳風：「無衣無褐。」鄭玄箋：「褐，毛布也。」河上公注：「被褐者，薄外。」王弼注：「被褐者，同其塵。」

懷玉 懷，動詞。包也，藏也。書堯典：「蕩蕩懷山襄陵。」淮南子時則訓：「包裹覆露，無不囊懷。」周伯琦曰：「裹藏挾於衣中也。」河上公注：「懷玉者，厚內；匿寶藏懷，不以示人也。」王弼注：「懷玉者，寶其真也。」

【校 議】

一、言有宗事有君 陳柱本此二句移在「吾言甚易知」句上，並云：「此二句各本在『莫能行』下，今移上。」按：陳校是也，當據移。

二、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陳柱本移七十二章「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三句在此下。並云：「各本此三句在七十二章『自知』上，有『是以聖人』四字。羅振玉云：『敦煌辛本（按：即咸玄英開序訣義疏本）』是以『作』故』。柱按：皆衍文也。」陳校是也，當從之。

【語 譯】

我的話很容易聽懂，也很容易實行；可是世間卻沒有人能夠聽懂，沒有人能夠實行。言論要有宗旨，做事要有主張；由於人們沒有懂得，所以不能認識我；能夠懂得我的人越少，那我的修行更見可貴；所以，有道的人，外面披著粗衣，內裏藏著美玉。

第七十一章

【句解】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言知其有所不知者，為上也。強不知以為知者，為患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唯能厭惡其患者，所以不至有此患者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言聖人之能無患者，以其能厭惡患者；故不至有此患者也。

【釋詞】

上 形容詞。說文：「上，高也。」猶言爲上。河上公注：「是乃德之上。」

不知知病 病，形容詞。說文：「疾加也。」禮記表記：「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鄭玄注：「病謂罪咎之。」

病病 上病字，動詞。論語雍也篇：「饒、舜其猶病諸。」皇侃疏：「猶患也。」河上公注：「苦眾人有此病。」李敞音解：「以其能病世人強知之病，是以病病。」按：病，苦也。病病，猶言患其有病也。

【校議】

一、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傅奕本作：「知不知，尙矣；不知知，病矣。」淮南子道應訓：「知不知，尙矣；不知知，病也。」沈貫曰：「既知而自謂不知，此真知道之無極無際也；上也。不知而自以爲知者，妄見意也；病也。」尙、「上」古通。傅本同淮南子，當從之。疑「上」字下當增「矣」字，「不知」下當補「而」字；「病」下應補「矣」字。按：莊子知北遊篇：「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又云：「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莊子「正言若反」。齊物論：「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則「大知」爲「不知」。是上「不知」當作「無知」解，猶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的「真知」。下「不知」當作「不知道」解；亦通。

二、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俞樾曰：「上文已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則文複矣。韓非子喻老篇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無病。』當從之。蓋上言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無病。兩意相承，不病者，不以爲病也。」蔣錫昌：「按御覽疾病部引作『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較諸本爲長，當據改正。」蔣說是也，當從御覽文改正。惟「聖人不病」句上，當加「是以」二字；「是以不病」句，當從韓非子改「不」作「無」。末「是以不病」句，乃係複出；當刪。

三、是以不病 按：三十三章自「知人者智」至章末「死而不亡者壽」諸句，當在此下。

【語 譯】

知道自己的不知道，最好；不知道，反自以爲知道，是缺點。有道德的人，沒有缺點，是因為他討厭有缺點。正因為他討厭缺點，因此就沒有缺點。

第七十二章

【句解】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言有威可畏，而人不畏其所當畏；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則大可畏者，如災害刑罰之禍將及於其身矣。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言無擾其清靜，無使「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唯無以貴生為厭足者，乃不至過於厭足；「知足常足」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言聖人有內視之明，而不外銜其知；「光而不耀」也。保身自愛，而不自貴其身；「見素抱樸」也。所以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

【釋詞】

畏威 威，名詞。集韻：「尊嚴也。」河上公注：「威，害也。」王弼注：「威權。」

無狎 狎，動詞。左傳昭公二十年：「民狎而玩之。」杜預注：「狎，輕也。」按：猶玩弄也。

所居 居，名詞。說文：「居，處也。」王弼注：「清靜無爲謂之居。」

【校議】

一、是以不厭 按：七十五章自「民之饑」至「是以輕死」諸句，疑當在此下。

二、是以聖人 陳柱曰：「第七十二章，『自知』上有『是以聖人』四字。羅振玉云：『敦煌辛本（按：即咸玄英開題序訣義疏本），『是以』作『故』。』柱按，皆衍文也。」陳說是也。按：此句重複，當刪。

三、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陳柱本移此三句在七十章「被褐懷玉」句下。陳校是也，當

從之。

【語譯】

百姓如果不怕威力，那更大的威力便會到來。不要擾亂自己的清閑，不要酖飽自己的生活；正因為不自飽滿，所以，就不至於過分享受。因此，有道的人，自己知道自己，並不表現出來；自己愛惜自己，並不自抬身價；所以，要捨棄後者，而保持前者。

第七十三章

【句解】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舍慈且勇，死矣」；勇於敢也。「強梁者，不得其死」；故云：「殺」也。「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勇於不敢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云：「活」

也。此兩者：敢與不敢，殺與活也。活者為利，殺者為害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天之道，利而不害。」故天之所厭惡者，害也。言誰能知天之所厭惡者邪？

是以聖人猶難之。

言聖人猶難知天之所惡之故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善勝敵者，不與」「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善勝也。

不言而善應；

「希言自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曰：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江海處下，而百川歸之；故曰：自來也。

繹然而善謀。

「善數不用籌策，」故曰：善謀也。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言天之網羅，似踈而密；為惡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

勇於敢則殺 敢，形容詞。說文：「進取也。」殺，動詞。說文：「戮也。」河上公注：「殺身也。」王
弼注：「必不得其死也。」

其故 故，名詞。說文：「使爲之也。」墨子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經說上：「故。小故，有之
不必然；無之必不然。」謂原因也。

不召 召，動詞。說文：「評也。」楚辭招魂，王逸曰：「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繹然 繹，形容詞。廣雅釋詁：「繹，緩也。」河上公注：「繹，寬也。」

恢恢 形容詞。說文：「恢，大也。」河上公注：「恢恢甚大。」

【校 議】

一、本章自「勇於敢則殺」至章末「踈而不失」止諸句，疑當在六十七章「以慈衛之」句下；並在五
十六章「故不可得而親」句上。

二、是以聖人猶難之 奚侗曰：「『是以』一句，誼與上下文不屬；蓋六十三章文複出于此。」馬敘倫
曰：「『是以』一句，乃六十三章錯簡複出者，易州無此句；可證也。」蔣錫昌曰：「按：『奚、馬二
說並是，『是以』一句當刪去。顧本咸疏於『是以』句無疏，是咸無此句。強本榮注此句無注，是
榮亦無此句。』陳柱本從馬說，刪去此句。諸說並非也。按：景龍本、強思齊本及他本上文「此
兩者」三字上，有一「知」字；焦竑曰：「一此上有『知』字，非。」此「知」字疑即下文「是以

聖人猶難之」句中所脫落，而混入於上文。此句原當作：「是以聖人猶難知之，」正承上句「孰知其故」句也；因奪一「知」字，乃作：「是以聖人猶難之」，其義不可強解；校者不察，遂妄移此句於六十三章「多易必多難」句下，並在「故終無難矣」句上；反謂此句非本章之文，謬甚！然嚴遵本、次解本、唐人抄本均無此一句，則錯誤之由來固已久矣。韓非子五蠹篇：「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道藏顧歡注疏本引節解曰：「謂天常惡其勇敢，愛其怯弱；含生受氣，誰知天意也？」蘇轍曰：「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故歷陳之也。」鄧錡曰：「勇於敢則見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利害甚明。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知之』。」又曰：「凡此兩者，或利或害，人皆知之。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知其故也。』是鄧本原有「知」字，足正諸本之失；當據鄧本在「難」下補一「知」字。

【語譯】

有敢為的勇氣，會遭橫死；有不敢為的勇氣，就會生存。這兩種行為，一種有利，一種有害。老天所厭惡的，誰知道它的原故（莫名其妙）？因此，有道的人，也難弄得明白。天地間的道理，不用競爭，卻善於取勝；不用說話，卻善於應對，不用召喚，物類卻自然而然地來歸順；舒舒緩緩的，卻善於謀劃。老天佈下的羅網極為廣闊，眼孔雖然稀疏，卻從不會漏失的。

第七十四章

【句解】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言百姓生無所賴，至於不怕死；豈可以死來恐嚇之耶！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言百姓如有畏死，而又作姦犯科者，我可以執擒而殺之；則誰復敢以身試法乎？

常有司殺者殺。

天之所惡者，則「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是司殺者殺也。

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

言人而代天殺人，猶拙夫而代巧匠斲木；是越俎代庖，勞而無功也。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言拙工欲代巧匠斲木，未有不自傷其手者。此謂不明於道者而欲代天殺人，豈但無益，反而自傷也。

【釋詞】

懼之 懼，動詞。說文：「恐也。」論語子罕篇：「勇者不懼。」按：懼，乃畏怕之實。

爲奇 奇，音羈；名詞。王弼注：「詭異亂群謂之奇也。」又第五十七章：「奇物」；王弼注：「邪事。」
河上公注：「爲奇巧。」

司殺者 名詞。河上公注：「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

大匠 名詞。孟子告子篇：「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趙岐注：「大匠，攻木之工。」

斲 動詞。說文：「斲也。」河上公注：「斲木。」

【校 議】

一、本章自「民不畏死」至章末「希有不傷其手矣」止，全章疑當在第七十五「是以輕死」句下。

二、夫代司殺者殺 「夫」字傳奕本及眾本多作「而」；蘇轍曰：「非天所殺，而吾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范應元曰：「而上之人，執而遽殺之；是代天之司殺者殺矣。」是作「而」於義爲長，當據傳本改。

三、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 原作：「夫司殺者是大匠斲。」武英殿本、浙局本並作「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上有「代」字，「殺」字；「是」下有「謂代」二字。宋刊河上公本「者」下亦無「殺」字。傳奕本及眾本多無「謂」字，強本成疏及李榮注引經文俱作「是代大匠斲。」馬敘倫曰：「文子上仁篇、廣弘明集五、孫盛老子非大賢論引無『謂』字。」按：「謂」字疑係衍文。下文：「夫代大匠斲者。」河上公注：「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又注上文云：「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依河上公注及下文觀之，上下並有「代」字者，是也。茲從武英殿本、浙局本及河上公本補此二字。

【語 譯】

人民並不怕死，為什麼用死來威嚇他們呢？如果人民經常是怕死的，又要作奸犯科；我就可以把他們抓來殺掉，誰還敢作奸犯科？經常有專管殺人的去殺。那代替專管殺

人的人，正同代替巧匠去斫木頭一樣。代替巧匠去斫木頭，很少有不斫傷自己的手的。

第七十五章

【句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言百姓之遭饑饉而飢餓者，由於在上者橫征暴斂；賦役太多，有以致之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言百姓之難於治理者，由於在上者之政令煩苛，有為多事；使民無所措手足，有以致之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輕死，則不重死。言百姓所以輕於犯死，由於「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也。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唯「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不求生生之厚者，猶勝於貴生之徒也。

【釋詞】

飢 名詞。武英殿本、浙局本並作「饑」。說文：「穀不熟爲饑」。又作「飢」。爾雅釋天：「穀不熟爲飢」。郭璞注：「五穀不成。」玉篇：「飢，饑也。」按：蓋飢、饑通用，此當爲饑饉之饑。彭耜曰：「恐合作飢。」

食稅 名詞。稅，說文：「租也。」又：「租，田賦也。」禮記坊記：「食浮於人。」鄭玄注：「謂祿也。」河上公注：「君上稅食。」按：謂賦稅也。

賢 名詞，此作動詞，說文：「多才也。」戰國策秦策：「尚賢在晉陽之下。」高誘注：「賢，猶勝也。」

貴生 貴，此作動詞。玉篇：「高也。」猶重也。第三章王弼注：「貴者，隆之稱也。」按：列子楊朱篇：「貴生愛身，以斬不死。」此即上文：「求生之厚」也。

【校 議】

一、按：「民之飢」至「是以飢」諸句，疑當在七十二章「是以不厭」句下，並在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句上。

二、以其求生之厚 傅奕本、杜道堅本「求生」上並有「上」字。按：王弼注：「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依王注，並上二句例，「求生」上當有「上」字；應據傅本補。

三、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按：此二句疑係五十章錯簡；當在「以其無死地」句下。

【語 譯】

人民之所以鬧飢荒，都由於在上者侵食賦稅太多，所以鬧饑荒。人民之所以難以統治，都由於在上者花樣太多；所以難以統治。人民所以不顧性命，由於他們追求享受太過分；因此不顧性命。只有不把生存當作了不起的一回事的人，就比那過分重視生存的人要高明。

第七十六章

【句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人之初生，嬰孩之時，「骨弱筋柔」，飽含和氣；故柔弱也。及其死也，和氣消亡，屍骸僵化；故堅強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萬物草木初生之時，皆脆弱柔輒；故柔脆也。及其萎死折傷，則偏枯乾燥；故枯槁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言觀人生死，草木榮枯；乃知凡柔弱者，皆生之類；凡堅強者，皆死之屬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勇於敢則殺」，「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強則不勝也。木強大者則斧斤至矣，人必共斫伐之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言凡強大之物，皆居於下；凡柔弱之物，皆居於上。如草木近根莖之幹，皆強大而居下；近末梢之枝葉，皆柔弱而居上也。

【釋詞】

枯槁 皆形容詞。按：荀子勸學篇：「淵生珠而崖不枯。」枯，楊倞注：「枯燥。」又：勸學篇：「槁暴，楊倞注：「槁枯。」莊子齊物論篇：「形固可使如槁木。」郭象注：「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

則共 共，副詞，在此當動詞。河上公注：「木強大，枝弱共生其上也。」王弼注：「物所加也。」范應元曰：「木強大，則人共伐之。」

【校 議】

一、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傅奕本、范應元本、焦竑本均無「萬物」二字。蔣錫昌曰：「諡義，『萬物』二字當爲衍文。蓋『柔脆』與『枯槁』均指草木而言也。」按：「人」與「草木」皆屬「萬物」，則此二字乃衍文無疑；當據傅本刪。

二、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按：列子黃帝篇引作：「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淮南子原道訓作：「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也。」文子道原篇作：「故柔弱者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說苑敬慎篇亦作：「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御覽木部引作：「柔弱生之徒，堅強死之徒。」蔣錫昌：「疑老子古本如此。」蔣說是也。蓋上文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亦先言「柔弱」，後言「堅強」；上下相應，當據列子、淮南子及說苑諸書之文改正；移「柔弱者生之徒」句於「堅強者死之徒」句上。

三、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武英殿本、浙局本「共」並作「兵」。河上公本、傅奕本、景龍本及諸本亦多作「共」。黃茂材曰：「列子載老聃之言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列子之書，大抵祖述老子之意，且其世相去不遠。『木強則折』，其文爲順。今作『共』，又讀如『拱』，其說不通；當以

列子之書爲正。」俞樾曰：「按，『木強則兵』，於義難通。河上公本作『木強則共』，更無義矣。老子原文本作『木強則折』。因『折』字闕壞，止存右旁之『斤』；又涉上句『兵強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共』字則又『兵』字之誤也。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即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易順鼎曰：「按：文子道原篇作『兵強即滅，木強即折』。淮南子原道訓亦作『兵強則滅，木強則折』。皆與列子相同。王注『木強則兵』云：『物所加也』四字，疑非原本。」奚侗曰：「木彊則失柔韌之性，易致斷折。『折』各本或作『共』，或作『兵』，皆非是。」劉師培曰：「疑『不勝』係後人注文，『兵』涉上文『兵強』而誤。」蔣錫昌曰：「按列子『不勝』作『滅』，『兵』作『折』，當從之。此文『滅』、『折』爲韻。四十二章王注：『至柔不可折』，即據此而言，亦王本作『折』之證。」陳柱曰：「『折』篆文作𠂔，說文在艸部；古文或有作𠂔者，與『兵』字篆文作𠂔，形極近，故譌也。」以上諸說並是也。按：「不勝」當作「滅」。蓋上文云：「堅強者死之徒，」非僅「不勝」已也。吳子圖國篇：「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文子符言篇：「天下雖大，好兵者亡。」是當作「滅」，於義爲長。又：禮記祭法：「萬物死，皆曰『折』。」莊子山木篇：「直木先伐。」皆「木強則折」之證。是此文當據列子文改正。又：四十二章：「強梁者不得其死」一句，當在此下；並在「強大處下」句上。

四、柔弱處上 按：二十九章「故物或行或隨」以下各句，當在此下。

【語譯】

人們活著的時候，軀體是軟弱的；到他死的時候，就變得僵硬了。萬物和草木活著的時候，是柔軟的；到它死了的時候，就變得枯萎了。所以，堅強的東西應該屬於死亡的一類，柔軟的東西應該屬於生存的一類。因此，軍隊強大了就會破滅，樹木強大了就會被斫伐。堅強的應該居於下位，柔弱的應該站在上頭。

第七十七章

【句解】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

此舉張弓之事，以喻天道。言天道均平，豈亦如人之張弓歟？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凡弛弓，俯其體；則附在上，弰在下；張弓，仰其體，則附在下，弰在上。是抑弰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弰之下者，使之向上。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天之道損有餘」，如弛弓時，抑其弰而使之向下；其「補不足」，如張弓時，舉其弰而使之升高。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天道惡盈而好謙，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此損有餘而補不足也。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人道常違天道而與之相反。世俗之人，損人而利己，奪貧以奉富；損天下之不足，以奉一己之有餘。「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

餘」也。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言誰能以己之有餘，以濟天下之不足？唯有道之人能之。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所以聖人施與於人而不自矜其能，責望其報；「功成事遂」而不自居其功；「被褐懷玉，自知而不自見；」不欲示其賢能於世也。此「光而不耀」，「明道若昧」也。

【釋詞】

張弓 弓，名詞。釋名：「弓，穹也。張之穹穹然也。」按：此謂弓、矢之弓。

與 疑問詞，或作「歟」。

抑之 抑，動詞。說文：「按也。」猶屈也。楚辭懷沙：「俛屈以自抑。」

與之 與，動詞。謂施予，給予也。禮記曲禮：「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孟子離婁篇：「可以與，可

以無與。」

以奉 奉，動詞。助也。淮南子說林訓：「風雨奉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天奉我也。」

見賢 見，動詞。讀去聲。廣韻：「露也。」河上公注：「不欲使人知己之賢。」王弼注：「不欲示其賢。」第七十二章：「自知不自見。」猶謂自銜也。

【校 議】

一、唯有道者是以 按：馬敘倫曰：「八十一章『聖人不積』以下，當在此『是以』下。」馬說是也。「聖人不積」至章末「爲而不爭」諸句，當在此下。

二、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奚侗曰：「三句與上文誼不相承，上二句已見二章，又複出于此。」馬敘倫曰：「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二句，當在五十一章。」陳柱曰：「按：『爲而不恃』二句，當是第二章之複錯。」陳說是也，按：此二句當刪。

三、其不欲見賢 按：此句疑當在五十八章「光而不耀」句下；並在二十七章「是謂襲明」句上。

【語 譯】

天地間的道理，豈不是像拉弓一樣嗎？高的就把它壓低，低的就把它抬高；過分了就要把它減少，不夠了就要把它補足；天地間的道理，是減損多餘的，用來補足不夠的

。人為的道理，就不是這樣；偏要減損不夠的去補足多餘的。誰能把多餘的來供給不夠的，只有有道的人能夠這樣做。因此，有道的人，為了他人，卻不以為自己盡了力；事業成就了，並不標榜自己的功勞；因為他不願意表現自己的才能。

第七十八章

【句解】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曰：莫柔弱也。水能使山崩陵圯，磨鐵穿石；故曰：莫之能勝也。

其無以易之。

言無物可以易水之性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柔弱勝剛強」，此理天下之人無有不知之者；然卻無有能行之者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言有道之主，知白守黑；海納百川；有容德乃大；「受國之垢」也。「侯王自稱孤、寡、不穀」，「貴以賤為本」；「受國不祥」也。

正言若反。

謂正直之言，是而若非，直而若曲；正而似反也。

其代名詞。韻會：「指物之辭。」王弼注：「其，謂水也。」

無以，以，本動詞；此作副詞。王弼注：「以，用也。」論語微子篇：「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易之，易，入聲，動詞。國語晉語：「子常易之。」韋昭注：「易，變也。」河上公注：「無以易於水。」王弼注：「無物可以易之也。」李旼音解：「易，如字。移也，改也。」

之垢，垢，名詞。集韻：「塵滓也。」左傳宣公十五年：「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河上公注：「垢濁。」

社稷，皆名詞。白虎通社稷：「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

正言若反，正，反皆形容詞。河上公注：「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按：此謂老子之言，似「反」而實「正」。如：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也。

【校議】

一、其無以易之 陶鴻慶曰：「傅奕本作『以其無以易之也』。據王注：『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是其所見本，亦有『以』字；故順文解之。」蔣錫昌曰：「按：陶說是。今道藏王本無上『以』字，係誤脫；當補。」按：河上公本、傅奕本、同馬光本俱有「以」

字，當據補正。

二、莫能行 按：三十六章：「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諸句，當在此下。

三、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 按：此數句，與上文義不相應，疑係他章錯簡；當在二十二章：「不自矜故長」句下；並在「古之所謂曲則全者」句上。

四、正言若反 按：此句義雖可與上文相應，但卻非本章之文；疑當在四十一章：「故建言有之」句下；並在「明道若昧」句上。

【語譯】

世間沒有比水更軟弱的東西，可是摧毀堅強的力量，沒有能勝過它；因為沒什麼東西可以代替著它。柔軟的能夠勝過堅強的，弱的能夠勝過剛的；世間的人沒有不懂得得的，但卻沒有人能夠實行。因此，有道的人說：「蒙受全國的恥辱的，纔算得社會的領袖；擔當國家的災難的，纔算得天下的君王。」正面的話，卻似反面的意思。

第七十九章

【句解】

和大怨，必有餘怨。

大怨，積小怨而成，其怨深。餘怨，藏宿於中而不盡。言大怨雖平，而餘怨難以盡去也。

安可以爲善？

言既有餘怨，又焉可以和怨爲善耶？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言聖人執左契，而不求取財物於人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言執左契者，與而不取，以「有餘補不足」；故曰：有德也。司右契者，責求人之賦稅，取而不與，「損不足以奉有餘」；故曰：無德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言天道虧盈益謙，「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有道之士，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曲全，以枉直，以少得；故曰：常與善人也。

【釋詞】

和動詞。讀去聲；調也。書彛典：「律和聲。」謂和解也。河上公注：「以相和報。」

安可安，疑問副詞。楊樹達曰：「安，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裴學海曰：「安，焉也。」按：論語先進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左契名詞。說文：「契，大約也；券，契也。」禮記曲禮：「獻粟者，執右契。」鄭玄注：「契，券要也；右爲尊。」商君書定分篇：「以左券予吏之間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押以室藏

之。」河上公注：「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

不責責，動詞。說文：「求也。」河上公注：「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

司契司，動詞。廣雅釋詁：「司，主也。」司契，即「執左契」也。

司徹徹，名詞。廣雅釋詁：「徹，稅也。」孟子滕文公篇：「閭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按：

司徹，猶言以收稅爲事也。河上公注：「司人所失。」王弼注：「徹，司人之過也。」

【校議】

一、和大怨必有餘怨 陳柱本移五十九章「以德報怨」句在此上；並云：「各本此句錯在五十九章。」

陳說近是也。惟此句當在「必有餘怨」句下；並在下文「安可以爲善」句上。王引之經傳釋詞曰：「安，猶『於是』也；乃也；則也。」此數句，其意如云：和大怨者，仍有餘怨，蓋大怨既成，然後從而和解之；其中不能無少介介也。故惟能「以德報怨」者，始能無怨：乃可以爲善也。

二、安可以爲善 按：第八章「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諸句，疑係此處錯簡，當移此下；並在「有德司契」句上。惟「與善仁」一句，疑係衍文。馬敘倫曰：「人」、「仁」古通。」按：傅奕本、景龍本、河上公本、鄧綽本、李嘉謀本俱作「人」。疑即七十九章下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諸句中，文字脫佚，僅存「與善人」三字，錯入此章；校者不察，又涉「言善信」一句，遂臆改「人」字作「仁」；並妄置於「心善淵」句下也。且此「善」

字七句，考與全書文例不合；蓋老子文凡對偶三字句，多係偶數；殊少奇數。如：第三章：「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第四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二十二章：「曲則全，枉則直；漒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五十三章：「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五十六章：「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且老氏思想，不重「仁」字。如：第五章：「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十九章：「絕仁棄義。」三十八章：「失德而後仁。」故「與善仁」一句，疑係錯簡，當刪去。又「言善信」各句亦當另有解說。

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按：此兩句疑當在「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句下。並接下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句上。「有德司契」，即用以解說：聖人能「以德報怨」，「故無尤」；「無德司徹」，即用以解說：「和大怨，必有餘怨」也。

【語譯】

去和解重大的讎怨，一定還會留下不盡的餘怨。那能認為妥善的呢？因此，有道的人，握著借據的存根，並不催迫別人還債。有德的人，只是保管著借據，無德的人，祇在追討租稅。天地間的道理是沒有偏差的，經常站在好人的一邊。

第八十章

【句解】

小國寡民。

言國境狹小，而人民稀少也。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什伯之器，兵器也。言甲兵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重死，則不輕死。言百姓安土重遷，不欲奔波遠地；免跋涉山川之險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言老死不相往來，毋用乘坐舟車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言至治之世，兵甲不興，毋用設置干戈凶器也。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言欲復返上古結繩紀事時代，不用文字；「絕學無憂」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上古之世，百姓自足自得；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以此身之居為安，以此俗之樂為樂；含哺鼓腹，樂無懷氏之天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言地域偏小，故鄰國可相望而見也。居相比鄰，故雞犬之聲可以相聞也。足跡不接乎諸侯之境，車軌不結乎遠方之外；各皆自治，故由老至死而不相互往來也。

【釋詞】

什伯之器 名詞。俞樾曰：「按：『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曰：『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其兼言伯者，古軍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

重死 重，動詞。說文：「厚也。」增韻：「輕之對也。」河上公注：「重死而貪生也。」謂不輕率也。論語學而篇：「君子不重則不威。」此謂不「輕死」也。

結繩 結，動詞。說文：「締也。」繩，名詞。說文：「素也」。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

【校議】

一、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馬敘倫曰：「『雖有舟輿』四句，古注誤入經文者也。」馬

說是也。按：「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二句，乃上「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句之注文。又「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二句，乃上「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句之注文。

二、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傅奕本、景龍本、次解本、范應元本、陸德明音義及諸本「人」多作「民」。莊子肱篋篇：「民結繩而用之。」亦作「民」。上文各句俱作「民」，此亦應作「民」；當據諸本改。

【語譯】

國家要小，人民要少。即使有各種各色的器具，也不派用場。使人民把死亡看得很重，不肯向遠處遷移。雖然有船和車，卻沒有地方要乘坐它；雖然有武器和裝備，卻沒有地方可以陳列它。使人民恢復到古代結繩記事的辦法。以為自己的食品很香甜，自己的衣服很漂亮，自己的住所很安適，自己的習俗很滿意。鄰近的地區互相都瞭望得見，雞鳴狗吠的聲音互相都聽得到；可是人們一輩子彼此也不互相往來。

第八十一章

【句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故其言不美也。「輕諾必寡信」，巧言以利口亂信；故其言不信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大辯若訥」，故善者不辯也。巧言亂德，辯也者有不見；故辯者不善也。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道者，通於一，萬事畢。「不出戶，知天下」；「少則得」；故不博也。博識之人，

文滅質，博溺心，多方喪道，「多則惑」；故不知也。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言聖人無私，不積財貨，以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以有積爲不足，故不積也。無藏也，故有餘；己愈有而愈多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利而不害也。聖人之道，「既以爲人」，「既以與人」；施與於人，而不與人爭也。

【釋詞】

信言 信，形容詞。集韻：「不疑也，不差爽也。」言，名詞。說文：「直言曰言。」釋名：「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河上公注：「信者，如其實。」謂信實之言也。

不美 美，形容詞。說文：「甘也。」按：美與善同意。河上公注：「美者，朴且質也。」王弼注：「實

在質也。」

辯者 辯，動詞，此作名詞。集韻：「巧言也。」禮記王制：「言僞而辯。」河上公注：「辯者謂巧言也。」

論語里仁篇：「巧言令色，鮮矣仁！」

不博 博，形容詞。說文：「大通也。」玉篇：「廣也，通也。」荀子修身篇：「多聞曰博。」河上公注

：「博者，多見聞。」

不積 積，動詞。說文：「聚也。」河上公注：「積德不積財。」莊子天下篇：「以有積爲不足，……

無藏也，故有餘。」

既以 既，副詞。廣雅釋詁：「既，盡也。」

爲人 爲，動詞。讀去聲。廣雅釋詁：「爲，施也。」按：此謂施與於人也。

爲而不爭 爲，動詞。讀去聲。謂施與於人而不與之爭也。王弼注：「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校 議】

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按：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二句，當在此下；並當在「善者不辯」句上。

二、博者不知 按：牟子理惑論引老子曰：「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釋湛然輔行記五之一亦引此文，作：「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

：『大辯若訥。』又曰：『君子恥言過行。』疑「君子恥言過行」六字，即係此處之錯簡。論語憲問篇：「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阮元曰：「皇侃本、高麗本，『而』作『之』。」王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蓋「君子恥言過行」與「報怨以德」二語，皆出老子；或古有此語，而爲孔氏所引者。「恥言過行」，即「辯者不善」也。亦即論語所謂：「巧言亂德」，是也。此正與上文「夫輕諾必寡信」句相應，疑應在此下。當據理惑論補「君子恥言過行」一句，以殿章末。

三、「聖人不積」至章末「爲而不爭」諸句，與上文義不相應，疑係他章錯簡；當在七十七章「唯道者」句下。

【語譯】

真實的話，不會漂亮，漂亮的話，不見得是真實的。好人不作巧說，巧說的不是好人。真懂得的不賣弄，賣弄的不懂得。有道的人不會積蓄，儘量幫助別人，自己反更富有；儘量給予他人，自己卻越來越多。天地間的道理，只會有利，卻沒有危害；有道的人的道理，只知施予他人，並不與人競爭。

附 錄

老聃新傳

老子哲學中若干重要問題

論老子書中的「天道」「人道」和「聖人之道」

老子思想對於孫子兵法的影響

道家哲學中的「有」「無」問題

本書作者著述年表

老聃新傳

一 敘言

史記老子列傳，詞意恍惚迷離，是是否否；後世疑之。蓋舊史傳聞異辭，莫衷一是，未可專斷；此史遷之不得已也。讀遷自序：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莫不畢集太史公；及遷作令，乃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則遷著書，固已據先秦典籍，斟酌去取矣。考本傳之文，頗采莊周書，矧莊子雖多「寓言」，而曰：「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非全屬荒唐謬悠之說；猶有可取者。洎自漢、唐以來，以老子其人、其書，百家聚訟，無有定論。今依遷之意，輒采莊子及他書之可證者，略事補苴，別爲老聃新傳。踵事增華，知不自量；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二 姓名

老子者，姓老氏；佚其名。耳漫無輪，世號曰：聃。

【證注】

(一) 按：史記老子列傳作：「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據黃善夫百衲本。）王念孫史記雜詁云：「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陽，諡曰聃。』此後人取神仙家書改竄之耳。案索隱本『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又案經典釋文敘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云，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遊天台山賦及後漢書桓帝紀並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並與小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爲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仙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爲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

按：王謂：「字伯陽，乃列仙傳文，非史記文。」是也。老子釋文云：「河上公云：字伯陽。」然今本河上公注無此文。惟葛玄序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時，結草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唐書劉子玄傳云：「今之所註老子是河上公，其序云：『漢文帝時結草於河曲，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漢書藝文志著老子者三家，河上公所釋無聞焉。」依劉說河

上公註本已不足據，則釋文所引，顯然無稽。呂氏春秋重言篇高誘注：「老聃……周史伯陽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唐固曰：「伯陽甫（按：甫、父古通。）周柱下史老子也。」蓋混伯陽甫與老子為一人矣。小司馬所謂：「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蓋亦本此。考左傳稱孔子曰仲尼，（文十八年。）曰孔丘，（文十八年，定十年，哀十六年。）曰尼父，（哀十六年。）疑後世好事之徒以老子擬孔子，以老聃擬孔丘，以伯陽擬仲尼，遂以伯陽父擬尼父矣。然先秦古籍如莊子、荀子、韓非子僅稱：老子、老聃；從未見稱伯陽或伯陽父者。況伯陽甫生於幽王之世，年代遠不相及，則字伯陽三字，乃後人偽託，可斷言矣。

（二）春秋以前有老姓。世本：「顓頊子有老童。」風俗通義：「老氏，顓頊子老童之後。」左傳：宋有老佐（咸十五年）。魯有老邾（昭十四年）。又晉文公時有老古，宋大夫有老成方。楚有老萊子。傳說上古神農之師有老龍吉，列禦寇之師有老商氏。

（三）春秋有里姓而無李姓。左傳：晉有里克，（閔二年。按：呂氏春秋先己篇作李克。）鄭有里析，（昭十八年）晉有里亮須，（莊廿八年）國語、魯語有里革；皆作里不作李。史記循吏傳：「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然左傳作士離，亦不作李。韓非子始有李克、李史。戰國策始有李里、李克、李談、李牧。劉向戰國策敘錄曰：「其事繼春秋之後，迄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則韓非子、國策皆晚出，是孔子時尚未聞有李姓者也。

(四) 李耳之名始見於史記。

同馬遷以前之古籍如禮記、莊子、荀子、韓非子、國策、呂氏春秋俱稱老子或老聃，如孔子之稱孔丘者焉；而未聞有稱：李子、李聃；更未聞有稱：李耳者。且老子之外，亦無他人之名李耳者；是言老子「名耳姓李氏」，自史遷始矣。按：說文：「聃，耳曼也。」又：「聃，垂耳也。」又：「耽，耳大垂也。」畢沅道德經考異序曰：「聲、義相同，故並借用。南方有瞻耳之國。」淮南子作耽耳。又呂覽，老聃作老耽，皆其明證。考山海經、海內南經有離耳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離耳國鍤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爲飾；即儋耳也。」初學記引韓詩：「離，長也。」疑古注在「聃」字下注「離耳」者，謂老聃係長耳之人。又因「離」、「李」音近，傳寫誤爲李耳，遂成老氏之別名矣。又史記張守節正義云：「一名重耳，外字聃。」此重耳二字，疑亦係注文垂耳二字之誤；且古人有名重耳者，遂又附會「垂耳」爲「重耳」；而增出老氏之另一別名矣。是李耳非老氏之姓名，明矣。

(五) 漢書藝文志以「子」名書者

計：論語有：「孔子家語」、「孔子三朝」、「孔子徒人圖法」。儒

家有：「晏子」、「曾子」、「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公孫尼子」、「孟子」、「荀子」、「平子」、「王孫子」、「羊子」、「董子」、「侯子」、「徐子」、「魯仲連子」。道家有：「鶡子」、「管子」、「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劉向說老子」、「文子」、「蜎子」、「關尹子」、「莊子」、「列子」、「老成子」、「長盧子」、「王狄子」、「田子」、「老萊子」、「黔婁子」、「宮孫子」、「鵲冠子」、「孫子」、「捷子」、「臣君子」、「楚子」。陰陽家有：「鄒子」、「鄒子終始」

「乘丘子」、「容成子」、「鄒奭子」、「閻丘子」、「將鉅子」。法家有：「李子」、「申子」、「處子」、「慎子」、「韓子」、「游棣子」。名家有：「尹文子」、「公孫龍子」、「惠子」。墨家有：「田俅子」、「我子」、「墨子」。縱橫家有：「蘇子」、「張子」、「關子」、「蒯子」。雜家有：「子晚子」、「尸子」、「吳子」、「解子簿書」。小說家有：「青史子」、「務成子」、「宋子」。兵家有：「吳孫子兵法」、「齊孫子」、「李子」、「景子」四家。陰陽有：「孟子」、「別成子望軍氣」、「公勝子」三家。五行有：「猛子閻昭」、「務成子災異應」二家。雜占有：「昭明子釣種生魚鼈」一家。房中有：「務成子陰道」一家。凡八十五家。就中惟：「關尹子」、「黔婁子」、「鵲冠子」三家不以姓氏名書；「王狄子」、「臣君子」、「將鉅子」、「我子」、「子晚子」、「別成子」、「公勝子」、「猛子」、「昭明子」九家未能考定外，餘七十三家皆以姓氏名書，固無疑矣。又儒家中有「景子」三篇，注：「說宓子語，似其弟子。」兵家中並錄「景子」十三篇。儒家中「孟子」十一篇，注：「名軻，鄒人，子思弟子。」陰陽家中並錄「孟子」一篇。法家中有「李子」三十二篇，注：「名惲，相魏文侯，富國彊兵。」兵家中並錄「李子」十篇。上引諸書，其名雖同，而篇數各異；且或注或不注，似俱非同一人之作。依此例之，倘老子「姓李，名耳」，則其書亦應稱「李子」，不當題爲「老子」矣。是知老子之姓老氏，可信矣。

(六)「聃」非名字，亦非諡號。

史記本傳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又云：「老子隱君子也。」又云：「莫知其所終。」老子既係「以自隱無名爲務」之「隱君子」，其爲避世

之士無疑；蓋亦許由、善卷之流，知其姓氏已屬不易，況名字乎？張守節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又云：「外字聃。」是也。魏源注曰：「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稱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是也。匹夫無諡，『聃』又非諡法，其妄無疑。」魏說是也。按：史記、始皇本紀：「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以行為諡。」老子「莫知其所終，」何從諡之乎？疑老子生而耳漫無輪，世不知其名字；而渾稱之爲「聃」。而「聃」又與「瞻」、「耽」二字並通，皆具「垂耳」之義。後人乃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杜撰：「名耳，字聃」。於是老聃遂一變而爲李耳矣。實則老聃與李耳不但非同一人，且乃憑空虛構者也。

(七) 春秋時亦有人名聃者。如左傳桓五年：鄭大夫「射王中肩」之祝聃。桓九年：聃甥帥師救鄭。莊六年：「聃甥請救楚子。」杜氏註：「皆鄭侯甥，仕於舅氏也。」僖二年：「鬬章囚鄭聃伯。」文十四年：「聃啓訟周於晉。」

(八) 老子即老聃。(1) 莊子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庚桑楚篇：「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庚桑子曰，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又：「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天下篇：「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按：『大白若辱』，『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諸句皆今本老子原文。是莊子書亦以老聃與老子爲同一人矣。（2）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墮；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又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喻老篇：『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按：『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數語皆引自老子原文；是韓非亦以老子與老聃爲同一人矣。

由上數證，足以斷定老子姓老氏，且老聃與老子爲同一人。史記本傳中之「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諡曰「十字」，皆後人所增益，不足採信也。

三 籍 貫

陳國相人，後屬楚；故稱楚人。

【證注】

(一) 居周，非周人；屬楚，非楚人。

按：《史記老子列傳》云：「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仲尼弟子列傳又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又本傳云：「老萊子亦楚人也。」依本傳，則老子爲楚人；舉老萊子亦楚人，以實老子爲楚人之說。但仲尼弟子列傳何以又明言：「於周則老子」？是本傳所云：「居周久之。」反證老子乃久居周之人，實非周之本國人。蓋老子乃他國人而爲周之守藏史，是官於周也。故莊子天道篇云：「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此云「歸居」，乃歸隱於其故土也。是仲尼弟子列傳所云：於周，猶在周之聘者，免而歸居。」意：其非指其爲周人也，明矣。又：《同馬貞素隱》：「楚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又後漢書郡國志云：「苦，春秋時曰相。」周本紀：「敬王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是孔子死後，楚始滅陳，當時苦縣之名未立，仍稱爲相；其地在今河南省鹿

邑縣東十里。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苦縣屬陳，老子生時，地楚尚未有。陳滅於楚惠王，在春秋獲麟後三年，孔子已卒，況老聃乎？史冠楚於苦縣上，以老子爲楚人，非也。」閻說是也。疑史遷以漢時之建制，記春秋之史實；則老子原亦非楚人也。

(二) 老子爲南方人無疑。

(1) 莊子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庚桑楚篇：「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以北居畏壘之山，……庚桑子曰：『……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篇：「南榮越嬴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由上諸文證之，老子不但居南方而且在楚之南。(2) 宋翔鳳過庭錄云：「按：老子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寬柔以教也。又言『報怨以德』，此不報無道也。老子楚人，故云：『南方之強』。」宋說是也。老子五十二章：「守柔曰強。」三十三章：「自勝者強。」又：「強行者有志。」四十一章：「勤而行之。」四十八章：「爲道日損。」第十章：「專氣致柔。」皆南方之強；以老子「守柔」之說證之，亦當是南方人也。(3) 老子三十一章：「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崔述豐鎬考信別錄云：「余考之春秋傳，皆上右者，惟楚人上左耳。……故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必言楚人上左者，明諸侯之國皆上右也。老子楚人也，以楚俗，故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也。」崔說是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右屬陰，以奇勝；故云：「用兵則貴右。」此亦證明老子爲南方人也。(4) 老子文有類楚辭者，如

：十五章：「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十七章：「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二十章：「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儻儻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三十四章：「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爲大。」楚辭九歌湘君：「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心不同兮媒勞，思不甚兮轉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湘夫人：「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君子兮未敢言。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遊。時不可再兮，得聊逍遊兮容與。」遠遊篇：「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從文辭之結構上言，亦可證明老子爲南方人。

(三) 譚戒甫「老研究」一文內，對於老子籍貫，曾列成一表（妄誕者不計），頗足供參考。

茲抄錄於次：

援 引 出 處

				記 載 同 異			
				國	縣	鄉	里
1	史記老子傳	楚	苦縣			厲鄉	曲仁里
2	淮南修務篇高誘注	楚	苦縣			賴鄉	曲里
3	史記正義引朱韜玉札、葛洪神仙傳	楚國	苦縣			賴鄉	曲仁里
4	禮記曾子問疏引史記	陳國	苦縣			賴鄉	曲仁里
5	劉向列仙傳	陳					
6	皇甫謐高士傳	陳					
7	漢書地理志淮陽國顏師古注引晉太康地記		苦			城東賴鄉祠	
8	譙周古文考劉昭注		苦				曲仁里
9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	陳國	苦縣			厲鄉	
10	段成式酉陽雜俎玉格篇	陳國	苦縣			賴鄉	
11	邊昭老子銘	楚	相縣				
12	廣宏明集釋法琳十喻篇引高士傳	楚	相				
13	後漢書郡國志	陳國	苦春秋時曰相			賴鄉	

14	經典釋文敘錄引史記一云	陳國	相		
15	莊子天運篇釋文引司馬彪說	陳國	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		
16	釋文敘錄引史記又云				曲里
17	陸德明老子道德經音義敘引史記又云				仁里

觀上表，稱楚人者五，稱陳人者八，不稱者四，稱苦縣者九，稱相縣者四，不稱者四。依司馬彪說：「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與後漢書郡國志：「苦，春秋時曰相」之說合。前說既明老子原非楚人，故當云「陳國相人」也。

(四) 列子周穆王篇：「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此亦老子曾居陳之證。

(五) 厲鄉曲仁里不足據。本傳云：「厲鄉，曲仁里人也。」按：厲鄉，張守節正義：「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酈道元水經注陰溝條云：「東南至沛爲過水，過水又東經苦縣城南，即春秋之相。王莽更之爲瀨陵。又東經瀨城南，又北經老子廟東：又屈東，相縣故城南；相縣虛荒，今屬苦縣；老子生於曲過間。」又釋文敘錄引史記作曲里，道德經音義敘引史記又云仁里。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亦作曲里。曲里之義與闕黨同；然莊

子只言老子在沛，先秦典籍俱未及老子鄉里者；則厲鄉曲仁里之說，始自史遷無疑。後人又以苦縣有老子祠廟，遂又附會以實史遷之說。按：後漢書祭祀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桓帝紀：「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館之苦縣，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是「初使」祠老子之時，乃延熹八年正月。證實史遷之說，當俱在此時之後；蓋史記列傳老子傳外，俱未稱鄉里者。孔子世家稱昌平鄉鄆邑，同馬氏父子推崇黃、老，蓋史遷故詳之，以比擬孔子耳。則老子鄉里之說似不必信也。

四 仕宦

周守藏室之史也。

【證注】

（一）老子爲周太史，與太史伯陽、太史儋等同。按本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云：「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北堂書鈔引漢官儀云：「侍御史，周曰『柱下史』；老聃爲之。」莊子天運篇云：「周之徵藏史，有老

聃者。」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徵藏，藏名也。一云，『徵，典也』。」廣雅釋詁：「典，主也。」爾雅釋言：「典，掌也。」，「掌」之義與「守」同。曾子問疏引史記云：「老聃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依此，則藏室乃古藏書之所，猶今之書庫或圖書館也。徵藏，猶今之道藏、釋藏，或四庫官書類也。古者藏書王官，有史掌之，老聃即周之掌圖書藏室之史。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觀書魯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此魯之太史似亦魯之守藏史也。曾子問疏引鄭玄曰：「老聃，周之太史。」周太史」與「魯太史」其職同也。夏末，有太史令終古，商末有內史向摯，周宣王時之司馬氏，皆掌圖法，典周史者；疑其職守與老子同。老子亦終古、梓甲之流，其嘗爲周之掌守藏書圖法之史官，殆無疑義。

(二) 史記周本紀：「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又曰：「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按：正義云：「諸國皆有史以記事，故曰：『史記。』」曰：『周亡矣！』」又云：「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本傳云：「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集解引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按：周本紀作「烈王二年」。在孔子死後百零五年。依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二十一年；上距伯陽甫二百三十八年，下距太史儋百零五年。則老聃之前尚有太史伯陽，其後有太史儋，皆周太史；疑並司同一職守者也。

(三) 左傳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僖十一年：「內史過賜晉侯命。」僖十六年：「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又二十八年：「內史叔興父。」文元年：「內史叔服。」此皆與老子同爲周

史者。

五 學 養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

【證注】

(一) 修道德，隱無名。老子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又：「上德若谷，建德若偷，廣德若不足。」又云：「道隱無名。」四十八章：「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五十九章：「早服謂之重積德。」五十四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三十二章：「道常無名。」

(二) 列子楊朱篇：「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莊子逍遙遊篇：「『名者實之賓，』吾將爲賓乎？」由老、莊、列三子之文證之，老子乃修道德，隱無名者，不虛也。

六 隱 遯

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

【證注】

(一) 按：周本紀：「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並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幽王三年，「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此伯陽甫之預言周亡，似指幽王被殺，平王東遷洛邑；西周遂亡。又：「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自西周末年（西元前七七年），至太史儋入秦（西元前三七四年），其間三百九十七年，古史所載周太史伯陽、大夫辛有、老聃、周太史州黎、太史儋五人而已。且老子爲壽考之人，其久居於周，固無疑矣。

(二) 老聃乃隱遯，非免官。莊子天道篇：「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成玄英疏：「爲周徵藏史，猶今之秘書官，職典墳籍，見周室板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又釋文：「見周之末，不可復匡，所以辭去。」按：段玉裁說文解字：「免」字云：「免，逸也。從兔，不見足，會意。」段注：「許書失此字，而形聲多用爲偏旁，不可闕也；今補『免』。『免』之異，異於其足，……兔象其蹲居之形，有足有尾，其字當橫視之。兔之走最迅速，其足不可謾見；故

『免』省一劃。兔不見獲於人，則謂之『免』。孫子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是也。此二字之別也。引伸之，凡逃逸者，皆謂之『免』。『段說是也。論語爲政篇：『民免而無恥。』皇侃疏：『免，猶脫也。』禮記淄衣篇作：『則民有遯心。』然史記原文作『迺遂去』，竊謂：『迺』、『遂』同意，云『迺去』或『遂去』，其義俱已足；今『迺遂』連文，其文複矣。按：說文：『遂，亡也。』又：『亡，逃也。』大學：『隕犯曰：『亡人無以爲寶』。』前漢書韓信傳：『蕭何聞信亡，自追之。』皆具逃亡之義。

(三) 又：疑『遂』字乃『遯』字之誤，因有闕壞變成『遂』字，校者不察，誤改作『遂』。說文：『遯，逃也。』蓋『免』有逃逸之義。則『免而歸居』，即『遯而歸居』。是史記之文，疑亦作『遯』。又孫盛老子疑問反訊說：『老子遁於西裔。』玉篇：『遁，逃也。』『遯』實爲『遁』之本字。總之老子乃係逃亡，非辭官而去也。

(四) 呂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又左傳：『辛有入晉。』（僖二十二年）太史公自序：『同馬氏適晉。』此外論語微子篇：『太師摯適齊，臣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沙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又：『逸民……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老聃乃周末避世之士，故本傳屢

稱：「子將隱矣，」「以自隱無名爲務，」「隱君子也」云云。易曰：「遯世無悶，」「中庸云：「遯世而不見知，而不悔也。」「老子因覩周室式微，雖去周，並未如終古之如商，向擊之適周，太史儋之入秦；而是如虞仲、夷逸之「隱居放言。」「迺遂去」者，亦是「乃出奔而去」之意也。

七 出 關

至關。

【證注】

(一) 按：本傳云：「迺遂去，至關。」索隱云：「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爲散關令，是也』。」正義云：「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爲函谷關』。」考散關遠在岐州陳倉，亦稱大散關，在今陝西省寶雞縣西南，由陝西入川之要隘；非古由周入秦所經之路，非散關明矣。汪中老子考異云：「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崤猶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論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孝公以前，秦已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秦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晉、魏戰於少梁，虜其

將公孫廋。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按：獻公二十三年，上距孔子之卒百一十七年，則老子入關，不但在太史儋入關後十二年，而當時老子應在二百歲左右矣。殊不足信也。

(二) 按：初學記關第八，引鄭玄注禮記曰：「關，境上門也。」月令章句云：「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也。」又云：「案春秋之時，騎境皆有關門，以察行李；儋有六關，陸有昭關。」考周禮地官序官：「司關」，注：「界上門也。」禮王制：「關，譏而不征。」疏：「境上門也。」孟子公孫丑篇注：「古之設關，但禁異言，譏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易復卦象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關門之設，不但在春秋之世，且古已有之。周爲天子，邦畿千里；其國境之設關；當不後春秋諸侯列國也。故知老子去周時，所過之關，乃周國邊境之「界上門」，不必是散關或函谷關；殊毋用傳會牽合者也。

八 關 尹

關尹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

【證注】

(一) 按：本傳：「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考漢書藝文志：「關尹子九篇。」班固

自注：「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劉向別錄曰：「關尹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莊子達生、天下，呂氏春秋不二、審己皆稱關尹。達生釋文：「關尹，李云：『關令尹喜也。』」天下篇釋文：「關令尹喜也，或曰尹喜字公度。」審己高注：「關尹喜，師老子也。」不二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國語周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昭注：「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爲之告。」是關尹乃司關之吏，非姓名也斷矣！

(二) 考先秦諸子書中，僅稱「關尹」或「關尹子」，未聞有稱「關令尹」或「關令尹喜」者。左傳有：令尹圍，令尹子常，令尹子瑕，令尹子仲，令尹子南，令尹子辛，令尹子文，令尹子上，令尹孫叔敖。左傳注：「令尹，楚官名，執政者之稱。」周、秦無之，且令尹大邑之宰，位同上大夫，豈司關小職者之可比？考漢制：縣萬戶以上爲令。是關令猶縣令，即「關尹」也。疑史記原無「令」字，古籍或作「關令」，或作「關尹」；淺人於「尹」字上加「令」字；因成「關令尹」矣。是史記原文當作「關尹喜」；關尹是職守，喜是名字；而佚其姓氏耳。

(三) 春秋時舉官名於人名之上而姓不稱者，其例數見不鮮；如：太史伯陽，內史廖，內史過，內史叔興，太史子魚，太史陽子，大司馬孔父，左師巢，太宰鮒，大夫種，司城子罕，左尹子重，右尹子干，連尹麇，門尹得，令尹子文。又本傳中的太史儋，即其著者。或謂「喜」乃「喜悅」之意；蓋關尹、老聃同道，因得見老聃而喜悅；如莊子天下篇所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

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則關尹見老聃之時，其喜悅之情自非尋常可比。謂「喜曰」二字，乃喜悅而道，說雖可通，然尙嫌證據不足。按：呂氏春秋不二篇：「關尹貴清」下，高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下經五千言，而從之遊。」高注在「喜」下別增一「說」字，則「喜」爲關正之名，益信矣。

(四) 然依史記原文：「關令尹喜」，則「尹」亦可爲「喜」之姓矣。考古有尹姓，少昊氏之後。周有尹吉甫、尹辛，晉有尹鐸，鄭有尹何，戰國齊有尹文，呂氏春秋：桀臣有尹譖。李尤函谷關銘：「尹喜要老子留著二篇。」是亦以尹爲姓，以喜爲名也。今姑存其說。

(五) 彊爲著書。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又云：「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哉！」關尹、老聃並稱，可知其間之關係。又云：「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與老子思想相近。列子力命篇：「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即今本老子七十三章之文。所以呂氏春秋審己篇高注：「關尹喜師老子也。」現存關尹子雖非原書，但喜有著書，且與老聃同道，則無疑義。同氣相求，則喜之強聃著書，殆有可能。又聃之去周，必如終古、向，挾周藏室之重要典籍以歸。關尹職司禁異言，識異服，察出禦入。職守所在，苟非同道，焉允曠官之老子挾官府圖籍逃關？故班固所稱：「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似非無據。疑喜當與老子同時偕隱，並強其著書；故莊子天下篇乃有老聃、關尹並稱也。

九 著 書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證注】

(一) 著書上、下二篇。漢書揚雄傳曰：「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所錄老子書凡四種：(1) 老子 鄰氏經傳四篇。注：「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2) 老子 傅氏經說三十篇，注：「述老子學。」(3) 老子 徐氏經說六篇，注：「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4) 劉向 老子四篇。漢初傳述 老子書者，已不乏其人。況同馬談「學道論於黃子。」則史遷所說，當不虛也。又藝文志班固敘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老子為周之守藏史，故其所著之書，必博采自古代典籍。說文：「篇，書也。」敘云：「箸於竹帛謂之書。」段玉裁云：「書，箸也。箸於簡牘者，亦謂之篇。」是老子「著書上、下篇」，亦不過輯古典中之微言大旨而書之於簡牘耳。此孔子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是也。此外，莊子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惠施與莊子同時，天下篇為莊周之徒所述史事，當屬近古可信。墨子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又：「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文選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注引「墨子曰：『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史記 孫子列傳：「孫子者

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韓非子五蠹篇：「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孟子萬章篇：「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足證先秦有書，且有私人著述。惠施一人，竟有「五車」之書，則春秋之世豈無著書之人？

(二) 老子書中引古書、古語者：

(1)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四十一章）

(2)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六十九章）

(3)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

(4)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七十八章）

(5)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二十二章）——同章稱：「古之所謂。」

(6)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第六章）——列子天瑞篇引稱：「黃帝書曰。」

(7)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

之。(三十六章)——韓非子說林引稱：「周書曰。」又戰國策魏策作「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8)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三十八章)——莊子知北遊引作「黃帝曰。」

(9)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七十九章)——文選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注引「太公金匱曰。」北堂書鈔一四九引作「太公六韜。」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引作「或曰。」

(三) 類似古史者：

(1) 允恭克讓，光被五表。(尚書堯典)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六十六章)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二十二章)

(2) 惠迪吉，從逆凶。(大禹謨)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

(3) 汝惟不矜，天下莫能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能與汝爭功。(同上)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二十二章)

(4)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同上)

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七十七章)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

餘食贅行。(二十四章)

(5)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同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七十七章)

(6) 江漢朝宗于海。(禹貢)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六十六章)

(7) 自作孽，不可逭。(太甲)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第九章)

(8)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同上)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七十九章)

(9)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咸有一德)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二十二章)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

(10) 惟數學半。(說命)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四十二章)

(11)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同上)

人法地，地法天。(二十五章)

(12)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同上)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七十八章)

(13) 垂拱而天下治。(武成)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當，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五十八章)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六十五章)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 爲無爲，則無不治。(第三章)

清靜爲天下正。(四十五章)

(14)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旅獒)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第三章)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

(15)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同上)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六十四章)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六十四章)

(16)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微子之命)

子孫以祭祀不輟。(五十四章)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五十四章)

(17)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於貨，斃不畏死，罔弗畏。(康誥)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七十五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

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七十四章）

（18）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周官）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六十四章）

（19）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同上）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六十二章）

（20）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同上）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第九章） 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十三章）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二十章） 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五十三章）

（21）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君陳）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六十八章） 孔德

之容，惟道是從。（二十一章）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三十二章）

（22）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君牙）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六十三章）

（四）類似禮記者：

（1）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哀公問）

夫唯道，善貸且成。(四十一章)

(2)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中庸)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四十七章)

(3) 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坊記)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六十六章)

(4) 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表記)

光而不耀。(五十八章) 不自矜故長。(二十二章) 不自伐故有功。(二十二章)

不言而善應。(七十三章)

(5) 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鄉飲酒)

夫唯不爭，故無尤。(第八章)

(6)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郊特牲)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三十二章)

(7)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四十二章)

(8)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樂記)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第五章）

（9）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聘義）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五十一章）

（10）舉大事必慎其終始。（文王世子）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六十四章）

（11）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禮器）

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三十九章）

（12）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學記）

長而不宰。（五十一章） 大器晚成。（四十一章）

信言不美。（八十一章）

（13）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文王世子）

以正治國。（五十七章）

（五）先秦諸子之引老子者：

（甲）莊子引老子

（子）引用老子之文而不標明「老子曰」者：

（1）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肱篋）

（2）絕聖棄智。（同上）

(3)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業，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同上)

(4)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在宥)

(5)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同上)

(6)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天道)

(7) 莫之爲而常自然。(繕性)

(8) 至譽無譽。(至樂)

(9)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達生)

(10) 少私而寡欲。(山木)

(11) 自伐者無功。(同上)

(12) 既以與人己愈有。(田子方)

(13)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知北遊)

(14) 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同上)

(丑) 不標明「老子曰」而標明其爲引辭者：

(1) 故曰：大巧若拙。(胠篋)

(2)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

之首也。（知北遊）

（3）故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同上）

（寅）明引「老聃曰」或「老子曰」者：

（1）（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天
下）

（2）（老聃）曰：「受天下之垢。」（同上）

（3）（老聃）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同上）

（4）老子謂南榮趺，曰：「兒子終日號，而嗑不噉。」（庚桑楚）

（5）老子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寓言）

按：史記莊子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史遷雖云：「大抵率寓言」，然莊子書雖「寓言十九」，但猶「重言十七」也。既謂：「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以明老子之術」；則莊子所引之文與今本合者，益證在莊子之前老子已有著書矣。

（乙）韓非子引老子文

(子) 解老篇：

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故曰：禮以貌情也。

故曰：攘臂而仍之。

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故曰：禮薄也。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故曰：道之華也。

是以曰：愚之首也。

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故曰：去彼取此。

故曰：禍兮福之所倚。

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故諭人曰：孰知其極？

故曰：迷。

故曰：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

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書之所謂：治人者。

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故曰：重積德。

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故曰：無不克。

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書之所謂：柢也。

故曰：深其根。

故曰：固其柢。

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故曰：以道莅天下。

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

故曰：聖人亦不傷民。

故曰：兩不相傷。

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故曰：禍莫大於可欲。

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曰：咎莫僇於欲利。

故曰：道，理之者也。

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按：疑係佚文。）

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故曰：出生入死。

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

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

故曰：陸行不遇兇虎。

故曰：入軍不備甲兵。

故曰：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故曰：無死地焉。

故曰：慈，故能勇。

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書之所謂：大道也。

故曰：帶利劍。

故曰：資貨有餘。

曰：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故曰：拔。

謂：不拔。

謂：不脫。

謂：祭祀不絕。

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

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

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

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

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丑）喻老篇：

故曰：卻走馬以糞。

故曰：罪莫大於可欲。

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曰：咎莫憯於欲得。

故曰：知足之爲足矣。

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

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

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

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

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故曰：見小曰明。

故曰：守柔曰強。

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故曰：學不學，復歸眾人之所過也。

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

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

故曰：不行而知。

故曰：不見而明。

故曰：不爲而成。

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故曰：自見之謂明。

故曰：自勝之謂強。

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寅）不標明「老子曰」而引用老子文者：

(1) 道者，萬物之始。(主道)

(2) 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主道)

(3) 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存韓)

(4) 曰：去甚，去泰。(揚權)

(5) 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六微)

(6) 書曰：還歸其樸。(外儲說左上)

(7) 故君子去泰，去甚。(外儲說左下)

(8) 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難三)

(9) 太上下智有之。(難三)

(卯) 明引「老子曰」或「老聃」曰者：

(1) 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六微)

(2) 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難三)

(3)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六反)

按：史記韓非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司馬遷贊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

意。」考現存韓非子書，多引老子之言，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信矣。且解老篇三言「書之所謂」，則老子之書成於韓子之前，固無可置疑者矣。又考解老篇始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今老子之下篇也。上篇之文如：「道，理之者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道之可道，非常道也。」雖僅羈混於解老之中，而解老、喻老兩篇，大部為下篇之文；足證當時書雖殘闕，其已分為上、下二篇，殆可信也。則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者，觀韓非子書而益信也。

(丙) 荀子引老子：

(1) 荀子天論篇：「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考今本老子言：「正言若反。」「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有見於詘，無見於信」也。又：不苟篇云：「廉而不劌」。亦見今本老子。

(2) 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引荀子述金人銘有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彊梁者不得其死。」「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金人銘雖傳為黃帝之作，然稷下諸賢，其學多歸本黃、老；銘引老子之文，先於荀子；亦足證老子書成於荀子之前矣。（說苑敬慎篇引同。）

(丁) 吳子引老子：

(1) 吳子圖國篇：「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又：「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按：漢書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今所存六篇，似有偽託；茲錄此備考。

(戊) 尹文子引老子：

(1) 尹文子大道上：「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

(2) 大道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

按：漢書藝文志：「尹文子一篇，亡。」註：「說齊宣王，先公孫龍。」今作上、下二篇，似係羣雜偽託。劉歆曰：「其學本於黃、老。」莊子天下篇稱：「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與老子之旨不繆；其書引老子之言，非全無據也。

(己) 叔向、墨翟、魏惠王、顏觸諸人引老子：

(1) 叔向曰：「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說苑卷十）

(2) 墨子曰：「墨子爲守，使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御覽三百二十二卷，兵部五十三勝引；但列子說符

篇未引老子語。）

(3) 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流。老子曰：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無不受之。』苟有所逆，眾流不至者多矣。」（初學記卷六、江第四引。又御覽引作傅子。）

(4) 魏惠王曰：「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國策魏策）

(5) 顏觸曰：「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齊策）

(6) 蘇秦曰：「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楚策）

按：叔向爲晉平公時人，與孔子同時。墨子約死於周安王二十二年，當紀元前三八〇年，上距孔子之卒九十一年。魏惠王死於周顯王三十五年，當西元前三三四年，上距孔子之卒一四五年。顏觸乃齊宣王時人，其死無可考，姑以宣王代之；宣王死於周顯王四年，當西元前三六五年；上距孔子之卒一五五年。蘇秦之說楚威王之年，即周顯王三十年，當西元前三三九年；上距孔子之卒一八一年。據此，則老子之年代從可知矣。夫老子之書，已爲孔子同時及其近時人所見；則老子必爲孔子所問禮之人，可信也。蓋齊宣王時，其稷下先生，如慎到、田駢

、接子、環淵之徒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而老子之書已布天下矣。（此據蔣錫昌：老子校詁，並略予訂正。）

（庚）論語引語似出老子者：

（1）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憲問）又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史記游俠列傳：郭解「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又：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引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引孔子之言，疑論語原文亦當作「報怨以德」。按：「報怨以德」乃老子六十三章之文。論語所引，雖未指明老子之言；但觀「或曰」二字，則孔子之時，「報怨以德」之說，已爲孔門弟子所熟知者；且當時已有人論此說矣。

（2）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同上）又王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按：牟子理惑論引老子曰：「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釋湛然輔行記亦引此文，作：「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又曰：「君子恥言過行。」是「君子恥言過行」一語，乃老子之佚文；東漢本尙未脫。則論語中之文，亦係引自老子者。豈老子此文，爲後世尊儒非老者所刪削歟？

（辛）禮記聘義引：「廉而不劌」。疑亦出自老子。

(壬) 考論語憲問、子路二篇，引他書多未明出處者：

(1)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路)

(2)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乃易恒卦九三爻辭。禮記緇衣篇引作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君子思不出其位。」乃艮卦象辭。且「君子恥言過行」一句，適在此句之後：足見論語所引未明其出處，而代以「子曰」或「曾子曰」者，皆係引自他書者。若孔氏書引老子之言可信，則老子書亦當成於孔子之前矣。姑備此說，以待詳考。

十 歸 居

莫知其所終。

【證注】

(一) 去周居沛。莊子天運篇：「孔子……乃南之沛，見老聃。」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據莊子，則老子歸隱以後，曾居於沛。故釋文：「之沛」下

引司馬彪云：「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又後漢書桓譚傳：「桓譚，沛國相人也。」李賢注：「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水經注陰溝條：「東南至沛，爲過水。過水又東經苦縣城南；即春秋之相。」後漢書郡國志：「苦，春秋時曰相。」按：相縣故城在今鹿邑縣東十五里。苦、相、沛三地，相去不遠；後漢時相屬沛國，則老子居沛，即逃歸故鄉；所以莊子云：「免而歸居」也。

(二)
老子之死。莊子養生主篇：「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釋文：「秦失，本又作佚，各依字讀；亦皆音逸。」秦失何人，史無可考。因天運篇有「老聃西遊於秦」之語，故或以佚爲秦人；然此單詞孤證，不足爲據。但老子有死，非出關仙去，殆無疑問。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據莊子載：『老聃死，秦失弔之。』非老子長生神變，莫知其所終者。」釋道宣廣弘明集辨惑篇序曰：「李叟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又道宣跋孫盛老子疑問反訊曰：「老子遁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扶風，葬於槐里。」（按：今陝西興平縣東南。）水經注卷八就水下注：「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老爲周柱史，以世衰入戎，於此有塚；事非經證。」路史後紀七注：「鄠縣柳谷水西有老子墓。」馬驥釋史曰：「老子未嘗不死，則入關化胡，不知所終之說皆妄。」

按：老子之有祠、墓，疑皆後之好事者之所爲；否則史遷近古，何以反不及知之？由上諸說推之，老子似當於歸隱後死於故里。惟莊子僅及老聃之死，而未言明死於何

地；且又有「西遊於秦」之說，難以稽考；故云：「隱君子也」，「莫知其所終」耳。

十一 問道

孔子嘗問道於老聃。

【證注】

(一) 本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又孔子世家云：「魯南宮敬叔言魯公，曰：『請與孔子同適周。』魯公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蓋見老子云。」按：「問禮」即是「問道」。論語八佾篇：「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禮記中庸：「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但禮運篇卻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此「夏禮」、「殷禮」即「夏道」、「殷道」也。故春秋韓宣子聘魯，觀書於魯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此易象與魯春秋，亦可稱爲「周道」。所以莊子天運篇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是「問禮」亦即「問道」也。

(二) 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按：林希逸曰：「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疑當作：「欲西觀藏書於周室」。）猶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魯太史。蓋孔子曾爲魯司寇，必嘗觀魯太史氏之書。然周天子也，魯諸侯之國也；其守藏室藏書必富於魯。孔子治六經，故欲往觀周室藏書。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疑下亦脫一「觀」字。）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天運篇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問道，乃南之沛，見老聃。」依莊子天道篇文，子路聞有老聃其人，欲其先容，適周觀書；此時孔子只聞老聃之名，而未見其人。乃南之沛，而非西適周。

(三)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依禮記，孔子兩稱：「吾聞諸老聃曰」；兩稱「老聃云」；並明言：「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故史記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孔子學於老聃。」（按：「聃」同「聃」。）禮記爲儒家經典，非道家之書；儒學既絀老子，斷無故意虛構或竄改儒書以自貶孔子，推崇老子之事。故禮記所言，益足證明孔子、老聃之相師關係。況孔子學無常師，如：問官於郯子，訪樂於襄弘，學琴於師襄。其問道於老子，非不可能之事。

(四) 問道之時、地。

- (1) 依世家孔子年十七與南宮敬叔俱適周，蓋見老子；時魯昭公七年。按：司馬貞索隱云：「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邪？孔子見老聃，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語，乃仕後之言耳。」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敬叔生於昭十一年，當昭七年，孔子十七時，不但敬叔未從遊；且未生也。」但據世家引孟釐子之言：「孔丘聖人之後，」年少好禮。」則早歲「學禮」於老聃，助葬於巷黨，固不必與敬叔同行也。
- (2) 閻若璩先聖生卒年月考云：「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以昭公四十三年見到老子，孔子時年三十四歲。馮景解春集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孟僖子卒，五月日食；此時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與孔子適周？」

(3) 依莊子，孔子年五十一歲時往見老聃，時魯定公九年。閻若璩云：「定公九年，不日食。」崔適史記探源云：「孔子年五十一，正爲中都宰之年，何暇南見老聃？」

(4) 黃方剛老子年代之考證云：「若依莊子，孔子五十一歲見老子，則是年是地並無日食之事。意者孔子五十一歲後復見老子，而於彼時遇日食邪？」按：春秋魯定公十五年，（孔子年五十七，）孔子去衛適宋，是年見日食；然則孔子若復見老子，殆於是年也。老子居沛，莊子屢言之；沛爲宋地，孔子是年適至宋，而復見老子，頗合情理。

按：莊子寓言篇云：「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疑天運篇：五十有一之「一」字，乃「九」字之闕誤。蓋孔子初見老聃當係晚年之事；並在老子去周，遇關尹而「免而歸居」以後。天運篇又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此正孔子晚年所行之事，所說之言。世家引令尹子西對楚昭王亦云：「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蓋孔子晚年，周遊列國，自知其道不行，乃問道於老子；因老氏之影響，思想已有改變。故曰：「五十九非，」而六十化也。考孔子五十九歲，在魯哀公二年。崔述洙泗考信錄云：「孔子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公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去衛，非定之末即哀之初。所謂魯定公卒之年去衛者近是。」考年表衛靈公卒後一歲，孔子過宋，是年夏即在陳。世家載孔子去衛之故：「靈公……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此孟子所謂「禮貌已衰」，並與莊子所云：「一君無所鈎用」語合。是孔子去衛，應在靈公未死之前，即哀公二年夏前。且由衛去陳，必須過宋；

沛為宋地，則孔子南之沛而見老聃，當於此時。孟子萬章篇上：「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考魯哀公三年夏五月，孔子在陳，過宋當在居陳之前。「微服」避難，因陳地近沛，遂順道至沛；問道於老聃，其事甚近。依禮記助葬巷黨，（劉汝霖云：「曾子問『巷黨』不冠以國，必是魯地；因孔子、曾子皆魯人也。」）則其地在魯。依世家則其地在周；俱在孔子年少好禮之時。然諸史未及老聃曾居魯者，而世家則稱：「蓋見老子」云云，亦推測之辭，不足為據。依莊子，則孔子見老聃「問道」之時，當在晚年五十九歲，「微服過宋」之時；且在老聃去周，「免而歸居」之後。孔子則南之沛往見老子。且據子路之言：「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一語證之，此時孔子之見老聃，實乃初次晤面者。

（五）汪中述學云：「老子傳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為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彼此乖違甚矣。」近人則以此否認孔子問禮之事矣。殊不知老聃乃周之太史，禮記曾子問之言，蓋從其職守，從周禮制而言周道也。五千言之稱：「禮者，忠信之薄。」乃闡明「失義而後禮」之意，是在去周歸居之後，從學理言之，有何「乖違」之足云乎？故孔子問道於老聃之說，仍屬可信。

（六）論語：「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上文皆失意時之語，與莊子文意相合。

（七）莊子天道篇：「於是翻十二經以說，（按：天運篇：「安能化人」句下郭象注：「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是郭引天道篇文作注也。疑郭所見本作六經：「十二」二字當係「六」字之譌誤。）老聃申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此節與天運篇所引略同。

（八）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遇荷簣者、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楚狂接輿諸隱者，皆在不得用於衛之前，後此爲孔子最不得意之時，且當晚景；故孔子於五十九歲之晚年往見老聃，於此可作爲旁證。

十二 仁 義

見老聃而語仁義，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已十二君，論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證注】

(一) 按：史記云：「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足證「老子曰」，上必有脫文；蓋未引「子之所言者」，爲何言也。茲據莊子天運篇文補之。

(二) 孔子言仁、義，在論語中甚多；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里仁）。子曰：「君子喻於義。」（里仁）。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淵）。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顏淵）。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子曰：「君子義以爲上。」（陽貨）。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以上諸文證孔子語仁、義之說。

(三)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易道，此治六經也。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起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爲三百五篇。」「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因史記，作春秋；上起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四) 按：「已十二君」，莊子原作「七十二君」，考孔子世家，孔子所歷者：魯、齊、宋、衛、陳、蔡

六國；而遇者：齊景公、魯定公、衛靈公、魯哀公而已，其餘史書莫詳；且春秋時亦無七十二國，似孔子未能干七十二君之多；疑「七」字衍文，或係「已」字之譌，爲「已十二君」之訛也。故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憲問）孟子滕文公篇：「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此亦孔子干求仕進之證。

（五）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爲政）。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孔子述三王之法，上文可爲內證。

十三 箴 孔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仁、義，先王之蘊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夫播穢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

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慙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證注】

(一) 按：其人指三王，周、召也；其言指六經、仁、義也。

(二)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三十八章)。又：「大道廢，有仁、義。」(十八章)。又：「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十九章)。

(三) 老子曰：「大盈若沖」，「大巧若拙」(四十五章)。又：「上德若谷，廣德若不足。」(四十一章)。

(四)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混混兮。」(二十章)。

(五) 論語：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雍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罕)。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衛靈公)。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陽貨）。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陽貨）。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

子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公冶長）。

孟子：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滕文公篇下）。

（六）按：莊子外物篇：「老萊子語孔子，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與上引老子語相似。

十四 贈言

孔子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證注】

(一) 按：此節錄自孔子世家。老子云：「俗人察察，我獨悶悶。」(二十章)。又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五十八章)。又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與此語意頗合。

(二) 晏子春秋雜上篇：「晏子送曾子，曰：『君子贈人以軒，不如以言』。」又說苑雜言篇：「子路將行，辭於仲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史記索隱出「送人以財」四字，注：「莊周『財』作『軒』。」是莊子書中原有此文，今脫佚耳。

十五 猶 龍

孔子歸，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證注】

(一) 按：本傳：「孔子歸」，「歸」原作「去」；今依莊子文改。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所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

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不能喻，予又何規乎老聃哉！」疑史記之文即採自莊子者。

(二)又史記前文：「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按：禮記樂記：「禮者，天理之不可易者。」玉篇：「禮，理也。」是「問禮」亦即「問理」也。「以法正人曰規。」又說文：「問，訊也。」亦具質詢之義。孔子之規老聃，實乃執經問難。陳漢曰：「孔子問禮於老聃，必是於問之之中，寓規之意。」初不限於求教也。故論語云：「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道不同也。

十六 壽考

老子隱君子也，蓋壽考者；或言：「百六十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證注】

(一)史記本傳：「蓋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歷；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莊子天下篇稱：「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又刻意篇：「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真人」，當係壽考者也。故鄭玄注禮記曾子問云：「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則老子乃一高壽之人，殆無疑義。依禮記曾子問孔

子問禮與莊子天道篇孔子問道之記載，則老子與孔子同時，亦無疑問。又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考論語中有：蘧伯玉、晏平仲、鄭子產、孟公綽，而無老子及老萊子；但有老彭，究爲何人？未有定論。惟上述數子皆生於魯襄公之世，而老子又列於諸氏之前，則老子之與子產、平仲同時，而年較長，當屬可信。子產卒於周景王二十三年，（即魯昭公二十年—西元前五二二年）。平仲卒於周敬王二十年（即魯定公十年—西元前五〇〇年），時孔子已五十二歲。據戰國策，老萊子教孔子時，老萊子已六十歲。則此數人皆年長於孔子。假定孔子五十九歲往見老聃，在其歸居之後；此時老子當亦耄耋之年。是周敬王二十七年（即魯哀公二年—西元前四九三年），老子已是八、九十歲之人，考古之壽者，史記張倉傳：「倉年百有餘歲而卒。」魏書羅結傳：「年一百一十，詔德歸老。……年一百二十歲卒。」據可靠史實，古人已有壽至百二十餘歲者。近世北平人于子衡壽一百十歲，四川人李青雲壽至二百五十歲。（據葉清文，但此事仍屬可疑。）最近報載：美國哥倫比亞印第安人傑維爾碧里拉現年已百六十七歲，尙欲六度再娶；伊朗人臣里現年一百九十五歲，尙健在。今年農曆十月十三日在江西永珍縣雲居山真如寺圓寂之盧雲和尚，亦享壽百二十歲。然列子楊朱篇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百歲之人，古代已屬稀有；但老子修道養壽，少私寡欲，若云「二百餘歲」，似非事實；惟壽至「百六十餘歲」，居千萬人之一例外；殆有

可能。

十七 老萊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證注】

(一)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本傳且別白言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觀「亦」字，即可知係應上文：「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亦即知老子與老萊子之非同一人；並老萊子之亦爲楚人，明矣。

(二) 漢書藝文志：「老萊子十六篇」，注：「楚人，與孔子同時。」文選天台山賦注引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又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戰國策：「老萊子教孔子，……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此節所謂：「言道家之用」也。然漢志作「十六篇」，與史記異；漢時書已亡佚，不可考也。

(三) 尸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又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是老萊子之有著書矣。

十八 齒 喻

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證注】

(一)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本傳云：「老萊子亦楚人也。」是老子、老萊子雖俱爲楚人，其非同一人也斷矣。

(二) 戰國策楚策：「或謂黃齊，曰：『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之事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是老萊子教孔子時，其年已六十歲矣。故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

(三) 莊子外物篇：「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未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去汝躬矜與汝容智，斯爲君子矣。』」此與本傳老子語同。

(四) 按：淮南子繆稱訓，以爲商容教老子語；說苑敬慎篇以爲常縱教老子語。蓋常縱當係商容之異音。文子上德篇：「老子學於常縱，見舌而守柔。」惟道原篇：「齒堅於舌而先斃」，又作老子語。然以齒、舌爲喻，基於老子「柔弱勝剛強」之說，大抵乃當時道家之常語；互相引用傳說，遂不辨出於何人耳。

(五) 孔叢子抗志篇：「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問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事君道行言聽，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蔽，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是此又作老萊子教子思之語矣。

按：史記明言孔子嚴事老萊子，且教孔子時年逾六十；子思卒於魯穆公二年，後孔子之卒已六十二年，似與老萊子不能相及；況子思於穆公二年已卒，豈當其死前徵其爲相乎？然孔叢子後出，世皆以爲偽書；則老萊子教子思之事，實不足信。

十九 史 儋

周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

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非也。

【證注】

(一) 按本傳作：「自孔子死之後百一十九年。」又「十七」作「七十」。秦本紀作：「獻公十一年」(周烈王二年——西元前三七四年)；「十七」作「七十七」。然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四七九年)。集解引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未詳何據？(按：正當孔子五十九歲見老聃後百一十九年)考太史儋入秦，上距孔子之卒實一百零五年。

(二) 張守節正義曰：「周始與秦國合者，謂周、秦俱黃帝之後，至非子未別封；是合也。而別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爲附庸，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載；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謂從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胙於秦；是霸也。孝公子惠王稱王，是王者出也。五百載者，非子至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都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載。」

(三) 史記楚世家：「楚昭王二十七年，(周敬王三十一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

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按：說苑君道篇敘此事略同，惟作：「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駟東而問諸太史州黎。」是世家所稱周太史者，乃太史州黎，「東而問諸」，則州黎非在楚軍矣。考楚昭王二十七年，乃魯哀公六年；此時孔子自陳如蔡，年已六十三歲；則州黎當非太史儋。

(四) 按：周室東遷之後，有太史辛有，守藏史老聃，太史州黎，與太史儋。孔子於周敬王二十七年見老聃，聃年已八、九十歲；至周烈王二年，又經一百一十九年。儋如「或曰」；儋即老子，見秦獻公時，已二百餘歲矣。彼時老子早已「免而歸居」，以一「自隱無名」之人，豈至二百歲後而髀肉復生；跋涉入秦，干求仕進乎？世之以太史儋爲老聃者，蓋(1)以「儋」、「聃」音近；(2)儋、聃俱爲周之太史；(3)老聃年二百餘歲，秦獻公時猶存於世，故得見獻公；(4)莊子寓言篇有老聃西遊於秦之說；(5)本傳有「至關」之言，以關爲函谷關也。證諸前說，皆不足據也。

二十 後 嗣

安釐王時，有李宗者，世以爲老子之後，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證注】

(一) 史記本傳作：「老子之子名宗。」按：史遷輒云：「老子隱君子」，「以自隱無名爲務」，「子將隱矣」，「莫知其所終」；則安知其子之爲李宗乎？

(二) 高亨史記老子傳箋證云：「魏世家之魏將段干子，即魏策之段干崇；決矣。」宗、崇古音同，通用。書牧誓：「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引作「是宗是長，」即其證。本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則宗因封於段干而稱段干宗，即魏世家之段干子；魏策之段干崇，又決矣。考六國華陽之戰，在周赧王四十二年，（秦昭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即西曆紀元前二百七十三年。）去孔子之死已二百零六年，則宗非老聃之子，又決矣。按：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稱：「聃，周平王時爲太史，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於段，爲干木大夫。」亦所以存疑也。

(三) 按：先秦之姓氏，往往與其先世異者。如田氏，系出媯姓；陳公完奔齊，以陳氏爲田氏。周大夫辛有二子，適晉爲太史，與籍氏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也。故老子姓老，其後爲李宗，此於史事不乖也。惟老子後代之世系，史遷乃自膠西王卬太傅之李解而上推之耳。

(四)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又：「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於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子卬爲膠西王。」又：「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於漢，爲膠西郡。」是卬乃高祖之孫，文帝十六年始封爲膠西王也。

(五) 史記樂毅列傳：「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比之族有樂暇公、樂臣公。」(集解：裴駰按：一作巨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暇公，樂暇公教樂臣公。」(索隱：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又田叔列傳：「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正義：樂姓，巨公名。)田儋列傳：「太史公曰：『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漕相國世家：「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室，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淮陰侯列傳：「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如何？』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

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王，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是安期生與蒯通同時，亦高帝時人；四傳至蓋公。

(六) 史記孟荀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田完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復盛，且數百千人。」足見齊宣王時，在齊黃、老學風甚熾；故當時黃、老學者，如：田駢、接子以及後之安期生皆爲齊人。自樂巨公奔齊高密以後，田駢、蓋公蓋受業於樂巨公所，治黃帝、老子之術；因是黃、老學者乃集中於齊之高密膠西。嗣後曹參治齊，蔚爲風氣；蓋公尊顯於時，世稱號而不名。

(七) 按：「解」，說文：「佳買切」；「玉篇」：「古隘切」。廣韻有古賣、古買二切。又：「蓋」，說文：「古太切」；「玉篇」：「古害切」。廣韻：「蓋」、「解」分屬泰、卦二部；但此二字並有古聲。旧人仲井積德之履軒古韻，解、蓋俱入支部第二。疑古解、蓋音近，蓋公即解公李解也。考曹參於惠帝元年相齊，（西元前一九四年）時齊悼惠王八年。參相齊九年，悼惠王十三年薨；即惠帝六年，哀襄王於惠帝七年代立。參之去齊，當在哀襄王三年。太史公自序：「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蓋公當時既教於齊高密膠西，參之去齊，必薦蓋公，不必從去；且仍留膠西無疑。膠西王卬初封於文帝十六年，（西元前一六四年）謀反伏誅於景帝三年，（西元前一五四年）蓋公自高帝六年，中經悼惠王十三年，哀襄王十年，齊文王十四年，膠西王十一年；前後四十九年之間，可能俱在膠西。則蓋公既爲曹相國之師，則其歷仕襄王、文王，繼而爲膠西王卬之太傅；而家於齊；因而久居，極有可能。況李解既稱爲老子之後人，且又仕於膠西；其或爲治黃、老之人，亦屬自然之事。然司馬遷史記成於武帝天漢三年（西元前九十八年），相距僅五十六年；且解之父假又仕於孝文帝，遷豈不能辨之？是又未可遽論定也，姑備此說，以待續考。

二十一 相 紂

老子「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後世之學老子者，則紂儒學；儒學亦紂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

【證注】

（一）按：老子原作李耳，並下「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八字，原在「豈謂是邪」句下。司馬貞索隱：「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

太史公引以記之。」張守節正義：「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爲而自化，清靜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二) 考老子五十七章：「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三十二章：「道常無爲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三十七章：「無名之僕，夫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三) 莊子齊物論：「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胠篋篇：「削僧、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僧、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盜跖篇：「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四) 論語憲問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荀子天論篇：「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

(五)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按：此即「儒、墨之是非」也。

老子哲學中若干重要問題

引言

- 一、本文的主旨：是從本體論和方法論方面研究老子的形而上學和人生哲學。
- 二、本文以老子書中本文為主，加以客觀地歸納和分析。
- 三、本文以老子原書爲內證，列子、莊子、孫子、論語、孟子、韓非子、易繫辭傳、呂氏春秋、淮南子爲旁證。
- 四、本文少涉訓詁，旨在以老解老；不爲繁瑣駢枝之說，以免傳會和曲解。
- 五、本文可謂「述而不作」，如有紕繆，請方家不吝賜教！

一 道是「無形」，非「無物」

我國解老最早，應推莊子，大宗師篇說：

夫道，有情（精）、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

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這裏，雖然指出：道是「無形」，「而不可見」；但它卻「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這說明了，道，非「真空」。

其次，為韓非子，解老篇說：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

又主道篇：

道者，萬物之始。

又說：

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

又揚權篇：

夫道者，宏大而無形。

這說明，道雖「無形」，但可生成萬物；其非「無物」可知。

復次，為淮南子，原道篇說：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拆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神託秋豪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

此謂道雖「無形」，卻可「覆天載地」；其非「真空」，可以斷言。由上引證，足見自先秦至於漢初

，皆認：道爲「無形」而非「無物」。

大抵魏、晉崇尚清談，曲解老、莊爲「虛無」之說。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引晉諸公贊曰：（裴）頽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

文學篇：

（王）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故王弼注老子第十四章：「無狀之狀」句云：

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

王弼曰：「有而不可見」。誠塙話也！

老、莊「未免於有」，故不能謂：道爲真空或烏有。

老子第二十五章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

第二十一章云：

道之爲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

老子明言：道爲「混成之物」，「道之爲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物」。而謂：老子之道爲「無」，爲「無物」，爲「虛無」，爲「真空」，可乎？

老子之道，即第四十一章所謂：「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是也。「無形」，則視之不可見；「隱」，

則搏之不可得。此王雱所謂：「有而不可見」者也。

近人輒謂：老子「以無爲體」。循此，則邏輯之必然結論：「以有爲用」。然老子第十一章明言：

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以無爲用」，則必「以有爲體」；這是當然的。

宋黃茂材論老子第十四章云：

此章論「真有」也。「真有」雖「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則近於「無」。老子慮夫人之溺於「無」，而不知其「有」；於是爲之別白而言曰，是「道」也，分之則爲三：夷、希、微是也；合之則一，「混然」者是也。是皆「真有」，非「無」；人不能知之，乃謂老、莊爲「虛無」，豈足與語「道」哉！

黃氏之言，可謂卓矣！故曰：道爲「實有」，而非「真空」、「烏有」。

老子第四十二章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這是說，道之爲物與萬物之物不同；是「有形」生於「無形」。易繫辭傳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就是這個意思。

這裏老子不言「道者」惟恍惟惚，而說：「道之爲物」；特別強調「物」字的意義。這「物」字乃表示宇宙存在的本體與「復歸於無物」的「物」字不同。

明薛憲解二十一章曰：「予觀老子之言道如此，蓋極言道體之實有也。則其所謂虛無者，豈真所謂斷滅而無物邪？」其言是矣。

二 循環論

老子第二十五章說：

周行而不殆。

周，帀也。殆，危殆也。殆，通怠，猶言不息也。此謂道永遠不絕的循環運行。不僅道體本身循環運動，宇宙萬物之變化也是循環不息的。這在老子叫做「復」，也就是：「歸根復命」。因此他說：「道生萬物」（四十二章），又「復歸於無物」（十四章）。又說：「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十八章）老子不但把「道」看做一元的宇宙，同時也看做一個渾圓的宇宙。

關於宇宙和萬物變化的循環原理，不但老子如此；即在先秦其他各家的思想中，亦有類似的說法。

列子天瑞篇說：

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

又說：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在莊子書中也可以找到同樣的思想。

莊子齊物論篇說：

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又寓言篇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

至樂篇說：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在有篇說：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知北遊篇說：

生也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

此外，在周易中也有同樣的說法。

易復卦彖辭說：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蠱卦彖辭也說：

終則有始，天行也。

泰卦九三象辭說：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這在繫辭傳中說得更爲明白：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所以呂氏春秋季春紀說：

天道圓，……聖王法之。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帀），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日夜一周，圓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圓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圓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圓道也。

以上各家所說，都足以解說：老子的「周行而不殆」的原理。所以老子第三十三章說：

物壯則老，是謂不（否）道；不（否）道早已。

二 相對原理（包括「對立的統一」）

老子很早就發現事物的相對性的原理。在老子第二章說：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先後相隨。

這裏又可分為幾種相互關係：

(一)有無相生——這表示對立物之統一的基本原理。

(二)難易相成、長短相形、先後相隨——這表示對立的兩方皆由比較而來，缺一不可。

(三)音聲相合——這表示對立的兩方之互相依存和融調。如第四十二章所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四)高下相傾——這表示對立的兩方之互相排拒。如第二十九章所說：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

由於認識一切事物之相對性，老子認為善惡也是相對的。老子第二章說：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又，第四十九章說：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其次，他認為禍福也是相對的。第五十八章他說：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由於認識禍福的相對性，因而推論人間的利害也是相對的。如第四十四章說：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這就是五行家所說：「相生相尅」和「相反相成」的道理。

老子哲學著重於「對立的統一」，而不著重於「對立的分裂」；求「相反相成」，不取「相生相尅」。這與馬列主義以鬥爭為「絕對性」的認識不同。因為宇宙間一切需要「均衡」和「穩定」，無「均衡」即無發展，所以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易繫辭傳說：「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

關於相對性原理，在莊子書中更發揮得透徹。齊物論篇說：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是）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秋水篇說：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

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賭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鷗鵠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在韓非子書中，也曾闡明相對原理。解老篇說：

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

淮南子人間訓並舉例說：

夫禍福之轉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於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

四 消長律

由於宇宙和萬物之循環運動和變化，老子又發現了「消息盈虛」的原理，今試名之爲「消長律」。萬物運動和變化既具有循環性，則始必有終，終則有始；於是產生了「物極必反」的道理，所以老子第七章說：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在老子看來，一切走到極端，登峰造極，必然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同時，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相對的雙方必互相消長。如易豐卦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按之事實，晝短則夜長，晝長則夜短。依有限的地球而論，海洋擴大，則陸地必縮小；反之亦然。互相消長，勢所必然。我們在老子書中可以舉出此類有關的文字：

老子第四十二章云：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第三十九章云：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第七十七章云：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

，損有餘而補不足。

在列子書中也有同樣的說法。

天瑞篇說：

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

又說：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

在莊子書中也有這樣的思想。

知北遊篇說：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五 正言若反（「反」的邏輯）

「正言若反」：可以說是老子所特有的一種邏輯。在一般傳統的形式邏輯中，命題的公式是：「甲」

是「甲」，或「甲」非「非甲」。而老子卻不然；他的公式是：「甲」是「非甲」。茲將老子書中「正言若反」的重要文句列舉於後：

明道若昧，

進道若退，

夷道若類，

上德若谷，

廣德若不足，

質真若渝，

大白若辱，

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

大成若缺，

大盈若沖，

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
大辯若訥，
無為而無不為，
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

如果我們把這語句和孔子的「正名主義」的辭語列表比較，更可一目瞭然：

孔子的正名主義：

正 · 是 · 善	反 · 非 · 不善
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懷德	小人懷土
君子懷刑	小人懷惠
君子坦蕩蕩	小人長戚戚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泰而不驕	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上達	小人下達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老子的正言若反：	
正 · 是 · 善	反 · 若非 · 若不善
明道	若昧
進道	若退
夷道	若纍
上德	若谷
廣德	若不足
質真	若渝
大白	若辱
大方	無隅
大器	晚成
大音	希聲

大象	無形
大成	若缺
大盈	若沖
大直	若屈
大辯	若訥
大巧	若拙
無不爲	無爲
成其私	以其無私

這裡有許多「若」字的字句，尙不能肯定老子的「反的邏輯」，如：「大音希（無）聲」、「大象無形」，就比較肯定的。尤其是「大方無隅」一語最爲重要。「大方」是最大的角。說它「無角」。這與幾何學上所說「圓」是「無數的角」；同樣道理。這可以說「方」等於「圓」；換言之：「方是圓」。這是老子邏輯的特徵。

六 用反（以退爲進）

老子「用反」的方法的根據，是因爲運用「物極必反」的原理。他認爲：凡事物發展到了極端，

必走相反的方向。第四十章他說：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這個命題，便是他的「用反」的理論的基礎。

這裏需要解說的，上文的「反」字，可以從兩面加以解說：(一)反，作「反面」解；謂事物發展到極端，便走與其原來相反的方向。(二)反，同於「返」，作「返復」的意思；謂事物的發展到最後，必回復到原來的狀況。前者的例子，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後者的例子，如：「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復歸於無物。」

因為沒有「反」（否定），則一切的「動」為不可能；沒有「動」，也不可能有「反」。

(一) 正面用反

因為老子認為：「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柔弱勝剛強。」因此，「用反」，就必需「用弱」。所以說：「弱者，道之用。」

柔弱的目的在乎勝強，在乎求生；因此老子提出他的取勝的基本原則是：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二十二章）

基於這個原則，老子的正面用反又可分述如下：

(1) 守柔

老子第七十八章云：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老子看到了天下最柔弱的水，可以攻最堅強之物。因此他主張：

專氣致柔。（第十章）因為，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四十三章）柔弱處上。（七十六章）所以說：守柔日強。（五十二章）

列子黃帝篇曾引鬻子的話說：

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見所積，以知禍福之嚮。彊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2) 執後

老子看到了「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七章）所以他主張：「欲先人，必以身後之。」（六十六章）看到了「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六十七章）所以警告說：「舍後且先，死矣！」（六十七章）

列子說符篇也說：

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淮南子詮言訓也說：

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客也。

(3) 處下

老子知道：「高以下爲基」(三十九章)，故主張「處下」。他看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六十六章)他認爲：「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六十一章)因此，他主張：「欲先人，必以言下之。」(六十六章)「善用人者，爲之下。」(六十八章)所以，他結論說：「強大處下」。(七十六章)

老子的「處下」主張，可以從儒家的孟子書中找到事證。孟子梁惠王篇云：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4) 不爭

老子看到了「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幾(近)於道。」(第八章)所以說：「上善若水。」(第八章)因爲「不爭而善勝」(七十三章)，所以說：「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六十六章)因爲「善勝敵者，不與」(六十八章)所以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二十二章)知道了這種道理，最後說：「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八十一章)

老子非常重視「不爭」，因此，他說：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是謂不爭之德。（六十八章）

（二）反面用反

既然「物極必反」，那末，敵對的雙方要克制對方，一定要對方發展到極端，然後必然衰退，走向下坡。

老子三十六章說：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在韓非子說林篇內曾舉很顯明的例子說：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予。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又喻老篇說：

越人入官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

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所以列子黃帝篇引上古之言曰：

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

易繫辭傳說：

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這也是說明用反的原理。因此老子主張：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二十八章）

總之，老子的「用反」，也就是「以退爲進」的最高手段。所以在六十九章說：

吾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形），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孫子的兵法重要的地方，可說也是取法於老子的「用反」。

孫子虛實篇說：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

又說：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淮南子兵略訓亦云：

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

又說：

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陣不可得而經。

列子黃帝篇說：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原作「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

老子的「用反」、「用弱」、「以退為進」，也不離此！

七 持 盈

一切到了極端必然下降，所以如列子說符篇說：

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那末，世界一切行事，祇能適可而止，乃可持盈保泰。老子第九章說：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同時，老子還要人做到：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

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

知止、知足。

知止所以不殆。（三十二章）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四十四章）

知足不辱。（四十四章）

知足者富。（三十三章）

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

以上所舉，都是勸戒世人行事，要多留「餘地」，不然，器滿則傾，樹大招風；一定要罹災禍的

八 用 無

老子的「用無」，是依據「有無相生」的原理。第十一章說：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老子完全是對：車、器、室之客觀的觀察和事實，而推出「無之為用」的理論，並非憑空虛構出來的。因此，他主張「用無」。由於「用無」，而更進一步提出「無為」的理論。這裏需要說明的，老子書中的「為」字，有兩種讀法。

(一) 讀陽平，如字的，例如：

- (1)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三十七章)
- (2) 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三十八章)
- (3) 聖人處無為之事。(第二章)
- (4)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六十四章)

以上皆指自然「無為」而言的。

(二) 讀去聲，于偽反的，如：

- (1) 為而不恃。(第二章)

- (2) 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十三章）
- (3) 為天下渾其心。（四十九章）
- (4) 既以為人己愈有。（八十一章）
- (5)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八十一章）

以上皆指人為「為人」而言。

順乎「自然」，則「無為而無不為」。基於「為人」，則「無私而成其私」。可見「用無」乃老子的最高原則。以「無為」致「無不為」，由「無私」以「成其私」。這樣看來，老子絕非「虛無主義」。他是「以「無為」、「無私」為手段，以達到「無不為」、「成其私」的目的。所以老子哲學在表面上看來，似「消極的」；但在本質上卻是「積極的」。這是作者對於老子思想研究所得的結論。

民國五十七年「東方雜誌」復刊第二卷第五期

論老子書中的「天道」、「人道」和「聖人之道」

一

老子書中關於「天道」與「人道」的說法十分明白，毫不含糊。第七十七章說：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這裏，我們可以歸納下面三點：

(一) 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二) 人道損不足以奉有餘；

(三) 唯有道者（聖人）能順應天道。

這些見解，在尚書大禹謨和周易謙卦的象、象辭中都有類似的說法。大禹謨說：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易經謙卦彖說：

天道虧盈而益謙。

又象曰：

君子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老子把「天道」與「人道」對立起來，認為是兩種相反的傾向；這可作為探尋他對於人類的本質的看法。老子對於人類的弱點，以為主要是在一個「欲」字。

二

老子關於「欲」字的說法：

第三章：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第四十六章：

罪莫大於可欲。（韓非子解老引此文）

人類之有欲望，這是他的「本能」；因為受到外界環境的刺激所引起的感應，就產生欲念。老子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在第十三章中說道：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因為有此血肉之軀：百骸、九竅、五藏、六府；對外接觸，在內反應，而有飢、寒、病、苦、死、生之大患。心是惡源，形為罪藪；一切煩惱，由此而起。所以莊子在齊物論中很悲觀地說：

一受其成形，不亡（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進）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病困之狀）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老子對於「欲」字，只有簡要的定義，我們可以借引荀子的說法，會更加明白。在禮論篇荀子說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得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

榮辱篇說：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不論世間的好人或壞人，具有欲望，都是不能避免的。因此，在性惡篇又說：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老子在第十二章中也說得很清楚：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傷），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第四十四章還說：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上面所引，老子極言有「欲」的實際情況及禍害。

「甚愛」，「多藏」都是人的「自私」的表現，此種欲望的發展，必至貪得無厭；故第四十六章老子又說：

禍莫大於不知足。

人類「自私」的壞處，我們還可以借墨子的意見作個補充說明，墨子兼愛篇說：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乃）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自私），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以自利，此所謂亂也。雖至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以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人類因為有「身」，所以有「欲」；欲望不能滿足，竟至父、子、兄、弟、君、臣之間互相虧害的地步；這正是老子所說的「大罪」和「大禍」。

三

此外，老子對於「天道」尚有幾個說法：

第七十九章：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第八十一章：

天之道，利而不害。

第七十三章：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第九章：

功遂，身退；天之道。

老子對於「天道」的認識，除前面說過的「損有餘而補不足」之外，尚有上引的「無親」（私），「利而不害」，「不爭」，「功遂，身退」，「知止，知足」諸種道理。

如此看來，「天道」與「人道」之間有顯著的矛盾。怎樣來解決與調和這種矛盾，老子舉出了一種「聖人之道」；也就是莊子天運篇所稱的「聖道」，天運篇的「內聖外王之道」。因為在老子心目中的「聖人」，上可順應「天道」，下可輔翼「人道」。這就是所謂「道術」。天運篇說：「『聖道』運而無所

積，故海內服。」正是「天道」與「人道」之「對立的統一」。

四

「內聖」之學，是屬於個人的修養方面。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第二十三章：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第四十八章：

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

第十二章：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至於上述：無私、利人、利物、不爭、知止、知足，都是「外王」的道理。

關於順應「天道」的：

(一)無私

第五章：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當作「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二)利人利物

第二十七章：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第六十二章：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三)不爭

第二十三章：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

第八十一條：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四) 知止、知足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第十五章：

保此道者，不欲盈。

第八十一章：

聖人不積。

第二章：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第四十四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第四十六章：

知足之足，常足矣。

歸納起來，老子關於「外王之術」，可以用下面的話，作個總結：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二十三章）

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

這就是老子針對人類的弱點（有欲），而提出各種政治的方法。

五

常人皆有欲，聖人能藉自身的修養，致虛守靜，使從「有欲」進到「無欲」，完全由於「為道日損」的工夫，這是常人所做不到的。可是聖人不世出，猶如鳳毛麟角。正如莊子胠篋篇所說：「天下之善人（聖人、君子）少，而不善人（常人、小人）多。」君子猶有「不得已」之事，何況常人？聖人固然可以說：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三十七章）

但這是一般常人的老百姓做不到的。如果在上者想期望每個老百姓和自己一樣會達到「聖人」的「無私」、「無欲」的水準，這等於緣木求魚！何況老子自己還說：「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因此，老子自己只望：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

老子雖曾說過：「常使民無知（智）、無欲。」（第三章）但最後祇要求老百姓做到：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第三章）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八十章）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第十九章）

老子自己完全瞭解，聖人得到的事，不能強常人之所難。莊子逍遙遊篇說：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列子楊朱篇說：

其惟至人矣！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

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因此老子提出：

「少私、寡欲」。常人不能「無私」，只能勸導他們「少私」；常人不能「無欲」，只能教化他們「寡欲」。總之，老子對於「治身」，則希望老百姓「少私寡欲」；對於「治國」，則主張「小國寡民」。這種沒有強制富彈性而合情理的辦法，這正是老子政治哲學的高明和卓越的地方。

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於臺北市

老子思想對於孫子兵法的影響

一

要研究老子和孫子兩書的關係，我們必先弄清老聃和孫武兩人年代的先後。依作著個人的看法，老子是先於孔子的；而孫武在春秋經傳中未見其人，同馬遷的史記中有列傳；他與吳王闔廬同時，這樣，便可加以推算的。

依史記：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西元前五五一年），卒於魯哀公十六年（西元前四七九年）；年七十三歲。吳王闔廬於魯昭公二十七年（西元前五一五年）弑王僚自立，定公十四年（西元前四九六年），爲越人所殺；在位凡十九年。當闔廬即位時，孔子已三十六歲；孫武見闔廬的年代應在西元前五一五年至前四九六年之間；大概與孔子的年齡不相上下；則孫武在老聃之後也是不成問題的。

二

至於孫子這部著作，其成書的年代也很早；縱然不一定是原來如此，但大部份應該是原有的思想和內容。史記列傳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

矣，可以小試勒兵乎？」明言孫武自著兵法「十三篇」。有人說，春秋經傳沒有孫武的名字，應該是「孫臏」；不知史記已明白指出：「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在傳中孫臏亦稱「孫子」。如果說此書經過孫臏的整理或補充很有可能；但完全否認孫武的貢獻，那是武斷的！假使照此邏輯，以為春秋經傳並無老聃的名字，因而也否認了老子的存在；也是同樣地武斷的。馮友蘭曾說：「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韓非子五蠹篇說：「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這裏史記說：「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便一語道破，把馮友蘭的論點根本推翻了。

二

孫武既生在老聃之後，則孫子的思想之受到老子的影響是有最大可能的。我們先看老子書中有關戰爭的思想：

老子基本的思想是主張「不爭」，因為「不爭」，所以要「處下」，「持後」。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又說：「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又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由於主張「不爭」，所以老子本身就有「非戰」思想；他說：「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

，戎馬生於郊。」

又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又說：「兵者，不祥之器。」

因為認定「兵」爲「不祥之器」，又具有「非戰」思想，所以他對於「用兵」，認爲是「不得已」之事；所以說：「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用兵雖然是「不得已」之事，但有時也要用兵；否則，老子書中便不會有戰爭的思想了。老子基本的觀念既是「不爭」，「處後」，「用弱」；因此，他的戰爭原理和手段便是用「奇兵」、「哀兵」；所以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又說：「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又說：「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又說：「戰勝以喪禮處之。」

又說：「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又說：「善爲士者，不武。」

以上就是老子對於戰爭的基本看法。

四

至於老子關於兵法方面的思想，也就是爲孫子所效法的思想；在這裏加以分別研究，即可明白。什麼是「不得已」呢？墨子解釋這句話最爲確切，大取篇說：

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不得已」欲之，非欲之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

莊子刻意篇亦說：「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文子道德篇：「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老子的意思也是如此。有人說：「老子是『無抵抗主義』。」真是冤枉！

現在，且看孫子自己如何地解說「不得已」？謀攻篇說：

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這就是根據老子的話：「善勝敵者，不與。」「以無事取天下。」「不以兵強天下。」韓非子存韓篇

所說：「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文子下德篇說：「善戰者，無與鬥。」

五

如何才是「以奇用兵」呢？依老子的思想，用「奇」就是要「守柔」和「持後」；即：以柔克剛，以彊爲弱，反主爲客，以退爲進。因此他說：「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這段話，在韓非子說林上篇也有引用，稱：「周書曰：『可見老子也是引自古書。』」

他又引古書說：「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形），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以「哀兵」取勝，這是「用奇」的最主要原理！

所以孫子在計篇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又形篇說：「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

這在列子書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黃帝篇說：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靈峯按：原作「不常」，誤。）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易（按：原作「亦」，誤。）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

又引粥熊的話說：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先）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先）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這些都是說明：「欲歛固張」，「欲弱固強」，「欲取固與」的大道理。

老子是古代最懂得「消息盈虛」的道理的人；他深知器滿則傾，物極必反，天道虧盈而益謙。所以他說：「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因此，他便教人：「曲則全，枉則直。」「知其雄，守其雌。」在戰爭理論上的「用奇」，也是根據這個道理而來。

孫子勢篇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老子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孰知其極？」這豈不是爲孫子兵法「用奇」之所本嗎？

六

此外，老子說：「行無形」，亦即孫子虛實篇所說：「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又云：「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淮南子兵略訓亦云：「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勝之道也。」又說：「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

老子說：「善戰者，不怒。」即孫子火攻篇所說：「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與師，將不可以愠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這些都導源於老子的戰爭思想。而且受其重大影響的。

老子主「哀兵」，「不樂殺人」，故說：「慈故能勇。」「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

慈衛之。」這也就是：「不爭而善勝！」

老子關於軍事學上思想的精華，差不多全部都貫通在孫子十三篇的兵法之中，這可說在學術上發出了無限的光輝。

七

寫完本文，作者發生一種感想：最近提倡「毋忘在莒」運動，真是在當前反攻復國的戰爭準備中的對症良藥。因為今天是以小擊大，以弱敵強的局面，倘不如此，必致自驕，自大。驕必敗，老子說：「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過去在大陸剿匪時期，我們軍隊吃了敗仗，往往不說：「退卻」，「撤守」，而反稱：「轉進」。這在字面上可說：「以退爲進」，但在實際的戰略上恰好是「以進爲退」；不僅對於民心士氣發生不了多大激勵的作用，反而養成了「輕敵」的心理。假使今天能夠以臨深履薄的心情從事反攻，抱着「哀兵必勝」的信念，我們一定可以修明內政，嘗膽臥薪，明恥教戰；可以達到最後的勝利。我們過去一切多偏重剛強，常與老子的「用弱」、「守柔」、「持後」之「用奇」的原理不相調和。老子說：「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我想，凡是研究軍事學的人，都應該三復斯言！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五月，於臺北市。（國防叢刊「第一五三期」）

道家哲學中的「有」、「無」問題

一、要點提示

(一) 道家的主要代表，爲：老子、列子、莊子，故內容以老子的思想爲中心，而輔以列子和莊子。
(二) 「有」和「無」兩個概念，皆取具有「名詞性」的字義者加以解釋；故借用英文的：Being 和 Non-being 來表達。

(三) 取材著重內證，除非必要，不引他說，資料出處具見本文，故不另註。
(四) 本文旨在說明，故用分析和歸納的方法來處理，不多涉評論。

一一、從「道」的定義來解釋「有」、「無」兩個概念

老子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

這是老子對「道」字所下的明確的定義。

從這一定義，可以看出，「道」的幾個特性：

(一)有物混成——道爲混成之物。

(二)先天地生——道在天地未生之前，先已存在。

(三)寂兮寥兮——道能靜能動。(按：「寥兮」據葉夢得說是「動」)

(四)獨立不改——道是無匹偶的絕對，且永久如是。

(五)周行而不殆——道無所不在，且永遠循環運動。

(六)可以爲天下母——道是天下萬物的根源。

這樣看來，「道」是實存而常住運動的絕對體，在天地未生之前的「混成之物」。

老子又說：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

又說：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四十章)

(一)這裡雖說：恍、惚、窈、冥，但已明言「道之爲物」。

(二)次言：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則道非「虛無」或「烏有」(什麼都不存在)

可知。

道能動、能靜。（按：「反」表示「動」，「弱」表示「靜」。）

因此，可以確認老子所指的「道」，是「有」，而不是一無所有的「虛無」。

「道」，不但是「有」，而且「可以爲天下母」；亦即「萬物之母」。

如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

這就是說明：「道」爲「萬物之母」。

又說：

天下萬物生於「有」。（四十章）

又說：

「有」，名「萬物之母」。（第一章）

可見「有」，也是「萬物之母」。

是則老子以「道」爲「有」，與「有」同體，無可置疑。

老子的「道」和「有」，既非「一無所有」的「虛空」或「烏有」；那末，老子的「無」的性質又是怎樣的呢？

老子說：

「有」生於「無」。（四十章）

這很明白地指出：「無」在「有」之先，亦即「無」在「道」先。如：莊子 庚桑楚篇所說：「『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莊子的「无有」，就是「無」。

老子又說：

「無」，名天地之始。（第一章）

這是說：「無」，是「天地之始」。何謂「始」？「始」者，無有先之者也。老子以「道」爲「母」而不爲「始」，是以「有」爲「母」，以「無」爲「始」。

又說：

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十四章）

老子說：「道常無名。」（三十二章）又說：「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又說：「吾不知其名。」（二十五章）莊子說：「道不當名。」（知北遊）「不可名」者爲「道」，道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復歸於「無物」。老子又言：「道法自然（名詞）。」（二十五章）則「自然」與「無」屬於同一境域。亦可說：復歸於「自然」。是則，老子以「道」爲「有物」，以「無」爲「無物」。言「道」，則曰：有象，有物，有精，有信；言「無」，則曰：無物、無狀、無象。但尚有「惚恍」者存。所謂「惚恍」，恍似有，而在有非有；惚似無，而在無非無，可見老子的「無」，並非「真無」。

此外，老子還說：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十一章）

「無」，既可為「用」，有時也用「虛」來表現，說：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第五章）

這個「虛」，是表示孔竅的「空」；不同於佛說的「五蘊皆空」或「四大皆空」的「空」；那是從主觀出發，認為世間一切如夢幻泡影，終歸幻滅；為假的、無意義的；是「形容詞」。老子的「虛」或「無」卻是從客觀出發，認為「無」或「空」，都是對象或客體，現實的存在，而非不存在；佔有空間的一定位置；是真的，有意義的，是「名詞」。尤其是「虛」而能「動」，更證明其現實性。從老子的哲學觀點上看來，縱使數學上的「〇」（Zero）（或物理學上的連空氣都不存在的「真空」（Vacuum），也都具有它的存在的意義和實在的內容；否則，便不能說：「『無』之以為『用』」了。因此，這個「無」字，在正確的意義上說，應是：「非有」、「无有」，絕對不是「一無所有」的「空無」。

上面業已指出老子所說：「『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顯示了「虛」與「無」之「能動性」。可是在列子書中說得更為確切明白，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

「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

列子卻肯定地指明：「無」之能「動」。

我們知道，涉及「動」或「運動」的問題，必先具有「動」的對象或客體為前提；否則，因「何」

而「動」？再則，凡「動」，必是表現在「時」、「空」之內。即使「動」的最簡單形式——機械式的運動，在空間上，必須從A點向B點移動；A與B之間，應有一定的距離。在時間上，務必由前一瞬間到後一瞬間的經歷；前、後的情況必不相同。如果，「無」是「一無所有」，如何會存在這些過程？

可見老子的「無」，並非「一無所有」的「虛空」或「烏有」；而是「有」而不可見，是「道隱無名」（四十一章）的「隱」；是實存而為視、聽、搏觸所不能感知的意思。正如老子的「混而為一」的「道」，而卻「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情狀。

最後，我們可以借用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 460—375 B.C.）的話說：

「空」或「無」，「實」或「有」；都是同樣實在的。

（"The void or Non-being is as real as the plenum or Being." - Nilton C. Nahn, Selection from Early Greek Philosophy, P. 157）

三、從宇宙論上來探究「有」、「無」的分際

老子書中有關敘述宇宙論的文字：

（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二十五章）

（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三)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十四章)

(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

(五)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

現在試以「道」與「有」爲基點，來區分「有」、「無」的境域：

「無」的境域	「有」的境域
<p>無狀之狀</p> <p>惚恍</p> <p>無物之象</p> <p>復歸於無物</p> <p>道法自然</p> <p>有生於無</p>	<p>道</p> <p>有</p> <p>道</p> <p>有物混成</p> <p>先天地生</p> <p>道</p> <p>天法道</p> <p>地法天</p> <p>人法地</p> <p>混而爲一</p> <p>繩繩不可名</p> <p>道生一</p> <p>一生二</p> <p>二生三</p> <p>三生萬物</p> <p>天下萬物生於有</p>

列子天瑞篇說：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

又說：

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無」的境域			「有」的境域		
太易	太初	太始	太素	無形	有形
未見氣	氣之始	形之始	質之始	渾淪	一
				天	地
				人	萬物

莊子齊物論篇說：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知北遊篇說：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

大宗師篇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庚桑楚篇說：

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无有」。

天地篇說：

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之以生謂之德。

「無」的境域	「有」的境域
<p>未始有夫 未始有始 有「始」 有「無」</p> <p>未始有始</p>	<p>有「有」</p> <p>萬物</p> <p>冥冥 昭昭</p> <p>無形 有倫</p>

「无有」	道
天門	道
入出無見其形	無形
太初有「無」	有情
無「有」無名	有信
	「有」
	精神
	萬物
	天地
一 物得之以生	
未形	

綜觀老、列、莊三子關於敘述宇宙論的文字，雖較片斷，但大體皆能一致；並有肯定的說法。在「有」的境域，既已確認不存在「虛無」的觀念；即在「無」的境域，也有共同的觀點。如：老子書中的「天地之始」；列子的氣、形、質之「始」；莊子的「有始」；皆足以證明。河上公注云：「始者，道本也。」王弼云：「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始」字原具根

、本之義，「無」中之「始」，更潛藏於「道」、「有」之先無疑。

四、從本體論和邏輯上來解說「有、無相生」的原理

列子說：「『無』動不生『無』而生『有』。」莊子說：「『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無』）。」此即老子所說：「不自生」。「有」、「無」皆不能「自生」，因此乃有「相生」。

老子說：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先、後相隨。（第二章）

這是指明：「有」、「無」二者的「相對性」和相互關係。因爲：「無」以「有」見，「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無」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無」。無難無以知易，無易無以知難；無長無以知短，無短無以知長；無山無以知谷，無谷無以知山；無音無以知聲，無聲無以知音；無前無以知後，無後無以知前；皆彼此相對依存，不可偏廢。此言宇宙間萬有相生相對之理，「有」、「無」兩個概念雖彼此「對立」，卻是「相反相成」，而「相互過渡」的。

「有、無相生」這個命題，因爲「相生」，在邏輯上還不能有所「先」、「後」的。老子又說：

「有」生於「無」。」這顯然地表示：「無」先於「有」。兩者之間，自相矛盾；依常識判斷，似不可通。可是我們試從本體論方面或可得到解決。

老子哲學的本體論與宇宙論是統攝於一元的「道」，原是一致的。「道」是「獨立不改」的，「獨立」者，無匹偶，絕對待之謂；因此，「道」是一個絕對的本體。在「道」的本身根本無所謂「有」、「無」的分別。但從宇宙論方面來說，又是「周行不殆」的；在演化的過程中，便不能沒有層次的劃分；所以纔發生了「先」、「後」的問題。

老子說：

萬物負「陰」而抱「陽」。（四十二章）

只提到「萬物」各具「陰」、「陽」的兩性，卻未曾說明本體是否如此。我們在此，不得不乞靈於易經的繫辭傳，借助來處理這一問題。

繫辭傳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

依此定義，「道」的本身即具「陰」、「陽」的兩性；「陰」、「陽」原是對立的兩極，而卻統一於「道」的本體；「道」，非「陰」、非「陽」，但卻不離「陰」、「陽」。又：老子的「道」，是化生萬物而為「萬物之母」的，而且「周行」；莊子認為：「道，無所不在。」（知北遊）由「道」的「普遍性」言之，因而推論老子的「道」也是「負「陰」抱「陽」。」；這在邏輯上應該是合理的。

這樣，我們便可進一步探究：陰、陽、動、靜的問題。

中國哲學傳統的理论，大體上都公認：靜，屬陰；動，屬陽。靜而生陰，動而生陽；入則爲「無」，出則爲「有」。老子說：「道法自然」。「自然」者，莫使之然，莫使之不然；亦即「自古以固存」之意。「自然」本身即具「靜」的本性；所以，老子又說：「有」生於「無」。「無」爲「靜」，爲「始」；「道」與「有」，爲「動」，爲「母」，爲「成」。因此，「無」在「有」先，「有」居「無」後。老子在他所構想的「道」的這個範疇中，建立了：有、無，動、靜和陰、陽之「對立的統一」（也就是「辯證的統一」）的結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或許可以解決了老子的「有」、「無」相生和「有」生於「無」。」這兩個命題之間的矛盾。

「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前者表示：從「無」入「有」，後者表示由「有」歸「無」。聯合兩者，即是：「有無相生」，「歸根復命」之周行的循環運動的原理。

五、結語

從來研究老子哲學的人，都是以老子書中的「道」爲第一性。我們由各種角度探索，根據老子的「有生於無」和「道法自然」兩個觀念加以理解，似乎老子全書，是以「道」這一概念爲中心；而是以「無」和「自然」爲最高境域；這見解也許不易爲一般學者所接受；但作者還是把這個問題提了出

來。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三十日於台北市

本書作者著述年表

- | | |
|-----------------|--------|
| 一、辯證法的唯物論（譯） | 民國十八年 |
| 二、歷史唯物論入門（譯） | 民國十九年 |
| 三、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譯） | 民國十九年 |
| 四、西方經濟學家及其理論（譯） | 民國二十年 |
| 五、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 民國十九年 |
| 六、追擊與反攻（前書續編） | 民國二十年 |
| 七、胡適中國哲學史批判 | 民國二十九年 |
| 八、老子章句新編 | 民國三十三年 |
| 九、易學新論 | 民國三十六年 |
| 十、易簡原理與辯證法 | 民國四十一年 |
| 十一、老子章句新編纂解 | 民國四十四年 |
| 十二、老子微旨例略校字 | 民國四十五年 |
| 十三、老子眾說糾繆 | 民國四十五年 |
| 十四、老子同字異義 | 民國四十五年 |

- 十五、老子異字同義
- 十六、陶鴻慶老子王弼注勘誤補正
- 十七、中外老子著述目錄
- 十八、陸德明老莊音義引用書目考略
- 十九、老莊研究
- 二十、列子章句新編
- 二十一、楊子章句新編
- 二十二、列子莊子知見書目
- 二十三、論語講議（章句新編）
- 二十四、三種古本道德經辨偽
- 二十五、黑毛內闕之研究
- 二十六、輯嚴遵老子注
- 二十七、嚴遵道德指歸論輯補
- 二十八、輯葛玄老子節解
- 二十九、輯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
- 三十、輯李榮老子注

- 民國四十五年
- 民國四十六年
- 民國四十六年
- 民國四十八年
- 民國四十九年
- 民國四十九年
- 民國四十九年
- 民國四十九年
- 民國五十年
- 民國五十二年
- 民國五十三年
- 民國五十三年
- 民國五十四年
- 民國五十四年
- 民國五十四年
- 民國五十四年

三十一、輯王安石老子注

民國五十四年

三十二、輯程大昌易老通言

民國五十四年

三十三、老列莊三子知見書目

民國五十四年

三十四、讀論語札記

民國五十四年

三十五、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編）

民國五十四年

三十六、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編）

民國五十五年

三十七、注音老子章句新編

民國五十五年

三十八、老列莊三子知見書目補正

民國五十六年

三十九、墨子簡編

民國五十七年

四十、老子哲學中若干重要問題

民國五十七年

四十一、道家四子新編（內有莊子章句新編）

民國五十七年

四十二、墨子知見書目

民國五十八年

四十三、無求備齋學術論集

民國五十八年

四十四、無求備齋孟子十書（編）

民國五十八年

四十五、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編）

民國五十九年

四十六、老子章句新編全文（寫本）

民國六十年

- | | |
|------------------|--------|
| 四十七、莊子選註 | 民國六十年 |
| 四十八、無求備齋列子集成（編） | 民國六十年 |
| 四十九、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編） | 民國六十年 |
| 五十、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編） | 民國六十二年 |
| 五十一、老子達解 | 民國六十年 |
| 五十二、管子晏子知見書目 | 民國六十二年 |
| 五十三、無求備齋序跋 | 民國六十三年 |
| 五十四、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 | 民國六十四年 |
| 五十五、無求備齋墨子集成（編） | 民國六十四年 |
| 五十六、無求備齋易經集成（編） | 民國六十五年 |
| 五十七、馬王堆帛書老子試探 | 民國六十六年 |
| 五十八、中英對照老子章句新編 | 民國六十六年 |
| 五十九、無求備齋荀子集成（編） | 民國六十六年 |
| 六十、無求備齋諸子讀記 | 民國六十六年 |
| 六十一、書目類編（編） | 民國六十七年 |
| 六十二、無求備齋韓非子集成（編） | 民國六十九年 |

六十三、老子崇寧五注
六十四、老子宋注叢殘

民國六十八年
民國六十八年